夜雨秋灯录



〔清〕宣鼎 著

黄山书社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夜雨秋灯录

〔清〕宣鼎著



黄山书社

责任编辑：胡贯中
封面设计：方绍武



夜雨秋灯录
【清】宣 鼎 著
*
黄 山 书 社 出 版
（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）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　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*
开本：787×1092　1/32　印张：9.25　字数：200,000
1985年2月第1版　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23,000
统一书号：10379·23　定价：1.55元

出版说明

笔记小说《夜雨秋灯录》，曾在清代小说界中崭露头角，传诵一时，它以故事奇特、耐人咀嚼玩味而博得广大读者的好评。它是安徽文化宝库中值得重视的一份文学遗产。我们将它校点加以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《夜雨秋灯录》为天长县宣鼎著，共四卷，续集三集，各四卷，一百一十三篇，多写鬼魂等似觉荒诞的故事，然而却寄寓了作者的愿望：劝善惩淫。

书中勾勒了众多的人物形象，有儒生，有武士，有孝子，有贤妇，有骗子，有妓女……。他们都是下层人物。透过这些人物的活动，可窥那个社会的形形色色。书中既揭露和鞭挞了各种丑恶的行径，也歌颂了大公无私、见义勇为的高尚品德和男女之间的纯贞的爱情。绮丽而不妖艳，质朴而不俚俗。当然，本书也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，如宣扬堪舆卜筮等迷信活动，有些篇章有少量淫秽描写，还有一些污蔑农民革命的文字。对这些问题，读者自应持批判态度去阅读。

本书为文言文。为了方便读者阅读，改排简化字，加标点符号。对书中的衍文、漏字和错字作了改正。因时间仓卒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，如蒙教正，不胜感激！

黄山书社

一九八五年六月



目　　录

卷　一

卷　二

卷　三

卷　四

续集目录



卷　一

卷　二

卷　三

卷　四

三 集 目 录

卷 一

卷 二

卷　三

卷　四

《夜雨秋灯录》卷一

青 天 白 日

浙人南宫认庵，以字行，幼随父琥，宦于粤。清廉，窘其橐。母先逝，父继卒。亏库款，将系狱。素审叔璧幕于苏，欲往依之。潜焚两亲骸，以竹笼负之，徒步逸。餐风咽露，跋涉奔波，一载始抵。寻叔无耗。时苏正岁歉，益困。急倾守囊钱，购半亩地瘗之，志以碑，结茅若团瓢，守其侧。蓬头垢面，沦入乞儿，剩饭残羹，尚知荐祭。时年仅三五，性孝且慧，貌癯不枯。闻吴儿山歌，学之，即当伍氏箫，始免馁。朝村暮郭，倏忽三年。偶倚古寺门，向阳扪虱，面即贵家园，时见美人楼上眺，顷一小鬟，艳年二八，出而反掩其门，行向西，忽伏草际，少时，整衣去。知为小遗。甫数步，即若有腻物坠地，软无声。呼告之，婢不觉。遂掩襟往觇，锦袱也。中裹金玉钗钏，珠宝零星。媵以鱼函，折作方胜。书云："十郎哥哥足下：妹谬以陋质，获配清芬，亲上做亲，幸中之幸！牵牛西北，一水盈盈；孔雀东南，双声隐隐。盟深金石，妹喜嫁得梁鸿；劫转沧桑，郎忽贫如司马。然而鲍宣对挽鹿车，阮氏何嫌犊鼻！幸鸡窗攻苦，卜鸿路飞腾。敢怨标梅？抚青青而未艾，惟祈折桂，脱白袷以来迎。逆知青眼频更，红丝欲断，每听狐语，似怨前度之冰，欲倩蜂媒，再接他家之酒。心石坚而不转，辞簧鼓而须防。若真

挟瑟改弦，定弹黄鹄，时拟传笺布意，恨少青鸾。小婢娟奴，虽曰主仆，实同腹心。事已迫于燃眉，情实殷于刺目，遣寻一鹗，面展双鱼。奉上缄泪之句，断肠之辞，宛转十三行，预仿苏娘织锦；附以缠臂之金，搔头之玉，珍珠一百颗，聊为匡壁添光。不尽缠绵，泥中人再为饶舌；未敢陨谢，爨下材急不择音。敢布愚忱，伏维怜鉴！某年月日，秦氏小妹贞璞裣衽手肃。”南惊读一过，诧曰：“险哉！东床落魄，富儿赖婚，锺情者越礼冒嫌，进疗贫方。若为他人拾得，则婢固命尽，即迢迢牛女，亦复睽违，鹊桥无日矣。曷坐以觇之？”少顷，婢返。面色灰死，仓皇觅榛莽间不得，仰天叹曰：“奴死不足惜，负主人托奈何？”南笑曰：“娘行失何物，值何言死？”婢闻其言有因，哀祈曰：“好男子曾寓目否？”曰：“卿能明告我，或者璧能返也。”曰：“我秦氏婢娟奴，日伴女公子。主见婿家贫，欲改适。女公子日夜哭。妾怜之，请以妆台中旧蓄者，约五百金，裹以鲛绡，附以雁字，亲去作寄书邮，付与小檀郎，嘱入都，谋战捷，好亲迎。堕其物，必泄其谋，乌能不悲？”言已大恸。曰：“然则将若何？”曰：“死耳！”南探怀与之，曰：“是耶，非耶？”婢见即伏地叩。南挽之，示殷勤。婢曰：“子乞人，得暴富，弃之甘乎！妾将何以报？”曰：“报我不难，恐我之所易，子之所难也；我之所甘，子之所苦也。”曰：“试言之。”曰：“仆虽冠，犹童子身。子貌美极矣，未知能令我真个销魂否？”婢赧然，徐报曰：“君姑待我，行行即来。”婢赍金玉去，南亦偃僂出东郭。三日后，偶经园外，远闻莺声，唤曰：“来乎？”仰视之，婢也，笑而招以手，门砉然开，南遽掩入。湖山石畔，芳草如茵。婢曰：“以此

聊报大德，可一不可再。”南曰：“诺！”方将偎抱，见婢以红罗盖粉面。南笑曰：“子秀色可餐，方欣饱看，博须臾欢，何吝而抑藏乎？抑娇羞故态乎？”婢以纤指向上曰：“青天白日，不怕神明耶？”南蓦如棒喝，情魔潜遁，遽起曰：“子畏神明，仆宁不畏乎？”持竿携篮，喃喃诵“青天白日”四字，出门去。婢遥遥致声：“君每日日中来，当分己食果君腹。”南瞑目狂奔，亦不计园门闭否。明日市上行，有一相者，呼曰：“丐者来，子卧蚕下，何来此阴骘纹？应在三十六日，必有非常遇！”曰：“吾日唱《莲花》求生活，免沟壑足矣，尚欲追踪荥阳公子耶？”曰：“不然，验当酬若干？”曰：“十千，诬则若何？”曰：“抉我双眸子！”曰：“先生眸子危矣！”至三十五日，丐如故，走告相者曰：“眸子权寄尊庞一宵稳。”相者又视之，拍掌曰：“得矣！边城紫气透，当先得财。”南曰：“诺。”明午步长街，忽有牵其裾者呼曰：“月儿耶？”南颈有月牙痕，故小字月。视其人鲜衣怒马，貌若贵官，姑应曰：“然！”其人惨涕，曰：“儿何至此？”南蓦忆曰：“璧叔耶？”曰：“然。儿曷随之归？”寓庐中，起居华灿，叩阿婶亦甚慰。因缕述颠末，哭失声。叔曰：“久审尔父母殁，待函询无回字，乃在此耶！吾年老橐富，无子息，今得犹子，不愁继续矣。”立命婢媪，为更褴褛，且濯香泉，依旧翩翩，颜色焕发。婉述相士神，叔命以十千酬之，欲招致为叔鉴慈颜，不许。旬余，忽以千金付之，曰：“儿既废读，当学贾。”以齿稚辞，曰：“试为之，无不利。”南束装买櫂，过江运白粲，大获。明年今日归省叔。至则门户犹存，第主非是。询居停，曰：“子去后，尔叔亦他徙，且不知徙何处。”南茫茫无适从，因思江北新置

宅，曷归而侦访，扫墓瞻仰？榜人频催，腰缠余五百金，即金购柏油，压船。渡后，北风怒号，江冻十日，不能解。柏油值顿昂，获利可十倍。更于宅前设缎铺，以三千金为母，招老成者四五辈，司出纳。又一年，心不忘叔，一人渡江，搭散入船。中流风大作，浪如山，霹雳大震，同侪者十数人，咸见云中现极大四金字，曰“青天白日”，笔画分明。众诵佛禳之，而字仍现，雷复鸣，船几裂。众急曰：“上天已明示恶人，事各自省，无累他人。”南挺身告众曰：“此仆隐事，诚不可以告人，敢相累乎！”急向怒流踊身投，昏懵中，抱得枯槎，听其掀簸，耳听雷雨骤下，火光窜金蛇，须臾霁，视此身如一点萍，乘万里浪也。忽一官舫鸣锣挂帆来，呼曰：“速救活抱槎人，赏十贯。”旋来红船，挈而登。官舫人非他，叔也。互惊问：“叔何处来？”曰：“吾移居通州，偶游紫琅山耳。尔父母墓无恙，尔之心曲吾已悉。娟奴已随秦家女，适婿家。婿果贵，即迎娶。尔事缘未至？毋懆也。”同之通寓，见婶安好，婢仆更多于苏寓，不敢问。居二日，袖出小折呈叔：“此年来子金总目也。”曰：“烦甚，曷携去？”翌晨辞别，叔又赠以数百金。抵苏访娟，果如叔言。忽遇弄船人，惊曰：“君尚生耶？若辈皆震死，船覆，吾抱缆始免，顷泊此修治耳。”南出资赠助之。即假馆舟子家。偶倚白板闲眺，见一美人，乘香舆，随仆媪；复又一婢，乘下泽车，貌酷似娟。尾行三四里，至一尼庵，美人登殿，拜如来。仆媪憩游廊，庵主献香茗。婢闲步，偶见南，目荧荧低唤曰：“青天白日。”南失声曰：“咦！娟娘耶？”婢问何遽华渍？告以故。曰：“锺情者，尚恋旧耶？”曰：“中怀无一刻忘。”曰：“彼此有情，尚不审姓氏，令人齿冷。”

又详告之。旋闻内呼娟，美人偕去。南惆怅无聊赖，踯躅丛莽处，见一大冢，碑云：东浙寓公、南宫讳璧、玉人先生之墓。志文详叙，夫妻同卒于苏，死近五载，旅葬于此，以待犹子南宫认庵他日寻觅。撰书者：里诸生郁昉。南读毕大惊。回忆叔婶面目，不知此墓中人，何既同名氏，且犹子亦同名？必无是理，而竟有是事。归访文学士，知郁昉第，具冠投刺入拜。昉憬然曰："君颈有月牙痕乎？"曰："然。"曰："令尊叔甫生时，与先大夫莫逆交。先大夫逝，叔甫老伉俪，亦相继逝。易箦前数日，坚嘱鄙人预后事，谋吉壤，作墓志，并嘱君如回苏，即为继续。君从何知有仆，而惠然肯来耶？"南以见墓志对曰："幸不负先人遗命也。"南蹙额以两次遇叔告，求解惑。曰："令叔甫生习吐纳，殁能解脱，如子言，其仙去乎？"南遣人如通访叔，杳矣。遂移两骨函，依叔墓重葬。双冢峨峨，加以封植，手自撰文勒石纪事。昉视之，喜曰："子尚能习举子业，何自弃？"盖昉已前科北闱中经魁，因款留教之读。是秋回浙中副车。昉开筵为贺，鼓吹大作，泥金署墙，把酒向南曰："君贵矣。芳年二十有一，尚欲歌朝飞雉耶？"曰："弟有旧盟，痴心拱候耳。"曰："愚兄代觅佳人，为君权署县君如何？"言未已，即有婢媪扶一美人出，与交拜。南不知所措，昉挽之拜，两行画烛，送入洞房，亲为反扃双闼。临去顾内曰："今宵好报恩，毋再怨我夫妇累汝。"漏静，揭巾微睨，则红粉露垂，香肩玉削，颇似娟，亦低唤曰："青天白日。"新人微粲，曰："闷葫芦打破矣。"南闻之大喜，始知尼寺美人，即昉妻，当日寄书人也。夫贵，娶已两载，极敦爱。娟重见南，始为贞述南来访始末，贞为时述副车之中，赖昉力

夤缘关节，始获隽。其所以不即以娟与之者，恐误读耳。少顷入闱，绸缪犹处子。明日谢昉，昉亦谢，至是始道破。昉曰："君遇遗金不拾，仆亦留全璧以待也。"从此秦越一家，亲爱如手足。南旋即援例，谒选官扬州司马，携娟娘去。颇不自讳，每谓僚佐曰："不图黄榜中，亦有卑田院中乞儿也。"

懊侬氏曰：昔披裘人云：仆岂拾遗金者哉？然高人遇之易，乞人遇之不易；至美色当前，悬崖勒马，此等功夫，尤不易。伟哉南宫！宜乎苍苍者报以厚德也。吾愿普天下男儿，无论富贵贫贱，当人人书"青天白日"四字于座右。

银　雁

江西某郡，有地师杜君香草，青乌术最精。尝与富室儿李十九友善，其父故，杜为走山谷觅地，草屦几穿，阅三载，始得一穴，沙水分明，良为吉壤。居邑之东山，距李宅四十余里，山故幽僻，树木葱茏，游者听樵斧丁丁，与岩寺午钟相问答。而西山居其前，俨如屏障，苍翠溢眸。杜得意非常，告李曰："此福地也。令尊人古道，为乡里重，居此谅无愧焉！愿公等更修德以培之，则子孙贵真莫及。"不日，杜为点穴。李兄弟扶榇窀穸事葳。杜往浙，应贵人聘，厚赆远行，一别两载。讵葬后，家道反不如前，叠亡人口，其兄李十八夫妇亦偕亡，遗一娇女，名银雁。弥留时，殷殷以弱息相托，泣曰："吾夫妇他无所恋，惟劳吾弟看顾银儿，则瞑

目泉台下。”十九亦泣，受遗言。女年甫十四五，风致嬝娜，不惯操作。其妇翁氏，黑心符也，时于藁砧前，訾犹女懒惰。久之，遂信，垢面蓬头，沦入赤脚，女始伏枕上泣，继对木主啼。妇怒，施鞭挞。女奔告叔，反絷其手足，而毒楚之。诸婢环泣，伏叩请代，不许。雪肤流血，一线仅延，妇怒犹未已，幸先陇邻庵老尼来为翁氏讽《受生经》，急代缓颊，始释。明夕妇欲礼佛，索温水盥手，女误以冷水进，大怒，欲笞其背。女惧奔投门外溪水，见亡母冉冉自林中出，悲告女曰：“儿无苦，且随老尼遁空门，则生矣。”言已即杳。女正惨痛，忽闻门内喧嚷，翁氏自批颊，作亡母声詈曰：“狗贱根，何仇欲杀吾女？”十九奔入，知为亡嫂怒妇恶，代哀之。即唾其面，数责万端，急寻女得于门外，审觅死状，携入。妇即抱女，哭失声，旋又自击，以木杵捣阴户，血淋淋流出穷袴外。禁制之，力猛于虎。一室大哗，邻舍登墙窥，鸡犬皆惊。老尼素与银母善，合掌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大娘何暴也？老身为证，嘱渠改过，善视银姑。”不许；“早为银姑觅佳婿。”不许；“寄养戚里家。”仍不许。尼戏曰：“无已，其将付老身携去为弟子乎？”妇闻即稽首拜，曰：“愿以掌珍烦大师接引。”问：“如愿否？”曰：“愿！”十九知不相能，亦听其外家，明日亲送之庵，拟即削云鬟。尼曰：“尚早。”瞑目坐蒲团炊许，张目笑曰：“溪水何妨随石转，岭云更有出山时。”十九临去，谓女曰：“儿有所需，可暗嘱师父来取，毋轻陷不测也。”女涕泣牵裾。尼大喝曰：“痴儿既皈依三宝，尚作婴儿恋乳状耶？”急送十九出，掩庵扉。由是扫地焚香，钟鱼梵呗，渐授以禅课焉。年余，十九益困顿。戚属咸云：坐新阡不利。有识者云：右沙太耸，即利，亦只

发女家。明年杜归，目睹李之情状，大惊！心亦疑殡宫风水。然昼则出山谷，夕则挑灯比对书册，均无误，终不识致困之原。一夕假归家宿，夜梦天女至，烟鬟雾鬓，仪态万方，告杜曰："汝亦知李墓不吉所由来乎？吾山神也，特以诗句告汝。"诗云：

千里来龙结一匏，左根右叶长根苗。

天生福人住福地，无愧惟有西山樵。

杜心欲咨白，而天女遽作霹雳乘云去。杜惊寤，急往西山，寻一泛常穴，为李迁葬。诡云前穴地脉，为山风吹破，不足宝也。暇则裹粮入西山，物色樵竖，匝月无一遇。一日暴雨至，视岭右有衡茅数椽，急奔避。一婆娑老妪，縗服出应客。堂上悬桐棺七尺，繐帐凄然。云伊藁砧，亡周七年。问有哲嗣否？云仅一杜姓佛奴，其名盖渠，父梦佛而生者，因贫习樵采，日在东山云深处。言已唏嘘，向外翘首云："顷将遭雨，恐归来又似水淋鸡。"旋入以山茶炊饼饷杜，餐饮颇甘。须臾，一少年荷樵冒雨归，眉目端好，器宇不凡，见客支揖如儒者。杜知为佛奴，自陈同姓。佛奴入，与母言。少顷，又出与为礼，如见长上。杜喜，与之闲话，辞均闲雅，无俚语。告妪曰："文郎不俗，何不令读书识字？"妪曰："儿幼曾就村馆。渠父既殁，未亡人又衰迈，全赖是儿斧柯供菽水。"问佛奴年齿，则云十七。是夕，即就地藉藁止杜宿。晨起，出腰金二两，酬茶果费。妪笑曰："母子虽贫，而非卖茶果者，矧同宗者耶！"坚却不受。杜知不可强，后累过其庐，礼貌均不衰。一日见佛奴，获双雉归，烹而登盘，味极鲜美。盘有余，收入供母。及偷瞰佛奴，则仍咽粗粝。杜大敬重，告妪，拟为佛奴觅佳偶。妪喜曰："儿年已

冠，得宗长作伐，大好事。但一贫如洗，谁肯以妇女嫁樵人子耶？”问：“渠父可有葬地？”曰：“野葬耳。免入漏泽国足矣，尚敢卜牛眠欤！”曰：“不难，仆有吉壤奉赠，他日贵显，幸无忘指引人。”妪敬谢称善。杜向李十九索前地，云有远族孤寡，请以所弃者与之，需值当不吝偿。李慨然不吝。杜欲立券，李本拟百金酬杜，至是遂兑，立百金券，杜持往与妪诹吉。佛奴集众樵，舁父榇诣葬穴。杜命劚五尺，无移旧穴，而深倍之。甫掘尺许，得一物，非土非石，状类鼋鼍背，有篆文曰：“识者杜，葬者杜，宜子孙，贵且富，鲜德之家莫妄觑。”葬已，杜又远行。佛奴仍习樵，每晨过父墓，辄见蒸腾，如釜上气。瞬届严寒，佛奴正痴望，忽白气接冻云，缕缕然，漠漠然，落落然，霎时雨雪大至，衣尽沾濡。知岭下有尼庵可避，急趋扣关。适老尼打包出门去，遗银雁独居绣佛幡，开门放入，见其寒战噤栗，怜之。引投灶下，燃火烘湿衣，以师之布衲，与己之紫布裤与之换，更炊豆粥与餐，战始已。天霁衣干，佛奴欲辞去，一转瞬，则他衣俱在，而己之布裤竟乌有，穷觅不见。女恐师回，催促且去，嘱乘间寄裤来，慎勿寓师目。其母嗔其归晏，具告所以。妪心德女，视紫布果为女之衷衣，疑有染，叱责之。佛奴力白其无。明日，妪亲送裤与女，而老尼已归，见而穷诘之，大怒云：“清净道场，淫婢何得污佛地！”立命走出。妪同女跪求，不许。女对佛自誓。尼冷笑曰：“佛远在大西天，不似社稷神，管尔牙疼咒也。”女愤欲自缢，解带挂庭树。妪趋救而尼犹怒，妪亦怨曰：“老秃厮！乃徒以慈悲获罪责，然而定逐伊何处去？”尼曰：“听自便耳。”妪知女不愿回俗家，曰：“曷随老身去！”女犹踌躇，尼遽抚掌，

曰："妙哉！妙哉，速去！速去！"立即驱出，掩双扉。适杜正归来看妪，见妪携女至，惊询何来，详告所以。女伏地涕泣呼杜叔，杜喜曰："前云为佛郎作冰者，即此女耳。此中有天缘，幸勿错过！"约略告十九，既慨分游囊，以代谋花烛俾合卺。小夫妇极伉俪，事母又至孝。妪对女流涕曰："吾母子食贫惯，未免苦新妇。"女笑曰："儿昔遭婶苦虐，如活地狱，后入尼庵，已若安乐窝。顷得阿母与郎怜爱，更居天堂最上层。"妪为之解颐。每牧豕，分郎苦。妪不忍，女曰："儿自乐为之。昔之牧豕迫威虐，今之牧豕由心愿，何害？"杜一日携白镪二锭来告妪曰："毋令新娶妇添食指矣。明年秋价必昂，请假此预收秫，俾佛郎渐学权子母。"三却而后受。是夕，银雁牧豕回，见妪以银示佛奴，曰："是区区者，亦犹之铜铁耳，奈何有则生，无则死，不令人短气耶！"女索视掷案上，曰："是何足贵！儿牧豕走硐曲，见水底累累者皆是也，明当怀数枚归而奉母。"妪笑曰："痴妮子，误以鹅卵石为银耶。"明日，女果怀数枚至。外虽花绣黝然，就石磨砻，光可鉴影。大惊，喜，问多寡？云遍硐底皆是。佛奴趋诣村市，询于人。曰："此古人窖藏物也。"归与母计，晨起随女之硐曲，见流水潺潺下皆卵石，惟自女手掬起，则立成朱提。始犹以布袋运，继因误堕一锭，牧竖拾之，笑问："母子劬劳，大辛苦，运蠢物何用？"然一入牧竖手，则仍化为石。由是胆大壮，居然筐载而肩荷之。匝月往返，始竭。屋角堆满无寸隙，佛奴掘深窖藏之，统计约有廿余万。会入城，买甲马酬藏神。晤杜，即邀致详告之，且分赠，杜不受。急代购郭市膏腴建第宅，阡陌楼台，奴仆车马，成大家矣。明年，女又孪生双子，曰鸿，曰鸾，均颖慧，能读，总角即

游庠序。佛奴亦纳粟为员外郎，为太母请封诰。每称觞介眉寿，太母辄云：“儿孙虽千百年，不可忘宗人香草先生德。”久之延于家，事之若伯叔云。会清明，夫妻佩绋扫父墓，干仆夹道，婢妾如云。忽一穷汉号哭奔至，崩角乞援。倏一保正，执牛鞭来擒捉。佛奴怜讯之，云：“此小窃屡犯者，是必敲断胫股，员外郎莫袒庇。”女闻声，牵牛帘，视其人，非他，李十九也。问何至此？自云家业尽倾，恶妇随奴子遁，席卷烬余，孑然一身，时就野庙宿，实未曾作穿窬也。言已大哭，女亦悲涕。佛奴笑遣里正去，携归事以泰山礼。李踢蹐不敢当。及杜香草出与话旧，更惭，坚欲辞去。遂赠以婢，且与数百金，俾理旧业焉。明年，二子均乡捷，太母正八十寿，宾客满堂祝千秋，忽庵内小尼云：“奉师命，坚请银夫人随喜！”且以旧犊鼻裓寄，云此杜郎旧物也。佛奴欲辞去。女不可。珠翠肩舆往，至则老尼已沐浴更衣，瞑目将就涅盘。女哀哀唤苏，尼目复启，笑曰：“儿果荣贵，则他日遣逐，不以老比丘为太过耶！”女泣曰：“法师，生死人而肉白骨，何敢忘德？”曰：“不足言德，惟可以对令先慈于地下耳。”言已圆寂。女出资为尼新院宇，置沃产，建藏骨浮图于庵侧，其位为先陇之艮方，状尖耸如剑戟。工竣，杜视之，笑曰：“后世子孙中，更当得一武鼎甲。”已而果验。

余在滋阳，听浙人孙君子任所述者。

懊侬氏曰：马鬣牛眠，贤豪蜕骨，自古山灵面目，何尝轻易示人。惟硐底累累，百万朱提，专留与贤孝之妇，如我银娘也。则铜臭之神，又何尝毫无知识，专与牧竖子为伍哉！尝见席丰履厚之家，其德其才，绝不称是，盖其祖德宗功，必有大过人处。噫！此其所以为神也。

王 大 姑

峄阳西南，邻丰沛诸境，台儿庄当其冲。庄有巨族王氏所居比栉。王叟某，老夫妇生子女各一。子名懋修，廪膳生，常远就皋比，坐博菽水，攻举业；女名大姑，貌楚楚，性敏慧，幼读曹娥庞娥诸列传，未尝不掩卷而泣也。适某生素患瘵，结褵甫半年，女三割臂上肉，不能救其死，思以身殉，又恐伤亲心。然夫家又赤贫，且无人，女兄懋修遂迎之归，谓女曰："兄不克昕夕侍二老，即烦吾妹代兄职。"女曰："诺。"定省温凊之善，直钗而弁也。族无遐迩皆贤之。是年夏，捻贼将至，风鹤宵警，鬼车夜号。叟本王氏族长，呼众远迁，各户咸营营于辎重。女进谋曰："仓卒出奔，全赖牛车代步，载人行犹速，兼物则行滞。遇贼必因物丧命，不遇贼亦必为宵小觊觎。重物轻人，诚非良算，计不若掘地藏物，单车载人，可望出虎口，而登乐土耳。"众思其言良善，即如所谋，举族以行，老稚约百余口，甫出庄十余里，卒遇贼于途，遍搜括无遗带，然服饰面目，均非黎藿者。贼大呼曰："狡哉，伧也！家资匿何所？不自首献者，斩无赦！"众皆觳觫面死灰，崩角无一语。女含笑下车，裣衽而前曰："大王无怒，若皆农家子，非善于语言者。我即彼族司筦钥人也。黄白岂无？窖藏诚有。彼大树葱茏，庐舍翳如者，是人居耳。如从我往，一一指示，十万金咄嗟办，否则骈死荒郊，于大王毫无裨益。"捻大喜，赏其慧美，信其悬笃，乃舍众而随女以

行。女慨然导，略反顾，以目示众，令遁，众始免脱焉。

从行里许，至一极大村，诡云己宅，内外阒如，破键入，延贼坐厅事。女拾地下蒲葵扇，且摇且语曰："大王等长途跋涉，马足奔驰，饥渴甚矣。且少憩纳凉，待我诣内煮茗，略尽东道谊。然后具畚锸，先掘我家，再掘他家也。"贼笑颔之，以为茕茕弱息，固已瓮鳖釜鱼，尚何所逸？解衣裸体，歌啸纵横。久之，日将堕崦嵫，瀹茗人仍不出。奔内搜阅，贼大骇，盖女已挂梁上，体冰而僵矣。贼恶其诳己，思淫其尸。甫解下，一贼大呼，倒地。视脑后若有锥击，顷刻毙。虎狼之徒，亦知贞烈不可犯，罗拜而去。女兄懋修，时正解馆归，途闻台儿庄有王姓女子，舍生全亲族事。生大哭曰："必吾妹也。"至避难处，则家人已舁女尸回。亲与族围之哭，哀讯所以。生枕股大恸曰："苦我妹矣！"既而跃起，大笑曰："吾有妹矣！舍一己命，全二老命，且全阖族命，须眉已难，矧巾帼乎！无怪当日读列女传，泪随声堕，盖生有至性也。节且孝，烈且智，舍吾妹，谁敢兼之？呜呼！"

懊侬氏曰：以王氏合族百余人，卒遇贼氛，何不一战毕命？其所以束手待毙者，盖视贼如虎狼耳。而大姑视之，直犬彘不若矣。姑之节也可哭，孝也可敬，烈也可悲，智也可喜，贼之痴也可笑！

雅　赚

郑板桥先生，书法钟、王，参以米、蔡，转拟篆隶；画则

得所南翁家法，更参以徐青藤老人挥洒雄杰之致，便卓然大家。为秀才时，三至邗江，售书卖画，无识者，落拓可怜。后举于乡，旋登甲榜，声名大震。再至邗江，则争索先生墨妙者户外履常满。先生固寒士，至是益盛自宝重，非重价，不与索。沈凡民先生代镌小印文，曰："二十年前旧板桥"，志愤也。时江西张真人入觐回，道出邗江，商人争媚之，欲得先生书联献真人。江西定做大笺纸，长丈余，阔六尺余，乃可一不可再者，使人婉求先生书，且请撰句，问需值，曰："一千金。"来者允五百，先生欣然，奋笔直扫，顷成上联，云："龙虎山中真宰相"。求书次联，笑曰："言明一千金，尔只与五百，我亦仅与其半。"其人往告商，不得已，如数与之。即书次联曰："麒麟阁上活神仙"。人人赞叹，工妙绝伦。其时，商家因盐政都转咸重先生，遂争求先生书画，或联或幅，或箑或斗，方以为荣。各商皆得之。惟商人某甲，出身微贱，赋性尤鄙，先生恶之，虽重值，誓不允所请。某甲自顾厅事，无先生尺楮零缣。私衷羞恧，百计求之，终不得。先生性好游。一日，携短僮，负诗囊，信步出东郭，渐至无人踪。视乱坟丛葬间，隐隐有屋角，微露炊烟，花柳参差，笑曰："岂此间有隐君子耶？"甫逾岭，而坟益多，径益窄，再一回头，则有小村落在焉。茅屋数椽，制绝精雅，四无邻舍，又无墙垣，小桥通溪，即至门首。白板上一联云：逃出刘伶禅外住，喜向苏髯腹内居。上有小额云：怪叟行窝。进关，又得一重门，联云：月白风清，此处更容谁卜宅；磷阴焰聚，平生喜与鬼为邻。额云：富儿绝迹。庭中笼鸟盆鱼，与花药相掩映；新种芭蕉，才有掌大，乍添杨柳，却比人高。朝南有室两楹，洒扫无纤尘，内置几一，案一，椅四，

机二，木榻藤枕书橱各一，琴剑竹搁又各一。案上笔墨纸砚，乌丝尺，水中丞，皆备。壁上悬青藤老人《补天图》，女娲氏螺髻高颡，仰视炉鼎中，气冉冉入空际，生气勃发，的为真迹。两壁则素粉如银，绝无悬挂。爱极。不问主人谁是，即就榻趺坐。忽一秃发童子自内趋出，视良久，旋诣内，大声呼有客。即闻主人在内问讯，命即逐客。所携短僮，殷殷以先生名氏告之，始见主人出，则东坡角巾，王恭鹤氅，羊叔子之缓带，白香山之飞云履，手执麈尾，翩然而来，老叟也。彼此略叙述，语颇投契。问叟名氏，曰："老夫甄姓，西川人，流寓于此。人以老夫太怪，遂名曰怪叟。"问："富儿绝迹，四字何意？"曰："扬城富儿，近颇好雅，闻老夫居址，小有花草，争来窥瞰。但此辈满身金银气，一入冷境，必多不利。或失足堕溪水，或花刺勾破衣，或遭守门花龙啮破足，或为树杪雀粪污俊庞。所尤奇者，一日，富儿甫坐定，承尘鼠迹，空隙破瓦堕，正中其额，血淋漓，乃委顿去。自是相戒，不敢入吾室，遂富为额，志实也。先生清贫则已，若亦富人，恐于先生亦大不利。"先生叹曰："仆生平亦最恶此辈者。幸福命高，未曾一作富人，得安稳入高斋，领雅教，何幸如之？"须臾，童子献清茗。叟为之鼓琴，风泠泠然，不辨何曲，惟爱其音调激越，渐转和煦，忽铿然顿止，问："先生能饮乎？"曰："能。"曰："盘餐市远无兼味，奈何？"既而自思曰："釜中狗肉甚烂，然非所以款高贤。"先生性嗜此，闻之垂涎，曰："仆最喜狗肉，是亦愿狗生八足者。"叟曰："善。"即于花下设筵，且啖且饮。狗肉而外，又有山蔬野蕨，风味亦佳。叟醉，又抽剑起舞，光缕缕然，未识果否成容。然观其顿挫屈蟠，不减公孙大娘弟子。

正白气一团，忽大声跃出圈外，依旧入坐，面不改色。先生起敬曰："翁真高士也！请浮一大白，仆恨相见晚矣。"视日已下舂，先生辞退。叟殷殷送过桥，曰："仆与君，同一不合时宜者。如有余暇，可着屐过我。"先生曰："不速之客，何惜频来！"由是日一过，叟清谈不倦，醉而后返。交月余，渐与谈诗词，皆得妙谛，惟绝口不论书画。先生一日不能忍，告叟曰："翁亦知某善书画乎？"曰："不知。"曰："自信沉迷于此，已三折肱。近今士大夫，颇有嗜痂癖，争致拙作，甚非易事。翁素壁既空空，何不以素楮，使献所长，亦藉酬东道谊。"曰："劝君且进一杯，呼儿磨墨。楮先生藏之已久，实满眼无一佳士如先生者，故素壁犹虚，顷既相逢，何敢失之交臂。"先生投袂而起，视斋中笔墨纸砚已就，即为挥毫，顷刻十余帧，然后一一书款。叟曰："小泉乃怪叟字，请赐呼，荣甚！"先生诧曰："何翁雅人，与贱商某甲同号？"叟曰："偶相同耳。鲁有两曾参，同名何害？要有清浊之辨耳。"先生信以为实，即书"小泉"二字与之。叟曰："墨宝非常，从此辉生蓬壁。然不可妄与商人，恐此辈皮相，不能辨珠玉，徒损清名耳。"先生然之。旋又畅饮归，则已二鼓矣。同人问何之？先生盛夸叟。众曰："邗江向无此人，公所见得无妖魅乎？且彼处丛葬榛莽，向无居人。明当同访，以蠲其疑。"翌晨，众果偕去，则茅舍全无，惟一湾流水，满地肴核而已。先生大惊，以为遇鬼，旋豁然悟，大叹曰："商人狡狯，竟能仿萧翼故事，赚我书画耶！"归则使人潜侦某甲家，则已满壁悬挂，墨渖淋漓，犹未干也。

懊侬氏曰：龙，神物也。风云变幻，天地为冥。人能知其性，且豢之，使俯首就烹割。某甲之设赚局也，布置当行，

处处搔着板桥痒处，使彼一齐捧出，毫不吝惜。甲虽市贾，犹是可儿。近则皮相耳食，纯购赝本，强偷豪窃。儿类穿窬，使板桥复生。虽有神龙翔翥之计，又复奈何？余故下一转语曰："人道某甲赚板桥，余道板桥赚某甲。"

东　邻　墓

鸠工儒生解必昌，为解大绅耳孙。幼失怙恃，壮未婚娶，交鲜友朋，业拙营运。南山有祖遗瘠壤数亩，可勉供饘粥，就筑茅舍数椽，惟略避风雨，昕夕下帷读，志颇坚也。门之左，有古松一株，极夭矫，数百年矣。门之东，有古墓一抔，渐倾圮。墓中人无姓氏，无子孙。佃恐碍出入，欲锄之使平。生不忍，曰："我正苦无东邻，得此大好伴歌啸，残杯冷炙且祀之，忍去之乎？"呼工镌短碣，曰"东邻墓"，左泐小篆，曰："一个土馒头，在吾门之首。下有长眠人，名姓失传久。墓既为吾邻，鬼即为吾友。寒食自年年，歌哭奠杯酒。吾子与吾孙，慎勿当敝帚。"工竣，即树墓门，且封植，人多诽之，而生则自若也。一夕，正把卷，灯摇摇若轻飔，自窗隙入。旋闻叩门声，问伊谁？有女子声应之，曰："东邻也。"曰："昏夜叩门，其红拂、文君一流与？"曰："然。"生欣然拔键迎迓，翩然入。艳丽无双，装束亦富。问曰："卿何人耶？"曰："日在顾复，故冒幽冥之嫌，来报大德。郎非鲁男子，妾真薛校书也。"曰："卿其墓中人耶？"曰："然。"曰："为卿表墓泐碣，自问尚有微劳，

缘何见逼？”曰：“妾非祸人者，藏骨于此，三十余年矣。妾多姓，名络霞，本娼家，才色冠邯郸。年十七，欲嫁有情郎，为鸨母所阻，郁郁而死。生前骨肉星散，仅剩荒丘。时为野魅所扰，樵人牧竖，更肆摧残。顷荷隆情，敢不呈身图报？”言已，荏苒拜灯下，洒泪唏嘘。生虽惊诧，然见其缟衣翠袖，娇小温柔，不觉其爱之深而畏之浅也。曰：“人偶鬼妻，得无促寿命乎？”曰：“非也。静好相依，鬼偶何碍？淫欲过度，人妻亦亡。”生曰：“卿既神灵，何难继丽娘再活？”曰：“是亦不难。然孅体不若丽魄，若定皮相订好逑，诚蔷矣。”生喜极，揽入怀，觉体轻于叶，气馥于兰，遂登榻效于飞，鸡唱始去。明夕复来，生偶以红丝系女髻，翌日果见丝飘冢首。女夕至笑曰：“郎疑妾为狐媚耶？”生慰解之，亦不计较。一日正为生录杜诗，佃蓦至，生急以袖遮盖。佃去。女笑曰：“郎所谓偷生鬼子，常畏人耶？郎见妾，他人不能见也。”既而验之，果然。由是，日夜居生室，俨伉俪矣。瞬届秋闱，生略攻苦。女阻挠之曰：“青衿一袭，犹祖宗余荫，若丹桂红杏，实未坐郎命宫。”曰：“仆将以头巾终乎？”曰：“郎若听妾刍荛，准于闱后获一县令。”生问何术能先知？曰：“郎莫问妾！郎曷自问，半世之偃蹇何故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”曰：“世之表表称英豪者，孰不和蔼迎人。春风满面？郎满身皆巉巉傲骨，即侥幸，亦必遭妒嫉，覆身家。况蠖屈家园，有不动辄得咎者乎？妾善媚者也，一颦一笑，郎若师承之而摹肖之，自有非常遇。”生颦蹙曰：“媚本天姿，岂东家施所能效乎？”曰：“痴哉郎也，枕席狎昵，亲近极矣。彼学师保者，先有畏心；学宠爱者，纯秉天性，故知其易也。学而不成，由于爱妾之不深。妾去矣，

实不愿郎之偃蹇也。”生曰：“善。”从此步趋，渐能神化，一切笑言，无不解颐。女曰：“可矣。”试期迫，女为束装。生曰：“如卿言，仆老不作茧，顷何劝驾之殷？”曰：“康了诚康了耳，白下为冠盖荟萃之区，俾人人见郎如再世人，或机缘即伏于是。”生乃挈女同行，寓东郭古废院之东室。其西庑，先有侠客金姓者对门居，金须眉如戟，衣履极华，出无定踪，居亦鲜偶，惟一骡一马自随，刍秣之劳亦自任。生心异之，私询女，女曰：“此异人也。郎倾心与若订交，自有佳境。”翌即衣冠谒金，意气甚豪，交渐莫逆。金偶夜归，闻生室有妇人声，窗隙潜窥，则生正与女对弈。明晨，仍煢独。生偶迟眠，闻金室正歌唱。潜窥之，则金方狎美人坐，珍错满前，雏奴夹侍，一堂灯火，举室通明，天明仍乌有。潜问女，女笑曰：“凡所谓异人者，必有异术，措大眼孔中，真未曾有耳。”翌晤金，略询昨宵事。金掀髯大笑，曰：“某之所乐，君亦有其乐，喋喋何为？虽然，当缜密，万勿为外人道也。”由是交益深。榜发出，果落孙山外，抑郁无聊赖，对女唏嘘。女曰：“郎勿戚戚，且市小肴馔，沽美酒，闭妾暗室，代烹调，延金啖焰，借以话别，或得将伯助。”生如言，折简招金。甫坐，果见肴核尊罍均一一从壁间出，气蒸腾而味鲜清。异而问之。生笑曰：“落魄人，技只此耳。”已而，以黜落兴叹。金问曰：“君既多才，又抱异术，何必拘拘矮屋，困此七尺躯！”生惨然曰：“是不过小游戏，若纳粟需多金，则未可咄嗟办。”金醉，又见其惜别可怜，慨然与之订车笠盟。金复私语生曰：“仆更有术为君谋财，但得志后，幸长毋相忘。”生以天日誓，且历历以络霞事告，金始恍然。夜深矣，金置大铜盆于几，储以水，中

燃小灯一檠，闭户，更短衫，佩利刃，负空橐，环屋而走，愈走身愈小，长几寸许，跃登几，跳入盆水，不见，而灯火荧荧矣。炊许，忽盆中有声，灯光大明，有小人自水中跃出，飒然堕地，须臾复故貌，仍金也，背上橐，倾出白镪累累焉，得六七千金。曰："是尚不足为进身阶乎？"生大喜，即援例，得真州令尹。迎金于署，视若同胞。仆从隶役，罔不知为令之真手足也。生自得金始为官，自得女始善为官。柔顺解事，喜动上游，有张参军者，欲以妹子珠娘偶生，生不敢诺。张厚金，挽金先容，且允丰奁。金醉，遽应允。归以告生，稍拂，即拍案詈曰："偎薄儿倒插纱帽翅，即忘却接引佛耶！"生急引谢，始已。夕商于女，女怒曰："郎固非金不得官，然非妾且不克友金，遑得官耶？金固功臣，妾亦为功之首也。纨扇弃捐，郎何急急？郎心动，妾心死矣。虽然，妾必有以报金，东邻一抔土，尚在人间耳，妾请从此辞。"言已，嗟叹不辍，握手悲啼，生挽之，请须臾，而女已掀帘出户，倏忽无踪，觉珮声犹在耳也。数月，生娶珠娘，入门视之，貌果艳而性骄。幸生有心传，事事得夫人怜恕。时京口赛会，鱼龙曼衍，游人如云，为江左第一胜事。隔江伊迩，金欣然欲往。生不敢慢，急赁巨舫，锦旗灯伞，书真州令尹衔，更以干仆良庖伺应。时江天如画，水波粼粼，金欲溲便，抵岸尚迟，腹彭亨不可忍，乃蹲踞舵牙上私焉。而船行如故。时大江南北诸富绅，常被盗，各捕受敲朴，眷属困囹圄，颇为苦。白下老捕飞鸦儿，素有名，亦缉术穷。是日午睡，梦美女子，珊珊来告，曰："扬子江心有剧贼，脚点舵牙正如厕，君速捕之毋使逸。恶贯盈，将毙命，贼何人？金其姓。"捕惊醒，即挈伴当，怀利器，驾轻舫，破浪南

下，适遇金，见其两足尖搭舵后，屹如山峙，详加物色，宛于梦符。尾之，见其一跃即入舱，便捷极矣。顾旗子上字，又似官舫，心忐忑。姑唤之，辨真赝，大声曰：“金老公好身手耶！累吾辈死杖下者屡矣。”金回首色变，即挥弟子蝟集。将飞黑索，仆皆呵叱曰：“此真州令伯氏也。”金急止之，顾众厉声曰：“尔辈求吾，为销官限，得赏金耳。就此缚老金，恐未能；即能，亦只得官金，恐不得吾之多金。”捕曰：“如君言若何？”曰：“且转帆，见真州令，自有说。”捕许可。生闻变大惊，晕几绝。会金至，款众捕于厅事，然后偕生密室商之，曰：“兄罪恶不可擢发数，事发宜也。然吾去，恐为弟累，故贿若辈来，与兄一计较。”生泣曰：“弟所以有今日者，兄也。兄死，弟未敢独生！”曰：“是已知吾弟之心矣。然骈死固无益，且为天下笑，曷诡云踪迹吾，惧其本领大，动辄逝，始假托结纳，以软禁之？且送观赛会以暗解之，适与捕遇，故辗转就缚。如是则弟免株连，且得勋绩，策之上也。”生意良不忍。曰：“男儿临事贵勇断，否则兄逸，弟又奈何？”生无已，商于捕，与重贿，俾如其说，而后涕泣，以赭衣送登程。至秋曹，不假拷掠，一一具服，且曰：“赚我者，真州解令尹也。半生横行江湖间，一朝禄尽，为怯书生所算，奇哉！”上游本重生，至是，益赏其能。决金市曹日，飞鸦儿为赏金巨，置酒肉送就死。金且啖且饮，问曰：“仆迟早有今日，不怨公也。但生平无半面缘，何一瞥即蓦知为金？祈告我，死无憾！”捕乃告以梦中语，金愕然，唾曰：“淫娃朽魄，敢于撄金老公？死耳！死耳！复何言！”生时在真州署，正惶惑，忽见金缨帽短衣，含笑掀帘入，笑曰：“吾弟安否？”生惊起曰：“兄

固无恙乎？”曰：“无恙！”旋呼进酒，取大爵斗饮者三，告生曰：“我游戏人间，不过破贪囊，取污财耳！顷亦蝉蜕羽化，如郭璞、谢灵运诸公，非真遭戮也。而吾弟当日床头人，敢于饶舌，诚不能恕。”言已，闻署外喧嚷声不已，金起揖生曰：“兄将遐适矣。祈念手足情，收吾骨，免弃抛，感且不朽。兄留马一骡一，祈善视之，勿过加鞭笞。”言毕，匆匆遽杳。生趋出，则秋曹材官，正送金之首级来。开椟视，面目犹是，然已予章髑髅血模糊矣。遂贿易其首，联尸厚葬之。年余，生以才干，保升浙之观察使，颇著政绩，珠娘亦有内助功。忽有故人自鸠江来，肮脏软红，意在乞助。茶次，生问：“敝庐在南山之南，斗大一椽，想为秋风所破。”曰：“明公钓游之区，桑梓犹知敬礼。惟东邻墓，突于某日，风雨疾雷，震裂成潭，碑亦断碎，白骨零星，抛洒堕溷，惟古松尚存，诚不可解耳。”生详询其日，即金弃市日也。由是竟惊悸成疾，床笫缠绵，意在予告，上游不许。荐医来诊视，曰：“脑风也，服马脑即愈。”左右遂杀金马。数日，又委顿。医曰：“此肝气也，服骡肝即瘳。”左右杀金骡进。由是精力强健，日劳案牍不为疲。生有玉枕、金瓶最宝重，千金值，归向珠娘，索以酬医，问何药得痊之速，珠娘以实告。生哭且恸。珠慰曰：“后厩不少骅骝，何惋惜之甚？”曰：“非重物也，为负故人托耳。”急延高僧法道，建水陆，讽金经，超拔络霞与金并骡马之灵。所撰祭文，中有句云：感恩报德，乃在红粉骷髅；舍己从人，何愧绿林豪杰！底事雷诛不免，法网难逃，数也天乎？搔首莫问。至若连钱珍重，蹄铁销磨，可怜供我加餐，肝脑涂地；想去从君射猎，飞走摩云。斯固生为人英，而死为鬼杰者也。噫！问寂寂黄泉，

可再唱哓风残月？叹茫茫白骨，居然成一姝三郎！

懊侬氏曰：妓与盗，冤冤相报，可谓酷矣。而于解君，则报以殷殷。惟恐后焉者，何哉？无他，为其能有情耳。观其表墓泐碣，洒泪致祭，始终不外乎情。噫！人而有情者，佛心也。块然而无情，且悍然而恶人之多情者，吾不知其何心也？

吴 孝 子

孝子姓吴，忘其名，鲁之恩县东邻人。少孤，喑哑不能言。凡病哑者，耳必聋，盖有窍相通，均塞故也。其居距郭三四里。因贫，为邑之质库担水，得值即奉母，不敢浪以一钱自啖嚼。虽哑且聋，而性敏，能以己意揣母意；母亦习久，能以势与孝子言。每日，母思食何物，必呀呀请母命，而后诣郭购之回。如四指作圈，即知为饼；撮指覆腕，即知为馒首；又手成八字，即知为水角子；伸掌使平，知为鱼；垂手如提，知为肉之类。百无一爽。母老且病，每食，苦微且噎，孝子即于暗处洒眼泪。见人必指画，若言母食少，攒眉蹙额作忧虑状。食若甘且多，孝子即对母，呀呀若唱歌，张两手起舞，效演剧者关目，博母欢。见人又指画，若言母食多，拍掌狂笑作快活状。年五十，如一日，未尝稍变更。每严冬，必先以己体为母温布衾。既暖，又着衣起，为母解衣就枕。已则踡伏床足，听母鼻息酣，始逡巡趋就草榻眠。每暑，悬芦帘于门，寝母于中堂竹榻，已则解衣当门卧，意若代母饱

蚊蚋然。居虽近野田，而白鸟竟绝迹。里人贤其行，争呼之曰“吴孝子”。然究赤贫，无肯以女妻之者，孝子亦绝不计及床头人。母每谓人曰：“吾宁有承顺反舌子，不愿有忤逆长舌妇也。”一日，正担水入肆门，适恩宰梅公子盛服至，误泼水溅公子服，怒且叱。肆中执事人，急趋至，拱谢曰：“公子莫怒，此吴家哑孝子也。”公子惊询其事迹，转怒为喜，假青蚨五竿赠之。孝子坚却不敢受。执事人举无名指示之。盖凡哑者，均以拇指为天，食指为地，中指为父，无名指为母，小指为妻子耳。孝子见之，知公子怜伊有老母，始伏地稽首拜，呀呀指天地，感激非常。然当公子叱辱时，则固挺立不屈，毫无畏怖者也。担水讫，荷钱归，甫近村，见母正倚闾，遽欢喜呼啸，泥滑几倾跌。母见钱，惊问何来？孝子口呀呀指画，咿唔不能道一字。母恐其因贫，误行窃，遍问邻右，亦不知其所由来。叱使膝立，怒曰：“吾宁有残疾担水子，不愿有邪心穿窬子也。”自扶杖诣质库，遍问执事人，始知实吴公子持赠，始诵佛而回。顾往返虽五里，然究因老病，莲步迟滞，半日始归村，视孝子犹跪地不敢动。笑慰之，孝子亦即收泪，笑舞牵母衣，视母床，其意盖欲为母易新制，但不知从何做起耳。噫，情态可想也。梅公子知之，给匾旌其庐。孝子泣不受。里人悬于土圩门以为荣。捻匪窜其乡，见匾遽额手，曰：“此孝子里也，莫惊他。”既而思识其风范，仰谓守者，曰：“若肯以孝子一登陴，使我辈一瞻其面目，即退。”孝子卒抱母，摇手不敢出。贼亦旋去。时浙人孙君怡轩，为恩署钱幕，言于梅公，醵资得百金，存质库，嘱执事人代孝子略购田畴，兼觅配偶。因梅旋解任去，不知其究竟云。

《夜雨秋灯录》卷二

龙 梭 三 娘

元季海陵江天石者，巨富也。其子名璧，字玉人，年甫冠，即夤缘魁乡捷。顾秉性鲁钝，文采非所长，然貌尚雅俊，书法二王，盖虚有其表耳。翁年古稀，亦老孝廉也。一日，对座客愀然曰："仆中年失偶，虽满腹经史，苦无哲嗣能授衣钵，奈何！"客勉谀璧曰："公子撷芹探桂，瞬又走马看长安十里红，岂尚有媿公冶欤？"翁唏嘘曰："江天石儿子，豚犬耳。"时门下有慕荣者，揣翁意，以巨金自江北购得逃难女子，名龙梭三娘，貌既娟妍，齿亦稚弱，衣以绣襦，乘以油壁，媵以雏娃，踵门而献。翁一见大喜，即日筑金屋，开琼筵，迓珠履，赋催妆，谋合卺焉。午夜，两行画烛，引翁之洞房，掀须微笑，却扇定情。及见女，愁眉泪睫，粉黛浸淫，略与软语，则体态生硬，啼妆惨然。翁怒曰："小妮子，将毋嗔老夫衰迈耶！寒家不乏衣食，若能育一石麟，瞬即太母太夫人矣，何戚戚为也？"女凄恻而前，拜伏膝下，直陈遭际，泪堕辞前。盖女为蒙古产，随侍尊人名鲁不花达赤达泥入中国，为淮西行省平章政事。其母梦织女投梭化龙而生，终鲜兄弟，常恨阙伦。顾父性峭鲠，与御史莽吉兔不相能。偶怒玩童小张无礼，酒后鞭其背，遁入莽吉兔家中，以蜚语疏入，坐贪墨削职，诏收刑狱论斩，寻瘐死。上怒未已，籍没其家。女为恶叔

诱出，盗卖于此。幼字父之同官子叶生，名子荷。叶子没，家赤贫，不得已，流入闽中，入某刺史幕，久无耗。罗敷本有夫女也，乞翁怜鉴云。翁闻之，豪气顿销，惊汗若雨，慨谓女曰："老夫不才，有子已成乡贡士，敢恃阿堵物，而浪夺他人妇耶？女公子请安心小住，老夫自有法，为汝圆乐昌破镜。"言已，即回旧卧孤榻。女牵衣哀泣，惊询之，女曰："翁长者也，可否收儿为螟蛉女？不然，终有瓜李嫌。"翁曰："善！"即如所请，遣妥婢伴女宿。翌晨，诡告人曰："渠尊甫与仆有素，不忍污也。"函金遣急足入闽，物色匝月，招叶生归，视其人翩翩儒素，虽穷措大，而才则胜郎君万万，特荒芜耳。即日设筵宴，招赘于家，与之约曰："婚后，仍旧就塾中宿，无论河魁，但得一课作合程式，许诣甥馆一次。"叶敬诺。一夕诣内，女曰："郎知翁德如山岳乎？若不奋志，何以报鸿慈也？"嗣后虽命入，亦不入，惟埋头下帷。经年余，旧业尽理，而功更倍。翁曰："可矣。"馈赆，命入都。临行，女泣告叶曰："若蹉跎，可不必回见床头人矣。"比试南宫，一战而捷，出为会稽太守。先以轻车莅任。断狱称神明，翁闻之喜跃，为女束装，遣婢仆送之任，作书于生，曰："闻贤契贵，甚喜！舍眷属莅官守，乃公而忘家者，甚善！但琼儿亦不栉进士也。为贤契内助，必多善政可观，矧贤伉俪患难离合，婚媾尤非寻常，岂有藁砧已双旌五马，尚不谋璧圆剑会者乎？余询琼儿自悉，鄙况林泉阒寂，车马音稀，惟濡笔为贤契纪循良善绩也。珍重！珍重！不欲尽言。"叶得书盥诵，对使流涕再拜，而后以莲舆迓夫人，拟觅浙中土产及玩好以报翁。女止曰："受人大恩，岂报以琐琐者耶？空函裁答可也。"至是，夫妇始得朝夕称静好，鼓琴瑟焉。然女恒

郁郁不为乐。问之，亦不语，临风弹珠泪。顾性喜种花，浙中异卉咸罗植，衙宅似画图；又喜购金线、孔翠等物，奁筐几满。暇偕婢采花上露造酒，缄于瓮，亦不饮；更督婢织金翠，为女子软甲，雕缋刻画，穷极鬼工，工蒇亦不着。明年翁子璧，艳叶贵显，私盗藏金数巨万，走辇毂下，遍赂当道，即嫔嫱中贵，咸得孔方。试日，倩名手捉刀，战捷胪唱，中状头。时莽吉公子哈哈木榷，以怀挟被黜，愤甚，适璧仆夜行，犯金吾禁，捉去研讯，得贿赂大概。莽吉公罗织疏劾，奉旨江璧坐科场舞弊下狱，论弃市。翁闻之悲，曰："吾不意垂暮年，见儿子遭断头之惨！"函告叶，女勃然起曰："今而后可以一举而两得之矣。"夤夜更急装，偕两婢，携酒荷甲，策马遁去。叶恐外扬，遭物议，谕家人闷不宣。女踽蹶出关，知上之长姑四公主名咿拉布者，下嫁于锦兰国王，嗜饮，喜田猎。女趋长城下，确得公主常到处，裹餱粮伏丛莽以俟。婢睹沙碛穷荒，时兴怨怼。女惟翘首盼，闻行人相戒曰："是日王妃将出猎，慎忽散牧惊驾！"炊许，果有健儿数十，荷殳冲过，随有艳妆宫人，乘骏马舞剑戟者数十，挟弓矢持火器者又数十，锦旗如云，裹一黄衣美人，年约三十许，策紫骝马，按辔行缓缓。女知是公主，本兔伏，突鹘起，前趋将卒，遽攫主婢掷马前，宝刀环粉颈。主见其婉柔，不忍诛，惟含笑问何来？女本善蒙古翻译语，至是神色不惊，裣衽启奏，曰："小女子日在庇覆，恨无报称，谨以葵忱，手酿千娇百艳酒，手织金翠如意通心甲，奉献娘娘，伏惟寿考千万！"言已呈上。主酌其酒，则香沁心脾，甘回齿颊，曰："美哉酿也！"衣其甲，则身段符合，光彩烛云霄，马上女子齐声呼千岁，曰："美哉织也！"携回宫闱，宫女教授，日渐谂

熟，泣请遣回。主诧曰：“儿原是中国人耶？何故远跋涉，尽此孝心？小娇生曷明言我？老人当为女尽力！”女伏叩数十，称死罪者再，然后屡述所苦，诡云：“璧为其兄，遭莽侍御父子冤陷，求主援手，当能揭钵赦宾伽也。”主曰：“吾道何大事？是区区者，尚值得如许耶！”即传懿旨，整师旅入中国救江状元，命女自归。不日主驾将到，上悚惧，亲出迎迓。盖主在宫中时，上尚冲龄，左右谮青宫，赖主时调护。然美貌心慈，而性刚烈，归宁求不遂，必诟谇，遂始已。见上遽问曰：“陛下亦知新状元江某，为老身螟蛉子乎？何绝无香火情，忍以鳌头佳士陷缧绁？”上默然。主立求诏出狱，与上面试真才。时左右均暗奉懿旨，为璧设倩无破绽。策成，条对精详，藻辞伟丽。上抚掌曰：“古今原无白腹状元，何物莽吉奴，敢妄哓舌？”降旨复璧官，封三代，出授两江监察道廉访使。左右更以莽吉子哈哈木榷，怀挟入告。上震怒，籍其家，得数巨万，莽吉充云南军，死于道，斩哈哈木榷于市，主始归国。时叶生独居悬盼。一夕，掩灯坐，闻中庭履声细碎，女已偕婢入室，握手笑曰：“郎君别来无恙乎？妾回矣。”叶喜，揽入怀，问曰：“卿飞仙耶，剑侠耶？不然，何如是之神也？”女曰：“否！盖舍此，实无法可以报恩怨耳！”江翁闻璧再生，不知所以开汤网之故。时正祝嘏，宾客满堂。女忽锦衣跃马来，裣衽称觞，跪拜如礼。告翁曰：“人贵知足。”翁曰：“诺！”即日命璧上疏称病，解组归田园。

迦 陵 配

钟离笠乾寺，古刹也。老衲临风，时为游客说迦陵生故事。其先住持懋公，精梵律，尤喜擢人才。寿春孙主政，曾赠公有“说法鬼神环尘尾，怜才英俊集龙头”一联。法弟某髡，则惟喝佛曲，喜逢迎，品行远不逮懋矣。公偶扶杖水次，见中流浮一木板来，上卧小儿，白如瓠，啼呱呱。有比邱尼来此湔裙，以竹枝取抱入怀，意将作螟蛉。公合掌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然尺许襁褓物，非优婆夷所宜，曷布施老僧？”尼便略审视，付公，曰：“此儿好骨气，读书可成名宿，入道可作飞仙。惟皈依佛，则终一不了漠也，公善抚之。”言已，尼突不见。公携归，佣乳媪哺养，名曰“小拾得”，是则迦陵生之第一名也。稍长，即能辨之无，有宿慧。公以为辨才后身。预为他日衣钵计，年五岁，即为薙发，授比邱戒，且延师教之读，旋通六经，考内典，泛览诸家，莫不了了。生年十三，懋公病，将证涅槃。弥留时，以生托某髡曰：“是即我之藐孤也，祈阿叔爱怜之。”某诺，公目遽瞑。生躄踊号恸，如丧所生。某髡渐忘兄托，日肆摧残，颇有逐侄意，而未忍出诸口。生憨痴，不喜习梵呗，日以书画自娱，某益厌恶。一日重新殿壁，始加圬垩，皎洁如银。某拟倩俗工画，生技痒，潜磨墨汁斗许，乘某出，登台握管，风飒飒，挥洒成荷花。环四壁，跃而大笑，曰：“此功德池中，清净菩萨身也。”某归，见其尚不俗，詈亦旋已。适有李太

守，新任顺昌，挈眷自江南来，赁寺之西厢，勾当公事。闲步殿上，观西天像，突见墨荷，惊为八大再来人。问谁之大手笔？髡某以生对，问法腊，以实告，且述其萍泛拾得因缘。太守急命呼至，则翩翩玉立，英致洒然，顶虽童童，气则蔼蔼。问："菡萏是汝手笔乎？"揖而对曰："然！"问："能对乎？"曰："能！"即出首联，曰："壁上荷花和尚画。"生应声对曰："月中桂子贵人攀。"守大惊服。因谓髡某曰："汝无须此子，曷以多金易于我？"某诺。即携生至顺昌，潜为蓄发，因抱邓攸戚，即畜为儿，从姓李，名环，字美玉，此则迦陵生之第二名也。守妻本艳妾僭正位者，颇恶生。年余有妊，恐生他日碍真儿，益讽婢子小鹊谮生短。守笑置之，惟延师授生举子业，勖最殷而功亦大进。妻闻之，愈愤，时于阃内施恶声，渐自操杖挞假子，逐之者屡矣。守度其终不相能，呼生于无人处泣曰："汝从来处来，仍从去处去。有千金相赠，了我父子缘。此去，仍为僧，抑为儒，均自便，非阿翁所能计及也，好自为之，前途郑重。"生泣不敢受，坚与之。始稽首再拜，嗒焉出门，罔知去就。途遇乡人某，同舟楫，瞰其多金，诱习贸易，辗转耗尽，仅余守囊钱，茫茫然，计惟仍返钟离。至则师叔物故，接住者为他族。遂亦赁西厢安行李，布笔砚，仍事咿唔，不敢懈。时掩卷痛哭，曰："逐我者，非太守也。遇我厚，望我深，世有如太守大德者乎？"本寺本孙主政家庙。主政致仕家居，斗山望重，偶自寿春来，见生玉貌，且阅课程，惊为远大才。询其姓氏乡贯，初不敢对，询再三，始和泪述由来，且恸曰："身世不偶，勿释勿儒，独来独去，尚未遑定自家姓氏，何以生为？"主政筹思良久，庄色而言曰："子自不知耳！仆

远族某，向居湖田，亦穷儒。暮年纳妾，生子甫周月，某逝，妾远醮，恐其子为累，即置子于木板上，听其浮沉，是即汝也。论支派，汝尚我之犹子。”生信为真，遽再拜呼为叔，侍膝下，作燕子依人状。主政遂为之易姓曰孙，名曰蘩，字曰风萍，是则迦陵生之第三名也。明日，衣冠诣谢。主政约略告以某某伯叔，某某兄弟行，益奖励，许为阅削诗文，俾应试。惟详询父母墓道，则漫应之，盖诡托以安其心，实无处供指南也。生年十有七，瞬又郡试，主政为生诣广文廪膳处乞印结，问："伊谁？”即大言曰："谁不识孙蘩，为某之族侄耶！”众遂信。匆匆补县试后，暗嘱曰："临场第草草，万勿过经营，恐致攻讦，反偾事。”生敬领诺。比属试题下，生小心就范，竟无一字。不得已，直抒所见拚决裂。太守黄公，操衡文冰鉴，自诩老眼，见生文，击节，拔置冠军。榜揭，则童子沸腾，疑从天外飞来者。翌日，初覆，太守坐堂皇，隶呼生名，无应者；再三呼，仍不应。太守勃然，目广文曰："二千石非目无瞳子者，冠军人竟不至，究竟因何？是必有枪冒等弊，恐虚堂镜，不能遁形，故逸耳。然则非广文过与？”广文推诿，廪膳以主政对，问主政，则顷正出游他郡矣。太守怒益剧。咸屈膝曰："请太尊且试孙蘩以下者，准于日内获若献公庭。”守诺。广文即挈斗级多人，肩舆往侦诸寺，则书箧宛然，其人乌有。壁上墨渖淋漓，留一诗曰："一波才落一波生，旅馆频惊梦不成。白眼看他人世险，黄金散尽我身轻。浇愁惯借杯中物，惹祸翻嫌榜上名。屈指归期应不远，八公山下有疑兵。”郡之西鄙，距十里，本有八公山，为淮南古迹。读其尾句，疑潜彼处。往视，果趺坐石洞中，痴如木鸡，扶之返，问之默然。薄暮，棘门洞启，唤

生入，太守已严具五刑以俟。及见生，温婉循循，知非儇薄子。略审诘，即伏地哀叩，历诉生平。问何故潜逃？曰："童子谨遵主政公谕，实不知无籍遭攻讦者，是何等罪，故逸耳。"太守怃然，甚矜惜。既而飞寸楮下，曰："非面试不足信。"生即就寸烛下，立成佳制，如宿构。再试他题，益工。守且阅且赏曰："惜子他去，否则又冠军矣。国家取真才，何曾尽以资格限。当来应二覆，容擢汝。"试事毕，欲取置第一人，格于例，遂列第二。主政归，携谒太守，又为守详述其曾作沙弥事。太守笑曰："第能院试获隽，我当玉成一佳话。"请毕其说。曰："仆莅任时，道出毗陵，内子诣惠泉尼庵酬香愿，爱一维尼，貌艳而慧，且精律吕，解吟咏，亦老尼所遗，茫无来历者。观主因尚守雌，居奇货。内子不吝，购之归，名曰巧巧，顷已及笄，意欲配贤阮为妇，不几如佛经之迦陵共命鸟耶？"主政拜谢曰："且看渠院试若何？倘如期望，求应金诺也。"院试揭晓日，太守彷徨中庭，踝躞不已。夫人携尼婢出，蓦见，惊询之，应曰："为孙家小沙弥也。"夫人轩渠，婢不知前日事，亦掩口笑葫芦。突捷音至，守急问讯曰："其孙家小沙弥耶？"左右对曰："然！且冠全军。"守为之舞蹈大乐。明日，生雀顶青衿来谢，叩中庭。守喜曰："汝来耶！"立命更章服，妆巧巧出，与交拜，成嘉礼。生辞曰："身无立锥，家无四壁，安对芙蓉？"曰："为汝筹之久矣。"呼鼓乐采舆二，送小夫妇归第。至则画室萦纡，几榻明洁，青庐中所需者，罔不措备，皆太守功德也。越两日，哭告于懋公塔，泣谢于主政公门，函谢顺昌守，归写懋公李守、黄守夫妇像，虔祀之如神。主政旋捐馆，生为之服心丧。黄太守迁豫之廉访使，走送三百

里，迂顺昌，省假父，得厚赠归。归则闭双扉，对丽偶。生每作书画，署款必曰风萍藔，或曰昔美玉，或又曰当年拾得子；志不忘也。且深知孙亦非己真姓也。女笑曰："郎名忒琐琐，黄公曾以我两人比佛家迦陵鸟，郎盍名曰迦陵生，妾即名曰迦陵女？"生大喜，如其说。闺中时以围棋、猜谜、赌酒、角韵为乐。生间习制艺，女即阻挠，曰："俗极矣。"曰："我亦知其俗，然读书人，非借文章吐气，何以报知己？"曰："是诚如茧之自缚，蛾之自投。幸俗障不深，急须解脱，妾非夸诩。郎以妾为妇，即胜于封万里侯也。"女本工琴，因授以弹琴谱，使昕夕领会。一曰《春水舣槎曲》，觉轻风泠泠，挟襟袖作凌波舞也；二曰《清夜闻钟曲》，觉梵王宫殿，如在枕畔也；三曰《穷途自伤曲》，觉风尘肮脏，落魄人歧路徘徊也；四曰《水穷云起曲》，觉别有天地，打浆桃花深处也；五曰《采凤双飞曲》，觉云路迢迢，将携手而上霄汉也；六曰《仙心无恙曲》，觉海涛澒洞，蓦证三生也。更请其余，曰："只此六章，可示世上人耳。"生学之年余，竟能与女对鼓。绿窗静阒，雏婢焚香，逸韵若飔，真不知为人间天上。一夕君弦断，女大惊曰："殆矣！昔黄公以我两人为共命鸟，今作比翼禽飞去可乎？妾嫁尚未一归宁，郎送妾去，借逋红羊劫何如？"曰："卿前对黄夫人云无来历，今何又有家？"曰："嘻！世岂有无来历者，特一履尘埃，即忘却真面目耳。"生不深信，意颇犹夷，女以丹药一粒，使吞服，生忽哑然笑曰："咦！卿真欲归耶？某亦随之逝矣。"仆媪问娘子家在何处？曰："远甚，不愿从行者请遣之。"翌即束装携两婢，各跨一卫，冉冉向东去。近有钟离人，自海上采药回者，云海上有桫罗岛，产药最伙。

石径崎岖，颇不良于行。一日甫舣舟，忽见迦陵两婢子，蓬头赤足走岛上如飞，追之莫能及。

懊侬氏曰：迦陵生之遭际，不为不苦；迦陵生之来去，不为不奇。独是浩劫将至，迦陵女能预知之，而预避之，卿其仙耶？吾尝谓佛子断人欲，真苦恼众生，若举世尽趋其教，恐佛种断矣。今观迦陵仙耦，益信曲躬之树不诬，吞针之戏不恕。

刘子仪膏药

国初吾乡有刘公子仪，老学究也。授蒙为业，困顿不支，货所居大厦，得值，另卜城北临街一廛，内居妻孥，外作小贸易。公性旷达诚笃。不善较锱铢。年余，母金耗尽，依旧阮囊。顾新居仅数椽，蔽风雨而已。庭中环种野药材，名参三七，蔓延阶砌。公恶之，欲锄去，植花草。一夜梦黄衣叟，指而告之曰："此良药也，和铅粉桐油熬成膏，能疗诸毒疮，芟刈何为？"公醒即谨志，检阅《药性编》，诚然，心喜。急购粉与油，苦无药灶。适有女丐在门，筐有小铜釜，短柄三足，以百钱购得之。又购得小铁炉，居然成就，碾剉虔修，先觅丐之有患者，小试良验。明年春久雨，城中水尺余；夏则奇旱，毒日蒸腾，沙煎石铄，农、贾无老稚，咸患潮湿。医家术穷，惟是膏能愈，由此得值甚丰，颇给朝夕。然公性最善，虽深夜，丐者以一文来市药，必起而与之。一夕甫就枕，风雨满街，忽闻剥啄甚急，枕上询阿谁？曰："乞人市药者。"公披衣急起，启双扉，一丐者蹩而入，疮在左股上，大

如钱。公详视巨细，然后折纸，就炉头摊与之，量必符所患。讵药成，而疮忽大如盆；更之，疮忽大如瓯；再更之，忽大如巨盎，如水盘，凡十数易，皆不足盖完所患。听邻鸡乱鸣，孤檠闪壁。妻孥见久不返，甚催促，公如不闻，俯首呵冻，极力熨贴，绝不为一文琐屑生恚怒。而丐者反怒，大言之曰：“嘻！鄙哉伧也，药甚平淡，何子细乃尔？”公不语，仍更与之，视釜中药已竭，丐忽狂笑，声可震屋瓦，袖出一钱掷釜中，曰：“以此卿酬一夜劳。”踏雪竟去。视釜底嵌一极古五铢钱，坚滞如铸，药气上腾，成五色香云，氤氲不散者终夜。由此药更灵，人疑丐者仙也。公寿八十，无疾一笑逝。子孙读书，多有游痒者，犹悬壶市药为生，世世保守釜炉如连城。余髫龄亲见之。釜者古勺斗也，炉者小折脚铛也。

忠魂入梦

兖济道署，在兖郡城西，本明季都阃府旧址。观察某公莅任后，爱署西隙地，可莳花草，浚池灌泉，荦石堆山，筑小亭，如盖，供吟啸。觞咏摩挲，收藏鼎彝为乐。余幕游滋阳时，公子某司马治樽招饮，偕登假山，顾西墙外有方土一抔，长可二丈许，高可五尺余，宽广平整，疑为瞭台。若就势堆作嶙峋，绕以廊舍，则园势能曲，石径亦纡；心拟之而未言也。饮醉，篝灯回，朦胧就枕，梦一红袍纱帽贵人，面白，多髭，长眉高颡，徘徊中庭。旋一秃发童子，投刺入，口称曹公奉拜。余方审刺上名氏，而贵人已入，昂昂抗手高

坐，瞠目视余良久。曰："子日间所见土阜，亦知其下为吾首邱乎？魂魄所栖，非可作游览所。当日仓卒捐躯，既无碑志，又无祠宇，老成凋谢，史册不书，殊寂寞耳。子既作《夜雨秋灯录》，何不纪其崖略，俾后之宦游者，知此中有人，不致剷削，岂非笔墨缘欤？"余心虽应诺，且欲咨询，而口噤不能言一字。贵人旋起，余惟拜送。贵人曰："翌日当遣人以名字相告，可以略见一斑。"言已，且行且吟曰："寒泉百尺吐长虹，多少风云在瓮中。遗蜕纵教黄土压，精灵已逐鼎湖龙。回首燕台策马行，征途顺访绿杨营。惨闻帝抱虞渊痛，国破家亡敢再生？爱妾随身字窅娘，一般殉节共流芳。行人莫当胭脂井，玉虎偷窥水尚香。千古崇窿土一台，金蚕飞出总堪哀。年年风雨清明节，若个梨花麦饭来。忠义光能烛九渊，闲携桃叶岱云边。何须短碣题名字，杜甫南楼一散仙。"吟已，回首顾余，挥手若示止步状。余正惶惑，若足底误踏苍莓，一滑倾仆而醒。枕上默忆所吟一字不爽，听窗外风声飕然，若吟韵犹在耳也。谨志于怀，殊不可测。次夕，适道署幕府某君来，试以土阜问。某愀然曰："其下有井，为明忠臣昆山曹公廷桢死难处也。"甲申年，公正行取入都，道出此邦，访友是署，忽侦隶报煤山之变。公抚膺大哭，曰："吾不忍事二主！"遂耸身投井死。土人义之，遂闭塞井阑，上加黄土，因近官衙，不敢作殡宫墓道，然亦不忍再酌寒泉，遂筑如平阜。至道光某甲子，官此者某公，其妾素骄，亦河东怒狮也。夏日怯暖，见此阜横绿阴下，四面凉飔习习，乃簪花傅粉，着短罗衫，坐土阜上纳凉；且双翘纤足，吸水烟，诸婢环侍，笑语喧哗。忽大叫倒地，若中癫，面青紫，目瞪视，口流沫，作昆山语音骂曰："何物淫娃，

敢于无礼！此虽爽垲，然其下为吾窀穸，尔一妇人，坐吾屋顶上，亵孰甚焉！而且艳妆吸烟，是何体态？尔藁砧亦读书人，何绝无家教，想怯尔阃威耶？我实不能恕妖牝也。”言已，手自批颊，粉黛浸淫，花容揉碎矣。诸婢狂呼，仆媪咸至，不能救止。惊请某公来，听如夫人所语，知有干犯，急再拜任过，乞宽宥。旋闻冷笑曰：“我家亦有妇人，设箕踞于汝宅鸱尾上，汝心安乎？”曰：“是诚婢子之无礼，容痛饬之。但君既殡此，乞示姓名！”大声曰：“吾明季曹廷桢也。”再问，而如君已苏，扶之上房，药饵始愈。然由此竟丧胆，阃威稍杀，不似从前之肆恣矣。今观察某公，旋以曹公问郡邑父老，咸云实有其人与其事，至究何官属，同死者何人，死何月日，崑山有无耳孙，则不能得其端的。观察函询崑宰，亦无还云，而府乘亦无纪载。某君言至此，遽见烛跋辞去，晨即前赴省垣。余蓦忆昨宵所梦忠臣曹公者，其即红袍纱帽，负手长吟者乎？玩其诗句，抑尚有朝云同死，而宂人不知者乎？急呼墨搦管，敬谨录示同人，咸云附会，不深信。噫！此何事也，而敢以附会出之欤？夕照树阴之下，心有所思，灵即入我梦寐，曹公亦何其神欤？余命犯客星，萍踪靡定，倘到崑邑，当亲访曹氏云礽，或知其详也。姑记于此，庶不负忠魂诿诿之隆。

奚大瘤

奚大瘤者，晋人也。肖神像，得刘元的传。幼失怙恃。

因貌陋，痴肥多麻，且贫无一椽，人皆鄙之，无与论婚者。得神像值，辄饮啖，量兼人，以是囊中无一钱，夜多就古庙宿。夏日工倦，常卧烈炎中；秋夜饮酣，恒眠凉月下。由此得疾，腰下患瘤，始犹如盏，继如盎，旋大如瓮，蹒跚匍匐，不良于行，每有操作，痛不可忍。生计日蹙，医罔效，自思不如速死。至夜，伏行于林下，将解带自缢，忽林后一道者出，羽衣翩跹，风神秀逸，遽喝曰："止！堂堂男子，有何不了？学妇人女子，自寻短见耶？"奚痛哭，告以所苦。曰："子与其觅死，曷譬若已死？去而学仙，必成大道。"曰："无师傅，奈何！"曰："吾即为尔师，盍随我往深山？当授以法。"曰："诺！但从行不易，登高涉险，能毋苦乎？"曰："易耳。"袖出枣二枚与之食，甫下咽，即遍体爽适，瘤痛亦止。再拜，随道者，行如飞，倏至一大山，叠岫层峦，隔绝尘埃。进一石洞中，有药炉丹灶，位置井然。道者授一蒲团，曰："子先学趺坐，坐四十九日，心不妄动，即得入道之门。身后石瓮内，有干馔石，隙内有甘泉，足慰饥渴。成连迟余海上，吾去行即来，幸勿怠惰坏道，负吾期望之苦心！"奚一一允诺。道者长啸出门，即有云起足底，清飙远扬，其影上汉，杳矣。奚依法趺坐，甫三日，闻外间有妇女喧笑声，车马纷驰声，开目无所见，声渐近，忽头面七窍作痒，若声从窍入，渐达于瘤，亦无所苦。夜静闻瘤内，若有妇人语，悄呼姊姊妹妹，新居颇不恶，早知有此处，不浪寻天台蓝桥等处，误作神仙窟矣。既得闼府，佳日不可辜负，宜小寻乐事，何如？众曰诺。四日，闻瘤内有敲棋声，纤手落子声，旋以悔着詈争声，两人劝解声；又有书声，吟哦声，排闼叩门声，众起让坐声，角酒赌枚声，枚输罚使歌以

侑觞声，歌者呼拍板弹筝相和声，掷杯声，隔窗唾绒声，一女骂阿娇太懒，何匿不见客，拉之赴宴声，问绣务成否声，架上鹦鹉声，狸奴捕鼠声，众闲散话别声，一女殷殷订后约声，声声不已。五日六日，瘤内声更烦而且奇。一女曰："主人貌究若何？性情究若何？"一女曰："闻亦从患难中来，想不大恶。"一女曰："休！休！休！彼近从道士学仙，误人迷途，必定夜郎自大，盛气向人。"一女曰："妮子莫冤屈人，渠昨已觅死空林中，何有纨袴习气？"一女曰："何妨趋出一窥探，便得匡庐真面目。"一女曰："恐渠见吾辈，便颠狂煞，刻不能离，将令人琐屑死。"一女曰："论居停分中，亦当为之效绵薄，但吾辈姊妹六人，谁肯先出头晤渠？"众曰："叙齿仍烦大姊姊去。"七日，闻瘤内一女曰："三妹向后园摘素馨凤仙，为大姊姊助妆，好出见居停。"一女曰："姊姊妆扮好，真不亚王母第三女、玉九娘子风貌。"一女曰："论袅娜，尤胜渠。"一女曰："吾为尔等开道路，反为狂婢希落煞，真令人寒心也。"一女曰："姊姊莫嗔怒，妹为姊姊预审瓜藕，俟姊姊归而解渴烦，何如？"众大笑。奚正俯首听，忽眼角作痒，泪涔涔。将用手揉擦，突一小美人，自两眦间跳落地，宛转少刻，即大如人，风致娟好，向奚裣衽曰："妾秋水也，挈妹子等附托尊躯，感德非浅。闻主人独居枯寂，故首出参谒，乞垂怜悯！"奚爱其美，魄动神摇，不能制止。秋水善演剧，变幻小戏术，织锦裁云，雕琼镂月，事事皆令人喜。奚痴坐，惟视之笑。秋水探手于怀，意大动，遂与之狎。事讫整衣，仍小如指，跳入目中不见，即闻瘤内呼曰："姊姊回也。"争起酌酒为贺。秋曰："吾姊妹同事一主，当叙齿，勿争竞，致外人

笑。”众曰善。次日，奚又侧耳听，忽耳中习习痒，一美人跃出，如秋水行径，而貌不同，载拜曰：“妾双珠也。请献拙技，博主人欢。”品竹弹丝，无不极妙。奚闻之意迷，即拉与为乱，事已，亦跳入耳。明日，觉鼻内痒，猛嚏，一美人堕，名曰玉峰，遍体皆香，能夺兰麝。四日，觉口内痒，一美人堕，名曰金海，善烹调，炮鳖脍鲤，莫不甘旨。五日，满身痒，一美女自毛孔出，名曰千金，自云随孔可出，亦随孔可入，善变，奚偶思游，即化为车，乘之恶掀簸，即又化为马，至断桥危堤，意思若乘秃尾，便入画意，即化为驴，倏至渡口，意度何处有楫，即化为小艇，甫渡，思稳坐看山，即又化为肩舆，其神妙如是也。六日，觉心上痒，一美人自脑后跃出，名曰随娘，美尤冠诸姊，善缩地，九州不足论，九州而外，如东南神州，正南印州，西南戎州，正西弇州，正中冀州，西南桂州，西北营州，东北咸州，正东扬州；五岳不足论，五岳而外，如东岳广乘，南岳长离，西岳丽农，北岳广野，中岳昆仑；偶注彼则奇山奇水，无不为之列几案，听游览焉。枕席之上，更有奇趣，令人销魂。奚日与六女嬉，不复忆道士言。年余，六女均生子女，果闻瘤内婴姹啼笑声，索乳声，抓梨觅枣声。稍长，即与论婚迎娶，鼓吹到门声，环佩跪拜声，开筵宴客声，人喧于室，马腾于槽。由是心大烦，日夜不能安枕。疾顿剧，瘤亦顿巨。忽闻六女喧于瘤内曰：“好好房屋，奈何雨即漏，风即入，岂数椽将倾耶？明日，遣奴子赴江西，购良材来兴造。”一女曰：“以妹子愚见，可不必。日来主人大委顿，恐不久即捐舍，不如杀之，各挈子女逃远方，另寻屋宇住，何如？”众曰善。奚闻之，大哭。旋闻瘤内霍霍磨刀声，哭更不辍。忽见道者冉

冉降于庭，奚急跪迎。道者视之，诧曰："尔奈何狼惫至此？曷明言无隐，庸可救！"奚具告之。道者怒曰："与其为贼杀，不如我自杀之。"壁上抽古剑光晶莹。奚方哀求，寒锋已在颈上，用力一挥，头脆然落，亦无所苦。张目视道者，向腔内呼曰："六贼六贼，可以速出。此中有丹，不容久宅。"随即有白气，缕缕自腔内出，如釜上蒸腾。气尽瘤亦销。道者拈其首，合腔上，端且正，然后敷以药屑，围以匹练，呼曰："奚生醒醒。"奚果苏。觉所患顿失，心地光明，跪伏受教！道者曰："吾教中度人，有顺缘，有逆缘，有孽缘，不图以逆缘度尔身，徼倖也。六贼已去，万念皆空，从此头颅可安可落，听其自便，何乐如之？再十年后，当寻我于六合以外，太微山顶也。"言已，道者又去。奚遂杖策出洞，再至人寰。遇向日同侪，争讶问颈上何来此一围红线？奚扪之，亦无迹。此后不事肖像，能以奇术医病者，刀斧创疮，血肉狼籍。奚摸颈上垢，如玉红，膏敷之，血立止，而痛立定，肤立生。病家授以金，却之，惟仍好饮啖。一日，饮酒家，酒保答应稍迟。奚怒，自捋头落至案上，座客惊窜四散。酒保谢，自仍举置颈上如故。由是时以之恐怖人，酒家恶之。适醉后，又捋落，甫置案上，自仍倾杯酒灌腔中。酒保蓦地夺头，弃屋后溷中。奚摸头不得，两手怒搏，掷杯拍案，意甚皇迫。腔血将涌流，突有道者自云中堕，手捧一美男子头，与奚按合。呼曰："奚生奚生，尔头已污，不能再合。顷于富贵家寻得一颗，特来救汝。汝嗣后宜韬晦，勿再炫露。"言已，詈酒保曰："狗彘奴，何遽杀吾弟子？尔试回首看身后。"酒保蓦回首，即强项不能回正矣。再转身视道者与奚，已杳。至嘉靖某甲子，奚犹往来于晋，歌啸自如。

忽中途遇一俊仆，乘怒马来见之，遽跃路伏道左，悲曰："公子乃在此耶！"奚闻之，径跳入水。炊许，乘龙入霄汉，不知所之。

懊侬氏曰：佛以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为六贼。其贼也，即其性也。忍制之，则曰性；纵恣之，则曰贼。然天有阳即有阴，地有人即有鬼，人有形即有性。使尽如佛氏所云灭性归寂，则此形又何所寄乎？娲皇当日抟土为人时，又何必定与以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乎？彼世之不能辨性者，则有刑天氏之一教，当北面称弟子以事之可耳。昔有騃竖子好集医方，偶之市，见决囚。囚患大气泡，刽子举刀，一挥头落地，而泡顿缩小。渠见之，即茫茫然归。举笔大书曰："凡患大气泡者，将头割下即愈。"见者莫不捧腹。

玉 红 册

玉红册者，阴司纪善簿也。不必奇巧异行，凡有片长足录，即书名卷首，俾朔望上奏天曹，如人世官长之有月报。所最重者，则莫如拒色怜贫两事。于何征之？有杜君诗臣所述宝山朱君一案。朱君名鉴和，宝之罗溪世家子，美丰姿，性磊落。顾因贫，抱烟霞癖，居恒风雨一椠，怡然欹枕。一夕，王假寐，忽喃喃不辍。其妻灯下女红，听莫能辨，心疑为呓语耳。讵连夕作醒，询之茫然。时有周大令夫人某氏，来辨所云。甫坐，而朱又对灯入黑甜，炊许，忽瞠目语曰："仆至此数日，汝等尚懵懵耶！"周夫人急问伊谁？曰："仆

赵姓，行三，生充院役，死作院城隍案下，勾魂使，奉票来拘鉴和者。”朱妻惊而痛哭，周夫人急止之。遂详询神拘鉴和何事？曰：“噫！此前生因也。渠前生为殷凤鸣孀嫂冯氏，有姿色，盗之，私订偕老。忽毁盟另娶，冯郁郁遂自缢。今控于阴司，非拘渠就质不能了。”问：“事隔三十余年，何不报于前生，而报于再世？”曰：“亦自有说。凡自戕者堕枉死城，非三十年不能出而报冤，此阴例也。”周夫人与朱妻耳语，谋欲贿之。彼虽僵卧，已聆所语，急摇手冷笑曰：“莫妄饶舌，倘阴曹亦如人世徇私，尚有天道耶？”朱妻知不可挽，回哭失声，伏地哀叩。彼急禁止曰：“无妨碍，渠幸今生有两善事救星也。”又问：“玉红册，汝等知之乎？”咸曰不知。既而自笑曰：“善！几昏瞀。此阴司纪善簿，无怪汝曹不知。”冯氏始控于县，继控于府，均以渠名载玉红册，置不理。旋控于本院，亦不理。渠苦求昭雪，婉谕之，不听。大声呼曰：“公左袒，不知有天外天耶？”都院恶其狡，姑许以拘朱一对质，又恐他役滋扰，因仆素梗直，从不贪取人家一杯水，故有是遣。拘时令渠安眠三昼夜，头前灯，万勿灭，案结仍仆送之还也。问：“朱何善，能于此中留名？”曰：“在苏却邻女夜奔，雪中救跛丐垂毙，两事琐琐，俟渠醒自述。”婢媪奉以烟。曰：“非所嗜，惟吸淡芭菰。”少许，言笑自若，既而作欠伸状，曰：“夜深矣，仆且去，俟汝等有成议，再来邀渠。”旋呼仆燃灯，声顿止，而朱亦倏然醒矣。询仍茫然，告以故，且询两善事。朱详述颠末，且云：“此十年前事，从未向人一言，不徒冥中竟已登册。危哉！”晨集戚属议，中有少年好事者，不深信，夕约同人环守之，疾又作，少年遽呼曰：“鬼魅敢尔！”彼且笑且语曰：

“妄人何足语！盍仍请周夫人打话？”众惭退。周告以虽感盛情，终难许允，若一去不返，究竟奈何？曰：“诚哉！昨宵返县署，城隍张公，亦虑其迁延尸坏，难于返魂，盍共筹之？”众束手无一策。彼作思维再四状，曰：“有之矣。送渠买棹吴门，赁寓栖止，就质送还，均觉便易。”众曰善，遂如议，订期。临去，咸恳其照看。慨然自任，惟嘱其到苏，万勿诣庙进香焚楮帛，恐不足邀福，徒取咎戾也。鉴和遂有苏台之行，舍馆甫定，即摄去。家人悬悬，酣睡一榻，如痴如迷。其妻守之泣。婢媪恐灯灭，守益坚。明日忽苏，张目曰惫矣，呼饮甚急；又起而跪拜，作答谢状，絮絮作坐谈状，旋即作送客状。既而卧，移时始起，则真清醒矣。自云拘时，有白发叟引之去，盖即赵君行三者也。抵院署，则巍峨壮丽，如王者居。殿上灯烛作绿色，两旁牛头排衙。迄神升坐，貌甚伟，不敢仰视。有黑衣妇，披发号叫甚厉。正惶骇间，闻呼己名，叟引之案下跪。神问曰：“汝有罪，知之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神命视照胆镜，则前生盗嫂事，历历在目，悔怖无地，崩角叩数十。妇哓哓呼报冤，对质数十言。神谕妇曰：“夙鸣应惩。但今生有两善事，名登玉红册，上帝所嘉，不便用刑，当令其亲讽佛经，祝汝投生可乎？”妇不服。神怒曰：“赏罚自有定谳，不能由汝纠缠也。再多言，法即反坐。”妇哀呼不已。神曰：“尔失节亦不能无过，尚不甘耶？”呼具供结，逐出。妇下阶，犹怒盼不已。叟挈余叩拜出，询神为谁？曰：“向忠壮也。”问：“玉红册何状？”曰：“页页皆泥金字也。”朱既返罗溪，日诣庙间游，视东廊，果塑有赵君像，须眉酷肖。

懊侬氏曰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何速且易也。人当愧

悔已极，发菩提心，立广大愿，功更倍焉。上帝嘉其现在，恕其既往，正上帝爱人以德处。否则身堕泥犁，尚有自新之路耶？三复此编，可当晨钟暮鼓，唤醒众生。

一　声　雷

明季，吾乡大雷雨，空中坠一异僧，蜷须广额，碧眼方瞳，耳戟双环，似是西域人。自云托钵朝五台，倦卧绝巘松树下，甫交睫，不知何故至此。语虽诞而貌慈，乡人多爱之，争延至家，进餐饮，问："茹素否乎？"曰："素也食，荤也食。"更喜其诚笃，送之真胜寺，俾挂衲。自名铁罗汉，不事梵呗，惟日与所游者饮酒食肉而已。闻城北可帆园梅花甚佳，约居士二十余人往游。离城二十余里，时尚春寒，人皆重裘，僧则破衲。行至半途，日卓午，各热甚，争解去，僧悉代衣之，亦绝无彭亨状，面亦无汗。花下亭子，趺坐倾谈。少顷，雷鸣雨如霰，为花辟尘，霁则为凉，仍解付各人衣之。以是人多乐与之游，游必饮，饮必醉，醉则随处倒卧，鼾息如雷。夜归寺必索水濯。僧佣候门多恶之。一夕以冰水进，僧抽袜伸足，故作蹙额咬牙怯暖状。须臾，果热气蒸腾，且炙手矣。每闻钟鱼笳鼓，意颇厌恶，惟闻雷声必倾耳悚听，或悲或喜，或点头顿足，或合掌诵佛，曰："善哉！善哉！如是！如是！"众笑之。曰："若以我为妄乎？吾雷之知音也。天以云为容，沉霾如墨者愁，变幻如锦者喜。以风为气，长空怒号者戾，穿花飘忽者静。以雷为言语，罚恶则大声疾

呼，以正其罪；赏善则郑重飞扬，以策其勋。”言次，又闻空中殷殷。众曰：“顷又作何语？”曰：“骨隆冬，骨隆冬，恼煞也碧翁；闷煞也化工。孝不孝，忠不忠，耳也波聋，目也波矇。骨隆冬，心冲冲，云消也，雨霁也，故态萌。”众轩渠以为妄，顷又睹雌电，走金蛇，霹雳震，屋瓦飞走，众掩耳，问曰：“此又作何语？”曰：“胡家媳忤阿翁，翁茹素饭断葱，击之击之稍从容，骨隆冬。”走询之。果有胡氏翁媳口角，闻雷怖，伏地，尚未起。一日，雷声沉沉，若疾若徐，忽作奇响，云豁然开，蔚蓝如沐。走询之，曰：“宦十年，囊何空？灵舆至，城之东。吁嗟乎！王公；归来乎！王公。荫及子孙富贵通，骨隆冬。”果闻门外鼓吹喧阗，人马杂沓。盖邑绅王公卒于任，其子扶榇归，邑人士迎请入城耳。一日，雨倾盆，响震山谷，雷火光作青紫，炫人目。询之曰：“有长虫，粗于瓮，灿于虹，久则助魃化毒龙。噬及生物神岂容？杂杂杂，骨隆冬。”走视之，果有大蛇震死于南岗之阳。以是人始惊其异。居三年，乡之老幼妇孺，无不知有铁罗汉者。一朝濯足整衣讫，遍招所与游者，集于寺，笑曰：“和尚日日啖施主，绝不作东，何以为情？”乃折纸把笔，画酒尊匕鬯，鸡、鱼、虾、蟹，各种焚之，烟袅袅作彩云。众方凝视，忽奇震如爆竹，惊怖回顾，则室中已陈设完好。酒满尊，菜满盂，几案排列，就坐饮啖，品味无不绝佳，众乐之。有拇战者，有射覆唱歌者。僧亦欠伸而起，曰：“老僧愿招雷部阿香来同饮，何如？”众曰：“善则善，恐亵神耳。”曰：“无妨！”更折纸，画水天无际，远树迷濛，一船挂帆，乘风破浪；焚之，烟团结如球，球破，成楼台，成山林，水澌澌流山足，顷刻流渐阔，若江若河，突一舟上流

来，僧急跃登舟，身仅盈尺，向众拱手，曰："珍重！"船上帆影奔驰，鼓声大震，视之已杳。回顾几案盘盂，亦复乌有，至是始服之如神。后十年，乡人某，因事至咸渎，偶游永宁寺，见铁罗汉趺坐廊下，左右两巨瓮，目若瞑。某惊喜欢跃曰："大师乃在此乎！"僧不答；拜之摇之，亦不动。询之寺僧，云来此已久，瓮昨甫购来，不知作么生。乡人乃坐守之。夜三鼓，僧忽大呼雷音王菩萨不辍。某邀大众视之，已坐化矣。某遂缕述僧之灵迹，众始悔恨。遂以瓮作涅盘，合而瘗之后圃，待其峻事，拜而后去。阅二百六十余年，寺叠更主席，以无塔无碑碣遂忘其事。忽一夕，大雷雨，土破瓮出，僧以为财，争启之，铁罗汉也。袈裟虽朽，面貌如生，惟四肢冷若冰雪，似非錬形者。昇之禅座，环诵佛号，顶礼瞻拜。静夜大放光明，院宇如昼。远近冠钗，大善优婆，争来布施。遂装金建龛，供于西廊，约略生前趺坐处。颜曰："一声雷"余避乱，幕游咸城，乃同治龙飞二年也。偶谒金容，因忆吾乡邑乘，载有铁罗汉传，惟载着裘、濯足两事。询诸寺僧，始得其详，且云一夜大雨，方丈知酱瓮未盖，急呼僧，声为雷声所隔，方谓酱必毁坏。清晨视之，瓮已盖好。询大众，无知者。及睹僧像，口角指头，尚有余酱云。

懊侬氏曰：东王公与玉女投壶，枭入不出，天且为之唏嘘；枭误不接，天且为之轩渠。蒿目下界，将痛哭而不制止者，能缄口而不一言欤？霹雳大，口舌且敝矣，唇且焦矣，而下界之人恒梦梦而若聋焉。何来佛子？竟是知音。

应声蓝面鬼

济宁李琳卿茂才与余订车笠交。尝为余言，其先曾王父侍御公，居京师，笺奏之暇，夕犹挑灯据案读，其刻苦如此。一夕，正把卷，忽闻梁间有窣窸声，异而睨之，则一巨鬼，肤靛色，口呀呀，而角鬖鬖，由梁上堕地。旋堕旋长，长至丈余，立案侧，目闪灼有光。公立朝素骨鲠，非馁于中者，笑顾巨鬼，良久，仍俯首诵朗朗。公读而鬼亦读，其句如应声然。公思易能驱邪魅，即为讲易之乾卦，鬼犹应声。惟至"地道光也"句，鬼忽不见，公亦掩卷就寝，尝举以告寮寀，莫测所谓，后竟道光元年卒于官。侍御公垂绅有大度，遇朝廷大事，辄铮铮敢言，无趋避，无阿附。骑箕之日，鬼神来告，或上帝怜公戆直，俾早知急流勇退与？不然，何河岳日星，清夜亦遭鬼瞰，此中盖有天数与？噫，异矣！

《夜雨秋灯录》卷三

桂林臬署三异

慎斋又为余述臬署三异。当劳廉访任内，偶雇女佣蔡妪，年将不惑，尚风致，居恒亦解供操作，惟下榻不与人同舍。夜深有自窗外过者，闻一人屋内语，细听之，则有亵昵声。疑遭狐魅，不深异。久之，署内时有抛砖掷瓦等患，或匕鬯自飞于梁，或溲溺自集于盏。廉访疑为狐，虔祀之，而闹如故。一夕，内眷纳凉，忽见一黑衣人立蔡妪后。上下大讹，争逐之，行甚速，追莫及，而其恶闹，更无忌惮矣。旋有女巫，私泄于廉访之执事人云："闹者山魈也，向与蔡妪私。初魅时，居然美少年，且时赠钱米博妪欢。久之，渐露真形，状则独足，怪丑莫名。然妪竟不能遣之去，且与之狼狈。凡佣主惮其闹，必托妪退送，以是得财贿。"执事人陈廉访，姑如其说，闹果已，不深究，立予多资遣之出。是妪也，淫而贪，虺蜴其心，魑魅其偶，但不解煌煌桀戟，何能令若辈出入？其不遭显戮者，真漏网之鱼哉！此一异也。又署背倚城隍，且近山，常山率然之流，缘卑湿而滋长，弗触之，无害也。署之客厅窗后，植芭蕉数本，堆假山，极嶙峋。山足土洞，口圆如井，大仅如盏，瞰之似不甚深。填以土，旋启，中有巨蟒为之宅。蟒身作黄金色，顶有肉角寸许，色殷红，粗如桶，长十余丈，居恒不甚出。凡官有迁擢信，必预自榻

后出，峨峨盘厅事中，目映闪视人，然绝无噬人意。旋逡巡仍自榻下没。出三日，官果迁，其征验如此。第榻后护壁，皆木板无隙，不知其从何出入也。顾身已蟒矣，犹知韬晦，恐致雷诛。迨官有莺迁，必预报喜鹊，似有卫主之心。较之腼然人面，引鬼以挟主者，不大相径庭乎？此二异也。又厅之西列小书舍三间，对面构六角亭，亭下土阜，高与墙齐，上植杂树十余株，花草遍覆。每夜深，击柝巡夜者，辄见无首人，双手捧金盆立坡畔，有时立亭侧，旋返旧处。不逐人，亦从不为人所逐。或云其下为明末忠臣墓，姓氏无考。然手捧金盆，则何故与？或云似黄叶道人栖魄于此。按道人系自刎于浙东，不死于粤西，而迢迢数千里，恋此一抔，又何故与？噫！忠臣烈士，死不为狼鹤，即为神龙，岂花妖木客所可同语乎？此三异也。

烈殇尽孝

河间西鄙，有烈孝女柳佩传者，忘其姓，仅得其小字也。恩县贾人某，以武庠习负贩，一骡一马，往来燕冀间。妻素悍，借以逃阃威。红羊之岁，北直大饥，道途枕饿殍，土人易子析髓，惨莫能喻。贾日至河间，从马背上，见一贫媪走入篷颗，出对墓痛哭，良久，返之破屋，一髫龄女子出应门，虽菜色可掬，而容犹可怜也。贾下骑，趋索茗饮。女走避，媪迓客。问：“一抔土下，属媪伊谁？”曰：“亡夫巡检某公也。”问：“何哭之恸？”曰：“家赤贫，生者固饥，死

者亦盼断麦饭，那得不悲！”问：“女子千金耶？”曰：“然。名柳珮，年十六，至今未字。未亡人设旦夕殒霜露，诚不知一块肉将安归？”言已，更痛不可仰。贾亦代唏嘘，乃探囊出白银十两授媪。坚却之。乘不意，蓦弃破几上，而飞骑兔脱。母子追莫及，遥遥叩拜。谓怜孤寡，有古侠士风，实不知其垂涎于二八娇娃也。越半载，贾又履其地，归装更累累。入门，即英声询阿姥无恙。母女奔出，泥首无算，曰：“微长者，当索我于北邙山枯鱼肆矣。”详询其乡贯姓氏，以俾供养酬大德。贾具以告，复笑云：“是戋戋者，何足挂齿颊！”媪具鸡黍供客。衔杯之次，贾询柳姑可得雀屏选否？曰：“尚未。如长者作冰，真小女子有福。”贾乘间请曰：“某四十无一线，俗有招子说。愿奉白金五十两，为阿姥寿，屈柳姑作螟蛉。但我老夫妇一索得男，他日遣嫁乘龙婿，当如某所生也。”媪似首肯，入与女絮絮多时，出云：“弱息凌夷，亦官裔也。继膝下固佳，即下充妾媵，亦请明言于其先，免未亡人心旌常不定。”贾正色曰：“是何言与？某之心，天日可鉴！”遂设信誓，媪遽诺。出银如数，曰：“粲粲者在是。但金允，即乞柳姑同归，莫耽延，俾早慰闺中望夫山耳。”媪抱女互哭，哀动林禽。贾云：“请姥暂割爱，若能如荆人意，当不日以犊车迓姥。”女恐恸伤母心，即忍痛拜别。贾授以鞭，联辔就道。行里许，女耳中犹彷佛阿娘唤女声，遂大恸。贾告以不能两全，再三抚慰。一日，抵腰站，置女逆旅，距恩仅三十里，忽迟疑不发。询若何？曰：“此间有故人招饮，且有交易勾当耳。”地多妓，女不知也。日则静掩双柴，夕则一灯闪壁。鹃啼血洒，蝶梦魂飞。邻家马二娘，虽时来闲话，而忆母之心，终不释。媪自送女

出门，愈无聊赖。纵阿堵能疗眼前疮，而掌珠已失心头肉。昕夕泪雨，渐绝水浆。越七日夕，正呻吟病榻间，忽闻女子扣门声。媪颤声答云："此穷窟也，谁家女娇生，来乞水火？"应曰："儿声音，娘不识也？柳珮归也。"媪惊喜，强起拔键，奔入，果不诬，冉冉拜灯下，曰："儿真归矣，母心慰否？"媪转疑骇曰："儿已随假父去，且深宵难独行，得毋鬼耶？抑梦寐耶？"女破涕为笑，对云："渠携儿去，家中生菩萨，妬虎也，疑其纳小星。渠百辩，终不信，知万难相安，私以一骑送儿归，执鞭人已就前村宿耳。"媪庆珠还，沉疴顿已。女虽璧返，远山常颦，顾貌如故，音如故，而艺增且绝，人皆惘惘。自刺绣，以至书画词赋，无一不精。每出手制浼村人寄通都，售最速而价亦丰，惟款署列火夕阳子，不书柳珮也。由是供饔飧无事采薇矣，葺庐舍无事牵萝矣。人有欲聘为妇者，曰："俟吾母百年终，当求牡，岂竟守雌？"媪若怂恿之，则泪涔涔下，曰："儿命薄，浩浩之水，育育之鱼，毕生无分矣。"又十年，媪病剧，弥留时，握女手哽咽，曰："阿娘苦汝！"女拭涕云："母往地下，自有安乐窝；儿在人间，亦非长命缕。儿不过身外身，影外影也，以生为死，以死为生。母行矣，儿当相从于地下。"媪一笑，恍然悟，目遽瞑。女号恸。集村之老成男妇，购榇具，制殓装，与亡父合葬，咸加封植。事毕，橐中资有余，散给惸独辈，且罄，曰："烦代唪一声佛，祝我母早升天。"临穴日，佛声震山谷，然后举火焚所居成白地，惨与众别，曰："将诣腰站，寻一故人，了吾事。"众疑其无依，将去寻假父，泣送之行。翩然抵旧处，仍宿当日之逆旅。主人目之，大骇，问何名？曰："列火夕阳子。"曰："何酷似十年前

之柳珮姑也。”曰：“虎贲貌似中郎耳。”观者咸啧啧称异。明日出资治觞，折简邀比邻十数人。至则觥筹交错，宾主极欢。讯招饮之由，则泫然以杯酹地，曰：“昔柳珮姑，吾姊也。闻化后盛藏矜怜，赐以帷盖，得正首邱。一杯浊酒，聊代长眠人答鸿慈耳。”众抚掌曰：“手足耶！无怪其貌之神似也。”因重与述柳姑当日惨死事。女亦不悲，惟乞引之埋骨处，亦不瞻拜，趺坐黄土上，合十作偈云：“贞节女儿花，安能污狭斜？殒身遭毒鸨，链魄慰慈鸦。不遇奸人赚，何邀上帝夸？可怜残月底，折柳唱无家。咦！假即真，真即假，我与我兮，是耶非耶？”言已，顿灭幻躯，衣衫如蜕。众大哗，不能穷其变。盖先与女闲话之马二娘，鸨而猾者也。瞰女美，欲攘为钱树子，以贾妻毒焰告。女不信，又蹈隙恐贾曰：“秀才祸不远矣。君家胭脂虎，砸碎醋瓶子，尚懵懵耶！”贾色骇变。鸨冷笑云：“日昨有东邻卖货者来，云阃人知汝买艳妇，骂不绝声；云俟红妆到门，当以白刃毕命！”贾嗒然，求计于鸨，曰：“是何难哉！姑以女与我，汝只身归，是非犹可狡辨，譬诸盗无赃物也。”旋出百金授贾，曰：“以此买瘦马，尚不丰耶。”惑之，乃橐金弃女如飞去。鸨以女归，始爱若明珠，旋使应客，不允，詈且挞，仍倔强，即倒悬出利刃，割其臂肉饲猫犬。女痛极，佯允之。是日裹创盛妆饰，适一贵公子来，欣然愿荐枕席。漏三下，公子醉而假寐。女闭户卸妆，久无声，灯小如豆。公子犹扯女衣作昵声，讵僵立不动。烛之，舌出三寸，已雉经榻前短柱上矣。大号。鸨来，救莫及，是即女归扣门之夜也。鸨痛人财两空，裸女尸弃荒野，雀衔树叶蔽女体，村尨环守之，野物不敢近。土人怜其烈，敛资，以薄桐棺，瘗之干净土，即重来所酬之

十数人也。至是显幻迹。旋与河间人互述其事，咸以手加额上，曰“柳姑不死，柳姑不死”云。邑宰阮公，闻而义之，拟请旌，格于例，私表其阡，曰：贞烈惨孝柳珮姑之墓。幕府磊落子，擅扶鸾之术，书符召之。乩云：“柳珮至，贤使君为薄命人表墓，光及九泉，特来奉谢！”即自述遭际甚悉。问：“何能幻形，复归事母？”曰：“儿自戕后，魂遇梁孝王，悯我烈，授以练形诀，吞以益智珠，俾骨立形成，毕十年孝养之志。”问：“何必易香名？”曰：“返魂之香，固恐骇俗。且上帝悯儿贞，赐封烈殇真女，盖折字谜也。”问：“何不报贾之计赚，与鸨之毒凌？”曰：“贾究以资买我身，救我母。季常之惧，亦所诚然，故不忍报。鸨则恶豺之性，淫雉之心，毒其本真也，又不屑报。然渠等，早干冥罚，罪岂能逃？更不必报而自报。”问：“父母尚团聚乎？”曰：“已度父母成鬼仙，颇觉逍遥，永除烦恼，较生时判云泥也。”后附短诗五章，掷笔而去。诗曰：“抗手巫咸走碧天，非人非鬼亦非仙。自从觅得淮南诀，哪许精灵化杜鹃！”“死死生生死亦生，死生俱是女儿身。才投孽海抽帆早，如此风波愁煞人。”“紫诰新颁号烈殇，揶揄弄玉魅寒篁。九京那有埋愁窟，碧汉横骑白凤皇。”“醴有真源玉有芽，无端化作断肠花。火中烧出青莲蕊，愿借罡风卷狭斜。”“似此烟云亦太奇，姗姗月下报乌私。可怜阿母龙钟甚，十载何曾悟鬼儿！”座客莫不顶礼传诵。时某贾已死，悍妻亦别抱琵琶。鸨则被盗扳，瘐死黑狱。嘻！姑即恕汝，彼苍苍者，能恕汝乎？快哉！快哉！

懊侬氏曰：烈孝固能格天，当其惨痛呼号，宜有真灵下来，授链形衣钵，亦由其身有仙骨，迥异寻常也。不然，何鸾飞数言，竟若是之雍容大度耶？噫！如柳姑者，虽格于例

而不旌亦可不必旌，盖已荣于钟鼎，而寿同金石矣。

父子神枪

枪炮者，火器也。弁士行伍者习之，轰击凫雁者，亦习之。往往行伍多不及猎凫雁者，何故？盖一则敷衍耳目，绳亮焰发，便能饱食国家饷；一则弋獲飞走为生，枵腹而出，伏于湖滨，凝神息虑，专注如承丈人蜩，如射大夫雉，如兔起鹘落，鲜有不技精而近于神者，此中有人正未可忽。泗州大圣庙前，戈叟名辽，其子名继辽。叟鳏，子未娶。贫无生计，均善火枪，逐日于湖畔击水鸟、易柴米糊口。时明季正德朝，人见其技良，呼曰“大小戈”。讽之入行伍，不愿也。一日，乘夕阳，各荷一枪，上罥禽兔累累，将归。经宝积山下，见营卒数十人，擒一贩私盐者，殴几死。贩滚哭求饶，不许。贩者妻与女，蓬头献银簪珥，赎其罪，不许。攫簪珥，仍牵之行。妻女随之哭。两婴孩见父母被获，更哭，几滚入水。叟目睹惨甚，遽呼曰：“来！若牵渠将何之？”曰：“捉将官里去。”问：“何罪？”以私枭对。曰：“嘻！小人肩挑步担，借之获蝇头利，得谓之枭乎？彼大商巨贾，公然夹私，漏税虐民，是枭也，汝何不牵之？”众怒其饶舌，曰：“是何预汝事而左袒，得毋党乎？”曰：“党便若何？”曰：“依样捉去敲胫股。”言已，探怀飞黑索套叟。其子婉言父愚戆，求恕，不听，更击子，且攒殴之。叟大吼，翻身触机，发背上枪，青烟一缕，而两卒倒。子知业贾祸，亦即

燃枪，左右击，众披靡逸去。叟顾贩曰："尔夫妻刺船曷急遁？"遂同诣州牧自首。牧与营弁，均商家走狗也。械梏系狱，照祖匪戕捕论斩。父子延颈，待秋决。其子上书，立辨两捕之毙者，乃己之枪，非父之枪，老惫何能为？愿以一身抵，不许。贩者姓邬，名义，逸而侦其死有日，夫妻号哭，祷于山神，愿代死。遣其女螺娘，伪为叟也女者，携羹饭馈狱食，遥致声曰："若乔梓死，愚夫妇何敢独生！"夜深，夫妻倚櫂苇中，待女归。夜色昏黑，突有月光出水际，滉漾晶莹。正痴望，光忽分散，如万颗琉璃球，激波欲舞，飕飗一声，光忽飞入船之篷下，走不定。趋视之，一蚌珠也，大如弹子，知非凡宝物，急藏诸箧。少时女归，述叟状，语呜咽，夫妻浩叹而已。明日，闻都御史奉旨巡按皖郡，将至钟离，谋买珠，以媚如夫人。女喜曰："得之矣。"青衣怀珠别父母，曰："儿去，或得酬戈翁德。倘羁留有时日，幸勿以儿为念。"遂泣与别。女托卖珠婆携之，登御史舫，以珠献。御史大喜，嘱送玉人，自详审，妾更喜。问从何处来？曰："家藏耳。"问珠值，曰："芹献耳。自伤父兄出不返，贫无依，愿为夫人婢，以此为进身阶耳。"妾视其婉丽明艳，遽收录，且酬卖珠婆去。女善伺人意，眉语目听，不数日，为诸婢冠。一夕侍宴，妾正褒述女于御史，女忽伏地悲啼，叩有声。惊询之，唏嘘曰："妾父戈辽，妾兄戈继辽也。"遂缕述戕捕之由，泣求揭钵。御史愕然久之，曰："尔父兄事，吾已阅其牍，案如山，不易反。姑念尔缇萦再生，明即诣泗，当提讯而平反之。"女顿首谢。妾揽于怀，曰："尔若背我去，即歼尔父兄。"女曰："奴愿终身侍夫人。"明日，按临泗州，牧出迎，肃入巡署，坐堂皇，首提戈之父

子，穷诘之。览继辽状，故惊曰："孝子也。"牧极言其横，非骈斩不足明刑谳。御史曰："罪尚可原。"即勒供疏奏，以戈父子正弋凫，两卒巡湖，隔芦苇发枪，适中，照误死拟将戈辽父子充极边不赦。疏入，诏许。遂立遣戈父子配云南军，徒步抵配所，隶边将熊公麾下。熊览其符，知为轰毙命案，问："枪能命中乎？"戆对之，颇矜夸。曰："盍之武库中，自检良者来？吾有遣尔处。"戈果检得巨而准者，面试之，均先中。熊边将大喜，曰："西南有大山，万谳耸翠中，产珍禽异兽甚夥，尔父子日荷枪往猎，得则献军门，当陆续纪尔功满贯，自有珠还日。惟内山皆毒蟒所栖。误入恐陨命，牢记不可往。"应曰："诺！"明日裹粮领药入山，果得虎豹之属归献。恒犒劳。逾一载，腰橐甚丰，颇觉此间乐。父子偶私计：内山究作何状，盍往觇之？遂入视，峰峦巉恶，树石怪丑，沙碛断硐，人迹全无。倏腥风至，木叶为脱，一象狂奔，后随一巴蛇，目睒闪行如飞。象见戈伏地，若稽首伏。父子急登象背，发连珠枪，中蛇之双目。蛇怒，行更速，象急负之狂奔，旁侹入大谷。蛇如箭激直驶，堕大崖下，如雷霆，毙矣。遂舍象觅路归。日暮，视谷口有古庙，权止宿。伏神龛中，夜静闻庭树顶，时有呱哑声与堕物声。向晨视之，树杪一大鸟，人首五色，羽大如车盖，巨爪搏死蛇食，堕者骨也。大惧，潜灌药发火，伺其飞起，击之，中胸际，声烈烈，啼如鬼车，展翅生大风，飞空际多时，堕则毙。父子大喜，负之归献，边将惊且诧，慰劳甚殷，嘱勿往。再数日技痒，又入山。视前象立谷口，若拱候。试登之，果负而趋。倏又腥风至。私计曰："又一蛇耶？"至绝岭下，象掀堕地，以鼻示之，伏草际，象去，引一

兽来，首如驴，人足，白毛，黑章，攫虎豹食，追象欲并食之。戈俟其过，急双枪发，中两乳，物大吼人立，掀碎沙石，塞乳际，拔大树离地，痛极，长号震山丘。戈视象已逸，再发枪，物惊向西去，堕壑毙。遂又舁之归，献边将，更惊诧，曰："尔真神勇也，从此可无须猎矣。"叩请其说，曰："今上好奇，此鸟两翼，天然有龙凤纹，夏日蝇不集，可作宫扇。此兽毛极暖，以瓯雪插一豪，入雪立化，可为御裘。行将献天子，我既膺上赏，尔亦得赐环也。"疏入，上喜甚，诏赐边将极优，赦戈父子转送回籍，均赐官游击，仕邻封。遂叩别边将。甫登程，十里外，突众象奔至，伏叩若感恩状。一象负戈父子行，一象舁大牙一枝。随行十日，达山陕，父子下而拜祝，曰："君其归乎？不敢劳远送，恐惊行人。"象亦悲鸣，置牙于戈前，相将返。戈赍牙，遇勾丽国使，惊曰："此万年象齿也。"剖之，中有山水人物，若墨画者，以万金购之去，由是富且贵。时御史出为皖抚，隶麾下，更感恩，恭献异域宝物甚多。抚曰："女公子亦记忆否？"戈愕然，命之出拜，螺娘也。相与缕述，始共悲泣。抚喜，急为招女之父母，亲主婚，即命以螺娘字继辽，诹吉成礼。戈叟辞不仕。其子官寿春参将，升六合镇军，迎父与妻，父母就养于署。叟暇，犹以枪法授帐下健儿。至今寿春背枪，为天下冠。

懊侬氏曰：吾尝怪天下之生物也：犬守夜，鸡司晨，羊触邪，马致远，豚适口，亦已足矣。而深山穷谷之中，又有锯牙钩爪，怪怪奇奇者在。味既不甘，性尤好杀，毋乃过与？顷因戈家父子生还一事，然后知驺虞騶勒之派，既为圣主报祯祥，且为孝慈赎罪过，碧翁生且育之，亦良有故耳。

珊　珊

楚之凤凰厅，万山中有石亭，颜曰：苗姑救夫处。间疑为跳月人，绣帕涅面，吹芦笙呜呜者自觅藁砧故事，而不知其非也。明季，焦生鼐，字梅仲，中州人。任侠放生，读书学剑，偕友游汴之上河。时值清明，士女如织，有健儿弄虎演剧者，围观若堵墙。虎眇一目，爪牙钩刺，文质斑斓。弄者故以头触其吻，手捋其须，背承其腹，而虎且宛转如人意。众掷青蚨，胜撒白雨。市散，驱入大木函，荷之去。生归而冥想，太息曰："丈夫不能自全，误落阱陷，亦犹是夫。"友戏曰："然则封使君，亦将买而放之乎？"曰："有何不可！"夜寝，梦老父闯然入，白衣绛冠，向生拱揖，曰："封使君谪限已满，郎君若仗义侠，放归山林，则得美妇，解奇厄，证仙果，功德无量也。"生曰："弄虎者以之攫阿堵，为衣食券，恐靳而不售也。"曰："有机可乘。"生一诺而醒，朝暾满窗，起呼盥栉，挈友再往。至则鸣钲开场，虎摇尾瞑目，意甚颓败。倏一老叟，科头袒背而前，骑虎背，龁虎领，更以髭颀低唇侧。虎忽大吼，利喙一合，则头脆如瓠落矣。观者尽奔，两健儿哭曰："杀者吾父也。虎向驯，不知何故突变性？将杀毙抵吾父。"子操刀欲砍，生急止之曰："子迂矣，虎噬人性也。即毙之，岂能即抵尔父？人财两空，殊失算计。"曰："将奈何？"曰："曷卖于我？以资殓尔父，余则另作生涯，此计之善者。"健儿私

议久之，以为然。问其值，曰："十万钱。"如数交兑。生命仆人放之去，咸不敢，曰："索在颈，尚噬人，若解去，不将继叟伥耶？"生怒，自策马，送虎至深山中，曰："荒野穷岩，不少生物，幸勿扰行路，罪株小生。"虎颔之，独目若流涕。生亲解铁铛琅，急上马返辔，挥之曰去，遂分道行。甫转官衢，忽狂飙骤起，沙石横飞，虎至，忽夺路，则已伏马前，叩数十下始去。归告友，咸不甚信。是秋礼闱获解，往应南宫试。行至燕、赵间，仆马奔驰，日色已堕，疏林叠巘，倏迷路岐。忽林中矗出欹石高丈余，瘦削可爱，炊烟缕缕，知有野人家。趋求止宿，则老屋数椽，门临曲硐。一眇目老叟龙钟迓客，曰："何处贵人，下顾草野？"生自陈名氏，且告所求。邀入坐草堂中，仆马亦有安置。叟衣冠整洁，言语粗豪。自言苗姓，向客中州，遄归未久。倏一红妆屏角窥客，又一老媪上堂篝灯，蹀躞颇苦。叟曰："寒家无仆御，此山荆也。"生局促不安，意在呼仆，曰："累夫人不当！"叟止之，曰："纲纪劳乏，已安栖止。"向屏内呼曰："大姑珊珊儿，出拜郎君，一代母劳。"女果盈盈趋前裣衽。生见其媚态万方，神魂飞越，几致失礼。揖而问叟，曰："女公子耶？"曰："然！以郎君贵人，敢以儿女相见！"须臾，肴陈于案，酒沸于铛。叟以巨瓯自饮，以常樽劝客。酒阑女出，为生解装设榻，布枕拂衾，殷勤臻至。生逊谢，女一笑去。餐已，叟诣内与媪絮语，遂不出。生醉而隐几，女摇生醒，曰："郎可寝矣。"曰："卿尚未去耶？"曰："父母遣视安枕，防呼茗饮耳。"问："芳龄几何？"曰："十六。"问："有婿家否？"女酡然久之，微嗔曰："夜深可寝，絮絮何为？恐老亲闻知，叱辱将及。"生倚醉，遽揽红

袖。女挣脱移立，不得近。遂寝。醒则吻燥，试呼茗，则女已捧磁盎立榻下。生饮已，牵玉臂求欢。女呼曰："鲁莽儿，何动欲丧人廉耻！"叟、媪内呼问，手释，女急遁。意将诟谇，转寂然。天明，晨光透，女起，出洒扫。生惴惴不敢语。女呼曰："郎起耶！满天风云，真天留客也。"生披衣视庭外，果花飞六出，片如掌大。旋进盥具，更瀹苦茶。女笑曰："痴郎子昨宵儿惊破胆！"曰："忍哉，卿也！"曰："柔情媚骨，何必尔尔。"生益惑，语渐狎亵。女秋波微怒，似又欲呼。生哀之，始已。临去，忽红涨于面，欲言又止者再，曰："郎娶否？"曰："未。"曰："真耶？"曰："天日可誓！"曰："郎求婚于吾父母，无不谐，万勿望非礼苟合也。"生曰："诺！"时仆亦起，问生："行否？"生痴立犹豫。叟出挥仆夫，曰："茫茫风雪，向何处去？霁即行，岂碍程途耶！"少顷，又陈餐膳饼饵，带松子香。雉羹鹿脯，味尤美。生且啖且问女郎年齿，与婿家姓氏。叟答以择配甚难，红鸾犹缺。生曰："仆不才，尚属清门。忝登桂籍，未知可列雀屏选否？"叟曰："珊珊甚倔强，容归与山荆询明白，免他日怨老朽孟浪。"顷出，告生曰："大喜！大喜！小妮子竟首肯。但夫妇老矣，风烛草霜，一朝殒谢，反累弱息茕独。山野无鼓乐傧相，意屈东床即于今夕草草花烛，明即携去，愧无奁妆，能相谅否？"生喜极再拜，一一承命。媪扶女出，韦布新更，云环微惊，愈觉妩媚动人。交拜讫，重设尊罍，一家团聚。仆在斗室，亦小犒赏，痛饮极欢。夜深，二老去。生移灯掩关，即就客榻成婚礼，缱绻恩爱，盟誓万言。明晨雪霁，叟、媪并出，曰："珊珊儿娇惯，乞郎君百事看老朽，勿加罪责！"双双登程，不敢以私

爱误功名事也。母流涕悲恋。曰："勉事郎君，锦旋时，可一归宁，何须戚戚！"生以马授女，自则与仆徒步，拜别出门。叟于欹石下，掀卧石起，内皆朱提，曰："仓卒不及备奁，以此为倩。"生曰："客途无玉台下聘，尚敢领厚贶乎？"曰："聊壮行色耳。"生勉取三锭。叟以为太少，尽代检入橐，挥之曰："去！"出山数十里，入一大城市，为女购簪珥裙服，崭然一新。再觅车马，入都赁宅居，倡随乐甚。榜发，成进士，授浙江之会稽令，挈夫人同之官，多政声，皆内助也。然生性好客，旧雨新云，争来趋附。明年，升钱塘太守，而客益多。女请却之，不听。客闻之惧，醵千金购妖姬，名窈娘者，奉生为妾。窈娘色既艳冶，弦索歌唱，无一不工。床第之间，尤多内媚。生惑之，嬖昵忘政事，而客皆阴攘其权矣。女独宿，绝不争夕。然生偶抱恙，女辄鸡鸣起，侍汤药，不啻孝子。窈娘见女肢体发肤，无处不美，即乱头祖服，亦饶姿致。退而揽镜，愈自惭汗。由爱生惭，惭生妒，妒生恨。遂广结婢媵，环布腹心，思倾女，不得入。暗以酖毒，置酥酪中，布女室。生偶入呼饥，女以酥酪进，窈急夺而弃之。啖猫犬，立毙。窈乃娇啼求去，曰："夫人妒忌，意毒良人，妾若不去，恐难免也。"又女每夜焚香於庭，礼拜北斗。窈告生，曰："夫人毒未成，又用诅禳法。妾时心痛，恐中魇巫！"由是生怒。女动辄得咎，曰："终非好相识。"生立逼大归。女泣曰："自为君妇，有何失德？"曰："吾与尔缘尽，眼中钉，喉中骨鲠，不能顷刻留。"女大恸。生曰："若留，须跪受鞭笞始已。"女即膝立受辱。婢媪争伏女旁，愿代受杖。邑之仕宦眷属，闻之咸不平，声名益狼籍。当道者，罗织生之荒怠酒色，侵蚀库帑，十余

款，欲劾之。生惧，谋於客，出千金，购玉鼎，将献中丞；又出千金，购冬貂献侍御。同列中堂，鼎无故碎，裘无故焚，至问谁毁，窈坚以夫人对。生大怒，狂呼不可忍，操杖立逐女出。女曰："是真不可留矣。"自脱簪珥裙服掷地下，着嫁衣，匆匆出门，飘瞥不见。当道待生贿不至，疏劾之。奉旨降官东鲁滕阳丞。婢仆与客，一时星散。生典质玩物，得千金，携窈就丞任。策马悠悠，误入山谷，见疏林烟里，欹石犹存。忽至当年止宿处，大惊！恐翁媪出，无颜相见，勒马不前，遣仆觇视，则空林无屋宇，仅曲涧流泉，荒苔虎迹，急趋而过。丞任清苦异常，窈不能堪，终日悲啼，生惟隐忍。旋抱病，呼窈不至，盖早已随仆遁去。至是始悔恸，曰："其负吾结发苗姑报乎？而已无及矣。"更以行赇革职，充云南军，赭衣登程，监者呵詈，资斧一空，货马徒步，两足肿溃，踯躅不前。比至凤凰厅，万山中，人踪断绝处，有亭翼然。监者引入，瞋目叱曰："尔罪应受，我辈何辜？请速自戕，免污吾刃。"生哀涕不已，监者操刀而至。正皇急间，忽腥风怒号，一白额猛虎自绝岭下，爪搏监者三人死路侧，生亦迷闷。微苏，觉耳畔有妇人哀唤声，启眸视之，非他，珊珊苗大姑也。生反痛哭，曰："夫妻邂逅，得毋梦中乎？抑冥中乎？"曰："窈娘何在？客又何在？"生以头触地泣，言知悔。问："虎究何往？卿究何来？"曰："郎至此，量言亦勿惧，妾非人，虎也。郎在中州所放者，妾生身父也。父母感大德，遣侍巾栉，又以无状被逐，若非大难当前，实无颜见夫子。然真面目已露，郎能勿以非类见疑乎？"曰："岂但勿疑！"言已，抽刀断拇指，血涔涔焉。女惊救之，已断，急出药末糁而接之，裹以残帛，竟不痛。曰："郎君既

悔，又何必尔！”曰：“非此无以对我贤卿也。”问：“翁媪何往？”曰：“天谪已满，重证仙班，不在人间矣。南山之南，尚有敝庐，能惠临否？”曰：“逃军杀监，出则领断。茫茫海内，托足无区，愿随卿隐。”曰：“以郎资质，勘破泡幻，大丹且成。”言已，携手同行，穿云越涧，约十余里，怪石数转，忽见洞府，门前长须赤脚者三四辈，翘首拱候，呼曰：“大姑救得郎君归矣。”问：“此数辈何来？”曰：“老父遣留婢仆，侍郎君耳。”入见釜铛鼎臼，几案床笫，无一非石。曲折数层，若分内外。西偏一洞，为女卧房。房内陈设古雅，帷帐悉具。床上坐一婴儿，呀呀索乳。问："是谁氏子?"曰：“此君种也。渠外大父命名，曰寅生。”生亲与摩顶，见其丰丽魁梧，知是国器。夜夕燃石灯，出瓮中花酿饮生，烹茯苓松花饼啖生。晨起，督婢仆，各出采药。自以野蚕织布，无一废弛。寅生五岁，颇慧。生拾树叶为笺，燃松枝为笔，抄书教儿读。十岁，即通六经，能韵语。生怒曰：“吾负罪窜匿，累娇儿何时出头？”女问：“中州有手足否？”曰：“有。”问：“曾受君惠乎？”曰：“有从堂弟，名盉者，从未贷一钱。”女以纤指卜再四，曰：“是真可托！”翌日早起，呼秃发僮驾牛车，抱儿端坐，以生手书置儿怀，自脱金钏束儿腕，并与玉瓶，曰：“需果饵，此中索即得。”安置讫，遽挥曰：“去！”车如电掣风驰，突入云际。生失声哭。女笑曰：“君别儿即苦，妾父母嫁女时亦苦耳。何一入宦途，顿加白眼？”生大愧，以指示女，曰：“卿忘却耶？”相与大笑。焦盉，中州名士也。四十无子以为忧。族人子篷头历齿，不欲继。夫人为置妾，又恐分恩爱，不肯受。是日忽牛车到门，僮抱儿入，投书案上。盉拆阅，

见的真为兄鼐笔迹，大喜。阅至托儿为嗣一节，更觉欢忭。一瞥眼，僮车与牛车不见，惟儿束钏捧瓶，依膝下。市人哄闹，曰："焦家门内，豹负猩猩，奔出城去。夫妻爱儿逾所生，寝必搂于怀，食必加诸膝。冬日，盉病，思樱桃不得，儿忽捧金丸至。问何来？笑指瓶，以母语告，戏呼他物，无不应，由是大喜。寅生冠而就试，贵为大中丞，征云南寇。时盉夫妇寿八十，犹健饭。领军拜别，谕成功速回，顺路访亲生父母。寅泣受教。凯旋时，果访至旧处，则洞口云迷，树叶零落而已。痛哭榛莽，视石壁镌草书一行，曰：中州焦鼎，遇虎得生。洞居卅载，吐纳通神。天降丹颗，服之身轻。水火调御，夫妇道成。某年月日，白昼飞升。儿读能贵，勉事圣君。石啮流水，岭横白云。人间天上，一样看承。

懊侬氏曰：人虽至愚，当其受恩，则未尝不疾首抚心，以为苟渝此盟，有如江水。及至嬖昵既久，责报太苛，反面若仇，有终身切齿者。珊姑，珊姑，既报德于未遇之时，又救之极危既穷之后，其亦愧夫人而须眉者乎？至于女子小人，谗谮惑主，虎且惮之矣。噫嘻珊姑，慎勿孟浪唱想夫怜也。

麻疯女邱丽玉

淮南禹迹山，林壑深幽，神龙窟宅也。至明季，始有居人，渐成聚落。陈生名绮，字绿琴，亦卜居山麓。父楙，母黄氏，耕种习贾，能小康。生年十五，善读。母仅有弱弟名海客，游粤之某郡，货殖得资，遂落籍。至是母病革，私执

绮腕泣曰："为母死后，汝父必续娶。芦花衣，今古如一辙。汝穷促，可遁奥，寻依舅氏。"并私以所蓄数十金，与作旅费。生泣受。母殁，父续弦乌氏，果悍恶，如母言，朝夕不能容。遂诣母墓痛哭，留书父枕侧而去。跋涉几半载，至则资耗而舅杳，遍询阛阓，无其人。茕茕走村郭，渐以乞食度命，深悔孟浪，时思遄回。一日至郭之东，有槟榔树覆柴门。方引吭唱《莲花落》，内有短髯赤面一颁白叟出，睨生诧曰："小乞儿，子何貌之文，而音之悲也？"生曰："腹有诗书，焉得不文？落魄穷途，焉得不悲？"曰："何得至此？"生遂自陈乡贯，述寻舅状。叟默视生，曰："子舅其黄姓海客，面白多麻？"曰："然。"曰："客死于此久矣。渠生为某巨室司会计，善营运。娶青楼女。病殁，女窃资随仆遁。老夫与渠有杯酒之交，代市槥具，葬东郭尼庵侧大树下，墓树短碑者是也。"陈伏谢。径至所指处，果得舅墓。问庵尼，亦如叟言。遂呼舅哀哭，祝曰："舅若有灵，佑甥还，当负舅骨返祖域。"尼怜之，餐以豆粥，语云："子所遇叟，姓司空，名浑，与汝舅有素。第往祈援手，切勿道方外饶舌。"明日，生见叟，遽呼司空伯，惊讶曰："小子何得知吾姓氏？且知我伯名？"即诡云："夜宿墓下，梦舅氏详告，且谕乞援。"叟愕然，曰："仆与渠，原无车笠盟，不过曾觌面。虽然，当为子徐图，尽寸心。"三日后，以绨袍一袭赠生，慨然有德色，且说生云："仆清贫，无丰赠，子谅可原。幸邻郡某山中，有富室，邱丈子本，仆之葭莩也。老夫妇生有娇女，名元媚，字丽玉，年与子等，貌则鲜丽，择婿眼高，雀屏无选。子虽贫，而清才雅范，此间无与比俦。仆作函，代子执柯，往就甥馆，邱丈必有厚贶，尚不足运舅

榇返珂乡欤？”陈生闻之，请思其次。问何故？曰：“侄家山野，荆布藿藜，恐富室千金，未能习惯。矧彰彰入赘，能任坦腹人乘龙自便者乎？”叟抚掌，曰：“迂哉！书痴也，是不过攫伊财耳。茫茫天壤，渠于何处捕逃亡婿？”生计窘，姑受函往。至则渠第峨峨，春深兽锁。司阍人见其落拓，叱远立。及函入，两少年出揖客云：“奉严命，恭迓玉趾。”知为翁子，随入，见栋宇庭院，俱类世家。一伟丈夫，修髯过腹，立阶上。生趋与展谒。坐间，询司空氏起居。旋白夫人来，两婢扶一四十余美妇人出。翁曰：“此山荆也。公子既司空世好，与寒门谊即通家，敢以妻子相见。”生又展拜。妇凝睇笑谓翁曰：“司空妹倩，眼力不差，公子真可人也。”倏具筵宴，劝爵甚殷。席间，略询乡贯，即语生云：“舍亲与郎君言否？仆小女丽玉，素所钟爱，不欲嫁远方。然觅婿欲得如仙乡人物，裙屐翩翩者，杳不可得。今得红丝牵引，文星惠临，是真石证三生，愿即日奉为箕帚。”生离席唯唯肃谢，婉陈曰：“自惭樗栎，仰托茑萝，良所深愿。然小生实为寻舅至此，婚后三四日，即拟暂返篷门，事蒇，再回瀛第，是不得不预陈长者。”妇微笑曰：“公子何匆促若此耶？”翁即止之，曰：“公子孝心，何可过拂！容即代筹朱提五百金，作为旅费。”生心喜，敬诺。旋即笙管呕哑，灯光匝地，干仆引生之曲室，更簇新冠带，出就氍毹。雏姬三四，引一二八好女子，珠翠绮罗，盈盈自内出，与生交拜，送之洞房。却扇视女，则荷露桃霞，无比艳冶。生心意飞驰，反恨顷言新婚暂别，未免孟浪，容有意迁延，图静好耳。酒阑灯灺，听莲漏三催，婢妾亡去。生正隐几枨触，而女亦时牵绣幕窥良人，粉黛间隐有惨悴色。生不知就里，趋近软语，

代为卸妆。女则拒以纤腕，再近则潸然流珠泪，徐起弹烛视近阒无一人，始闭门小语曰："郎亦知死期将近乎？"曰："不知。"曰："郎从何处来？何处去？曷明告妾也？"生具告之。女唏嘘欲言又止。生知有变，伏地乞怜。女曰："妾睹郎君风采，意良不忍，故以机密告：妾麻疯女也。此间居粤西边境，代产美娃，悉根奇疾。女子年十五，富家即以千金诱远方人来，过毒尽，始与人家论婚，觅真配。若过期不御，则疾根顿发，肤燥发拳，永无问鼎者。远方人若贪资误接，三四日，即项有红斑，七八日即遍体骚痒，年余拘挛拳曲，虽和缓，亦不能生。"生闻之，始恍然悟，泣曰："小生万里孤身，担荷甚重，乞娘子垂怜，容我潜逃可乎？"曰："休矣。此间觅男子甚难，郎入门时，外间已环伏壮汉，持刀杖防逸。"生泣曰："身死不足惜，所悲者，家有老亲耳。"曰："妾虽女子，颇知名节。常恨是帮以地限，无贞妇，愿死不愿生。郎且与妾和衣眠三日，得资即返。妾病发，亦不久人世，乞归署木主，曰'结发元配邱氏丽玉之位'，则瞑目泉台下矣。"言已，抱持隐泣。生愤然悲曰："噫！婚则仆死，否则卿死，曷饮鸩同死，结来生缘乎？"曰："不可！请书居址门巷，与妾纫衣缝中，俾他日柔魂，度关山，省舅姑，受郎君一盂麦饭耳。"生虽书与之，而涕不可仰。入衾共枕，生屡屡不能自持，女悉劝慰禁止。对食不餐，几与石女、天阉，同一恨事。异日，翁、媪果顿同陌路。是夕，女以香舌吮生颈，作燕脂色者三四处，曰："可矣。"私赠黄金、白玉缠臂各二。生订后约。女悲曰："恐君再来，妾墓门之木拱矣。"明日，翁赠果践言，即挥手令去。重到尼庵，尼见项上痕，闭门不纳。急以资赁巨舫，启舅榇，载之

南下，夜在舟中泣。舟子疑渭阳情重，奇之，敬礼益恭。抵家见父，则继母已殁，父纳婢为小星，见子甚慰。睹腰缠，疑妻弟所遗，不深诘。瘥旅様，买山田。陈翁善酿，遂种秫开酒肆，得利甚丰。生乃下帷读，入胶痒。邱翁见生去，谓其女毒尽无疑。正说媒妁觅东床，女忽疾发，视之麻疯也。翁穷追，惟含涕。媪扪之，仍是处子。交詈曰："淫婢太不长进，宁定不欲生耶？"月余益惫，遂遣之麻疯局。是局，乃长官好善者所设也。因是病，向能传染，家有一，则全家皆病。虽掌上珠，亦恩断义绝，无顾复情。女入局，数雉经，辄见一麻面叟，口操南音者来救止。既而思遁，叟慨然愿导引，曰："老夫黄姓，淮南人。娘子得毋欲寻陈生绿琴耶？渠与仆似曾相识，可同行，仆亦欲东耳。"女自恃恶疾，又以叟迈，欣然随之。叟到处，重门自辟。至郊外，叟以唾涂女莲钩，口喃喃若符咒，即迈步若健儿。感翁德，事之如父。旋拔银腕钏，易资为旅费。甫至楚，资已耗尽，遂行乞。叟吹洞箫，女口编《女贞木曲》，歌唱沿门。歌曰："女贞木，枝苍苍，前世不修为女娘，更生古粤之遐荒。生为麻疯种，长即麻疯疮。衔冤有精卫，补恨无娲皇。画烛盈盈照合卺。侬自掩泪窥陈郎。翩翩陈郎好容止，弹烛窥侬心自喜。妾是麻疯娘，郎岂麻疯子？妾虽麻疯得郎生，郎转麻疯为妾死。郎为妾死郎不知，洞房绣阁衔金卮。孔雀亦莫舞，杜鹃亦莫鸣。鹦鹉无言愿飞去，郎堕网罗妾心悲。郎不见骏马不跨双鞍子，烈女愿为一姓死。郎行依旧貌如仙，妾命可怜薄如纸。肤为燥，肌为皴，云鬓拳曲黄且髡，掩面走入麻疯局，不欲传染伤所亲。昔作掌上珍，今作机上肉；昔居绮罗丛，今入郎当屋。月落空梁悬素罗，一缕香魂断复续。妾虽生，

妾不愿守故居；妾既生，妾自当寻找夫。可怜虽生亦犹死，不死不生终何如？女贞木，枝扶疏，上宿飞鸟，下荫游鱼。鸟比翼者鹣鹣，鱼比目者鲽鲽。生同衾，死同穴，衾穴即不同，妾心若明月。月照桃花红欲然，李代桃僵被虫啮。女贞木，红枝叶，悉是麻疯之女眼中血。女歌韵心酸，叟箫声凄咽！”闻者流涕，争进以食，不敢呼蹴与。半年，抵淮南。将近山村，见老屋万椽，青帘出树杪。叟遥指曰：“向南黄石堆门者是也。子当自往，仆从此逝矣。惟祈寄语绿琴父子，云海客奉谢。”言已即杳。女惊定，诣肆门，见一老翁坐炉侧，面目似绿琴，疑为翁，歌前曲，翁掷一钱与之，再歌又掷一钱。女泣曰：“贤郎陈绮，粤西欠奴债，不还，迢迢责负逋，岂一文钱所能偿耶？”惊询，具告之。翁曰：“陈绮耶，豚子也。汝所言，难遽信，渠秋试金陵，不日归山庄，面当知真膺。”女闻之，即叩以见翁礼。翁送入尼庵中，遣村妇伺应，妇皆唾却走。幸老尼怜悯，得无苦。月余生归，翁以女询，生惊惶不知所云。翁曰：“是不可负也，吾家不少闲粥饭，虽易枕席，当豢之，终其身。”生伏谢，急趋访女，遽牵生衣啼曰：“妾远来，不敢望伉俪，惟冀以骸骨葬君家祖域耳。”生且泣且慰，问何能自来？以黄叟面目颠末告。生惊曰：“是吾舅也，其地仙耶！”携女之家，谋酒库隙地，卧丛瓮中。诸婢咸远立，不敢近。惟一雏婢，名甘蕉者，独代撒溲便琐事，至饮食药饵，皆生手调。久更襆被挈甘蕉，卧女侧，亦均无恙。榜发，生乡捷，里人争与论婚，生力却。父稍稍劝，生泣曰：“儿年甫二十有一，麻疯女谅不久生人世，曷姑待其毙再婚，亦未为晚也。”又恐己去，女无人照看，遂告病，罢南宫试。女以头触瓮，悲

曰："为妾故，使郎迟嗣续，阻止进，妾死后，何以见祖宗于地下？诚不如死！"言已又触。赖甘蕉救止始已。一日，生赴戚家饮，遇雨不归，甘蕉又因病内卧。女听雨剪灯，搔爬不已，忽闻梁际飕飗一声，大黑蛇粗如儿臂，长几七八尺，从空飒至。女始颇惧，继思得果蛇腹，胜于自戕。听之，蛇身盘屋梁，垂首下掀酒瓮木盖，堕地如掷，吸瓮中酒呷吹，顷刻满腹，欲上缩则木强如枯藤，倏忽堕瓮中，搅扰翻腾，力尽，声顿寂。女燃灯强起视之，毙矣。心忆蛇毒或可代鸩，掬饮升许，心顿清醒，祛烦襟，肤转奇痒。又掬以洗涤，痒顿止。明日，又潜饮而潜洗之，疾若失。肤之燥者，转莹如玉；发之卷者，转垂若云；面目手足之皴瘃者，转如花如月，如嫩笋芽矣。甘蕉惊喜告生。询之，以蛇酒告。趋视，则遍体黑章成云篆，顶有独角，色殷然，盖此山蛇王，名乌风者也。具锦裳绮裙，花钿珠玉，妆女出见翁，与诸宛若，莫不惊为天人。翁曰："吾幼闻蛇王居此山千年矣。番僧求得片鳞，为人医癣疥，不可得，孰知天专留此，为吾疗贤妇疾耶？"即日备礼为合卺，珠履满堂，吹鼓筵宴，百里外男妇咸奔至，一觇女之颜色，归以为荣。再三年，女生宁馨儿，感甘蕉德，收为篷室。生却之，不可。是年春，生试礼闱，入木天，出为太守，专恤流亡与贫病无告者，人人称众母。升两粤制军，遣材官，招邱翁至，索丽玉甚急。翁假泣曰："小女命薄，殒谢久矣。明公尚欲寻故剑耶？"生又索骸骨归瘗。翁惧，献千金为太翁寿，不许。旋访司空，云惊逸，堕绝涧死。生笑曰："渠真以小人目我矣。"旋命婢扶夫人出，则衣一品，命妇服，容光焕发。翁几惊伏，视之，即已女丽玉也。洒泪问父母安否？翁咋舌，愧欲死。

女亦时归宁，出蛇酒制药设局，济粤之患麻疯者，活无算。年四十余，太翁犹清健。疏乞终养，归修舅墓与尼庵，建邱夫人碑，纪事之崖略，至今此山药酒，尚驰名云。

《夜雨秋灯录》卷四

佟阿紫

佟阿紫，楚人也。幼失怙恃，孑然栖止。年十五，随戚学贸易，走鲁之登州。戚病，佟日夜侍汤药；殁则尽以旅橐市榰具，厚殓之，泣求客之楚者，附舟回。临别焚楮，誓曰："阿紫从君来，不克送君返，敢有侵吞分文者，鬼且殛！神且诛！"誓已大哭，闻者流涕。然佟由是竟困为丐。会海滨飞来村孝廉郝隐，义而携之回。顾佟貌修整，性灵敏，勤于事，得人怜。村之巨室，咸招阿紫司奔走。以故传食得不馁。久之，得隙地，结茅棚如斗大，外缭土垣，中种疏果，渐免托沿门钵矣。巨室欲豢之家，不可；欲配以婢，亦不可。告众曰："男儿不能自立，何以家为？倘荷诸长者荫，亦非终歌朝雉者。"一日，抱瓮倦卧牛畔，闻雷声殷殷，知山雨至，蜷伏棚底。至晚，雷益迅，雨更急，电走金蛇，鼻观透硫黄味。佟伏地自陈曰："某年甫十八，无愧怍，惟撇父母墓于乡里，清明无一盂冷麦饭，宁上苍欲击吾顶耶？"突霹雳震山岳，若有巨物，骨冬堕中庭。意为鸡爪尖啄者无疑，瞑目待毙。久之，雷收声，而雨亦霁，湿云缕缕裹银蟾，倏明灭。瞰菜畦，果有一物。黑摸索，触手软腻。燃火照之，则一端正好女子。衣朴素，尽沾濡，鼻端有喘息，胸前尚温暖，惟昏昏若睡，呼不应。大惧，反扃短柴，冲泥走告郝。不深信。

言之确，遂起，遍告村人扉邀往觇其异，每人篝灯明若昼。比至，则女子已苏，嘤嘤细泣。大众环视，秋波灼灼，无一语。郝命人扶入棚，即藉阿紫短榻上眠，众席地坐询之。女自云郝姓，小字五铢；所居为极大村庄，居人甚夥，距郭甚遥，实不知隶何郡邑；多兄弟姊妹，惟己恒得父母怜；是夕正衽何趾后，入己房间，头忽眩晕，心虽了了，而耳鸣如鼓风涛，身轻若御云雾，旋更昏瞀，比苏，则不知何故至此处。众睹其妆束，若吴越；听其口音，若山陕；问伊父母名氏，摇手示不知；问可否婚聘，亦摇首示待字。喜曰："我同宗也。但若是，则何法为尔寄音耗？"女子哭甚哀，郝怜而止之。与众耳语琐碎者久，告女曰："此为佟郎居，彼此怨旷，天涯海角，相遇，乃鬼神撮合，雷霆主婚。仆与汝同姓，论年齿可为吾犹女，拟遵天意，以汝妻佟郎可乎？"女翘首四盼。郝急推阿紫，示之曰："是儿虽贫，量非终于贫者。"女睨之，意似许可。佟面赭流汗，向众力辞。郝曰："痴男子常守鳏耶？天意已定，违之恐不祥。"村之父老，醵资谋花烛，顷刻得五十金。夜向晨，村妇咸至，争出衣裙钗钿，为女助妆，妆竟，美丽绝伦。小市酒肴，即日合卺。明日，女亲诣郝，荫膝下，作螟蛉女。郝疑女必嗔佟郎贫。久之，竟伉俪，日夕同操作，辟纻索绹分郎苦。一日，夫妇携锄刈蒿蔚，忽见两金莺戏于庭，倏上下，鸣且舞。女戏以竹竿扑击，堕地没，掘尺余，即得黄金二饼。佟欲易以市田宅，女不可，曰："贫人暴得大财，徒取祸耳。郎盍走他郡学贾？数年归示人，知富之有由来。妾甘为郎守澼絖作生活，量不致馁。"佟遂泣与别，往告郝，亦深以为然，并自任照看女。佟徒步游江南，诣皖之钟离，遇甄叟，巨商也。凝视其相，

诧曰："君当大富贵，奈何草衣芒履掩人目？"佟逊谢直陈。乃延归，授以白镪五百金，曰："且之江南学负贩，无论何货，第运之，亏不汝怨，盈则除母分子金。"佟过江，思贩猪利息厚，遂投牙行，以五百金全作孤注。兑讫，自足走泥淖，行至江口，正唤渡，忽有放飞炮者，猪惊逸，尽入芦苇中，呼之不再出，痛哭欲觅死，又恋五铢。无已，吹箫乞吴门，忽遇同乡李叟，诧曰："子何一寒至此耶？"泣告以故。叟笑曰："子真商贾中之雏稚者！凡运白蹢，必须先豢犬，彼项挂钢钉皮圈者非欤？猪偶有逸者，嗾犬衔之回。若全赖人力，宜其惫也。"赠五十金，并假两黄犬，驯且猛，即日代运猪数十口，属且渡江，试为之。佟拜辞，偕卢令往。重至江口，心方惴惴，忽天大雷雨，江波如山，昼昏黑若夜。佟痴立雨中，听猪自窜。比雨霁，则猪皆乌有，仅两犬在焉。愤极，返江店，出资饱餐，并以甘旨饫犬。店主人问将若何。佟作恨声曰："者番当深入丛莽穷搜之。"主人摇手曰："莫孟浪，此中有巨蛇，曰芦蟒，力大能噬人。且江州沙软，多坑陷，堕则死矣。"佟曰："宁入蟒腹死，不以失信生。"卒往。至则犬断索奔入。佟无导引，惟蹲而待。少顷，乃犬声嗐嗐，豕声呦呦，呼号震江水。霎时，群豕鱼贯出，鹄立俟，若就拘束，不敢动。视之，其数较前所失者十数倍，而且肥腻茁壮，其值约五千金，仍有余。念天欲暮，两犬始流汗出，血满口吻；适江船泊五六只至，急驱渡江。盖船即江北猪行来迎客货者。顷因翠华南幸，豕价大昂，故迓于江浒耳。比抵北岸，坚坐待价。牙曰："再迟则殆矣！"佟不听。明日价更增，三日后，佟心怯售之，得八千余金。存金更票帙，潜往钟离告甄叟。自佟去后，夥人咸云佟遁，叟不以为

然。至是佟归，益张筵酬之。筵呈票符并白颠末。叟笑曰：“君也太稚气，前豕既逸，亦何必乞不归，然子所遇李叟，尚欲见之否？”曰：“正欲白主人酬所假。”叟笑呼：“十八子，可出晤佟家郎。”叟出，即李也。大惊。视犬更杂众犬中，若叟家素豢者。益骇。少顷，恍然悟，盖甄叟早知佟事，故遣李送犬与金耳。明日，尽以七千金假之，副以干仆，嘱再之楚，曰：“遇货即运，无不利也。”佟往返二次，获数万。兼以楚无亲族，函父母骸骨归。再诣叟，曰：“可矣。”分子金与之，尚五万有余。欲妻以女，辞曰：“家有糟糠，且别已三载，不欲效薄倖也。”问：“何如人？”述前事。叟惊曰：“其面庞团白，眉纤而长，名五铢者耶？”曰：“然，翁何以知之？”叟：“此吾姨侄女也，渠父母皆陕人，流寓于皖，亦富家翁，其居即在敝村之南，大树千章裹竹楼者是也。某年月日，为雷雨摄去，安知为君夫人耶！”翌晨，引佟见郝翁媪，一家沸腾，欢笑狂喜。翁媪急欲见女，遂由淮驾海舶，亲送东床运资返登。一帆风顺，不日抵飞来村，骨肉相聚，如梦寐，如隔世也，悲喜可知。遗奁具又极丰备。并厚酬孝廉，与之联谱系。居半年，欲携婿家同之皖。女曰：“不可，儿不忘村人德。”遂出千金，厚酬村之贫乏者。女仅生子一，因体羸多疾，为夫置妾。媵生子女若林立。郝夫人性惟钟爱女，环西苑，筑甥馆同居焉。阡陌云连，楼阁华伟，不啻世家。至诸子成立，游庠序，女年甫四十有五，犹妍丽若天人。一夕，梦伟丈夫荷双笼来，内皆纱帽累累，举而遍挂屋角几满；尾更有缨，帽衔宝石挂孔翠者亦夥。丈夫挂讫，故俯瞰笼内，啧啧称有余，戏掀掷过西墙，笑曰：“便宜他。”寤，告佟，知子孙必多有科甲显宦者。后果验。

然时方明季，不识缨帽是何威仪。至盛朝，佟姓世居鲁，仍簪缨拾青紫，所以有宝顶翠羽帽也。至抛掷墙外者，盖婿家均贵，亦不减外家。此桃源令孙梦麟所云。

懊侬氏曰：彼美人兮，天涯海角，而氤氲簿上，早订婚姻。鬼神无奈何，始幻此缩地法耳。当不负死友，临奠数言，实诸天菩萨所共闻之，而一齐堕泪者也。或另注奇缘，使之得内助，享厚福，未亦可定。尝闻四川周姓亦曾有之，与此事同。

雪　里　红

北里非相攸之地，勾栏无立节之媛。然未可以一概论者。昔京都有薛氏女，貌绝艳。携一婢一妪，赁宅以居。自云十五岁矣。出多金啗市司街卒，遂安堵而开锦泥窠也。尝簪花傅粉，乘犊车，往城南观新剧，傀儡棚亦轮为之停。遂不言而知其钱树子也。游荡儿群拥之归。问乡贯游踪，均葫芦提以对。问香名，则曰薛氏行一，侍者呼为一娘。问夜合须多寡，则伸玉臂露守宫砂，曰："六岁时，遇吾师以丹药点作贞验，至今身犹处子，不愿作夜度娘也。"曰："若是，则必工吟善咏，如卿家校书名涛者乎？"曰："非所长。"曰："是必唱《鹧鸪》舞《柘枝》，如谢家姬乎？"曰："非所长。"曰："或者能刺鸳鸯锦，如卿家针神，号夜来者乎？"曰："妾病未能也。"众抚掌曰："审是，究以何术博缠头锦？"女含笑，呼婢捧磁瓯出，中列骰子六，供几中央，再

拜安置讫，曰：“妾名虽倚门，实则求偶，请以相思之骨，代风月之媒，是亦遵吾师命也。来者以白金十两作孤注，无论齿高下，貌妍媸，一掷成红者，即嫁为妇，无食言。然十两，仅一掷，再掷再破悭。妾守信，君等毋吝财也。”众曰：“妙哉！是真别树艳帜，而另系赤绳者。”呼僮竞取白镪至。博竟日皆色沮去。远近讙噪，咸云：“何物粉儿，独翻花样；唱求牡之雉，呼守雌之卢；花骨头岂真作冰，阿堵物依然入橐；是儿狡哉，荡子愚矣。”然爱其色者，辄难忘情。由是马絷于场，犬迎于户，上至官裳，下至胥隶，无不闻香而来，垂涎而至，作几希望。又以一娘不似妓名，因其爱着杏子衫，又全红始嫁，薛雪同音，遂呼之为雪里红云。一日，有侍御公子某携百金来，十投皆北。明日又来，视瓯中已列五红，其一滚转不定，公子大声呼红，比走盘珠定，则仍守黑者，乃痴立如木鸡。女笑曰：“险哉！何一红之难也？”女貌虽极妍，而性极生硬。客至，略寒暄，即请博。博已，即下逐客令，不许少一逗留。公子恚怒，阴嗾无赖子三四辈，给金，使诣女室，将窘辱，洗愧恧。女已谂其意，待金入己橐，即挥手使去。无赖子大哄，曰：“一脔肉竟如是昂贵耶？彼博场尚有闲菜酒，为吾辈解饥渴。”言已攘袖欲侮。女声色不动，略拂纤指，即纷跌庭外数十步。呼婢出夏楚，待其三蹶而三拍之，跪谢始释，鼠窜可怜。后有踵至者，咸悉彼妹艳而勇，无敢亵。负者怏怏，不闻有后言。三载中，均落落小酬应，从不歌一声，陪一宴，假一嚬笑。而香奁中累累盈五金矣。偶语客曰：“曩得采仅娶吾身，今并得吾财，何乐而不为？”于是门前车马更喧，如市井矣。时江建昌李生名崇者，年少尚未娶，避难走燕台，落拓殊甚，将

往投阿姊某宦宅。向为姊夫所恶，然守囊之银，仅仅十两，计无出，谋于同乡某某。问曰："子知此间有雪里红乎？"曰："不知。"乃告所以，曰："曷拼与一战，捷则立地成富耳，负则寻女婴未迟也。"生曰："善。"浼导之往。女见之，貌清俊而衣褴褛，心怜之，曰："此非樗蒲戏，乃秦晋卜也，登场一鏖，绝无翻悔。观子十金良不易，盍珍重？"生笑曰："卿亦过小觑见矣，书生虽贫，量不至为些须露乞儿态。"言辞慷慨，其气熊熊，已令佳人心折。及锵然一鸣，座客齐鸣采，视瓯中灿灿者，成六出花矣。女亦色喜，嘤咛一声，阶下嗷应，即时结彩，然两画烛如椽，毡毹满堂，水陆新进。婢子引生入曲室，沐浴更新衣，女亦妆竟，偕之交拜。同乡某宛傧赞焉。至漏乍转，客去，归洞房，女略询家世，即云："身已相从，愿闻郎志。"生颦蹙曰："一身落魄，去就颇难。然为贾则素恶铜臭，为儒则不耐毡寒，无已，其一行作吏，尚可以身许国乎？"女敛衽而前曰："是尚不愧为红之夫也。"旋以臂红示生，曰："妾尚女儿身，惟夫君怜之。"生以唾拭之不去，喜曰："皮相者疑卿为章台柳，福艳者知卿是佛池莲；仆心醉矣！"且爱且怜。明晨视红褪如洗。旋以片纸为生纳粟，得铨闽之某县令事。之任，女不令多随从，卷厚资，与婢妪均易男子装；已则缨曼胡吉莫靴，负弹弓，佩长剑，四骑登程。经泰山下，猝遇响马贼呼啸至，生战栗，面灰死。女命婢妪护郎君，已则纵辔迓贼锋，发连珠铁弹子，如秋风吹落叶，贼披靡，无生还者。生大骇，几堕骑。至前站，私询其何勇过健儿，女笑曰："措大尚藐视巾帼耶？聂隐红线辈自在人间，惜肉眼人不识耳。"因把酒，重述都中拍无赖事，相与捧腹。到闽，谒长吏，女均执刺代

长须，致无陨越。寅寮瞰艳仆，疑其有断袖癖，实不知即使君采蘋妇也。抵任不半载，金陵贼驱大股豕突至闽，蓦围斗大城。生集乡团，女帘后窥之，笑曰："若以此御贼，直摧枯拉朽耳。寇深矣，且奈何！"翌日，贼更蝟集，肆猱升，将瓦解，女麾众登陴，砍杀一昼夜，攻始懈。然眈眈者犹不去。生乞救于中丞，牍三申而援不至。盖驿路断，恨无神邮也。至夕，女以大爵劝生饮，生忧惧，涓滴难下咽。女笑曰："饮亦死，不饮亦死，曷为醉觞乎？"生始鲸吸数十爵，沉酣眠所坐木椅上。女出裂帛长数丈者先缚生，然后荷于背，且缚之极坚固，若负襁褓儿；仍男装，右提剑，左握护身牌，听野鸡三唱，晨月朦胧，呼乡团而告之曰："事急矣，吾负汝使君往乞援，三日即返，城中诸事，听吾婢妪指挥，可谧无恐也。"遂开关，放之出。贼瞰其越濠行甚速，又见所负如屋上瓴，不识云何，始痴望，继环击。女且走且御，斩数十人而出重围焉。县距省垣三百里，至则甫卓午。走入馆舍，解背上良人，视残醉犹未醒也。往见中丞时，抚军麾下仅万人，意不能多假。生将唯诺，女在身后突白云："但乞中丞分五百人供臂指，然必由属吏自检择，不中选者勿须也。"中丞惊询谁氏子，生诡以仆对，且告其神勇。曰："是岂昆仑后生乎？"即传鼓集演武场，女为生暗物色，皆捷如猿猱而勇如罴虎者。生诣首令某处，假两骑以归。某令见女，戏生曰："明府当此仓猝，尚挈画郎掷樱桃耶？"生庄色对曰："山荆也。"令骇，亟讯，知其事，急延之后堂。夫人出拜，请须臾，略休息，公子一女郎一，争拜膝下，乞授业。女约以围解日。旋整师归，贼正团团攻雉堞，突自背击之，几疑将军从天外飞来者。战一昼夜，斩馘无算，余孽悉窜。

女抚膺而叹曰："是可驱豺狼而害邻封乎？"留生入城抚疮痍，已则帅众追剿至浙界，始凯旋。当道上其事。生卓异迁郡守，女诏封成夫人。某令遣子女来践约，乞授好身手，女略与一二即已。曰："罗绮中人，得此无敌，无深求也。"问战胜大旨，曰："譬如博孟内六琼，眼前八阵，知人知彼，目无全牛，胜负可立决也。"问阿姥是何师承，曰："吾自有师，师自有法，不足为汝辈言也。"生每断狱，女参赞，称神明。捕盗，尤襄勤。惟禁娼则力为谏阻，继以哀泣。故棠疆百里，桃花门巷，常数百家，成锦绣城也。每采舆一出，莺莺燕燕之俦，捧盘匜，跪路衢，为夫人祝千秋者动以千计。此秦鲁臣谱弟所采访。鲁臣，金陵世家子。

懊侬氏曰：寒蔬中，有名雪里红者，辛辣之品也。成夫人隐于粉黛，博以相夫，坐而裙钗，勇于杀贼，是桃李之艳，而姜桂之性也。锡此佳名，良不愧耳。不言其师，而师自大有人在。闽之氓，感保障之德，每至伏腊，有以雪里红荐春盘者，当不敢斥言而呼为成夫人菜乎？嘻！诸葛行营之种，可以并传。

邬生艳遇

邬荣典，字少华，任城儒家子，年十七，尚未婚。时正夏五，移枕席置小斋，一老仆作伴，喜岑寂也。一夕溽暑，令人思褦襶。因遣仆宿外舍，自起拂榻拭几，剪烛烹茶。视皓月一窗，不禁遐想，背灯危坐，口吟一绝云："明月此时

好，美人何处来，相怜惟有影，绮户为谁开。”诗就，曼声吟咏。忽一丽人冉冉至，年约十五六，广袖长裙，乌鬓翠黛，目盈盈若秋水，裙下露莲瓣，翘翘若解结之锥，殆画中人也。邬惊询曰：“卿鬼耶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人耶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然则狐耶？”笑曰：“郎志在美妇，妾志在情郎，偶听高吟，知情之所钟，故冒嫌学私奔之红拂，郎何必哓哓询踪迹？”曰：“卿有名乎？”对曰：“宾奴。”“有字乎？”曰：“樊稚。”邬不甚了了，第握纤纤手，则柔胜于荑，令人魄荡。相与谈论，慧舌生香，旁及词章，藻思耀采，邬爱且服。听玉漏丁丁，墙外之柝四下，促其解衣，则飞红上颊，约以明宵。野鸡四啼，仓皇遽遁。翌果挑灯自携衾枕至，备极华丽，人世所无。遂与绸缪，而痛楚莫胜。女曰：“妾身犹不雕璞也，乞郎徐徐，幸勿狂暴。”事已，视清簟落红，真犹处子。邬益怜爱，因以臂代枕，口吟一词云：“郎可怜，妾可怜，一对鸳鸯一对鹣，今宵哪世缘？莫流连，且流连，生怕钟鸣欲曙天，情人隔一边。”女喜曰：“郎真有情也！妾虽自荐，然得此错爱，死可不憾也。”即和其词云：“风谁家，月谁家，妾岂当门卖笑娃，情深念转差。香辟邪，玉辟邪，夜雨摧残一树花，郎君郑重些。”天晓，自摘耳上两金环赠邬曰：“以此作定情物，然慎勿示人，恐飞短流长，彼此不利。”自此来无虚夕。一夜，正偎拥，忽有斑白叟破门入，面靛裂，发篷飞霜，髯如戟，叱女曰：“小妮子，太不识羞耻！”既而指邬曰：“污人清白，风狂儿不当杀却耶！”邬惊怛无地，以被蒙首，口噤不能言，惟齿牙震击作奇响。自被隙微窥女郎，则俯首却立，觫觫可怜。正疑惧间，老人呵叱益厉。忽仆在外舍，反侧匡床间，声扎扎，二人遂渺。

次夜，邬扃户眠不熟，而女已袅娜在床侧，娇羞惨淡，默无一言。邬执其手，问："昨宵老叟，属卿何人？"曰："老父也。"曰："卿家大人，险将小生惊煞。然我两人之情分，岂即尽于此乎？匝月恩爱，已逾寻常，某愿为卿死，不悔也！"女嗟叹久之，始云："郎何痴也！以郎表表，何难得玉台艳偶？而乃犯险阻争异类哉！且家君素严，翌即迁他郡，妾来永辞，愿郎自爱，毋以妾为念。"邬失声大哭，女以袖中红巾拭泪，己亦泣曰："妾原图永好耳，不意怒触高堂，殃及君子，义难复聚，请以所赠赐还，非重物也，恐郎他日触目伤心耳。天如鉴怜，则镜可圆，而剑可合。妾去矣，千万保重！"言已顿杳。听户外修竹风敲，如摇环珮，举簏视金环，已不知于何时携去。然邬由此玉体羸败，念念不忘玉人。有女巫阿翠，目能见狐所在，邬因邀而问之。曰："若其好着淡黄帔薄罗衫，面团团如月，一笑两颊生涡者耶？"曰："然。"曰："是非他，骆氏小素也。"邬始恍然悟，昔告之名字，乃暗切而不肯明言者。阿翠请生作简，愿任作寄书邮。数日来报云："小素匆促，不及裁笺，着传语奉复郎君：前实缘尽，恐径自别去，苦郎想思，故幻此形状，俾郎君心死。乘便寄丹砂一粒，可以却病痛。"邬视药小而红，香甚，一服疾果瘳，而思女之心亦释。

懊侬氏曰：情之所在，父母师保不能止，天地鬼神不能禁，山川河海不能隔。顾为情而来，情未尽，则麾之不去；情既尽，即招之不来。且不以余情害情人，复能以幻相惊痴子，是非真深于情者乎！否则朝伐夕戕，非躓竭神枯而不已；又或洁身而退，令人魂销，气结不能忘，真冤且孽矣。尚得谓之情乎？如小素者，方可与言情。

假五通神

南人之崇奉五通，犹北人之信狐也。客有贩卖阿芙蓉发籍者，往来齐楚间非一日，阿堵充豫，乃纳粟为九品官，在籍候铨。虽煌煌章服，腰佩玉，腕跳脱，襟洋表，面架墨晶镜，而烟霞营生不肯弃。以故富且贵，居然缙绅矣。客姓万，乳名佳儿，遂名曰佳，字颗珠。幼失怙恃，一身块然，因性敏貌俊，善蝇头楷，得为刀笔小吏。娶妻雍，颇风致，尤善艳妆。佳后弃隶学贾，精唱歌丝竹等艺，日诱良家子作狭斜游，多外宿不归。雍独居，挑灯凝睇，对镜搘颐，见已身后，若有男子影，心疑夫婿潜回斗笑，喜而回顾，则翩翩美少年，体态妍丽，羊车中人，乃生平所绝未邂逅者也。惊欲研诘，觉口噤神迷，少年已偎之坐，细腻熨贴，慰藉良殷。自陈"为五通四郎，怜子孤衾，特来相伴，未知卿卿亦如小生之痴情否？"雍欲撑拒，觉四郎肌肤中有一缕幽香，透入鼻观，又舌入已口，搅扰吮咂，心遂大动，听其所为。事讫，神顿清，四郎犹共枕。羞怯欢恋，觉天下男儿无逾四郎美。从此朝夕至，至必饮，饮必醉，醉必眠，眠必尽欢而后已。佳偶自外归，四郎仓皇窜匿，怒抽壁上刀挥之，四郎遽化白光一线，飕然从窗缝中出。问妇，妇诡云："无所见。"然枕席上竟由此大冷落，无腻语，无欢颜。明日，四郎又乘间来。妇泣曰："奴方期图永好，而今已矣。"四郎面赭问故，曰："郎既神道，何畏渠凡人？"曰："非也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

为天良耳。既盗其妇，又凌其夫，人且不可，何况神乎！”言未已，佳持刀突入，四郎含笑欲去。视门外环立健儿，持弓矢以俟，盖佳之布置也。四郎牵妇衣袖，宛转哀啼，又伏地叩头，愿永绝迹。佳狂噪，刀斫其面，如败鼓声，斫其头，如败柝响。户外人又欲哄入。四郎抽掷金钱如雨，众目炫乱，始魆从胯下出。佳投刀而起，拾地下金钱，得百余两，略酬健儿，余悉入橐。月余，妇病不起，昏昏无一言，夜忽悄起，妆饰一新，曰：“四郎来娶我矣。”佳怒曰：“既神道，何强娶有夫之妇？”曰：“嘻，子休矣！前所得金钱谓何？盖卖妇身值也。”言已，趺榻一笑逝。众闻空际果有鼓吹喧阗，人马杂沓声，逾时始寂。佳之同类，咸来吊鼓盆，佳反鼓掌曰：“仆有远志，山荆本赘疣也。”葬已，遂尽遣婢子，日挟金资走四方。后遇道士，授以金针槐角猪皮做假之法，利更倍焉。汉中史太守，严厉非常，佳能曲意承顺。有触逆太守者，佳必故与为难，詈辱万端；有逢迎太守者，佳必预为往来，周旋尽致。守有过，佳揽任于己，曰：“太守何若是？”以故太守逢人谀赞曰：“老人虚度，悔识万生晚也。”偶与千金，嘱代购佳丽。曰：“此苏台土产，敢不奉献！”囊金往，以五百买贫家女，先与私通，迟疑不进。会太守墨败，竟攫为己之第一妾，名曰春花。其友豫人王七，有古癖，烂铜碎玉，书画玩好，无不珍爱。佳代搜罗，凡物罕而价昂者，必暗贴己橐，仅以半价报之。以故王大信任，尝谓人曰：“天下信实，更有如万生者乎？”会同人过海，以女寄佳处，曰：“弱息破瓜年矣，仆如三年不回，听吾兄代觅婚配。”王去，佳瞰女美，诡云得坦腹，入赘曰，却扇筵开，女掀帕斜睨，则须鬑鬑、目灼灼者佳也。曰：“吾故疑是佳儿。”

曰："既有佳儿，理配佳妇。"遂攫为己之第二妾，名曰夏云。偶乘焦叟船，过鄱阳。佳善酿，精烹调，每餐，必拉焦共啖酌，欲还东道，必坚止。翁私带小货，佳辄浑其税，而倍其值。瞰翁女船尾操楫，甚艳冶，眉目传情。询翁："何女公子至今无佳婿？"曰："小妮子娇情惯，不欲嫁弄潮儿，至瞿塘贾、金马客，仆又难仰攀，是以迟耳。"曰："仆不才，九品官也，未知许下玉台否？"翁掀掀髯笑曰："万颗珠，四十无妇谁敢信！"曰："冤哉！结发死，至今尚未续鸾胶。"指天自誓。翁信不疑。比入门，结褵已三日，悔无及。翁拚闹，欲讼之官，女曰："儿已至此，夫复何言！"佳长跪请死，崩角有声，翁长叹，拂袖去。遂以女为第三妾，名曰秋月。偶游楚州勾栏张眉娘家。先通其女亭亭，暗订婚娶，缠头甚丰，有成议。眉娘太息曰："不图吾儿，先有所归。青楼人珍馐罗绮，贵若嫔嫱，惟凤冠补服不可得，诚不了恨耳。"佳曰："吾九品官也，他日亭亭得花封，可貤赠于子。"眉默默良久，小语曰："子娶亭亭，仅得人而不得财，且欲破其财。吾年来夿资饶富，曷易而娶吾！子既得财，我又得贵，非两全乎？"曰："弃亭亭，奈何？"曰："母子同事一人，古有之乎？"曰："有有有！"遂附会小说，诡托无稽。入门，见已有三妇，艳眉大哭，欲寻死。佳极意温柔，化怒为喜，盖以调停冠裳之法，来处之闺阁，故众小相安，亲若姊妹。遂以眉为第四妾，名曰冬松；亭为第五妾，名曰四季。佳更筑房廊，终朝笙管，不数汉家愿老之乡矣。闻画士柯莲善写真，邀至，写五妾，面庞酷肖，更绘楼阁，若园圃，或钓鱼，或把酒，或联句拈题，或着棋角胜，绘佳短衣沦茗于旁，若奴子状，题曰《五美图》。工竣，佳酬以

洋蚨一枚，柯争较，佳怒曰："吾九品官也，尚不足役一画士，则捐官者何荣耀耶？"立叱之出。柯忍辱，祷于五通之庙，佳不知也。一夜醉归，奴子篝灯，至中门止步，盖佳立僮约如此。甫履庭院，闻五美房中笑声盈耳，灯光荧荧。潜诣四季，则一狐裘丈夫，偎四季扪乳，四季笑吃吃不休，怒叱走入，丈夫徐起，则貌与己同，无纤毫差。彼曰："噫！是何妖魁，敢化吾形，来惑四季耶？吾结发为五通神所杀，想又垂涎于子，不然施施从外来者谁欤？"抽刀而前，四季亦执剪刀相助，势甚汹汹。佳呼曰："五娘，莫信他，貌虽同，吾衣羊裘可辨也。"旋见丈夫羊裘，而己则狐裘矣。众媪挥杖争击狐裘人，几毙。急逸入冬松室，亦有一貂裘丈夫，抱冬松饮醇醪，拈花为枚，见佳入，语亦同前，佳曰："吾衣狐裘，可辨也。"旋见丈夫狐裘，已则貂裘。众婢持帚争扑貂裘人。逸入夏云房，亦有一狼裘丈夫，搂夏云抚案看春册，较量笔墨工细，闻外间哄闹，故作惊讶，告云曰："卿勿怖，此五通也，闻渠善变，无毫发爽，先与卿约，吾衣狼裘，若见衣貂裘者，为五通，可诱之入，利剑断其首，卿能助我乎？"曰："诺。"果就床头拔剑授彼。佳大惊，趋就秋月，则又一猞猁裘丈夫，拥秋月围炉爆栗，且啖且笑，见佳入，大笑曰："子何人？敢入吾房闼耶？"既而自思恍然，告月曰："想即杀吾元配之五通又来矣，吾实切齿不可忍，来大好，请君入瓮，就炮烙。"月果取床头猎网，欲罥佳首。佳呼曰："秋娘何梦梦？吾衣貂裘可辨也。"旋见丈夫貂裘，而己则猞猁裘，大惊欲遁，秋月招手，更狂奔，近春花卧所，闻磨刀霍霍，曰："吾非君家大妇可比，不能任五通污，渠若来，吾手刃之。"瞰床上，正卧一松鼠裘丈夫，对灯吹烟，

笑曰："莫怕他，吾曾挞渠，见渠善衣猞猁裘，见即执之，可为证。"佳愤极大呼曰："春娘，卿床上妖也，吾万佳在此。"春花申申詈，曰："万佳乃九品官，岂死魅所能冒假！"鼠裘丈夫亦笑曰："冒假万佳，理不可解，汝不过贪淫，吾小星甚多，听自检择，何必混乱庐山真面目乎？"言已，春花掷刀出，几中肩。奔出，袱被卧听事中，自顾己衣，仍为羊裘。明日诣内窃听，均有私议。或云："莫出门，彼四家均为五通占，吾夫妇落得逍遥，免争夕。"或云："自家儿夫，宁不能辨？而乃为五通占，彼四家何其愚！"或互詈曰："妮子不知耻，何不视吾房中有真郎耶？"或互诫婢媪曰："莫乱道，恐触犯彼四家五通神也。"冬松更伏丈夫身上笑骂曰："何如？连亭亭都为神踞，还是老娘待汝情分不薄耶。"旋闻断云零雨之声，意态亵极。潜出仰卧，见一髫发垂肩小女子，艳绝，徘徊床下，手弄烟筒，笑曰："与郎有缘，腆颜毛遂。"佳大呼，以烟筒击之，女顿杳。闻屏后有男子声，骂曰："万佳无礼，我辈昆仲皆五通，与尔妾嬉，未免尔鳏，故遣小妹来伴汝寂，反恶声向人，岂真倒插纱帽翅，便妄自尊大耶？"佳悚惕，叩首连称不敢。问："君既为神，亦知明理乎？"曰："惟禽兽不知理。"曰："是也，神既占娶吾妇雍氏矣，何又占吾诸妾？"神曰："是何言欤？"既而大笑，曰："子稳戴绿头巾，尚不知奸夫伊谁耶？前娶尊阃，乃假托吾辈者也。如不信，子试言渠当日来作何状。"佳缕述挥刀掷金等语。神曰："若何？渠真五通，能如是之畏子乎？我辈俱在，子刀亦在，姑试为之，较真膺也。"佳哀泣，自称死罪，诸祈成全。神曰："嘻！万佳儿，若能供养我，既不汝仇，且使子富。"佳敬诺，从此遂事神。一

夕，梦妻雍氏珠翠盈头，锦袍玉带，门外多护从，掩泪入帏，执佳手唏嘘，曰："万郎，何可怜人也！妾所适之四郎，乃真五通，渠之兄若弟，早为郭孝子所斩，剩渠一身，不复为厉。然威权亦炽，管领东南一角，亿万游瑰都监使，士卒如云。妾每怀故剑，渠亦惨然。今闻诸妾所占者，乃假五通，言于四郎，愿效绵薄，明日领兵至，代郎驱除，乞暂避其锋，毋干犯也。"万欲拉与叙旧，雍羞拒起辞，黄梁遽醒，谨志所言。次夕，潜伏东邻，果闻宅内戈戟交鸣声，四郎咤叱声，五妾环泣声，媪婢奔窜声。又闻四郎誓师曰："如此假通，横行若是，若能尽缚以献者，膺上赏。"众卒噭应，战斗声。移时，四郎大呼曰："遁其一矣，奈何？且归报夫人，再图侦捕。"旋闻空中吹螺击鼓，为四郎凯歌声。声顿寂。晨携仆入视，则妾婢皆昏迷，救苏，犹各哭其夫不为悟。视箧内黄白，则外虽扃镭，而内皆空空。阶下有黑白花犬四，皆断头，血涔涔，想即假五通也。整顿门庭，医治五妾，渐次就痊。收集逋负，仅剩千金，深惧食齿浩繁，若何生活。既而自喜曰："我九品官也，当以官为乞食左券。"尽以千金贿赂长者，授实任某县典史。甫莅任，红黑帽，鸣锣呵殿，四轿游长街，忽有黑气一团，呜呜自空中奔至，内有毛手如葵扇，遽搏其颈，骂曰："吾兄弟辈待汝不薄，奈何引恶人来肆杀戮？吾诚假通，然不汝恕矣。"言已，手批其颊，其声甚脆。佳大呼，死舆中，五美图遂四散。

郝 腾 蛟

床头夜叉啼，河东狮子吼，能令铁铮铮汉子丧胆，恨无杜兰香重到人间耳。然每闻吾乡父老谭郝总兵事，未尝不须眉欲动。总兵登州武世家，姓郝名腾蛟，字春霆，少以武庠获解，事父母至孝。两臂能开铁胎弓，矢无虚发，拳勇得僧耳的绍。貌虽如处女，然路遇不平，辄拔刀睚眦之。家赤贫，不妄干人，或樵采山林，或猎捕飞走，供菽水。然里有窘急来告，辄资助之。顾东砍西斫如杨阿若，人虽德之而恶其横。故年已二十五，无敢以女妻者。会礼闱较武有期，整装欲往。因贫，无仆御，无坐骑，自以雨盖袱被、弓矢刀戟负于背，以米、麦、菽、粟蒸馍馍揣于裹。登堂拜别，父母戒之曰："儿功名无庸计，所忧者，性不纯，好预不干己事，辇毂下，重则弃首领，轻则窜穷边。"言已涕下。郝亦泣言知悔。命解衣，亲为刺字于臂上，文曰："能忠则名扬，能忍则气降，好勤职，报君王，毋贾祸，累高堂。"刺已，以硃涅之，深入肌里。然后徒步行，逾武定，近德州界，山雨暴至，装负淋漓。瞰岭后有古精蓝，即奔暂避，意待霁而后行。久之日暮，雨淅沥如故，遂决意止宿。视庙中断井颓垣，神鬼露处，惟中殿尚能避风雨，香案尘渍，杂蜡泪，抽刀铲削，以案作榻。遂对神再拜，祝而高坐，咽囊中干糇，倚装假寐。夜阑顿醒，视月色晶莹，两廊鬼判欲攫人，心亦不惧。甫再交睫，闻窣窸声。睨之，一二八好女子，自龛后徐步出，妆虽不整，

貌惨淡，衣朴素，而五官位置极丽端。宛转下庭阶，迎月长叹，掬破瓮中雨水，饮咽咽有声。饮已，跪伏神座下，喃喃不能辨。郝毛发森竖，意为鬼魅无疑。抽刀跃起，大呼曰："死魔敢尔！"女子应声倒。近身详视，有形质，以手抚肌，尚温。大诧曰："人耶？鬼耶？幸未孟浪。"遂殷殷唤苏醒，缓缓询踪迹。女子泣诉曰："妾海州人，小字红红，亲卒，为恶叔诱卖勾阑中，誓死不接客，鸨母痛楚之。蒙东村李秀才名郝字伯调者，怜而买为妾，希育子，甚相爱。讵家室悍妒，动即詈挞。昨侍早妆，失手碎玉搔头，遽呼烙铁，妾怖而急遁，潜伏于此，已三日不食，顷口燥，就瓮饮，实不意惊大王，乞赐剑下死，妾目瞑，胜于朝秦暮楚，亦绝不居地下，唱比红儿诗也。"郝大笑曰："我以子为妖，子以我为盗，两误矣。我非绿林豪，乃武孝廉，子勿怖。"分干馔与之食。霎时，天向晨，详问夫家远迩，曰："二十里。"曰："送子归去来。"女泣，似不愿行。曰："痴矣，无论寒饿煞，即有匪徒至，能保贞以生乎？吾送子回，当认我为姨父，我能代子区处。"女始随之行。纤足步泥淖，颇滑汰。郝曰："子速行，若欲步步生莲花，不误乃公事耶。"女泣言其惫。郝自思男女有别，挽之负之均不可，乃铺巨衲于地，令女蜷卧于上，裹之如襁褓，左负装而右挈女，提携如幼孩。令女口授路径，行如飞，顷刻至村中，犹家家闭户寝。女指门扣之三四声，一村佣出，睨女立郝后，遽反奔。闻宅内妇人声，音破裂，如鸱鸮啼，云："吾道小妮子不正经，果偕破野头来，反图赖一顶绿头巾诰赠汝矣！尚以老娘为盲耶？来即执之，拷且烙，方泄吾恨。若左袒，宁先见杀。"旋闻喧嚷索杖声，开户索履声。一男子披衣奔出，瞠目视，低告曰：

"此即藁砧也。"郝领之，略拱手，即放步入厅事高坐，命女与生傍坐，凝视再四。遽问曰："男子,汝即李秀才乎?"曰："然。"曰："此即汝之小妻乎?"曰："然。"曰："后宅汹汹者，汝之大妇乎?"乃战兢羞愧不敢答。郝即捧腹大笑，声琅琅震屋瓦。村人无老少男妇，或立或坐，济济满堂。忽一蓬头妪走出唤女，郝止之。旋有赤脚婢唤且挽，郝更止之。突一杵飞出，中女臂。又一砖来，中郝肩，如不觉。妇怒吼而奔出，面靛色，目惵裂，发蓬鬙出，即挞女，又箠其夫，语且侵客。郝仍如不觉。妇吼怒詈骂声，女涕泣求饶声，生咨嗟太息声，郝捧腹大笑声，众纷乱排解声，声大震，如鼎沸。以致邻村妇老，与妇之兄弟，咸奔至，劝妇诣内，无贻外人笑。郝大声喝止之，如晴空霹雳骤下，众声遂寂。少顷，与众问询，自道姓氏来历，述邂逅遇女之由。言毕，飕然刀出，晶莹插几上，厉声曰："吾试期近，不能久留，且为天地间除害去。"遽拿妇跪厅事，伸掌上下拍击，每一击辄数责，曰："秀才家不过爱面孔，不与汝较，汝竟猖狂耶?红红亦好人家女，何罪过挞且烙耶?人我一样皮肤，挞烙汝痛否?汝不能生子，秀才始娶妾，妾有子，即汝子，定欲置之死，视香火断，宗祧斩耶?四德无，七出备，尚装憨耶?红红背后语不足信，当面乔行，径能抵赖耶?红为吾姨侄女，今始寻觅着，当送官笞汝，岂一拍了事耶!尔夫尔邻尔兄弟均在此，敢以我为如何?若左袒，当尽杀却，况汝耶?"始拍妇怒詈，再则呼救，再则号哭求恕，再则如豕就斩，长号而已。郝正拍且数，忽风吹衣露臂，一童子呼曰："个位官人，臂有朱文字。"郝蓦忆父母诫，遂止。众见其凛凛如天神，不敢劝阻。至是始请入座，求曲恕。先是女逋

后，访无耗，李虽心怜，无如何。顷闻郝言，竟信而惮之深，遂长跪请罪。众亦罗拜代缓颊。郝曰："尔曹欲罢休甚易，曷书一保状署押与我？我会试回，验红红，若顶少一茎发，身有一伤痕，即与汝曹决死战。"众曰："诺！"遂折券书与之。留午餐，赠赆金不受，惟立饮一巨觥，收刀负装，怀券去。入都，成进士，官侍卫，司豹尾神枪。随跸木兰，出征歼寇有功，膺心简。迎养父母，入都，计五载，恩授寿春镇。先回籍，始莅任，重过此境，憩路旁店，父母偶语曰："儿气平，果贵显，当年刺臂上字，不以为痛耶？"郝蓦忆前事，悚惧直陈，且言知悔。父母骇诧，即命材官往探。须臾，鼓乐壶觞，李生吉服负女，红红绣裳负儿，均顶香跪门外。询之，盖郝去后，大妇羞愤病卒，红红扶正，一胎生子女各一，已呀呀学语矣。坚请恩公重到山庄，笑遣之，挽益坚，村之父老亦环叩曰："相公锦衣回里，况又南报双辉，当为山野祓除不祥。"至则居以燠室，享以珍馐，优伶演剧，为二老寿。侍从皆厚劳，村人争宴请。生与女晨夕问起居，如见父母礼。因述红红并无葭莩戚，当日诡言以恐之耳。然夫妇事之礼益恭。堂上绘郝小像，神毕肖，虔祀之，已五载矣。村中有罗氏女，貌妍丽，生而识字通文，惟两手握固不开，衣食须婢；乡人娶妇同作苦，以致年三十无与议婚者。素与红红善，来谒太夫人，叩膝下。红红代述其异，太夫人不信，视之，戏擘其右腕，遽开，擘左亦然，中有两玉如棋子，一文云："罗氏女，名娇娆"；一云："年三十，嫁腾蛟。"太夫人惊喜曰："此天数也。"即聘为儿妇，借李宅成嘉礼而后去。郝武人，字仅辨之无，镇寿春时，案牍札付，皆夫人标判。尝于红烛下草露布，公侍侧，无惰容。夫人虽为公

置姬妾，不妬忌，然每因公事争论，辄捋公须，使戎服跪谢而后已。官十年，父母卒，回籍，服阕再起，多政声，皆出自内助。每叹谓僚佐曰：“我今而后，方知阃威之可畏也。”立命材官携金，诣李生家，为前妇建醮求忏悔。夫人生子二，妾生子三女一。子皆贵，多与红红所生子同科。世世联婚姻，若朱陈焉。

懊侬氏曰：“佛家有伏狮罗汉将军，岂其化身与？不然，何毙之速也。迨至虎帐谈兵，蛾眉秉笔，一言不合，辄捋其须而屈其膝，将军身陷李生覆辙，得毋哑然而大笑乎？所以孔雀择林，必先顾其尾。

《夜雨秋灯录》续集卷一

卓　二　娘

彭泽孝廉宋景玉，字东墙，好狭斜游，家富有，日掳金钱为锦缠头。少娶吴氏，貌美，结褵二三月，颇静好。旋就荡妇宿，稍讽之，即拂袖起，誓以黄泉始相见。吴郁郁幽愤死。虽归为营斋奠，而心终不怿。契友某，疑且不平，曰："夫人貌端好，较章台柳色高百倍，是何心性，舍珍味而嗜疮痂？宁割席，求明示。"生曰："仆亦不自省，无论鸠盘荼，一入勾阑，即西子南威也。近即作文，必于彼处，始得成杰构，否则枯肠而已。食非娼不甘，寝非娼不熟，虽刀锯鼎镬，不能易其性。"友闻之，叹曰："今而后敬闻命矣。"出而宣于众，戒桑梓，无与婚。生内顾乏中馈，急谋胶续，媒妁去不面。大怒，以千金买艳妾，初亦箭好，旋亦宠衰。月余，故态复萌，妾劝之，生怒曰："贱人敢尔！"始詈继挞，妾亦死。里中相诫曰："生女宁作娼，不嫁宋东墙。"生闻，亦愧悔，然顾空帷，睹遗袿，更觉岑寂，益宿青楼。不两载，业已去其十之三。里有谢氏卓二娘，新寡，貌仅中人，体复羸弱，愿嫁生，遣媒示意。生不耐鳏，急允诺，聘娶。人恒为二娘危，而二娘顾自若也。入门操作，如贫家妇，绝口不问前番事。夫即归晏，惟问安否，即枕上情浓时，不问意中人若何。生反愧恧曰："仆有奇癖，是天下女子所最恶者，

卿审之乎？”二娘故诧曰：“男女体殊而性一，床笫琐屑，均同乐，未知何事而好恶之悬殊，请明告妾也。”生太息曰：“风月膏肓，烟花锢疾耳。”二娘抚掌曰：“幸哉，醮也！妾前夫日坐愁叹，见粉头，面即赧，妾时劝驾，不许，反得痨瘵死。今得后夫若是，妾愿足矣。”言已，袖与金帛，逼令往。生由是益放纵。偶晤马媪，问曰：“姥，终日如穿花蝶，如另有奇草，乞导引一豁眼界，当酬以巨金。”媪曰：“郎又娶得床头生菩萨第三尊，不怕醋瓶倒耶？”生以二娘贤淑告媪，媪曰：“陶公祠畔，枣花门内，新来江南白媪，携小娇生四名，均钱树子，第一为西贾攫去，第四美尤冠，老身请为郎执鞭。”生喜，偕入门，见庭宇雅洁，笔床茶灶皆备，架上鹦鹉呼曰：“郎君来，姐姐烧好茶也。”牵珠帘，拉生入。诸婢含笑迓客，鸦髻绿裤褶，已觉可人。问媪曰：“姆即前云大钱神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恐吾家四官见之，当为相思死。”询四官，曰：“已为王天官公子携去看花，夕方回。”引入小阁，云即四官香巢，壁上诗笺，极夸莺燕，床头舄，奁畔粉，镜边钗，已见一斑。少顷，阿二阿三来，貌俱纤婉，亦极奉承。生神夺，呼曰：“仆当老于是乡。”媪急摄以足，耳语生曰：“阿四尤巨擘，毋遽示馋胖，为若辈小觑。”旋进珍羞，穷治水陆，笙歌鼎沸，各献所长。生乘间问芳名，二曰巧云，三曰倩云，四曰停云。二稳重，三风骚，时于席上传眉语。生虽迷惑，而意在得龙头，仅含笑小酬应。听更柝转，忽见灯火一丛，肩舆飞至，婢挽美人出，四也。醉眼腻涩，意态阑珊，扶入香帏，即拥被寝。生微睨之，果如媪言。席终不去，三曰：“郎若不畏河东吼，何妨屈玉趾！”媪笑曰：“大奇，他家娘子，能任郎君跳入云霄

去！”生亦夸耀。三曰：“阿四沉醉，恐失礼，妾又陋，不足攀龙凤，奈何？”媪曰：“莫错过，郎与三官，真是一对鸳鸯偶。”三曰：“不若妾为四官权印务，俟解醒，郎兴问罪师何如？”生恐拂其意，即携之所居室，偎之坐。见清雅缭曲，案列文房，曰：“卿女学士耶？能书否？”曰：“间颇涂鸦，实不成字。”问：“工吟否？”曰：“鼓儿词，未尝不成句也。”解衣入帷，意仅借红娘馋，讵一张旗鼓，觉另有一种奇趣，令人销魂，真生平所未经者。大惑，为之盟山海。三笑曰：“论郎表表，惟四官方称，碗许米汁，请留以灌四官，妾不过代庖人也。”生愈迷，极力缱绻，日三竿，犹未起。婢入唤醒，进以茶果，询四，则又为李侍御公子招去。幸意全注三，不复问鼎，亦不复言归。鸨母遣婢索夜合资，惟以片纸画押谕仆归索，二娘资如数，与之甚捷。一日，得句黏壁，曰：“魂被香笼魄粉熏，此中温暖更谁分；从今莫忆秦淮月，笑倚花前看白云。”偶携三出游，归见阿四坐案头，观其书诗，大赞誉，搦笔擘笺，立和曰：“温台苟席异香熏，饱满恩情已十分；无怪阿三狂欲死，宋郎词藻艳于云。生自窗隙潜窥，四觉，急团其稿，坚索，始与阅之，意更夺。”目荧荧似碍三，三窥其意，笑曰：“代庖人瓜期届也。”是夕即送就四官寝，昵爱殊甚。然四美固冠，其骄慢贪得尤冠。生嬖昵既深，不复计阿堵，日遣仆索资甚急。年余，三生一子、生一女，四无出，二潜与生私，亦生二子。计迷于此者三年余。偶归，不常见卓，均云归宁。计良得。年余，索资渐以钗钏，又以衣履，且以书画玩具来变质。又年余，索忽靳。因詈仆，仆蹀躞至再，携一册来，曰：“娘子传语：家中产已罄，孑然一身，实不能作娼饱郎欲。”问田宅，曰：“货去久矣。”

生大惊，阅其册，细疏支取年月：田宅售价甚详。并云、“宝山已空，日乞食于尼寺。”急趋归，寻卓，则门户犹是，而主者已非。询之，以妻卓卖券示。问妻无耗，寻仆，忽不见。踧踖无计，再返白家，则搬运一空，玉人早散。居停遣仆洒扫，下逐客令。茕茕顾影，托足无区，赧而求依于亲族，不许。无已，寄古寺宿。久之，为乞于村郭，悬鹑百结，呼号两年，西风骤来，鸡皮皴裂，欲觅死无法，意不若为梁上君子，得则苟且生，犯则杖下毙，犹胜于自戕。窘且决，夜潜越富家墙，惊仆起，聚蜂而攒殴之。主人出，即前之契友某也。谕勿殴，送公庭，生呼曰：“即速殴毙为快。”某曰：“曷书券自任贼，即释汝去。”不得已，书与之。某执券，仍加以缚，送至一处，扃斗室中，不加缧绁，而监守甚严，日给两餐冷粥饭，夜藉湿草眠。久之，闻官长坐堂皇，呼己名，即有一役，引伏阶下。堂上人呼，生仰视，则为自家厅事，东西坐者皆亲族，卓二娘鲜衣艳服立庑下，白家三姬左右侍。大骇，首复俯。妻卓曰：“嘻，郎不肖，一至于此乎？诸长者均在，更有何言？妾当日若规谏，是直驱郎死，否则妾蹈前辙死，妾愚不至此。赁宅购三艳妇，引郎入八阵图，若真为销金窝。试问：郎居四年，何绝不睹鸨母与他客面？郎承祖父资已竭，且为丐与贼，笔迹在此，非可以口舌争。妾忍守孤枕，忍设丑局，始保脂膏，且督课耕织，更有盈余，与郎无涉。倘改悔，请仍归主人翁。姬俱在，妾亦不争夕，但手不许攫一文钱，足不容逾一重阙，坐守安享，以尽余年。若不遵，请郎自便。妾有子，亦可守门楣，不须藁砧也。长者均在，郎曷早为计！”生涕泣誓天日，愿如二娘言。众赞叹，玉成始去。卓为生盥沐，更新衣，羁内室，日

周旋于妻妾间。视屋宅更华，阡陌更广，三子就傅，已将能文，皆二娘经营也。始，媪之勾，姬之吟，富家之获，皆二娘安排也。由是改过迁善，目睹子成名，毕婚嫁，寿八十，犹抱孙，不敢出门户。

偰侬氏曰：孟光举青玉案，仅守现成之局；文君作《白头吟》，徒兴怨怼之辞。卓哉二娘，以不谏为谏，以不防为防，使易巾帼而须眉，必能委曲求全，善处家庭骨肉间也。然而甘居再醮，甘随荡子，岂以良人早殁，而不能展其所长欤？抑另有宿缘，而莫能守其故辙欤？士君子生有奇才，而急于自荐者，皆二娘之流也。噫嘻！悲哉！

丹青奇术

皖人鲍打滚，画师也，能召亡写真，虽逝者逾十余载，鲍往墓上伏地一滚，瞑目久之，起则把笔勾勒，敷色渲染，举示其子孙戚属，无不惊为酷肖。人子思慕之极，不能重见容范，多乐与鲍游。以故倒屣争迎，声价颇重。一领皂色大布衫，敝犹衣之，盖滚久无从收拾也。然得资多供缠头费，尤嗜酒不羁，为君子所嫉。皖北有谢君，父早殁。其兄以微员，仕都中，偶晤鲍、邀至家，嘱为其父传神。鲍如法写就，神颇似，惟颔下有八字红血迹，不可解。询于母，盖其父曾因公收刑部狱，惧法，自以黑索扼吭死，故有此迹。睹其颠，冠蓝顶；其父生固八品者，不可解。次日，其兄来书，已为太翁覃恩加级，请三品封矣。兴化有陈孝子，名嘉谟，国初

时，增广生员。其父某，与鹾商争海地，兴讼，商负，衔之。会其父往海滨，商嗾灶丁殴之，自踢其子死。告于官，往验，径诬为其父踢杀，讼两年，商遍赂当道，遂以生父为把持盐务、殴杀人命拟斩。生号诉诸大府，不直。欲叩关，知秋决近，恐不及。祷于神，不应。日夜仰天泣，目尽肿。闻巡按御史将至扬，急于神前刺血写冤状二通，一藏于怀，一捧于手，油纸封固，而标题之，文甚长，皆历诉商横吏贪，父抱黑盆等语，末有“与其父死而儿亦死，曷若儿先死而父可或生”两语，尤为酸鼻。书成，公服立河畔，俟巡按官舫，鸣钲鼓乐，从上流下，两岸有司跪接，生乘其不备，突于人丛中跃出，大声呼冤，掷手中状于官舫，自投长河死。巡按悬赏劵捞救，大索三日，不能得。捞出瓜州口，亦无耗。翌晨，巡按素服亲祭于浮桥口，风大作，日色惨淡。众见水面竖一指出，盖尸犹直立逆流中；负出水，面如生，握拳透爪，切齿穿龈。置于岸，僵立不仆。巡按亲许代昭雪，始仆。阅怀中状词，琐而更哀。立刻坐堂皇，提人证，审讯刑求。商服，而出生父于狱。谕本籍邑宰，善视生父，厚殓生尸。然后奏劾上下承审官，请旌孝子，祀入乡贤，刊事迹，入邑乘。诏许。邑人建祠于学宫西隅，春秋官祭，礼不衰。至道光某甲子，适鲍君来，邑人痛孝子无遗像，求写真。鲍以为事隔百年，难之。邑人请益坚，乃试往殡宫，滚五次，不可得。恐损己名，自剪爪发，刺血书疏文，杂符篆，焚于城隍神祠，跪拜，禹步，久之，怀纸笔就神座下宿，嘱庙祝无窥探。漏三下，万籁寂，见龛灯顿缩，阶下若人影，往来甚伙，两廊各出一卒，一长如山魈，一短如僬侥，互揖出门去。少时，闻柝声，鼓声，请钥开门声，四褐

衣人来，伏阶下，曰："有词。"即见案上设符剑印信，阶下多执戟横刀，若大府体。乐三奏，神金冠蟒服，呵殿出，升堂坐，貌古髯浓，鬓已斑白。判事毕，问褐衣人曰："孝子来何迟？"曰："孝子现为崆峒山都总，云程尚二千里耳。"须臾，鼓乐大震，列炬如火，城吏白："孝子到。"神伛偻出迎，礼甚恭，肃入，分东西坐。孝子冠服甚都，貌亦丰润。寒喧茗已，神敬白乡人意，与画士疏，孝子嚬蹙，曰："何必尔！"神曰："乡梓情深，欲求音容，为后学矩矱，俾瞻仰耳。"一朱衣吏请入西厢更衣。少时，复就坐，则衣公服，乌靴露顶，貌极清癯。少定，即更来时服，再拜兴辞。神皇皇送之，登舆去，三揖而返。灯光大放，满堂寂然。鲍蓦如梦醒，即抽毫就灯写明。天明举示人，与孝子曾孙骨气同，鲍未面也。惟首无帽，颈无领，盖国初时公服上以尺布围颈，投波时领与帽飘去，故冥冥现形，犹貌当年精卫。由是人益神其术。后与扬州营李游击善。李有雏婢小王，与娈童施姓私通，李见而怒叱之，两小私遁，觅无迹，急延鲍，恐之曰："君有术，必能知渠所在，如言之确，当酬以重金；若不语，当以妖法收汝狱！"鲍不得已，勉为一滚，即伸纸遣墨，画长堤浅水，疏柳数行，一渔家门首晒罾，屋后有覆艇，微露男女足。李遣役照图捕，果获，略审诘，双双活瘗之。鲍持金急遁，走仪征，将渡江，夜从荡妇宿，甫登榻，见婢与仆相搂自帷后出，笑而招手。鲍大呼，阳脱，死于妇腹上。

懊侬氏曰：身有绝技，不知敛藏，犹贾祸患。弄怒潮者必溺毙，戏竿杪者终堕亡，况明明邪教，且攫金而卖命者乎？死妇腹上，犹更易渠。至孝子风采，如旭日之当空，如

朝霞之映海，英风凛凛，千载如生，固无日不在人心目间。乞渠写真，本为多事。

范小仙

范小仙，不知何许人，与吾乡城隍庙住持白道士友善。白面貌清秀，性情恬适。少慕勒敕之学，不得其传，徒步走江西之龙虎山，谒真人，栖玉真观，随法官叶某，朝夕炼，将功颇进。三年后，白忽思归。叶曰："功成只一篑耳。"白终不欲须臾留。叶赠一硕大牝驴，绾以草绳，云两日即到珂里，但半途万不可饮以水，至则喂养，亦可代步。白拜别，果两日到，由庙之后门入，系驴斗姥阁下。入而解橐更衣，参师长，并拜见同侣。或问何时离真人府，具告之。众讶问跋涉何其速也？以驴对。众走觇之，驴乌有，惟青草擒一大蛤蟆。解之，跃入水际不见。白由是能召亡、求雨诸法事，至飞升吐纳之妙，则依旧茫然也。一日，范自他郡出，指名访白，宾主问讯，欢若平生，终夜清淡，语甚玄妙。白即欣然留范下榻。白长素，而范则茹荤，且嗜酒。白非笑之，范饮啖自若。暇亦与邑之士大夫游。人或爱其豪迈俊爽，不以羽流目之。工书，善堪舆，然不轻言，言必有中。一日，同白饮庭中，月色清洁，冰镜高悬，满地树影，若即若离。白乐甚，告范曰："如此良宵，若有灯戏看，庶不负此一轮。"范曰："有灯戏所在，并不远，顷正开场，曷往观乎？"白问何处，曰："去，便审其地。"言已，以庭中

长木凳，自骑一半，以半骑白，嘱闭目，以两手抱其腰，曰："慎勿遽开目，违者堕地死矣。"白应之。范咒曰："起！"凳已腾空，两耳风飕飕，闻江涛澎湃声，又人语喧哗声，旋钲鼓齐鸣声，曰："至矣。"凳已落于地。白启眸纵观，则一极大戏园，士女如蚁，莫不仰视，台上正演新剧，满场灯火，开不夜天。范与白同立凳上，观良久，忽一秃发短童、一垂髻美女、一鹤发老叟、一跛足乞丐，联臂踏歌，嘻笑踏月来。见范，睇之笑，似欲有语。范急取袖中钱囊与白："君若饥渴，中有孔方，可随意用。吾与故人略走，走即来。"白曰："诺。"范跳下凳，即走入四人丛中，且语且笑，且信步，略转瞬，即不见。白痴候，听村鸡四唱，台上撤钲鼓，收灯火，观者四散，而范久不至。白露坐以待，至天明，且卓午，仍不至。肩凳往询，行人云："此为毘陵城。"距故乡已五百余里矣。大窘。痛骂范道士无良失信，致受奔波苦。意将乞食，突忆钱囊，扪之，内有碎银二三两，易之足敷川资。时因纳凉，仅著短葛衫，遂徒步肩凳过江，由竹西直至故里。至则问庙佣。云："范公连日均在庙内，并未出门一步。"往觇之，则范犹酣卧未起。呼而怨之，范惟含笑问曰："木凳弃之否？"曰："自家长物，能不携归耶？"笑曰："吾固知君必不忍弃己物。"时白所主者，庙之东房也，多楼阁，缠延三四进，西房素贫，无力建筑，内外皆平房。范以为乾方太塌，若无楼，庙必败，于邑亦大不便。瞰庙西王氏宅，尚有堂楼五间、串楼五间，年久欲倾颓，王姓欲拆毁，有所成议。范急往告王姓，求勿毁，曰："神为一邑冥官，庙则关阖姓风水，西偏处，全赖瀛第楼为靠厢，若毁之，恐均不利。"王姓曰："楼将倒塌，奈何？"曰："吾

有术在。”即以竿木自上面拄之。王姓曰：“楼望西倾，子在东拄，是速其倒也。”曰：“拄之，可延数百年，岂速之倒乎！”王姓亦姑妄听之。而竿木竟坚不可摇。楼素危，每风雨辄动摇，至是竟无恙。范于无人时，便告白曰：“子知我远来之意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曰：“前生与子有缘，特来邀子同往栖深谷，习至道，功成登金阙，朝玉真子，奈何恋尘壒，毫无去志乎？”曰：“吾原不耐岑寂，始由江西归耳，不然，至今尚未离龙虎山，更能舍家园随子浪飘泊耶！”范每与白观火、瞰井、登绝巘、涉危楼，辄拉白同下，白俱以为幻术，不深信。荏苒三年，范忽谓白曰：“子既不去，吾亦欲归矣。”明日，遍别所与游者，问:“何之?”曰：“远甚远甚。”时陈君习医，亦与范善，闻将去，即杯酌饯行。求范曰：“君有奇术，必多良方，今将别矣，曷举一二赠我，亦可济世，行方便也。”范笑顾厅事西畔土墙一围曰：“即此便是催生药。”时积雨数十日，南山蛟水大发，巨浪围女墙。范归，拉白登城视大水，久之，俯曰：“此中有佳境，吾与子投入如何？”白不肯，范太息曰：“子所谓有仙缘、无仙骨者，虽然，吾先以术坚子信，亦可登。”袖出匹布，长十余丈，向空一掷，即成危桥，若接霄汉，曰：“吾试与子游月宫好否?”白坚立不肯登，范遂揖而后登，耸身跃入空际，人影依稀。突布堕，范亦坠投水中，风挟洪涛两三卷，则人布俱杳。白大声呼救，已无及。归而涕泣，以为范小仙左道自杀，饱鱼腹矣。明日，客有自邗江回者，携扇访白，云：“昨在东门浮桥遇范，渠云行时误携君扇，属乘便返璧。”白视之，果已扇。至是始悟范真仙去也。又十余年，王姓不能守范约，径拆楼，工人以石杵凿去竿木，有

金光一道，大声若雷，楼主在串楼上，突颠下，几毙。陈姓遇有难产者，姑以墙土试之，颇验；然施送则验，索谢则不验。远近闻之，争来索土，不两载，土墙无一撮之多矣。余童时，犹在庙之东房，见正中悬《丰于禅师骑虎像》，又楼上悬《白鹿芝图》，笔墨秀逸，翛然出尘。道士云为小仙遗笔，未知真赝耳。

懊侬氏曰：苦口婆心，百计莫悟，古人处君父师友间，药石为仇者，均不外是。然犹得曰：吾君父也，吾师友也，吾非得已也，吾尽其在已之道也。若范之与白，生不同井，道不同门，秦越殊途，一朝邂逅，顾白已桎缚其体，胶糊其心，清真之风，万无从入，犹复于洪涛泊没之后，道出广陵，寄归别面，其将以此自炫耶，抑使彼悟而深悔耶？噫！白固痴而范亦痴。

郁绿云

来安山中，富家郁道生，良田千顷，华屋百椽，牛羊千蹄，而胸无点墨。娶歙人鲍姓十姑，貌美，通书史，惟隐嗔乃夫忒俚鄙。孕十五月，产一女，名曰“绿云”，因设帨时有绿云一线，自北斗边降中庭云。女生而识字，目下十行，再得慈母训，五六岁，即卓荦观书史，摇笔为文章。母喜曰：“此吾家女学士也，曹大家、管仲姬有替人矣。”翁因十姑生女后，久不作茧，娶绳妓金关为妾，嬖昵殊深。鲍略争夕，金关娇啼进谗，谮造黑白。翁惑之，然尚念结发情。

金关又私埋木人于后圃，乘翁种花时故劚出，上有翁名氏八字，符箓若蚓。翁见之，大怒，以为暗算巫蛊，必十姑妒嫉所为。乃扃之幽室，将设马厩之谋。女时甫十二龄，侦知之，夜穴墙壁，扶母出，藏东邻家，仍回房阒卧。翁始犹叫噪，继知之，亦怜其孝，置不问，仍招十姑归。然由此反目，恩断义绝，觌面无一言。十姑幽郁冤愤久，得沉疴，誓不服药，遂逝。女心痛不敢哭，惟枕上多泪痕。翁宠妾为嫡，胁女母事之。女貌极温柔，而行动皆不合继母意，始毒詈，继痛楚，翁左袒殊难。久益昏瞀，房欲过度，鸡骨支离。念得病将毙，思族中惟一从弟玉生，邀至与诀，伏枕哀泣，云："兄无后，只此弱息，乞吾弟照看之。田产饶沃，渠皆巾帼，何能为？乞为觅一佳婿，赘作吾嗣，析产为二，弟得半，与半可也。"玉生一一敬诺。翁目旋瞑。女哀哭尽礼，而金关御脂粉，餍粱肉，如平时。女对主哭出声，金关怒曰："呱呱者，殊可厌也。"立毁其容，使杂家人妇中，供操作。女潜诉于叔，玉生怫然曰："渠汝母也，母之教女，有何不是处？"久之，詈辱益惨，女再诉于叔，玉生曰："是由尔之不能承顺也。母纵虐，即质诉官庭，又将奈何？"金关潜知之，益凌女而德玉生。从此，家事咸听玉生之命是行，洁厨扫榻馆，玉生饮食丰甚，夕与玉生絮聒，恒中夜始散。一日，授女以鞭，命牧豕。女掩泪去，晨出夕归，食仅与脱粟一瓯，花容月貌，顿作鸡皮皱。途遇叔，伏叩泣诉。玉生耳如不闻，将掩面而走，女牵衣使止，曰："叔乎！奈何忘我死父赠产托孤之遗嘱乎？"玉生怒曰："小妮子宜其遭鞭笞，尔父赠我产，非尔产也。托孤一言，虽有凭证，其如汝之倔强何！祖父数世，均未分析，何得言赠。

且虐汝者，汝母也，非叔也，再饶舌，即直陈于汝母。”言已，拂袖去。时金关又有中表弟玉禽来，与玉生结酒肉交。禽瞰女貌，谋欲污之。东邻白七姑，觉而私泄于女，大惧曰：“是真不可留矣。”弃豕，逸入东山岩深处，垢面蓬头，栖止山穴，饥食野蔌，渴饮涧泉，得不死。年余，见涧底有草，亭亭如笔管，根团结如芽，食之味甘，即蓄为御冬计。洞穴大可容膝，措石为门，藉草作榻。立门前眺望，其境更幽。久则身轻，大壑能越。山中无历日，瞬又好春，女思既无拘束，大可出游东西诸山，穷极登览。偶至都梁之牧羊山，俗云龙女牧羊处，遂仰天大哭，曰：“龙女获罪舅姑而牧羊，奴获罪继母而牧豕，然龙女得柳毅传书，尚有还宫之日，奴所遭若是，欲寄书于地下父母，庸可得乎，”言已大恸，烟林宿鸟，嘈杂惊飞。忽对崖一垂髫女子，持鸦锄，携筠篮，若画上采药仙童状，向女招手。女知其非人，然亦不怖，试泪趋就，对坐岩石上。垂髫人曰：“适闻子言，似是闺秀，然尚非真通者，泾河距此甚遥，何预龙女事？山之所以名牧羊者，乃楚怀王孙心牧羊处耳。项梁求得，立为义帝，都盱眙，旋为黔布所杀。难及，长公主积薪自焚。奴毕姓，名岫芙，字女须，三阿亭长女，白昼杀父仇于市，帝怜之，赦而没为奴，时得公主怜，故以身殉，同焚死。上帝怜鉴，敕主为此山之神，都梁、石梁两邑之薄命女子，皆归主管，各有所司，奴则专司采药。”女惨然，曰：“然则姊为鬼乎？”曰：“何得仍为鬼也。”曰：“仙乎？”曰：“尚不得谓之仙，然羽化有时耳。顷闻子恸，想亦伤心人，曷告我颠末？”女洒泪缕陈，且哀哀乞拯。曰：“将若何？”曰：“姊姊不弃，收作泥中人，或亦可以分劳乎？”岫审度久之，曰：

“且同归哀于主，或有主仆分，若作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则吾岂敢！”女喜，尾之行。落照堕崦嵫，林木幽深处，忽现一宫殿，伟丽非常。中有美人数十辈，风裳月帔，皆非时世妆。或倚树听泉，或秉拂趺坐，或调鹦鹉，或鼓凤凰，或小聚清谈，或独立遐瞩。岫曰：“此皆执事人也。”众见岫争迎，曰：“岫姊归何晏也？”岫笑曰：“偶然拾得一下世界人，是有慧根而遭奇厄者。”遂代为陈述，且令女与众问讯。然后引谒公主，言所由来。女伏叩阶下，偷睨殿上，坐一黄裳美女子，侍立者即入门所见诸人。主启齿微粲曰：“来大好，且随阿岫小住，晨起采药，毋惰。”女叩谢已，即至岫室，寝同榻，食同案，亲爱若同胞。岫又私授健步丹药一粒吞之，山行若飞。凡山川古迹，女问之，岫无不确凿以对。女由是更事之如傅，不敢目为姊妹行。居二年，另遣他婢采药，命岫掌小琅环典籍，女副之。鸿文宝笈，人世所无，朝夕研磨之，岫更为之讲解，遂通内典，且习遁禽。其中有《剑诀》一册，最合己意，潜自演习。岫知之，笑曰：“妹将学妙手空空儿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妹有幽恨，学此恐非所宜也。然无神人授以秘宝，学亦不成，徒搅清课耳。”一日，庭前木苓花开，灿烂如火。公主开樽赏宴，侍者各奏技，或管弦，或歌舞，或献书画。岫则以手采都梁香草为寿。女时立阶下，主顾之，笑曰：“女学士何绝无所长耶？”女应命而起，取壁上长剑之雌雄者，揎袖舞翩翩，飘风疾雨，寒光逼人。公主正击节，忽一美人奔白：“程太夫人赍天符至。”公主起，更朝服，执笏焚香祇迓。岫私告女曰：“此东阳程婴母也。”旋见夫人跨鹤降于庭。公主匍匐，夫人宣云：“九霄灵宝天尊、五清帝主诏曰：下界前义帝

女楚姑，生而婉淑静贞，殁更英烈惨孝。风云咤叱，青史留香。火焰销溶，红颜有泪。彼姬随骓逝，后号雉淫者，视姑之闺范，悬鸡凤乎？前勅姑为牧羊山神，又复感化其氓，精勤厥职，实无愧天潢之裔，忍久羁地祇之流。兹勅程安人亲来迓汝，升金阙，朝玉妃，谪满归真，勋高锡爵。忆投山木石，可怜精卫衔冤；看云程旌旗，聊代娲皇补恨。钦哉！”主舞蹈谢恩讫，与夫人相见，叙寒暄，龙肝麟脯，洁膳款留。岫泫然告女曰：“吾辈侍主跸上升，妹尚凡体，奈何？然良晤亦正自不远，有数在耳。”女忽奉主唤入，谕曰：“子有仙骨，而性气未平，未敢授以大道，今且别矣，聊以一物相赠。”言已，袖出两白丸，令吞服，曰：“此剑丸也，顷因舞剑，故投其所好耳。然宜谨志，莫妄杀人。他日山阴道上，有跛足少年，负葫芦者，子婿也。功成，当重见我。”女方恋恋，主已策凤，程仍跨鹤，余皆乘锦禽，力士前驱，香风远引，霎时飞入空际。女仰瞩不见其影，回视宫殿全无，惟乱石流泉而已，大哭失声。时滁阳牧高公，遣迎太夫人就养，道出于此，见女作道家妆，哭于歧路。太夫人素仁慈，招致车前，殷殷详询。女诡以“孑然无依，投亲失路”为对。太夫人携之归，作赤脚小婢，周旋合度，处处得人怜。太夫人尤宠爱。其东邻白七姑者，亦寻夫至此，闻人云“近同友人去塞外”，遂流落此邑，乃佣于署。女晤之，大惊喜，私询家事。白云：“姑去后，金关先乱于玉，继乱于禽，所有尽偿枭雉积逋，先尊人遗产荡然矣，不知近作何状。犹记出门时，见其所往来者，非人也。”女惨然流涕，坚乞无漏言。会州牧以娇女下嫁于邻封某明府之子，彩舆鼓吹，甫逾清流关，忽驺从奔回，喘息曰：“中途遇盗，

攫女公子入山巢矣。”一门窘急无计，忽曰“饬役捕”，忽云“回营剿”。女闻之，抗声曰：“是皆非良策也，夫女子所重者，惟贞洁耳，若辗转逾一宵，虽湔以西江之水，已无及矣。”众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曰：“婢子不才，愿为一往。”言已，即如鸟之纵翼，忽不见。众愈惊骇，不知所云。夜三更，新月挂树梢，金柝交鸣，众痴对如木偶。忽闻檐际有人云：“幸不辱命，迎得掌上珍珠还也。”旋即堕地。视之果女，且负女公子至。斯时，鸡犬不惊，漏甫三转。众围询之，女公子云：“贼之甫攫去也，闭置斗室。旋有男子至，意在逼奸；挡拒呼号，苦无死所。忽有白光一线，自窗隙入，凉风飒然，视盗首已堕地。婢亦至，遽负于背，御风行，始生还耳。”众方知其为非常人，向殊昧于物色，大加敬礼。而女无骄矜态。太夫人问所操何术，女不言，询再三，白七姑始述其继母恶、叔虐逼入山之由。然究不省其术之神也。太夫人闻之，大不平。云：“儿之术，红线与隐娘也，蹈虎穴，攫凤雏，且易如反掌，更何难潜回故居，手刃此贼！”女曰：“如太夫人言，诚易事耳。然儿非若辈之凌逼，则不过以田舍妇终，何能有此薄技？且报酬之，何必定污吾刃！”太夫人益钦其容物。谋为作伐，意即妻其孙公子也。女知之，夜告白曰：“吾踪迹已露，难久居。然此处不日有盗警，危矣哉。”白问：“何以抵御？”女自脱指上铁箭环授白曰：“他日难及，姐以环遥掷之，盗即获。”问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天涯海角耳。”问：“更有何嘱？”曰：“姐姐遄回，烦照看先人之殡宫，感且不朽。”言已，抵足眠。清晨视之，杳矣。遍觅无迹。太夫人更悼叹，然无如何，久亦遂已。白之夫近亦从塞外回，道出于滁，夫妇会

合，正欲辞旋。数夕，果有盗众，逾垣入内宅，短衣锦帕，持利刃，带假面具，四十余人。牧奉母潜仆媪宅，余皆藏匿。盗谋登楼，肆搜扣。白之夫抽刃欲起，白急止之，曰："吾有郁姑至宝，今夕可用矣。"如女言掷之，环之放光，如火焰下扑，又如猎网四面，尽覆诸盗，使不得出。白之夫关门大呼，众役哄进，咸与黑索套颈如犬羊，而铁环亦竟杳然。牧高坐堂皇，研讯云："尔辈汹汹而来，何遽自缚？"曰："小人等正拟拾阶级以进，忽有火光自顶上落，即如身陷狱中，不容动一步。"再询，则知前夺女公子者，亦即若辈所为。问："盗魁何人？"众因指前伏三人泣曰："吾辈皆赌博场中无赖子耳，为受伊等蛊惑，遂至此，复何言与？"问三人何名，则一名郁玉生，一名王禽尾，一人名金关，盖女易男妆者也。绳妓近绿林，近因窘，故再习旧业耳。牧闻之，大骇。使白之夫妇睨之，云"不诬"。遂取供申详，然后斩于东市。白告归。牧奉母命，厚酬之。后数年，牧辞官归闽，仆夫车马，行乱山中，方有戒心，忽见女作剑妆，偕一跛足葫芦之男子，拜伏车前，曰："奴已嫁得婿。知夫人至，特来问太夫人安否。前途虽多伏莽，然儿已剪除之矣。请安轮前进，无怖也。"牧尚欲豁白，女遽致声"珍重"，化作彩云一线，冉冉向西去。跛足葫芦之男子亦杳。适太夫人后车继至，宰趋白所见，太夫人更惋惜，浩叹不辍。白夫妇归来安，以牧之所酬者，略营运，遂市田产，称小康。一夜，方闺中对酌，赏秋月，忽空际堕一物，声铿然，旋闻云际有女子声，曰："吾毕岫芙也，奉楚姑差遣，省义帝陵，途遇妹绿云，盛称贤伉俪，不负所托，烦顺路以不腆奉寄耳。"旋觉彩云东去，玉人无声。俯拾之，则彩袱包黄金二

锭，遂谐郁翁媪之墓，盛加封植。清明寒食，夫妇具浆饭茶酒钱往墓，呼女名，哭而奠之，数十年无间断。

樟 柳 神

张大眼者，催租隶也。一日五更起，贸贸入城完秋赋。时正酷暑，晨风清凉，行至秋稼湾，日渐上，热甚。路旁有人家，茅舍闭门，主犹酣寝；门外搭荳花棚，蔓延接髡柳，下有两石凳，颇洁净，露水犹湿，遂拭以布巾，就坐小憩，钻火吸烟。忽闻棚上有歌者，声啾啾如秋后知了吟。倾听之，歌曰："郎在东来妾在西，少小两个不相离。自从接了媒红订，朝朝相遇把头低。低头莫碰荳花架，一碰露水湿郎衣。"大眼闻之，骇诧欲绝。周回细讯，则一小木雕婴孩，粉面朱唇，目清眉秀，长二寸许，趯趯跃荳花上，笑容犹可掬也，然却为一缕头发系颈，扣棚隙苇叶上，不能逸。大眼心知其为樟柳神，必茅屋中有术人止宿夕系于此，吃露水耳。素审其灵妙，能报未来事，即断发擎腕中，戴笠西行。将见城垣，腕中跃跃若不安，急珍藏于笠内，果安。旋小语曰："张大眼，好大胆，来捉咱，一千铜钱三十板。"言之不辍。大眼心计完纳不亏，何至干笞责，听言如不闻。甫进城，邑宰王公，适呵导出行香，见大眼心急足忙，疑为匪，呼从者执之伏地，问："伊谁？"大眼语钝滞，喘息流汗，不能达。宰怒曰："非良善也。盍笞三十！"伏街上大笑。宰问："笞必痛，何反轩渠耶？"曰："小人预知有三十板之厄，今果然，始笑

耳。”宰婉讯之，大眼具述已为租隶、路得樟柳神、预告受杖等语。宰命以神献。大眼即于笠中取出呈上。宰舆中详审，知有灵，立命赏给青蚨一竿，以慰其冤责。宰由是听狱，必以神置帽中，坐堂皇，为两造预言曲直，如目睹。人争诵神明，比诸虚堂悬镜，无微不烛，而不知公帽中有樟柳神也。公卒后，为乡里城隍，甚灵。

懊侬氏曰：近有人亲往姑苏，从巫蛊家买一樟柳神而回，意可以未卜先知矣。讵神殊缄默。所报者，无非鼠动鸡啼鸦噪等事，且夜伏枕畔，哓哓烦琐，搅梦不酣。及问以他事，稍有关系者，皆对以“不知”。私问何故？曰：“惧祸耳。”噫！鬼且惧祸，人可知矣。

古 铁 剑

篆刻家，牙石竹根，无不捉刀。惟玉章坚硬，辄见之生畏。或曰蟾蜍肪涂之，软如蜡，金刚石钻之，烂如泥。试之，均不验。歙有方生雪蓬，刀法得家传。然刻玉，亦深恨不能得利器。偶游扬州，市上见骨董家有古铁一方，苔花斑剥，隐有篆文。较以秦尺，长五寸许，宽一寸许。知为古物。悄以青蚨二百，购之归，试削磷玉，纷纷落。然笨拙无锋芒规角，不能刻。悬针趸尾，就石磨砺，石损而铁无恙。送诸冶师，改铁笔，熔炉中，三日，如红莲花瓣，取出火，即坚，不能剖，不能卷。遍询冶师，皆不知其原与诀。旋游苏台，访之久，闻人云：“余杭西湖边有仲叟，世传铸刀剑，或有

秘密法。”生访之，果有叟，须眉如霜雪，温雅若儒生。以铁示之，并告以故，求玉成。叟曰：“不意垂暮年，尚能寓目，眼福不浅哉！”曰：“是究何物？”曰：“此昆吾古剑头也。仆之祖若父曾言之，而未能见。仆马齿加长，见仅第一次，成就自有法，然工值须朱提二百金方可。”生以值太昂，出三十金，不可；再加一倍，仍不可。笑曰：“此宝物也，五金之精，凝结于此，又入土久，得山川秀，已通灵。炼得法，可得铁笔三枝，不假雕琢。一镌石，较之泛常钢器已无敌；二镌铜铁之属，三镌晶玉之属，如刀斫木。其指挥如意，真无上品，售一即千金，区区工值，尚以为昂乎？”生怒，携之去，曰：“郎君莫错过！仆衰老，将就木，倘过此，则茫茫天壤，永无能辨者，其负此宝物乎？”生不听，竟去。奔驰三年，迄无一遇，不得已，仍往觅叟，愿如数为酬。叟曰：“郎君既去，又何必来？论倔强，当见绝。然仆欲为人间多一宝，盍先以金来！明晨坐视，炊许时即成。”生晨即携金往，先兑与叟。叟邀生坐肆门品茶。童子开炉，炎炎甚炽。叟亦坐与生闲话。倏一女丐来，污秽非常，面垢盈掬。叟呼丐坐矮几上，酬青蚨二百，愿代为栉发。丐得钱，亦不问云何，听之。叟高坐，袖出小梳，为丐栉之。发垢已两捧，遣丐去。旋又呼别丐，如法为之，垢更多。已乃对垆端坐，口喃喃若敕勒者多时，涂垢于铁，就火灼，灼复涂，涂复灼。如是十余次，垢尽矣。铁忽放五色光，蓦作奇响。视之，已判为三端，正条直取出，略锻炼，即为镌文，一曰“切玉”，二曰“断金”，三曰“镌云”。又出红石如玛瑙，磨须臾，即湛湛如碧芙蓉利刃也。叟拂拭付生，曰：“愿郎君世世珍藏，勿堕勿弃。”生携归，急试玉之至老者，无坚不入。遂

仍返竹西，日卖篆五章，一字银一两。索刻者，户外履常满，由此大富。惜咸丰三年，匪至城陷，生且不知何所归矣。

懊侬氏曰：炊米之杪，断戟同沉；绕指之柔，敝帚谁惜？天下不完之物，岂尽废材耶？要在无正法眼藏耳。噫！薛烛不逢，张华已渺，茫茫天壤，知己何人！

丧事演剧

某邑某宦，以进士宰于粤，迎养尊甫某翁。翁殁，宦扶榇回乡里。时伊伯叔均科甲，作显官，势甚炽。故灵輀之回也，盛夸耀，驺从卤簿，排列长三里。里之绅衿无老稚，咸公服出城迎。次日领拜，夜夕行招魂礼，衔牌伞盖魂轿香亭，悉假城隍出巡灯会上五色琉璃者易字为之。而各家又出两明角灯，挑诸竿，遣仆持之前驱。龙虎狮象灯，又杂出于卤簿中。火树银花，远望若火城。名为招魂，实则张灯，鼓乐喧阗，冠钗云集，自宵达旦，缓缓绕街行。各家又设祭筵，摆供献金玉花草，异宝奇珍，香风扑鼻。魂轿到门，主人拜，宦答拜。拜已，优伶唱戏文，以媚亡者，名曰"献曲"。正哗乱间，突一某茂才盛服挤堕路旁厕，几没顶上，大呼救人。援之出，臭味差池矣。一市大哗。友方掩鼻慰藉，而茂才顾仆干，急曰："蠢才，速取冠带来，这一跪三叩礼，是万不能少者。"友有旁观冷眼。惟闻鼓吹声，人马杂踏声，孝子假哭声，僧道梵呗步履声，茂才着急声，友人慰劳声，路人相戒声，声有不同。迎归，悬太翁像于后堂，客与主人下及执

事奴仆，均掷去白衣冠，更吉服，抚掌欢跃，曰："太翁归也。"开筵款客，堂下演剧，须臾五色脸登场，金鼓大震。客有题其额云："吊者大悦"；联云："吊者在门，贺者在室；哀不可过，乐不可支"。

谷 於 菟

明季青鲁山中，尝有虎患。有山家小女子，年十二，携斧入山，采樵以助炊。偶失足，堕山谷中，下皆叶，得不死。然上视壁立百余仞，无阶梯，高声呼救，继以哀泣，终无应者。女视东壁有洞，内空阔，若夏屋，伏两乳虎，驯若猫犬。女至虎窟，愈怖，知必死，乐与乳虎嘻。夕照堕崦嵫，腥风突起，虎母归。见女始大惊。继见女抱乳虎于怀，嘻嘻，了无怖，又瞪目良久，即坐，引乳虎哺，哺已，将眠。女叩拜曰："我蒙大王怜我，不杀我，尚能分乳救我饥乎？"虎凝思，又良久，颔首若肯。女即逡巡就虎食，倦即眠虎颔下。明晨，虎母舐乳虎，兼以舌轻哌女面，然后跃出。至晚归，衔果饵置女侧，女笑舞，虎母意亦甚乐。月余，乳虎渐长成，虎母遽负之出洞。女大号，虎俯瞰，又良久，重复跃下，负女于背，一跃而升高处。女于斯时庆再生也。虎引女至通衢，女拜辞，虎犹回顾频频而后去。女抵家，见翁媪，方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历历述遇虎得生状。翁媪曰："嘻！安有遇虎反生者耶？是必为虎食，死为伥，归惑人，将引全家葬虎腹。此伥为厉也，岂得为吾女？"女号哭再三，辨莫能白。

因闭之室，不与以餐。女转饿将毙，号救亦无应者，力竭声嘶，待毙而已。翁媪夜同梦一黄衣婆子来，努目视曰："汝女即吾女矣，若饿毙，当杀汝一家。"惊醒，觉怒吼声犹震林木间也。至是始释女囚，女自服虎乳，长而貌益艳，有勇力。少年将军某闻而聘之，屡屡助战功，封夫人。

懊侬氏曰：女不死于虎，几死於骨肉，可为奇矣。嗟乎！古之孤臣孽子，血凝赐剑，祸伏寝门。山鬼朝游，岸有行吟之客；妖狐夜泣，庭有待罪之人；沉郁悲凉，有至死而不能见谅于君父。恐山君闻之，亦当为之不平。噫！安得千万亿白额，遍为梦中人饶舌耶？

《夜雨秋灯录》续集卷二

木孩童

诸妹子，不知何处人。少无赖，嗜饮好博，日渐困窘，乃以后庭诱市井儿与之游。年二十有五，色衰，人皆唾弃，而饮博如故。无已，惟稍稍学穿窬。夏日戴草笠，行陇亩间，瞰禾苗深处若有男女足微动。潜诣其侧，则果有野合者在焉。弃紫白罗纱衫裤于左，裸抱正浓。诸攫而胁之。男女咸起，欲遁，索衣不与，伏地哀祈。诸视其女颇有色，曰："若肯与我依样云云，即与尔。"女不肯，男劝之，曰："无奈何，姑从之，免播扬耳。"女含羞与合。男坐伺于侧，踢蹐难堪。事讫，又胁其男曰："尔太便易，当罄腰橐，与我作赌本，始与尔衣。"男云："私约到此，实未携得分文，奈何！"既而凝思，久之曰："然仆虽无持赠，然有一处指君去，可得大财。"问："何所？"曰："去此而南，林中有古精蓝，破废无住持，第入瞰中殿，地有卵石数十枚，堆作一团，君即拾庙外累累者之一添其上，龛后僵卧，待少顷，有十余男子来瓜分阿堵，君出数石，自有分。"诸曰："诺。"掷衣与之。男女着而急窜，绕过古墓道，突不见。趋入林，果有庙，果无僧众，而地果有石子，遂如其所说，卧而俟。及昏暗，有男子二人进庙，数石子得十二枚，讶曰："何故多一石子？岂有新来之不速客乎？"旋又陆续数男子至，皆豹头

环眼，腰下横刀。先来者，与客寒暄，且告以异。众曰:“吾辈已有十一，若添一佳宾，成阑干数矣。曷搜取？”诸自龛后掘然起，出与为礼。众曰：“子既来，缘也。曷同去打黑风？得财当分赠。然须订盟共生死。”诸曰：“诺，固所愿也。”乃于神前沥血为誓祷拜讫。众有携来酒肴，围坐饱啖。众问诸曰：“此等生涯，子见惯乎？抑初学乎？”曰：“不敢欺，若逾墙钻穴，弟所优为，余非所知也。”曰：“如是亦佳，子到彼第，先入探虚实，启门户，随出伏暗处，防外来。”曰：“善。”夜静，听村柝转三更，众曰：“是其时矣。”各执坚利，与诸以械，蜂拥鱼贯行。逾数叠冈阜，至一极大孤村，重扉严镝，灯火全无，而左右皆山岩水沼，绝少比邻。然舍宇鳞接，知为大家。众曰：“新来同盟，可先入瞰之。”诸乃逾数重垣直达内寝，各室皆黑，惟西厢窗牖，时露灯火。鹭伏蛇行，以唾湿窗上纸，微破，睨之，一四十岁半老佳人，高坐床第，摇箑招凉；一二十余岁佳人，着轻縠碧纱裤裆，对镜匀铅粉，卸晚妆；一十七岁小女子，发垂垂，尤艳绝。三人皆弱不胜衣，临风欲化者。小女子抱小孩童尺许，白如雪，莹如玉，呱呱啼不辍。女子且弄且怨，曰：“连日阿官甚不乖，夜深犹呱呱不肯睡。”对镜人笑曰：“渠是姑姑娇惯，埋怨谁耶？”床上人曰：“将阿官来与我。”果送之床上，老幼共调笑。对镜人忽唏嘘，曰：“莲姑莫怨阿官，令伯仲至今不归，险不教你两嫂嫂孤寂煞，幸有襁褓物斗笑耍也。”床上人曰：“莲姑，两哥哥不在家，莫贪耍，忘却门户。”小女子笑曰：“妹子痴耶！深野孤村，妹时时怕有贼觑，夕照衔山时，已重重门闭矣。”对镜人曰：“倘有恶人来，我妯娌落得一死，未免苦妹及阿官耳。”女子急

摇手，曰："莫道莫道，嫂何必故作险语令人怕！约再迟二三日，大哥纵耽延，二哥亦断无不遄回也，灯花结如红豆子，有征验矣。"床上人曰："小妮子，只记得二哥，不想念大哥耶？今夕，盍仍是三人同榻，俾胆子稍壮。"女子笑曰："二嫂睡态不雅相，动辄翘纤足压人肩头。"对镜人妆亦竟，笑骂移时，掩关移灯，遂下帷同寝。长者鼾声渐酣，孩童啼声亦止。诸窥瞰多时，心喜，急循厅事出，欲拔关，则门皆暗闩，机键牢固。无已，仍逾垣出，缕述所以。众亦喜。遂嘱诸在外，各皆登屋诣内，飞行鸳瓦上，曲折数道，视灯光，耸身跃落，伏诸窥处窥之。果闻床上有妇孺酣眠声，满屋箱箧，扃鐍甚丰。雌物无能，藐忽放胆，拔刀破窗入。灯光大明，掀帐视之，则空无一人。举箱箧启之，皆空无一物。遍屋穷搜，绝无人迹。知有变，仍跃登屋。甫过楼角，则先行者，无故堕地死，陆续进者二人亦然。其余见楼角有刀光，急转而之北，视下有小圃，拟自彼处遁。突屋后飞出一人，乃对镜人也，手起刀落，连歼者又五人。仅剩其四，茫茫无所之，大呼跃落庭院，则年长者已自后刀落，断其首矣。诸在外痴守，至东方将白，而众仍不出，听之亦无声息。意众俱得采，各拥妇眠，满怀妒念，登墙外高树潜窥，则众皆身首异处，无一完躯。大惊而下，欲进不敢，欲退又以同盟之谊不忍。乃潜伏草堆中，姑窥其变。少顷日出，闻小女子启庄门，两妇人亦均出外，四望笑曰："恶贼无故来送死，又欲累老娘亲手瘗，渠好侥幸也。"小女子问："何处？"或曰"水边"，或曰"柳林下"，商量多时，遂定为南冈头。小女子果携锄先去。两妇人陆续抬尸出，血涔涔，渠畦町，诸心惨然。及见其抬尽，心计娘子军全在野田，室内尚有婴

儿，何不潜入杀却，为同盟报仇。意决，乃逾垣入，拾地上刀，奔进绣闺，视儿尚仰卧，鼻息咻咻，遽挥以刀，竟两段矣。讵声如破析，视之，盖木头雕成也。大惊，欲反遁，突一白发老妪，龙钟非常，以杖支门，问："子何来？敢入人家闺阁，且杀人家孩童乎！"藐其老，甫拟以刃，妪笑曰："子欺我衰迈耶？若以杖击汝，终非好手。"骈二指击诸肩，痛如中斧、锧，不觉伏地哀号。视妪后，又立一婢，抱孩童来，方是昨宵英物。两妇携姑旋归，妪婢争告之。妇曰："噫，如此物事，亦学作贼，真辱抹煞人！汝在草中，贼瞳灼灼，以我未曾寓目耶？姑念汝为手足报仇，尚有义气，免污吾刃，且就缧绁，俟吾夫回，再发落汝。"言已，婢付孩于小女子，出黑索绾诸颈，若牵犬羊，扃之斗室。日与两餐，颇甘旨，尚无苦。至三日，忽闻女子喜曰："大哥二哥回矣。"又闻妇笑曰："郎君又携得妹夫回矣。"旋闻男子劳妇与妹曰："吾兄弟远游，子等杀得好贼。"言已，均轩渠。一家宴燕，笙管嗷嘈，中夜方止。次日，始闻大郎坐中堂，命婢引诸出，伏阶下，若囚之就决者。觳觫非常，潜视堂上三人，皆冠玉美男子，惟大郎鬑鬑有须，詈曰："吾道谁，原是市上无赖诸妹子耶！前宵之举，罪不在子，但不应图灭人后，此等便非丈夫，宜其雄而雌也。且吾友盗邻妇野合，干尔何事？尔胁淫其偶，又诈取其金，此等恶顽童，宇宙间真一刻容不得。"言已，掷刀下，令自死。诸哀叩不已，满堂皆失笑。二郎曰："姑贷尔命。"喝左右健儿："且成就渠，作留拿半释迦。"众曰："然。"两健儿果缚诸于柱，出薄刃如纸，脱布袴，宫之。血淋漓满地，昏而复苏。健儿笑敷以药，痛顿止。大郎笑曰："这般方成个妹子也。"掷数金与之，立命

人送出村。踯躅田间，旋走旋憩，两日始回旧处。见日前所遇男妇，遥遥视之笑，诸愤极，拾地下卵石投之。两人皆化作白狐窜去。年余，里之人家被盗劫，闻于官。诸潜告捕役，会同营弁百余人，重至旧处，则村舍全无，荒烟零落。众于草中拾一木雕孩童，诸见木上有伊旧斫刀痕，仍如故云。

懊侬氏曰：以盗杀贼，所谓以豹狼而戮枭獍者也。使诸妹子若非同盟一念之义，又安得获保首领，仅为天痾已乎？龙阳小儿，身有淫具，本无用之物，二郎刑罚，可谓当矣。

痴兰院主

诗臣既述朱君还魂事，又述其妹朱贞女生死本末，尤足艳称。朱本巨族，其尊人负郭觅幽境，筑别墅，供吟啸。花草甚夥，牡丹一株，姚黄也，称巨擘，而兰尤富焉。园丁谷姓，其妇盆婆子，同任灌溉劳。花时游屐往来，藉卖苦茗，博蝇头利。兰之种，素心者为上，紫心者次之，并蒂者尤不数数见。墅中素心者仅蓄一本，夙珍爱。是年风光乍转，奇馨胜常。忽一夕，紫者咸化为素，又本本皆作并蒂，若夫妻蕙。三四日，旋复本质，而封姨肆虐，落英满阶。盆婆子亦有爱花癖，往告主人，意似惋惜。一夕，自邻村社饮回，扶醉踏月，经短墙外，闻墅中有女子言笑声。偷瞰之，则倚石坐者为黄帔美妇人，席苔坐者为缟衣美女子，左右侍者娇鬟三四辈，语细不可辨。忽闻妇曰："小妮子弄狡狯，无怪封家婢妒欲死。"女笑曰："儿本太憨生，偶为诸姊妹袒衷曲，

不意遭奇虐，近亦自悔恨。”妇曰：“儿过矣！颠倒生物，上帝所忌，况自家形骸乎？然则封家婢饶舌奈何？”女子闻之，掩袖汎澜，不欢而散。婆子归，其夫皆不解。由是时伺于墙外，冀穷底蕴。然仙踪杳矣。一夕，正夜绩，忽闻墅中有丝竹声，泣别声，走觇之，则遥见黄帔妇手白玉斝，斟清泉，灌素心，祝曰：“汝不自闷，过炫露，果为封氏劾，往堕闺秀情痴劫，当于十六年后早证果，忽迷本性也。”祝已，洒涕不已。诸婢劝慰，始含泪入牡丹花丛，不见。婆子惊，翌告于朱之夫人，则正于昨日生一女公子，梦兰而诞。彼此互述，始审生女之为素心后身，遂名曰“纫兰”。夫人生子四，女二，纫兰行五，人呼“五姑”，为父母所钟爱。明年，尊人茂才公捐馆，母夫人自坐丝幔，即教子女。纫兰幼颖敏，貌丽性贞，学绣之余，好吟咏。夫人每语人曰：“此吾家女学士也，潇湘入梦，巾帼谪仙，惜尔翁不克见其咏絮才，为可悲耳！”女偶咏《秋海棠》，自云：“秋雨又秋风，苔阴瘦一丛；如何人不寐？泪洒可怜红。”母闻之，不怿曰：“是儿何语出不祥？”遂藏其卷册、翰墨，专督女红，不容习占毕。女虽遵慈训，然往往倚窗调鹦鹉，卷帘放归燕，临水数游鱼，口常喃喃。偷聆之，皆绝妙好词也。顾性最好兰，见兰又娇啼不辍。墅之素心者，自女设帨后，即顿萎。盆婆子护以竹栏，仍勤浇灌，冀再萌耳。七岁时，早许字成都守张公子。本与女为中表兄妹行两小无猜，曾共梨枣，至十岁时，即走匿不面。公子素羸弱，随任之蜀，鲤鱼音断。又六年，女忽持斋，朝夕稽首拜大士像，讽《心经》。母询何意，则泪涔涔焉。时正早春，半窗旭日，女拥绣被不起，泪雨湿枕簟儿满。婢白于母，询之呜咽，曰：“儿不孝，将长

辞阿母，负教育恩矣。幸有兄妹在，愿母勉加餐，毋以薄命女为念。”母悲曰：“儿何出此言？”泣曰：“儿昨梦张郎来，掷枯兰一枝于地，再拜辞出，儿知其必赴修文矣。”母素谂公子病，闻女言，心若割，勉慰之。而女由是竟毁妆，食顿减。月余，蜀中噩耗至，公子果死。母背女哭，秘不使闻。女忽晨起，对镜理妆，问婢曰：“盆婆子来乎？”曰：“未。”又问：“墅中素心兰再生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问：“亭畔黄牡丹无恙乎？”曰：“无恙。”既而解颐，曰：“来处来，去处去，自家苦问讯，诚恐封姨笑人。”旋又悲涕，曰：“悔不听姚夫人语，一至于此！”婢见其或哭或啼，状类颠，急白夫人，偕兄妹至。女笑曰：“偶与婢子嬉耳，何遽惊高堂！”言已，举止如故，防遂渐疏。然每夕辄扶病挑灯，缮诗稿成一帙，题曰《别鹃吟》。稿成，泣拜其母，曰：“乞以此卷寄巴蜀，焚亡者灵前，以当同穴。”时盆婆子不知也。忽见已萎之素心，顿发旧丛，含苞怒放，香更袭人。是夜，又闻弦管呕哑，人马杂沓。启双柴，则见灯火若城，旍旐如云，侍从策花骢，皆古装，拥一彩舆，冉冉门外过。舆中丽人，五姑纫兰也。婆子遽挽舆，呼曰：“五姑将焉往？”卤簿怒，欲加鞭笞。女曰：“莫惊他，此吾守园人。然汝来大好，烦寄语高堂云：我赴诏，为天上痴兰院主，脱去三尘，毫无苦趣，姚夫人尚不及我贵，可请我母减哀思。”言已，车马如飞，倏忽不见，香风习习，彩云纷纷。明日，婆子来，见张夫人，始知五姑已于昨宵化去。至今《别鹃吟》一稿，士女传诵，价重鸡林。人第赏其词章之工，初不知其节操之贞，与生死之颠末。花耶？仙乎？仙乎！

沉 香 街

江南通衢，有街，名曰沉香。询土人以命名之义，云：富家子，金姓，名不换，蜀人。美丰姿，财雄于乡。年二十，偶阅画图，慕江南风土之美，金粉之丽，山川之秀，遂挟重资学贾。偶游于此街，经桃花门巷，忽一荔枝壳堕肩头，仰视之，珠帘秀阁，一美女子，凭栏顾之微笑。访而知为娼家，乃第十三女素娇也。钗光鬓影，魄荡神迷。遂入院，女笑迓之，肃入己之绣闼，别有洞天，茶铛沸鼎，香爇棋枰，弦索互弄，铮铮然。生惑之，几不知身之所在。旋即开筵，酒肴精绝，雏姬五六辈来，互相侑觞。或素之姊，或素之妹，叠媚之。生微吟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句，众遂轰散。酒阑人静，解衣入帏，素出十洲春册，照谱为之，魂更销矣。由是遂假馆素娇家，不复事贸易。资耗尽，素忧之。生曰：“卿勿忧，吾家虽不及邓尉石崇，然西蜀亦著名富室也。我以贸易为游戏耳，盍暂归，取重资，当访天台。”素涕泣曰：“妾已委身事郎，誓不再作章台柳，但恐瓜期届而郎断尾生信，奈何？”生誓以天日。曰：“剑欲会，镜欲圆，请留一信物，以当左券。”生笑曰：“小生囊橐，尽入卿家，更有何长物可赠？”素曰：“请凿一齿，以昭践齿之约。”生怯痛，素即娇啼曰：“郎非真爱妾者。”生恐拂其意，即忍痛与之。素喜，藏诸妆台。治酒饯行，谆谆订婚嫁。临别啼哭，生衣袖尽为素泪湿透。生亦泣。旁人催再四，始判袂去。归则出资，盛备青庐

洞房，所费者需二万金。将买舟往迎桃叶，友人劝诫曰："钱树子多不义，所以恋恋者，为有刘憘钱，非为潘安貌也。"生不信，卒治任往。巴峡下流，匝月即到。甫登岸，猛意友人言，未卜素娇之意诚否，遂敝衣囚面，携筐持竿，诈为乞丐，诣素家。素方坐大贾怀中，持爵劝饮。蓦见生，若不识，詈妪曰："姆姆，病盲耶？若不驱出，便嗾狗龁胫股，无悔也。"妪果持杖逐之。生哀呼曰："姐姐莫打，我金不换也。"妪与素审之确，问："何一寒至此？"以途中遇盗对。素问："尔至此，尚欲何为？"曰："来践卿约耳。"素笑曰："我金玉锦绣中，尚三日二日病，能为丐人妇耶？请君归休，无妄想！"生遂哭曰："明知婚媾难，但不久填沟壑，乞卿垂怜，赐一殓具费耳。"素冷笑曰："几见勾阑门，化作施材局？恐市上木槽空矣。"生又蹙额曰："小生两日无一餐，肠鸣若雷，乞卿赐一饭，俾作饱鬼，瞑目耳。"素不应。妪意若怜，以剩羹杂饭，贮破窑器，折秭与之食。生且食且请曰："约既毁，小生一齿，须见还也。"素命妪捧巨筴出，其中人齿列贝，若货假药者。生大怒，掷器拂袖去。将履阈，闻素在内大粲曰："花郎好性气。"明日，尽携所带，命人陆续扛至素家门首，绣裳珠履不计外，中有沉香床，穷极雕镂，费数千金，纵火焚之，烈焰亘天，香闻十里。素闻之，遂自缢。妪哀生，生转厚瘗之。噫！荥阳生岂少也哉？世无李娃，幸毋浪作坠鞭人耳。又闻姑苏曾有一娼，名香侬，居通衢，朱门洞辟，墙悬虎牌，门首黏示条，屏缝缄丹封，蛇鞭雉帽，赫赫炫人。司阍者，庞然坐视，眈眈如罗刹。香侬小有才，凡佳客到门，必坐与司阍者语良久，询明来历，然后具禀。禀云："敬禀姑娘妆次。敬禀者：顷

有贵客，貌比潘安，富同陆贾。身有衣而楚楚，家有粟而陈陈。面同李貌之柔，货定张驴之大。请添树上钱，毋韫椟中玉。伏乞照验施行，准赏云雨，曷胜恩戴”云云。须臾掷出批云：“据禀已悉。细勘来人，貌既不扬，衣又不华，钱必不多，不准！云云。该毛毋得妄渎，此檄。”

懊侬氏曰：娼家钱树子，认钱不认人，此故态也，何足奇！所奇者，金家郎迢迢巴蜀，垂到姑苏，忽然醒悟，饥来驱我，得卿卿数言，能令千古有情人怜香惜玉之心，一齐灰死。当其拉杂摧烧时，想诸天菩萨，闻香而来，必合掌而作颂曰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登徒之流，大家来看。咦！火中烧出青莲花，败子回头金不换。”

小 癞 子

今有人焉，于光天化日之中，九百通衢之地，公然攫财物，使行道者耳如不闻、目如不见者谁欤？即北之剪绺、南之扒儿手也。扬州东关，有小癞子，尤称巨擘。其先癞母，本习猴婆技者。癞之父，操此术游江湖间，遇猴婆莫逆，遂成夫妇，而生小癞子。年十五六，其父母已饱食暖衣，称小康焉。出资送癞子就村傅读，俾改业。而癞性最敏，咿唔之暇，辄习弄好身手，恐坠箕裘。一日，二老寿花甲，座客方称觞祝嘏，癞子遽跪请仍习父业。父唏嘘曰：“儿能象贤，原大好事。然习则易，而精则难。所谓精者，如承丈人之蜩，如运郢人之斧，如射甘绳之箭，胸有成竹，目无全牛，游戏出

之，俯拾即是。所谓如与可画竹，兔起鹘落，少纵即逝者也。否则带水拖泥，动遭诟辱，捉将官里去，一般断送头皮，危如何乎？业此者，炼目、炼心、炼手，以我之目，视彼之目，以我之心，印彼之心，以我之手，扒彼之手。彼钝而我灵，彼劳而我逸，彼垂而我起，犹下乘也。俟其灵而我故钝，俟其逸而我故劳，俟其起而我故垂，犹中乘也。灵则应之以灵，逸即应之以逸，起即应之以起，始为无乘。汝未习传灯，妄思跨灶，轻举妄动，岂不贻老父忧乎！”曰：“儿已习之矣，请大人面试可否，然后出门攘行人。”父尚犹夷，众极怂恿，癞更自夸。父曰：“姑试之。”二老登厅侧小楼，凭栏下顾呼癞子，故摇短发作徘徊状，告众曰：“由高自卑，诚非易事，若二老下堂阶，吾赚之登绝顶，尚易如反掌，况区区一楼乎？”父闻之，即拾级下，曰：“是依样也，盍赚老人上楼？”癞子再拜曰：“既赚下矣，更何上焉？”父母与众均大笑，赏其灵妙。叠试，均有巧思。遂任伊所为，日获甚夥。时有盐商江某，老而淫，婢妾外，更广集大脚仙荐枕席。一日，鲜衣便服，小坐肆门，眺瞩往来，瀹茗为乐。小癞子嬉戏肆前，见江某，遽鞠跽，问安否。江笑骂曰：“秃贼两目如椒，垂涎吾手中物耶？”癞子连称不敢，然亦不去。适肆中执事人看元宝，江笑擎一宝语癞子曰：“吾夙谂汝神通，大元宝置案头，吾坐守之，众目瞰之，尔能炊许时，公然攫宝去，使吾与众均不知，即以宝赏汝，否则再至吾门，当以大杖敲折胫股。”癞子笑称不敢。江又言之，癞子略凝视，遽屈膝仰首，曰：“公真慷慨惠赐小人耶？”“诚然。”曰：“如是当预谢赏。”言已，即去无迹。江端坐，目时顾宝。忽一妖艳大脚仙，年甫十六七，内着绮罗，外罩布素，满头花朵，云鬓堆鸦，裙下莲船，崭新花屦，

上身衣雪青比甲，扎月白绣花汗巾，挟柳筐，内承麦面斗许，飘飘从东来，粉汗浸淫，樱口喃喃，若深怨柳斗之重。至门首，见江翁抚案坐，故止步笑曰："且小憩片时，量午餐汤饼尚不过迟。"旋有数妇人陆续过门，问女曰："巧姐，竟亲执其劳耶？不怕闪坏嫩腰肢，累主人心痛？"女怨曰："无奈何，阿六官忽思咬汤饼，所幸大脚能走，哪怕踏破多子街！"江瞰其冶容，已神迷，又闻其娇语，更心动，情不自禁，遽问曰："小大姐，尔主人谁耶？"女敛笑正色曰："兜兜巷东首罗大官也。"江曰："此吾之至戚，何绝未曾一见子？"女笑曰："奴记曾识翁面，但不知姓名，翁贵人，能有下眼觑贱婢？"翁谦逊，渐入谑浪，女不怒，惟含笑小酬应。翁令其辞罗就彼，女似许可。旋问曰："翁痴耶？坐守元宝，将以炫路人耶？"曰："非也。"遂曲折道与小癞子相赌之由。女嗤然一笑，曰："翁莫逗人耍，是必假宝，若真矣，翁即富，何肯以之作孤注！"翁极言其真，举宝使女自鉴。女果倚案捧宝审视。翁笑曰："此吾家所最夥者，汝若肯来，何愁无十数枚！"女大笑，释手误坠柳斗面中，失色曰："殆矣！"急从面中捧出，取袖中罗帕拂拭，而后至翁前，曰："幸不跌伤，然奴几惊破胆矣。"翁曰："痴妮子，几见有元宝跌损者乎？"女曰："贪看元宝，憩此多时，恐六官又着急，奴去休。"言已，匆匆挟筐向西去。翁方与众月旦女貌若何，言辞若何，衣饰又若何，小癞子忽含笑来，径诣翁前，伏地拜谢厚贶。曰："我元宝具在也。"曰："翁宝已化为铅矣，真宝已蒙赐，呈小人父母储箧镭之固。"翁细审案头，粲粲者果为铅铸。惊询何术，曰："顷来尤物，乃小人之妻，与翁喋喋时，已由面中更换去矣。"

翁始恍然，干笑曰：“便易煞髡贼。”至咸丰四年，粤匪陷扬时，小癞子之父母已逝，妻与妹均送至乡间，癞一身时至城中侦虚实。每拟乘隙刺杨秀清，不果。富家眷属，多藉癞子奇计赚出。审杨贼左右，有大半三江人，遍结纳，坚订里应外合之计，出投大营，详告营主。当事者不深信，叱出。再欲有言，即将传令斩秃颅。癞惊逸，仰天大哭曰：“吾幼不肖，学做扒儿手，今老矣，思捐躯粉骨，以报国家，奈其说不行，尚有颜面与若辈共生活乎？”遂挈家远窜，不知所终。

稽耸殁为文信国公冥幕

按《宋鉴》恭宗时陈宜中因柳岳还，复奏遣宗正少卿陆秀夫、吕师孟等，同囊加歹，使元军求称侄纳币。不从，则称“侄孙”。秀夫等见伯颜于平江，伯颜不许。宜中乃白太后，奉表求封为小国。太后从之。直学士院高应松，不肯草表。改命京局官刘裒然为之。岳等至高邮稽家庄，为义民稽耸所杀。夫耸一民耳，其忠愤果敢如此。吾邑北乡临大湖，有城门，乡土人云“即宋之长天关”，至今名为“小关”，城垣廨署，基址犹存。隔湖三四里，宛在水中央，有生聚百家，即稽家庄，众稽所居，耸之子孙也。足征宋时此处尚有陆路可通。是必柳岳过江，由真至长，由长往邮，道出稽庄，始为耸杀耳。尤奇者，前明枢密院罗万象，清鲠不阿，正笏垂绅有大度，曾为天长宰，政绩甚夥，乡人爱之如慈母。鼎

革后，隐于城门乡，自号湖滨旅舍，黄冠草履，陇亩经行，田衣泥屐辈，见而忘其为旧令尹也。公犹劝植农桑，教义学子弟。忽一夕，梦一青衣来招，曰：“主人传语，奉迓玉趾。”随之行，入一朱门，殿宇伟丽。主人出，揖而就坐，视其貌，如王者。绿袍珠履，须髯飘飘。谓公曰：“吾血食于此庙中，签诗俚俗鄙恶，真牧竖子语。敬知先生一代才人，衙官屈宋，敢乞赐以珠玉，为冥冥增辉。”公诺，载拜退。逾阈，惊寤。以为梦幻无凭，不甚信。明日，又入梦，王者诿诿尤谆切。醒异之。偶游关之城隍庙，庭阶曲折，依稀梦游，视壁上签诗果俚。然公究素慕王阳明理学，不以此为事。是夕假寐，梦两侍来，状如古之虞侯，招公曰：“速去速去，主人候久矣！”公若疾趋随之行。视殿上仍前王者，色甚怒曰：“何吝才？是区区者，尚欲效东西赋，研之十年耶？”责让严厉。公再拜曰：“鄙人鲁拙机滞，忧患膺心，乱离亡命，风雅事久已抛却，然既承隆委，敢自讳其拙耶？容即拟稿求教。”王者色犹怒。旁有冠带客，修髯面白皙，若幕宾状，代公缓颊甚殷。色始霁。即命送公出，拱而别。遂问客乡贯姓氏，曰：“宋之杀降表者，即某是也。对湖大村落习耕读者，皆某之子孙。”问：“王者何人？”曰：“禁声！”以指画公腕，书曰：文山相国。公惊醒，盥沐作诗三十首，清丽缠绵，温柔敦厚，缮稿焚之神前，而后书木悬之壁，自叙甚详。并云：文山先生与其客杜浒等，亡入真州，苗再成结之，出抵扬，四鼓矣，问候门者，曰：“制司下令，捕文丞相。”先生穷促无策，素闻稽名，乃反驭访稽。稽迎之于家，事之甚谨，因而慷慨泣下，散家资，招健丁，复遣其子与客伴，送文山先生至泰州，航海达闽。生前道经于此，殁即为

此乡之神，亦理之不可解者。至稽公殁为先生幕中客，岂非订生死交与？前曾游庙堂，悚然瞻仰，中殿肖信国公像，少偏肖儒衣冠者，正襟危坐，英风侠骨，凛凛如生，即稽公像也。闻之土人云：罗公卒于是乡，葬长亭，四周多孤塚，泛泛若水上凫。余时拟出资为公加封植，立崇碑，叙其事，且肖像于信国右，宛与稽公对峙，血食千秋，惜阮囊依旧，奈何！

懊侬氏曰：由宋末至明末，相隔垂四百余年。文公生为河岳，殁为日星，何尚拳拳于弹丸小邑哉！读其诗集《过稽庄》句云："小泊稽庄月正弦，庄官惊问是何船？今朝哨马湾头出，又在青山大路边。"当其亡命流离，犹复吟咏自如，良由定静。罗公以枢密之伟望，隐稽公之故居，作野老之哀音，荷忠魂之隆委，所谓声气相通者非与？罗公宰吾乡时，曾诣汉涧大觉寺拈香，甫履寺阈，愕然以惊，恍然若悟，预问寺中廊含联额，语无不符。盖公之前身，为寺之住持僧也。因题其额曰："相看在此"。由是观之，如三君子者，可鼎足而不愧乎神。

丐　癖

花根云，年二十，天台儒家子。貌翩翩，性好读。幼失怙恃，年十四，即补博士弟子员。戚里推为国器，欲妻以女，笑却之。询何故，曰："我命中虽无十二钗，然绝非田舍翁抱着黄脸婆子眠一世者。"家赤贫，日把卷，不顾灶尘。同人偶拉往东廊观戏，一二阕，即称赏。又演《荥阳公子教

歌》，觉鳏寡孤独之流，疲癃残疾之辈，弄蛇牵犬，刻划尽情，大乐曰："妙哉！此天人菩萨，现宰官身而说法像也。"人以为颠。生曰："丐也者，不识不知，无拘无管，以天地为蘧庐，以日月为灯烛，以江河为襟带，以木石为友朋，歌哭无常，叫号随己，是真薄诸侯而不为，比散仙而无愧者，何乐如之？"时生有远族伯叔行胞兄弟者四，业半儒贾，产极膏腴，有德耀妻，报邓攸戚，偶中秋邪，相继殒谢。铜山万丈，悉归四嫠妇撑持，议择嗣未决。族之无赖者，乃蝇集谋瓜分，厅事几榻，不羽亦飞，田亩佃人，被胁咸逸，流言四布，不止穿窬。嫠辈稍理，即横目争曰："寺人产耳，孰不有分哉？"嫠愤极鸣宰，宰至谕速立嗣，承宗祧。嫠叩首曰："族子皆豚犬耳！与其遗风水忧，盍若视亡者成伯道！今乞贤宰官出示与族人约，凡子侄行，无论遐迩，但秋试一获解，即嗣之。否则未亡人宁乞不怨也。"宰曰："善。"即示悬里门，并花氏宗族塾，咸惶惶作希翼想。然临时掘井，又自悔其迟。茂才花根石，富不仁，亦夙涎嫠产者，浼生作捉刀人，隽即酬千金。生正苦囊涩，即乘便之钱塘，同舍馆。石时出宿勾栏，生独居。忽一褐衣人贸贸然来问生曰："君茂才花根石耶？"姑应之曰："然。"曰："曷试言长上名字事迹？"石父本生叔，即诡告且确。袖出一函与之曰："此家主所持赠者，闷莫示人，揭晓来讨喜觞饮耳。"言已即去。生潜阅之，闱中关节也。盖石父亦明经，有富名，帘官某，与有素，媚之，闱希丰酬。适来者价也。生怀入，草草与石文，自则略经营嵌关节。及榜发，石落而生魁矣。荣归在途，方自惭蓬筚湫隘，比入里门，而四嫠已拥之至家。满堂设红毯毹，壁上泥光可耀目。会宰亦呵导来贺。生错愕不知所云。嫠

出叩谢玉成，生则三辞。宰曰：“是有议约，何必辞！”立命冠服，入叩四母与亡者木主，礼成始去。嫠呼生曰：“得汝为子，是为孀孤吐气，家中不少阿堵物，听挥霍不吝也。”生拜曰：“诸母有子若挥霍，是何异外人之鲸吞？但儿尚未娶，意欲娶两妇，一为本生洁蘋蘩，一为诸慈奉榛栗。”嫠笑曰：“吾辈本意为儿娶四妇，顷如儿言，即娶五妇何如？”生拜谢。昕夕定省如所生，嫠亦钟爱如己出。凡一裘一葛，制必四，恐其判低昂也。然生则以来时敝衣私扃一筐不肯弃。一朝，有戚属诸人坐厅事，大声呼生名。嫠争出屏后，大骂曰：“狗彘奴尚敢尔耶？我辈有孝廉儿，寺人产具在，曷再攫乎：”言已呼仆“缚之公庭，敲断狗胫股”。诸仆嗷应声若雷，怒目臂露筋，执索将挚维。戚惶急摇手曰：“何敢尔！何敢尔！我辈来与贤郎作冰耳。”曰：“姑毕其说。”曰：“里有富室刘叟，老无子，惟五女皆诸妾所生，年相若，极友爱，尝闺中设誓，愿同事一良人。顷闻贤郎力能享五美，故倩某等来执柯。”嫠始“唯唯”，改容逊谢。然婚议成，婉倩里之素有德望者代月老，众惟酬以酒肉而已。亲迎之日，陪奁极丰，如凤集，如鸦衔，如鱼贯，固已奇矣。而嫠更招优演剧，生且请于是日设厂赈流人，鼓乐丝竹，与乞食诵佛声相错杂，则尤奇也。却扇后，视五女，皆美绝伦，燕瘦环肥，各极态度，香温玉暖，互斗尹邢。孟曰“璧月”，仲曰“香月”，叔曰“好月”，季曰“琼月”，五曰“今月”。姊妹善事姑与良人，年余毫无争夕事。生自嗣四嫠也，手不拈斑管，目不睹制艺，足不踏塾门，惟豪饮鼓哀弦，挈同好串繁响。初犹奉母，斑衣学老莱子。后渐闺中乞食，学韩熙载。久即村人赛会，生亦粉墨登场，歌喉一声，诸伶拜下风，观者呼绝

调矣。嫠稍讽劝，勖以南宫。生笑曰："儿命宫虽有些顽福，今为闺中艳福折算尽矣。若再痴望，恐促生年。母亦何乐有此短折子哉！故不为也。"年余，璧、香、好、琼四妇皆生子，试啼声，知英物，而五娘今月尚未妊。生诧曰："岂老天尚不欲我逸哉？"由是日与今月嬉，曰："而今而后，卿当视吾目，若巧流盼，即二五妙合时也。"今月戏曰："行当豢乞人子为儿，免郎笑我不作茧。"越两年，四儿皆呀呀学语，而今月亦孕，然尚未知雏之雌雄。生卜于五相祠，筊曰："巧巧巧，心事了，回头宜早，俗尘宜扫。"生玩之，哑然笑曰："是其时乎？"翌，庆次母诞，丝竹之声遏云，杯斝之流泛月，生突入跪白四嫠曰："儿所以能生子者，父之荫，母之福，非儿所有也。诸母他日各抱孙，各教妇，胜于日对不才子。儿事毕，儿去矣。"旋揖五妇曰："卿等有儿，好努力做人家，无以我为念。"佥诧其妄。生仰天大笑曰："索逋而来，逋偿而去，何妄之有！"是夕，犹问诸母安否，晨则潜更来时敝衣，飘然远引矣。仆四出寻之，无踪迹，一家哭失声。是年夏五，今月亦生子，悲喜交集，然无如何。旋有乡人自豫来者，云生入优人班，敝衣囚面，坐场后点腰鼓，神色恬然。又有自鲁来者，云近更落拓，日困卑田院，拍板摇铃，唱《蒿里曲》以度日。然寻之则均于先夕遁去。想即当日所谓乐者，今乐其乐矣。生之五子也，孟曰"环"，仲曰"琅"，叔曰"琥"，季曰"珊"，五曰"玖"，皆颖敏，早入泮。又数年，琅补邑明经，环、珊均乡魁，琥中明通榜进士，玖食廪饩。太母四，均长斋绣佛，委家政于妇。大太母寿八十五，孙环视于庭，嫠泫然曰："汝皆成名，亦知尚有父乎？"乃涕不可仰，跪求祖母训。曰："昨梦菩萨指示

云：汝父乞食于潇湘岸。当往晤一面，了父子缘。”环等遂束装，踽踽往至湘水，凡有城郭村堡，无不暗物色。偶至飞琼村，有张团头者，凡流民皆为所辖。衣冠往咨询，张恍然曰：“公子来耶？大奇大奇！渠三年前，由豫鲁至此，遇乞丐有恩德。昨正盗鸡斩狗，一同饮废寺中，忽东望良久，掷杯大哭。众惊询。渠曰：‘我天台花孝廉也，明日我儿来捕我归，奈何？’众额手贺。渠大不乐。众曰：‘我等知君之心矣，诚恐一朝返初服，必遭吾辈扰；今愿凭神誓，君曷归休！’渠曰：‘善。’痛饮达旦，众鼾齁，而渠已无迹矣。众丐顷正各处寻，而公子等竟真来耶！”兄弟泣浼张，引之饮处，则破瓢挂壁，短竹倚门，迹如故也。寻守几月余，始厚酬诸丐，痛哭而归。明年，四嫠先后逝。服阕，琅出官邻邑广文；环、珊均大令，一宰豫，一宰鲁；琥官皖大方伯；玖家居守墓田。环、珊生母均多病，遂各奉其母以居。琥在皖，一日车骑出，忽有少年丐者犯卤簿，左右正呵叱，丐含笑掷纸裹于地，声锵然，且曰：“乞人宝此无用，请归遗太夫人。”言已，行甚速，追莫及。拾而睇之，则一金钗嵌巨珠。归奉母，母泣曰：“乞人即汝父也，钗吾旧饰，亡已久，今特送珠还哉。”又环捧檄之东鲁，藉以看弟，珊出迎东郭门，班荆甫坐，忽见一少年丐倚墙扪虱，且高歌曰：“雪中人是将军种，口角莲生极乐花。”兄弟心异之，趋与拱揖，唾不顾。再询之，则搓肤垢成二巨丸，分与之，曰：“毋多言，宝此，可疗妇人病。”言已跛而去，瞥即杳然。归各与母服，病果瘳。又玖因家事往询兄琅，道遇一穷男子，插草卖画幅。展阅之，则云树数重，一少年仙风道骨，飘飘走山巅，作采药状。问：“何来？”曰：“我母卒，贫无以殡，痛将殉，忽

一道流假村塾楮墨，自写小照与我，曰：‘持往可售二十千，尚不敷戢身具耶？’方叩谢，人顿渺。”玖爱其笔尚不俗，如数购回。琅阅亦莫解，惟琅生母知为阿翁小像。旋亦携归呈母，且述所以。母泣曰：“汝去后，汝父亦于是日负包裹回。儒衣冠，极华赡，初不类丐。我方惊喜，渠云：‘二十余年不归矣，且先省殡宫，然后道契阔。’我因藏其包裹，同之墓奠毕，忽大风扬沙，日色昏黑，我坚抱之，恐其逸。闻云际大声呼曰：‘仆非丐根，然有丐癖，烦卿寄语儿曹：宁有丐父，不可有丐子丐孙也。’天霁，视所抱乃一枯松树。归阅包裹，则去时所着之敝衣。”明年，兄弟偶团聚，互述前事，盖见于皖、见于鲁、见于乡里者，皆此一日一时耳。悬像中堂，哭拜作礼，纸上神情与所见皆酷肖。乃索题于当道诸父执，莫不钦佩，曰：“此由儒而丐而仙，天台之花孝廉也。而孝廉远矣。”

懊侬氏曰：花孝廉一瓶一钵，云水往来，当其撒手悬崖，视妻子如敝屣，亦何其忍哉！或别有慧根，知满场袍笏，终有散场时耳。尝谓富且贵者，人视之，诚神仙不若；己视之，亦南面不易；而仙人视之，则桎梏其身，酖毒其性，不过成一可怜虫。乃彼不自怜，犹津津骂花孝廉曰：“是不肖薄福儿也，是无知怪诞人也。”噫！愚矣！

发 绣 佛

东海掠网寺，藏有绣佛一帧，绫本，长二丈四尺，横八尺。佛像科头披发，面如满月，胸前缨络，垂如蛛网，左手

当胸，宛抚卍字，右手秉羽扇，下垂水纹。袈裟袒右臂，赤双趺，危立龙头龟背上，若鼍龙伏。鼍半身在海涛中，四足摆簸，举头张吻，吐白毫，升空成楼阁台榭，日月山河。其下则飞蛇飞鱼，�水母，争来朝拜，怪怪奇奇。佛目微睨，慈悲苦恼，意甚垂怜。其上则《金经》全卷，蝇头小楷，粲如列眉。末注“嘉靖某甲子，优婆夷女弟子叶蘋香盥沐发绣帧”。左空隙为伊戚丁尚书草隶，序绣佛颠末，文甚长，不复记忆，谨缀其略云：浙人叶公大钟，以翰林官侍御。秉性鲠峙，时以白简劾当道权贵。严分宜遗以书画鼎彝悦公心，公叱却之，劾益力。未几难作，海盗冤扳公曾行赇，革职，廷杖几死，诏收刑狱论斩。公子伯仲，皆知名士，束手无策。公女号蘋香，貌温婉至孝。闻公陷死地，日夜祷神，得感应。年方十四龄，善刺绣，爰市巨绫，自摘头上发，以金刃薄如稻芒者，擘作四缕，绣佛与金经，二载始成。功德满日，而公亦邀天恩，以金鸡诏出狱矣。由是挂惠文冠，退老林下，不复预朝政。女自绣佛，目力已竭，双瞳遽盲，里中无与论婚者。公年六十病卒，女年仅二十有五。弥留时涕泣，握长次两公子手，嘱善视盲妹，无令穷失所。两公子泣受教。讵兄虽谨奉遗命，而两嫂妖牝司晨，时谮小姑懒惰，渐加诟厉。女日夜哭。两兄亦深恶而痛绝之矣。忽有昆仑女，丫髻绿裤褶，举止闲雅，翩翩到门，向女曰：“姑姑病目，坐耗神损肝肺，非真盲也，妹能盗得天河升斗水，为姑姑银海生光。但瘥后何以酬妹德？”曰：“妹神灵，能使地狱人重见天日，无不如命。”曰：“姑姑善绣，乞绣双凤，一红一白，为天孙下嫁助妆。但勿遽点睛，恐其飞去也。”女曰：“诺。”昆仑女袖出金篦，稍稍刮大小眦，泪涔涔如铅泻。然后袖出

小玉瓶，中储甘露，如人乳，倾滴眶中。嘱冥坐炊许，启则双瞳中更有双瞳，光更清洁。又与神膏服之，胸怀恬适，郁愤捐除。明日，果市巨绫来，视女手安于帧，每日来指点，彩丝综理，花样翻新。告成之日，即来替女点凤目，双凤忽栩栩活，飞落中庭，鼓翼如待。乃携女各跨一凤，乘云飞去。家人咸仰首，呼“蘋姑”不应。昆仑女拨云下视曰：“下界人不须惊讶，蘋姑至孝，感动上苍天孙。天孙遣使奉迓，补天上针神缺，从此化去，量不再累嫂嫂看顾矣。”通城士女，无不见女冉冉空际若画图，焚香祈祷，呼“蘋姑”，声如雷。两兄弟愧悔无地，嫂不为怪也。

懊侬氏曰：吾乡山中有鸟，当春夏之交，且飞且鸣，曰“嫂亏姑”，鸣至新秋，始已。闻古有小姑，受嫂嫂凌虐死，精魂所化者。蘋姑双瞳已盲，听此得无堕泪。幸至孝感动天仙，盲目复明，偕登云路。兄固知悔，嫂独恬然。彼英皇之爱敤首，独何人乎？唐人书“三日入厨未谙姑性”之句，何其亲切而有味也。

《夜雨秋灯录》续集卷三

大脚仙杀贼三快

半截美人宋氏，甘泉人，归某甲。甲粗蠢，贫不能养母，赖美人为商家保母，得资，奉甘旨。生有殊色，不施脂粉，不作时样妆。以裙下双趺，不作弓月样，故人皆呼为半截美人。其实即近今所谓“黄鱼”，所谓“门槛里”，又所谓“大脚仙”也。盐商某，慕其容，厚值致之。所乳子多肥白，又善伺主人意，惑之深。主妇偶审之，逐美人，子辄呱呱啼。美人转，子又咭咭然喜也。故得值恒倍于常。甲善博，资耗则索美人值，无怨也。咸丰三年，粤匪踞金陵，扬震恐，议降议御，纷纷不能定。美人私说于主人曰：“降御皆非善策，扬俗奢，必灾，盍早营兔窟乎？”已而城陷。美人先夕出，将奉姑远徙。一黄衣贼目，突至其家，杀姑及夫，拥美人上马，键巨室中，将污之。美人含笑甘语以媚之曰：“郎在天朝何官？”贼屈拇指示之曰：“占天候。”曰：“位已列爵，尚未经人道耶？长夜漫漫，杯酒相乐，若白昼活秘戏，得毋为将士笑乎？”贼大喜，开筵张乐。须臾月上，美人艳妆出，歌吴歈侑觞，韵可销魂荡魄。忽睹甲仗，手战而股栗。贼醉睨曰：“卿何怖？”曰：“妾小家女也，见兵革能勿惊耶？”贼立命撤却。顷又抱贼耳语曰：“麾下将士，眈眈虎视，霎时我两人赴阳台，渠等穴壁看，得毋大扫兴。”贼即

传令："各归伍退三舍，不唤汝，不入也。"贼醉，乃代弛亵衣，裸而仰卧，昵声促美人寝。曰："少缓。"乃自注水于浴器，一丝不挂，徐徐灌下体，渍渍有声。听贼鼾息，已十数转，虑其诈，故试以亵语，不应。遂柳眉倒竖，粉黛生杀气，视窗前月朗，刁斗远鸣，急索剪刀，就鞋底磨再四，跳登榻，跨贼身上，觑定咽喉，猛揕之。贼瞋视美人，奋欲起，压之不得动，血喷出满裀褥，霎时毙矣。复拔剑刺其腹，肠出，乃止。展衾覆之。听漏已四鼓，潜浣手，整衣出，鐍户宵遁，望门投宿不敢言，第诡云逃难者。贼中绘图索之，不可得。尝读《元史》至正年濮州薛花娘杀贼一事，如窥谗鼎，如玩秘戏。半截美人何其不侔而合耶！因思扬州女仆果艳冶，佣于商家，凭官媒写靠身纸，必预书刻已身怀六甲，防后患也。近日宴客，多招以侑觞，否则座客不欢，缠头之锦，竟多于缠足者。又一女陈姓阿脆，真州人，浪甚。寇陷时，女逸出，踽踽走西山，昼伏夜行，将奔大仪，寻伊姊妹行讨生活。至秦栏镇，以为距贼远，放胆行。偶思遗，遂循大溪，意入芦苇中私且憩。突一黄巾贼目，负洋枪佩刀，贸贸然从溪右来。两面皆水，不及避，反坐以待之。贼拉与乱。女正苦无川资，瞰贼腰缠累累，欣然就之。贼脱女衣，一丝不挂，仰卧溪岸，而己则仅捋穷裤。女佯笑曰："急色儿可笑，男女合欢，全赖裸抱，肌肤磨擦得趣，若此，则终是隔靴搔痒耳。"贼笑从之。甫近身，尚未解铃，女故作浪态，乘不意，遽搂之，滚入溪水中。女本江边产，向习流而善泅者。贼入水，四肢浮泛，女力捺下沉，三冒而三捺之，已作尾生桥下死矣。女抽刀断其头，取臂上金跳脱，席卷囊中黄白，着衣打包，从容负之去。临行，复回顾水际詈曰："狗

贼快乐耶！”后入安宜，嫁一少年郎，颇伉俪，称小康，移家秦邮，近已为子纳粟，称太母矣。

懊侬氏曰：人间最惨，莫如女子缠足声。母之于娇女也，虽爱若掌上珍，独缠得双趺，如酷吏之施毒刑，曾不能少加顾惜。主之督婢，鸨之饰雏，惨尤甚焉。每闻此声，辄痛东昏侯寡耻鲜廉，宜乎覆国。缠已纤纤，阿母意犹未足。及步步生莲花矣，而豺虎猝来，挪移倾仆，直恨无彩翼双飞耳。爱女之家，亦曾记此乱离时乎？之三子者，谈笑不惊，或手刃之，或计赚之。而且尺二金莲，其行便捷，出入虎穴，极纡极闲。倘遇斯人，当破产以购之，一捧砚，一添香，一负剑，粉黛中饶有英气。

又闻一周姓妇，吾乡东鄙人。自恃足大善走，难将及，先嘱良人挈子女潜遁，已则摒挡长物，甫就绪，郊外边马已四出。无已，怀一利剪，出门，将觅小道，寻亲串家暂避其锋。忽一贼目自远道瞰妇，似有风致，扬鞭追及，喝之止。妇亦不惧，含笑相迎，宛如旧识。下马推妇于地，将淫之。妇佯解裤带，而笑露其齿，嗤形于鼻。贼问："云何？"曰："我惜子愚耳。子等跳梁，全赖骥足，设与我苟合时，马遽逸，奈何？"贼思其言颇近理，又能慰己，然四顾荒郊，无一树一石可以揽辔，颇筹度。女云："献一策，然后为所欲为。"贼求计甚急。女大声曰："急煞儿！盍以缰系于两足乎？"贼抚掌称善，乃弯腰俯首，牢缚不稍松。时妇之剪刀已在手，乘不意，蓦以剪刺马腹，马负痛遽咆哮，拖贼绝尘奔。剪在腹肉中，愈走愈摇，愈摇愈痛，痛则狂奔，如蹑电，如追风，十里外犹不辍。而贼已肤裂额烂，骨折气竭，不是人形矣。妇徐徐整衣裙，拾贼遗之包裹，遥望马拖贼去，觅

路始行。及寻得良人，相与剪灯话，终夜吃吃笑不休。

懊侬氏曰：缙绅家闺秀，原难尺二飞凫，使外观不雅。然亦何必过小。彼孅者背曲肩驼，虽裙下解结极纤，亦非真丽妍者。体柔腰细，即裙下玉笋稍巨，何碍轻盈。总之以五寸六寸为准，庶合中庸。安得贤有司出示严禁，凡五六寸以外置不论，若五六寸以内，定求纤纤而翘翘者，即照妖冶诲淫论。

南郭秀才

东鲁婚姻俗例，凡彩舆到门，女家必预缮一简名启书，随新嫁娘送去；其辞无非吉利语，即如苏才、郭福、姬子、彭年之类也。有南郭秀才，本不羁士，因贫，馆田舍翁某甲家。甲有女字某乙子，婚有日矣。甲告秀才曰："某粗鄙，不解文字，将以启书浼先生。某固村而亲家亦非雅，请先生务去陈言，别翻花样，说庄家本来面目，写农人老实因缘，庶免雷同，敬求椽笔。"秀才曰："善！子当以黄鸡白酒，享我烂醉饱餐，看我挥毫洒翰，何如？"甲果如愿以偿。秀才作文曰："伏以咬文嚼字，秀才当行；拙口笨腮，农人本色。冠既带夫平顶，礼休重乎尖酸。恭维亲家老哥，耕耨事业，朴实人家。筑蜗牛之庐，黄坯当甓；铺牡蛎之路，绿柳成行。陈谷烂芝麻，真是小囤尖而大囤满；肥葱嫩韭菜，不减南圆枣而北园桑。槽头喂板角之青，力能耕地；门前拴粉嘴之白，喊可惊天。而弟则徒守清贫，难期浊富。身穿四块

瓦，露后遮前；头顶一盏灯，没棱少纬。伸出去两只赤手，缩回来一对空拳。闻你家令郎，才读诗书，即识一丁之字；愧我家大姐，甫知针黹，难堆满面之花。幸逢月下老人，得配人间佳偶。伏愿女知静好，男解爱怜，孝顺公婆，和睦妯娌。养儿做极大官员，改其门而换其户；生女织许多布匹，长其财而肥其家。趁此良辰，圆其好事。行见三村五舍，牵来告朔饩羊；会看黄酒白烧，醉倒奔泉渴骥。五百年冤业，棒打不开；一肚皮牢骚，写来好笑。临启雀跃，忭颂莫名。”秀才书就，颇自负。甲听其雒诵，亦为之首肯。讵乙与贺客传视，莫不以为讥诮，且以“渴骥”句比客为畜，以“冤业”句视乙非人。乙大怒，朱陈会晤时，挥以老拳，遂致雀鼠。适邑宰亦援例出身者，之无莫辨，见两家争讼甚急，穷执笔人，以秀才对，遂飞签械至，与以夏楚。秀才不服，语侵长官，乃付广文锴禁，据实申详，以为兴大狱矣。而上游瞩之，狂笑不已，判牍尾云：“缀俗成文，不过秀才游戏；小题大做，足征县主糊涂。夏楚枉及无辜，冬烘是其本色。而两亲家兴讼，只为不通；百里侯申详，何其多事！但启书别样，机趣横生，当付彼广文，为诸生逞才之炯戒；且罚汝薄俸，酬文人遭拍之冤刑。两造逐回，一批绝倒。”宰奉批，甚惶恐。而秀才亦摇摆出牢笼矣。

懊侬氏曰：语云：“对不识字人，莫作才语。”读书人不可不知。余向好弄笔，频遭不韪之名，良由鄙夫俗子，知识虽鲜，而忌讳颇多也。昔有村学究，为东人书联，有“老熊如鹤健”之句。东人大骂云：“仆即陋，何至比为老熊！”学究百辩莫信，遂致解馆。噫！鼎彝珠玉，原不能执担粪人辨其真赝耳。

驴化为履

东台某镇，有富翁朱叟，拥厚资，而悭吝殊甚。体患疥，与人较锱铢，恒狡赖，故里人呼之曰“癞狗皮”。为子延师，馆于家，多以冷字问师。师略嗫嚅，即云不通，揶揄之。人多裹足不敢就。邑佟生，滑稽士也。贫无已，俯就其馆。甫莅皋比，即大书一二字於壁下，注云：“人能识得，方许以冷字问我。”翁遍搜六书八法，广询名儒硕彦，不可得其音。婉询于生，笑不答。翁于市上购物，必精择其价之廉者，买鱼为膳，非腐败不入门。人问之，曰：“吾恐伤生耳。”一日，邻家豕瘟死，人以为有毒，不敢食。独翁以半价买归，剖而腌作脯，每夕登盘。生误食，欲哇，因拈“瘟猪肉”三字嘱徒对。徒蹙额，苦无偶，转求教。生笑曰：“蠢才，俯拾即是，何不径对‘癞狗皮’，尚不工巧耶？”适催租隶来，翁畏而勉留饭，即邀与生同案餐，盘有咸彘首，生吟曰：“盘中尚有猪头肉，座上何来狗腿差？”租隶闻之，愧逸去。一日，有陕客牵驴来镇，乞于市，云：“断资斧不能归，求众援。”不应。客叹曰：“吾馁甚，实力穷，本拟乘驴返，今欲货之，急切无售主，盍杀之？货驴肉较易也；且肉值廉，仅取价常之半。”因假屠刀挥之，驴首断，血缕缕湿街市尘，再加脔切成块，系以草缕挂壁上，人争售之，顷刻去其半。翁闻之，急携钱，尽购其剩者归。客醵货肉钱，得十竿，太息徒步去。翁归以驴肉渗盐储于瓮，剖小小一脔炊于釜，欢

忭庆喜，不可名言。厨婢燃薪煮移时，偶揭釜盖，睨其生熟，大惊，盖内突化为烂草履一双。告翁，大骇诧，视瓮中，则满满皆“双不借”。问邻家，有货肉者亦如是。然邻货肉少，不似翁之多。盖游方术士，用障眼法破悭囊者，翁不知也。愧悔叫骂，又不可名言。生闻之，大笑捧腹，戏仿《月令》句，黏于壁云：“是月也，骗子至，悭囊破，铜钱去，驴肉入釜化为履，癞狗无声。”翁见之，益怒生无礼。年终解馆，嘱人示意，请另就。生曰：“诺。”即刻解馆，翁盛治觞，送生行。甫执匕，翁盛服跪地叩有声。询所求，曰：“师所书二字，老汉几闷成瘿，乞明示，救残喘。”曰：“此牛字，翁不识耶？”曰：“何无一悬针？”生笑曰：“渠倔强，好以冷字炫人，又贪婪，吝于资，强在筋，故抽去脊筋耳。”闻者莫不大笑。

懊侬氏曰：海滨之鱼，有名“草鞋底”者，釜中脔竟亦化为“双不借”耶？夫履适足之物也，术人岂勖翁以知足之意乎？翁不知之，犹然怒骂师之戏也，徒取怨尤。

树孔中小人

广省澳门岛，有居人，姓仇名端，时随海舰出外洋，贸易各国。一日遇飓，船中老大，面无人色。洪涛巨浪中，隐隐现古岛。因急就而舣其舟，得无恙。少顷风息，老大等持篙弄楫，力已惫。仇登岛散步，见岛中枯树甚多，大可十围，树多孔，孔中有小人居之；人长仅七八寸；有老幼男妇，妍

嫌尊卑之别；肤色如栗子皮；每人身上，系小腰刀弓矢等物，大小与人称。见仇窥之，齐声曰："啃渠三呷唎。"仇适思遗，即解袴蹲地上，并就石钻火吸烟。忽闻嘈嘈，如秋塘凫雏，结队而至。惊视之，见枯树最高处，有小城郭，高可及膝，皆黑石砌就；城门大启，小人约千余，联臂而出；摇旗一呼，各树孔中皆有小人出迎，拱听号令；其中有年轻者，面目端正，束发紫金冠，双雉尾，银锁甲，骑拳大鸡雏，指挥如意，口喃喃不知作何语。旋闻众噭应曰："希利。"执坚拥至。仇大惊，知为驱己。然藐其小，不甚恐怖，蹲如故。年轻者，又喃喃多时，仇不应。即挥众与战，小箭小枪，小刀小戈矛，钻刺两股，颇痛。恶之，戏以手中烟筒击年轻者。一击，遽翻鸡背上毙矣。众攫尸回城坚闭，其余皆窜入树孔中。仇亦回船。夜静，闻岸上小人大至，掷沙泥而呼曰："黎二师四呷唎。"鸡鸣始寂。仇枕上自思，若攫得一二头回故里，转可炫攫孔方。翌晨，托言采薪，携斧与布袋之故处，甫破一树，其中小人甚夥，尚有酣眠未醒者。仇一一拾而装布袋中，约略一门眷属，无一逸者。归舟，潜以饭哺之，亦食，而尤好食松子、果品。正拟复往，而岸上小人如蚁集蜂屯，如恒河沙数，口喃喃若詈骂，且小箭如雨。船人怨恐，解缆去。月余回广，以之问名宿，咸以为僬侥国人。问洋人，云："是物能腌为腊，其味甚甘；一人不敢独行，恐为海鹊衔去耳。"仇喜，于市上设布障，置小人于盒，周围嵌水晶片，观者如看洋画，得资甚富。时都转某公爱之，授意于盐贾，贾出千金购去，雕紫檀作小屋宇，前后三进，两旁游廊，其中更设几案床幔，衣箱奁具等器，即日献。都转宝若连城。小人以幼者为尊，时见年老者，折腰揖孩提；又以妇人为重，

时见须眉者，屈首向巾帼。一昼夜宿三次，盖以一日为三日也。男妇各就一处宿，每宿必媾，然不容人偷瞰，瞰则羞愤，拔刀自刎死。又最畏雷，闻雷声，须装于瓮中，藏地窖内。豢久之，渐通人意旨。每见都转所蓄艳妾顽童必叩首，若见道学龙钟老辈者，匿不出。爱人著鲜衣阔服，见必舞刀弄棒献诸技。若见破帽残衫者，必争出指之怒詈，曰："蒜平呷唎！"性最妒，见人有技能者，必效其所为，不成，又詈，曰："苛二乌三呷唎！"性又最疑，防人窃窃耳语。然又畏大声疾呼，高谈阔论者，每闻声，必詈，曰："饭平饭平，师二呷唎！"都转爱之深，遂禁人对小人语，语必代小人詈，以媚小人。而小人益横矣。都转谕像生店，制小纱帽，玉带袍笏，小兜牟铠甲兵器，与小人争着之，摇足作学究状，跪拜如官人状。渐引导学串戏，性又最灵，不数日，已能演五六折。但舞虽中肯，而歌则不辨为何腔也。有时与以铜钱，即爱不释手，口咬脚踏，而钱不能碎，则又嘤嘤啼。仆人偶有相扑骂为戏者，小人见之，手舞足蹈，乐不可支。由是知小人喜人扑与骂。小人有时戚戚思岛屿，都转必命仆人扑骂，博小人欢。又为小人制小匾额，悬木盒上，曰"犹傲蟭螟"，又曰"罔谈彼短"。自制小合头房，题联曰："槐郡能游，芥舟可渡；壶天不远，橘隐非诬"。小人见之，知向都转鞠跽谢。年余，审其安之，开木盒面玻璃门，小人间出而游于文房左右。一日都转他去，遗红顶花翎帽于几；小人瞰其状手扳红顶，两人对踢之如毬；摘下孔雀毛，两人互扛之扫案上灰如帚。正嬉笑间，都转至，小人争弃顶翎逸，顶堕地，碎矣，翎落火盆中，焚矣。而都转不怒，反顾之笑。明日，有年家子衣冠谒都转，偶游书室，正值小人趯趯嘤嘤跃几上，

年家子不知为何物，大惊失色，狂呼曰："怪哉！"视小人，已惊毙其二，余则潜盒中詈曰："娇三尼二，师二咿唎！"都转由是深恶年家子，置不理。

懊侬氏曰：《神异经》云：西海之外有鹄国，其人长七寸，有礼好经，能跪拜，行如飞，日行千里，百物不敢犯，惟畏海鹄，遇辄吞之，在鹄腹中不死。然皆多寿，有寿至千年者，不闻其一惊即死也。又西北荒中有小人，其君朱衣黄冠，辂车乘马而出，人遇其出抓而食之，其味辛，能识万物名字，杀腹中三尸虫。然皆小一分，不似其长七寸也。又《辍耕录》中载：海外有名靖人者，亦长七寸，然皆露处，不闻其有城郭也。《熙朝新语》载：僬侥国曾遣使入贡，其使乌纱绛袍，后拥曲柄小伞，然尚长如五岁儿，不闻其如是之小也。藐矣么么，其所谓小人之尤者与？

楠 将 军

吾乡石梁镇，当元季，有古刹，梁武帝所勅建，殿宇甚宏，院产尤沃。髡奴橐富，不知焚修而好淫，藏美妓于地窖中，外人不审也。时正修缮，工匠满室。有漆工某，正操垩丹漆，忽睹梁上有光，倏一砖堕地，上有守宫二，睛赤髯苍，鳞爪沃雪，一瞥眼，已长尺有咫。正痴睨，忽闻人语曰："此龙也。"守宫腾起，众争逸。工不及奔，伏几下。适蒙师供至圣孔子木主，即戴于首，悚惕不敢动。闻雷声大震，雌电飞驰，云雾中，犹睹门外一青龙至，首横尺木，丹书若符，

角杈枒，裹两黄绢，门小，龙首碍，因侧角蜿蜒入门内。守宫突化为小龙，若迎迓戴尺木者。略一转身，瓦砾飞舞，视青龙攫殿脊宝瓶中珠，大如碗，两小龙各挟楠木梁，拍打若斗，屋宇楼阁，一齐成齑粉。少顷，雨霁烟雾散，工晕而复苏，所戴木主，犹矗立不动，而庙则乌有，僧则更不可问。遍地积水浸瓦砾。走告市人，奔视之，惟正殿基陈设女子净桶、莲舄数事而已。其雨之倾盆时也，远村见黑云如山，垂垂扑庙下，旋即腾上，犹约略视龙伸巨爪，持殿梁舞。旋闻毙湖边渔人云："是日龙以双梁斗空际，移时蓦然抛堕湖心，泛泛忽不见。"已而每逢阴雨，湖人辄闻两木相撞声登登，止则天霁，验之不爽。由明季至昭代，梁在湖中，受日星精气，渐为厉虐，行人船遇一木如箭激，赶至则船碎。以至放船时必预呼"大楠将军"、"二楠将军"，香帛礼祭之，始获免。时湖心更有巨瓮，不知何年沦入水，每夜，闻瓮口汲水吐水声咶咶即雨。人以为湖中二怪。至道光某年，有渔人父子拉丝网，夜向晨，网重，轻易不能达岸，以为得大鱼甚夥。久之愈重，心急，欲弃网割缆则不舍，欲曳则船将覆。惶急间，忽上流来一官舫，男子数十人，皆箭衣窄袖，貌甚都。因大声呼救。官舫靠渔舟，互结缆，助曳其网。渔人两舟跳踯施力，误堕一屐官舫中，不及检。而网果轻，须臾曳起，掷岸上。官舫欲去，解所结缆，渔人将烹茗炊饼以酬，不受，匆匆去。渔父子餐已，天大明，私衷庆幸，以为获必胜常。及启，则并无寸鳞，惟一极大楠木，满身生绿苔如毛，隐隐有鳞甲纹，一头双孔，若目，且有睛，知将化龙，亦不知何故罗于网，始审网之所以重也。回忆曩危急，诣岸上金龙四大王庙焚顶酬神。视壁上所悬神船，淤泥水尽湿，草履

亦在。益恍然悟神之冥助也。因送梁于庙庭。远迩闻之，莫不骇诧。一日，示梦于寺僧曰："吾兄弟成材于隋之开皇，落水于元季，行将化龙，上帝怒我虐行人，谴谪于此。吾弟逃，不敢再恣肆。然吾躯尚受三百年香火，幸无亵渎。"僧告於众，为之雕大王像，纹甚细，从此湖中无撞木，而瓮声如故。

昙 花 记

昙花木佛国产，放大光明，生自在香，每闻梵呗声，辄婆娑而舞。奈朝开夕落，赋命不长，佛祖慈悲，见之泪下。昔太史戴公督学西秦时，辟门唱名，有七龄章童子，名节，丫髻缠红丝，面如冠玉，提笔囊登阶接卷。太史藐其稚，曰："咄！节院乃文战之地，非婴孩跳荡之区，汝来此何为？"揖而对曰："童子无知，观光有志。"曰："汝能作文乎？若块然没字碑，当以夏楚惩汝。"曰："虽未敢径夺锦标，亦未必遽撄扑教。"太史颇以为夸，询广文，对云："此儿素有神童之誉，渠父名九如，亦久困童子军者。"太史疑九如携来，将贾余勇，为儿捉刀，乃杜其弊，呼从者送交幕府诸君。及再点，则鱼贯中果有九如其人者，年逾不惑，野朴颓唐，一村学究耳。问："章节汝子耶？"曰："然。"曰："如此髫龄，强来作么生？若露庐山真面目，法不汝容。"九如唯唯以退。院门扃，太史危坐堂皇，过卓午，返内省。甫履阈，即闻童子喧笑声，与诸老辈辨难声，且脱帽露顶，

榻上翻筋斗为乐。太史蓦入，略呵叱，节悚惕，徐起整衣冠，侍而听教。太史笑云："我固知汝不能文也，日移八砖矣，不构思而喧闹，此岂三家村塾耶。"对曰："不奉题纸，从何作文？"太史恍然，亦自捧腹。询诸幕云："是儿伎俩若何？"佥云："敏甚，惟狡狯不受羁勒，然读书甚熟，百举而不一遗"。乃授题，与以小几，使坐，并与果饼使餐。节略一颦蹙，即奋管直书，不啻宿构，洋洋洒洒，出色当行。缮就，跪呈其卷云："童子节，愧少如椽之笔，且为刺促之文，良由时近昏黄，不过免于曳白耳。"太史阅之，击节者再。适壁上黏《兰亭》本，拈"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"句命对，对云："怕你不雕虫篆刻，断简残篇"，诸幕叫绝。太史佯怒云："童子亦读《西厢》耶？"即以为句曰："童子读《西厢》"，对云："大人应东井。"太史色为之霁。指庭树曰："老树千年"，对云"香昙一现"。太史恐其不祥，然心赏灵慧。适左右举烛，节将出，因抚其背曰："好为之，一领青衿，便易子矣。"节忽颜色惨戚，伏地泪雨，崩角有声，力辞盛意。太史大诧。问："汝既高尚，何劳此行？"泣曰："童子有苦衷，不敢言，言必获罪戾。"曰："第言之，无恐。"曰："父困此有年矣。顷此之来，原冀为椿庭作倩，不意隔绝，且先获售，则父于今科固已无望，即下科亦何能为哉！乞录父而黜节，转移之德，没齿不忘。"太史呼九如卷至，则荒率较雏凤判天渊矣。因以之示节曰："汝父文似此，奈何？"节叩不已。太史矜其志，怜其孝，嘉其慧，遂许其请。曰："冰鉴之明，暂为汝屈。然汝下科必捷，鸿飞不远矣。"节欢跃再拜而出。翌晨，揭晓，榜首为章节还，亦隽才也，九如则勉附榜末。星轺启行，诸生走

送，九如亦携节拜车下。太史谓九如曰："汝之售，汝子所贻赠也。鸦巢之凤，岂有种哉？"又询节曰："冠军人汝同宗乎？"曰："同。"曰："我行矣，盍以一对送我？'章节章节还'。"节应声曰："吕蒙吕蒙正。"太史顾广文诸人曰："能不以此子为无价之宝耶？"旋解襟下珮玉以赠节曰："汝第自珍爱，明年今日，当以茂才还汝，此玉即他日券也。"节感激涕零，呜咽惆怅，视星轺影远，始随父而归。阅半载，太史忽梦节持昙花冉冉来谢，口吟一绝云："身本优钵罗，托身植瑶岛；入世偿宿逋，昙花依旧好。"追重莅是郡，急欲见孺子，而踪迹杳如。惊询广文，广文命九如自陈，双泪盈睫抽咽而对曰："节儿自承明训归后，惨以痘殇。弥留时，坚抱所赐玉佩，遂以为殉。"太史惊惋无既。九如又云："渠降生时，本梦一老枯禅手赠昙花而诞，宜其不永也。"太史爽然，始悟昔之联句可为谶，后之梦返其真耳。乃振腕作《昙花记》，以志其事。

懊侬氏曰：负逋而来，偿逋而去，人间佳子弟，莫不云然。独章氏子，可叹可怜，令人有"回也短命"之感。慧既非凡，孝尤卓著，昙花之喻，虽想当然语，亦作如是观也。又棠邑有古梅书院，邻果老庵，乃唐人附会神仙古迹。邑宰长公名在，试书院日，少长咸集，中有八岁童子来观场，长公命对曰："梅花果老矣"，即应声曰："棠阴长在哉！"长公大喜，呼为千里驹，奖赐极隆，旋亦夭亡，儒林伤悼。

博山两贤妇

博山钟十六，其父以负贩起家，十六亦废读绍弓冶。年十六，聘里人李氏女耐姑为妇。未娶之先，偶诣村市勾当，遇风鉴士媛叟，鹤发龙钟，碧眸炯炯，求相者门如市，为其言多应，无丝毫爽也。十六羡其神，出腰际铜钱二百求摸索。叟云："来者父母俱存，弃儒习贾。"余亦多验。惟云"应得两妻相伴偕老"，十六嗢噱云："某田舍郎，仅一床头人，愿斯足矣，何福消受英皇耶？"时父执陈老，亦欣然延至家，遍相眷属。至陈女让姑，问："字人否？"曰"尚未。"曰："一语孟浪，莫见责。女公子当是人家小星也。"陈大拂意曰："陈某不才，忝为此乡之望，何至以弱息为人妾！"叟云："但求相法不验耳。"言已拂袖径出。人俱以为颠。年余，十六行亲迎礼，耐姑艳而不浮，慧而不肆，温清无缺，伉俪亦浓。讵结褵甫六月，竟生一子，十六怒，疑必不贞于室，朝夕诟詈，翁姑亦时时诮让。耐姑无以自明，惟向隅痛哭。十六欲杀其子以灭迹，姑不忍，弥月即迫之归宁。甫入门，而离婚一纸，已接踵至矣。其父李翁见而气结，入咎其母李媪。媪思己女素守闺范，动以礼闲，然婴儿固在抱也，下嫁日至今始六阅月也，嗒焉气丧，惟母女相对哭。娣姒嗤嗤笑于后，臧获落落慢于前，族人更说翁曰："若耐姑者，诚门楣之丑，不殪之，亦当醮之，否则逐之。然则豢而终其身，作有夫寡耶？襁褓物，他日究谁氏子耶？"翁曰："我

亦筹之久矣，若倔强，当以斧锧加其颈。”明日果有媒妁集于门，或云“某尹二郎贤”，或曰“某薄四郎美”，耐姑知不能容，然亦无所归，晨起抱儿走，投雨香庵，翾簪珥，僦尼别舍以居。禅榻砖灯，纺绩自活。庵主大悟，优婆中善知识也，颇怜之，时加调护。一夕，儿呜呜不寐，耐姑孤枕伤心，亦自哀哭，大悟自蒲团惊寤，呼曰：“耐姑何其不耐耶？暂时盆覆，冤亦前因，有日珠还，圆成后果。寡妇且耐夜哭，况有夫之妇哉！”耐闻之，抽哀而已，不敢信口头禅。十六自出妻也，颇俱泰山涉讼，既而寂然，知无他患，遂另议姻于陈女让姑。让姑虽艳慧，终觉逊耐。弦续良辰，十六思蝯叟两妻之言，虽微验，然出一娶一，终不足云“箭贯双雕”也。陈翁更以娇娃已得所天，虽属补房，然非篷室，行当抉蝯叟双瞳子，责其狂云。是日，大悟偶至他村行，见钟家鼓吹喧阗，贺客杂沓，知是再娶。急归告耐姑，耐姑洒涕默不语。问：“娘子于意云何？”曰：“死耳。”大悟狂笑云：“前日奇冤莫白，若反生；今日大屈将伸，若反死。何其痴乎？”耐姑知其中含妙谛，即跪求开示。曰：“娘子当乘此机会，往登其门，抵死不去；神佛菩萨，一切有情，自来玉汝。请以二十字禅言相送，偈云：‘但得灶下养，重燃狱底灰；香闺联二美，此去莫低徊’。”耐姑祗领。乃襁负其子，澳涊登钟氏堂。姑觌面批其颊以逐之，不去；亲诣厨中，霍霍磨刀以恐之，不去；呼媪持短棒交挞之，体遍青伤，仍不去。惟伏地哀号，自云“死罪”。见姑怒稍解，始叩首请代女仆，供传呼，不计佣值，日惟求两餐，夕惟求一席地，惰再逐，无怨言。翁与十六已有怜惜意，邻里又缓颊云：“不端妇亦可怜生也，阿姥何惜一碗闲粥饭，俾渠亦可代新妇

劳。”姑不得已颔之。惟命宿东厨隙地藉藁眠，不容其擅入中堂，不容其妄与新妇抗礼。耐连连应诺。由是洁庭除，操井臼，虽新妇不洁，亦代湔除。姑于初至，颇吹毛求疵，后见其服劳不少怠，渐亦相安。耐不呼姑，而曰“太母”，不呼舅，而曰“太翁”，新妇则曰“娘子”。见故夫则走避，恐不及。戚属乡邻，罕识其面。幸让能怜耐，且怜其儿，避人则呼曰“姊”，时周恤之，不忍目之为佣。计重来瞬息年余矣。会舅姑寿辰，十六效莱舞，如期称觞，戚属咸集。忽雨香庵尼遣雏送仪至。开篋视，非祝具，乃汤饼也。莫不鼓掌笑老尼荒谬，几如蝯叟妄言。旋开宴，鼓乐大作，觥筹互飞，忽闻灶下有呱呱声聒耳。爨婢奔白云：“李氏又分娩矣。”宾主愕眙，其姑大怒，趋而责之，曰：“淫婢定不欲生耶？前已玷汝家，今又玷我家耶？”耐含笑云：“阿姑无怒，儿今日鸣吾冤矣，速邀良人来，岂有两子而不识其父乎？”十六犹未审何事，贸贸自外至，耐蓦起执其手涕泣曰：“我自入汝家，服役之苦，妇人本分，何足云！然未尝出一瞻眺，与人一语言。汝于某日挑吾，吾不理；夜间乘醉，来逼吾草榻上，勉就之，今几月耶？抑仍六月耶？二老如不信，有渠头上柳花为证。”先是清明日，其俗男女均簪柳花少许，新妇媚虆砧，以五色丝缠作彩缕，有文理，非代人所能。盖由清明至今，又将中秋也。正错愕间，忽报李家老夫妇闻信至，十六父子道左迎入门，即揖众宾曰：“不肖女亦有今日，不然，天网漏矣。”李翁犹刺刺理论，李媪则发指，面色靛，叫骂万端，毁器皿无算，遽揪十六之母，饱以老拳，衣袴撕碎，几露其私，无敢阻者。十六崩角有声，亦为腾足而颠，捉发而掷。夫妇扬言曰：“今日事，非鸣官荡其产、毁其家

不可。”众宾稍劝慰，即反唇讥曰：“当日吾女被逐时，诸君何不援手一启齿？”宾语塞。时让姑父母亦在座，知事必决裂，急号于众曰：“耐姑之贞，其含垢忍耻，固已上格苍穹，始送石麟，为姑解秽，顷欲解铃而息争，合璧而免讼，似非吾女一言不可。”让姑果自屏后冉冉出，拜诸长上云：“耐姐沉冤，白于一旦，天之灵，家之福也。请姊复正位，儿副之。若是贞操，即为之执巾栉亦所甘心。长者具在，求勉如儿言，勿再鼓舌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陈翁亦乐为之。忽蝯叟来观热闹场，从翁拍其肩曰：“陈君陈君，仆之双瞳，能赐保全否？”陈大骇，既而大噱，遂与众互述其事。始知数之所在，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。惟大悟能知必于是日临蓐，又不知操何术耳。乃张灯结彩，奉两家父母高座，钟携儿叩拜服罪。然后互荫其女作螟蛉。宾客极欢而散。翌，置绰楔于门，表两妇之贤。耐姑再生女，仍六月。让姑生子二，即如寻常。其后四子皆贵，惟先封嫡母，而后封庶母，诚如蝯叟言。耐姑年六十，出资为雨香庵建佛塔，报大悟也。

懊侬氏曰：中牟谣云：“少所见，多所怪，见橐驼言马肿背”。钟十六以妇六月产，即云不贞，可谓少见多怪矣。孕月深者主寿，月浅者主贵。老随园堂皇一语，能为婴孩造福，是真佛子心肠，慈母荫庇也。吾愿不识字人，其胸无点墨而腹有疑团者，当三复此编，免唱《东南孔雀》。我佛闻之，必合十而作颂曰：“善哉，善哉，如是，如是！”

珠 江 花 舫

邹子《乐生笔记》载《江山船》：江山近水人家，各置一巨舫，画板明窗，巨丽宏厂，父荡桨，母操舵，兄弟执缆，女任烹调。其女子率幼习丝竹歌舞，破爪时，便使应客。临风咳唾，若即若离，或一二姝，或三四姝，皆靓妆，将以诱过客、弋重资也。富商大贾，往往倾囊登岸，恶矣。而不知广东珠江花舫，其恶更有胜于此者。一老幕府沈翁，宜兴人，自幼入粤，生平不履勾阑门，亦不娶，由壮而老，犹童子身。每见子弟喜北里游者，辄笑之以鼻，醉后尤自夸诩，以为如来世尊，忍欲罗蜜，自家已得三昧，养尤胜焉，无不及也。岁积修羊已数万金，囊橐累累。而御仆又严酷，锱铢必较。一日，将回里，买良田，筑幽室，为归隐计，不复为人家压线作嫁衣矣。素闻花舫名，恐堕其术，乃再四检择，须无一女眷者始登其舟。一日，检就，先运箱箧，安置图书，而后辞别旧识，始解缆行。一舟为己座，一舟载仆从，不甚华丽，亦无陈设，饮食亦不甚丰洁。遂帖然意肯。行三四里，忽睹一好女子淡妆素服，蓬头鸦髻，而意态动人，启舱后小窗，就水浣手，玉腕钏碰板锵然。沈怒，呼仆不应；呼舟子，问女何处来？舟子大恐，伏地而无人色。女急走出舱，敛衽拜，曰："公勿怒，容妾缓禀陈，近情则留之，无理则逐之，惟公所使，未晚也。"曰："试言之。"女流涕曰："妾宜兴人，姓刘，乳名小玉。幼随父宦于粤，误适恶少年，奁资供

赌博，资罄而夫死。大归而父母又卒于官，百计营葬。孑然一女子，孀且孤，恐遇匪，陷娼家，思归乡里，薙发皈三宝。欲自买一舟，既无资斧，又无婢媪，迢迢千里，难独行。欲附他人舟，又恐遭不测。素闻长者圭璧其身，乃奇男子，必能怜苦况，赐玉成。且妾邻姆姆，又与舟人熟，故附宝舟行。倘赐援手，贱妾生死唧环，日于佛前讽诵，为长者祝千秋。若竟不许，妾当效湘累毕命。盖舍此机会，永无归期耳。”言已悲啼，词旨酸楚。沈愕然久之，曰：“附舟行，何不可！但不许入中舱耳。”女应之。即起赴后舱，嘤嘤诵佛号，舟子亦拜谢。问诸仆，仆叱舟子。沈遂信。久之，每进一餐一饭，赞其美。舟子曰：“此小玉手段也。”每盥一巾一袜，赞匀洁。仆人曰：“此小玉湔祓也。”翌晨抵小村落，思早馔，呼仆，尚酣寝，忽舟子掀帘进面饼，味鲜美，问：“何来？”曰：“小玉亲上岸为公购来也。”一日，清晨拥被坐，忽闻骨冬一声，舟子大诧，曰：“小玉为主人购早馔，上跳板，失足落水矣！”沈披衣急起，开舱觇之，果有数饼飘水面；众果挈女子，自水中出，衣裙尽湿，瑟缩寒颤。扶上船头，将至后舱，闻舵工太息曰：“小玉仅此一套衣，又无可更换？不几冻煞耶！”沈立命扶入中舱。女不应，众如不闻。沈又言，众曰：“公曾云：‘不许入中舱’，小人敢忘却耶！”沈曰：“渠为我致此，忍坐视耶？”呼入，卧小玉于己衾中，钻火代烘湿衣。小玉起着衣，含羞诣后舱，操作如故。沈由此心德小玉。一夜，人静后，似鼠子入箱啮衣履，呼仆捕鼠，不应；将自起，见小玉睡眼饧涩，自舱后出，衣绿绸短袄，秉烛问：“鼠在那厢？”公指示之。即为摆扑而后去。一夜，江水大作，桅震震响，若欲断，案上灯檠忽灭。呼举烛，不

应。又见小玉徐徐笼灯入，披淡黄袄，就灯爇火，纤指如笋，凌波如芽。略凝睇，又去。一夜，暴雨，水溜自篷隙入，衾枕却当漏处，移就干处，如故。呼仆，不应。又见小玉手挈衣襦，秉烛珊珊来，登榻跨沈身上过，代塞漏处，溜应手停，汗津津如珠，喘吁吁若断。沈由是心更德之。欲挑与语。小玉遽携烛去。明日，沈忽病痢，仆人懒惰，恒早眠。自伤委顿，叹且泣。小玉闻之，即诣舱代调药饵，司盥濯，极殷勤。数日病瘳，夜静，小玉犹忍冻侍床头，不归寝。沈怜之，挽其臂曰："卿衣裳太薄，又为老朽侍疾，良不忍！何不权就仆脚畔眠？"小玉不答。促归寝，亦不应。沈曰："吾犬马加长，卿齿稚，论年岁，当可为吾螟蛉女，眠何碍耶？"小玉点首，遂就脚后眠。沈觉奇暖，胜于汤婆子。又有一种异香钻入鼻观。心大动，不能自持，逡巡起，与共枕，摩挲抚慰，口吃吃求欢。小玉曰："不可，妾既孀，又视翁如父，翁又面许作螟蛉，若此之为，玷辱奚甚！"沈固哀之。小玉曰："既蒙相爱，何必在此！"曰："卿如能令我销魂，当没世不忘。且仆孤身独行，惨与卿同，倘成就此好，吾之所有，即卿之所有。不然，卿即归宜兴，能枵腹活耶？"小玉不语。沈遂与之定情，备极缱绻。沈喜曰："今而后方知枕席之乐，胜于封万户侯也。"小玉曰："妾之清白，为君轻薄尽矣。"由是相处如夫妇，一切锁钥，悉付小玉。忽闻两仆逃，已而一短童亦逃。小玉颇骇诧，而沈独不甚追究。计自解缆时至今，已八阅月，尚未到。小玉独催促，而沈若不甚介意。久之，视银箧尽空，问小玉，小玉曰："翁忘却耶？仆盗资若干，僮盗资若干，日食柴米、翁病药饵又若干，舟子支付船值又若干。"观衣箧亦空，问小玉。小玉曰："翁

不知耶？银尽，不借此付质库，将若何耶？蚨去能飞回耶？”沈恋小玉美，昏昏亦不甚盘诘。一日，舟子喜曰：“到矣。”沈欲登岸，小玉止之曰：“翁将何往？常言家无一椽，能露宿耶？故里闻翁挟重资回，必蝟集求告贷，谓翁之资斧已罄，谁信之耶？然则再求人，谁应之耶？岸上有妾阿姨家，颇雅洁，不如就彼处养疴。妾承翁错爱，既不能树贞节坊，亦不愿别抱琵琶，且作临邛栖止。家虽壁立，妾尚能拈针，量不致有庚癸呼也。”沈思邓山已颓，阮囊依旧，不得已，从之。入其家，果如女言，居以静室，起居安善，女皇皇时出入，时来伴翁寝，时就他处宿。心疑不敢问，亦不敢出。突二三旧雨来访，皆粤之名幕府，惊询：“何亦遄返？”笑曰：“返何处耶？何时返耶？”盖沈舟居一载，日对玉人，舟子扬帆行数十里，又沂流退数十里，无论浙邦，且终未出粤界也。顷所居即小玉家，舟子即小玉兄弟辈，盖名妓也。至是始恍然，乃相与干笑。遂仍居广为冯妇焉。又一显宦履任，登画舫，耗去五千，而归与夫人言。夫人嗤之。曰：“卿勿笑，他日赴任，所见若辈，恐亦能令卿卿销魂也。”夫人大笑曰：“吾身无淫具，渠能为我作面首人耶？”曰：“不然，吾辈爱优伶，何曾非两雄相爱，恐两雌相爱，亦同此扑朔迷离也。”夫人更大笑，以为妄，且隐隐有醋意。后果贾舟，遣女仆迎夫人。舟子女慧丽可人，能眉语，能目听，举止言动，无一不令夫人生欢喜心，乃拜为螟蛉女。朝赏暮宴，金玉珠翠，锦绣玩好，不计其数。船故缓缓行，日仅十余里。比到任，而夫人已妙手空空矣。且船值已累积短百余金。宦闻之，急遣仆持金赎取夫人归署，冉冉出莲舆，登后堂，官遽跃出，抚掌笑问曰：“何如？”

懊侬氏曰：赵简子适楚江也，且惑操楫女；鸱夷子游五湖也，尚挈采莲人。天光云影中，一叶荡漾，得此数辈，供巾栉之周旋，便觉米家书画，赵家琴鹤，一切有情。然瓶供之兰，嗅之可也，若醉服其水，则腹痛而死；鹤顶之珠，玩之可也，若误服为丹，则肠断而亡。噫！黄帝造舟，防溺也，而仍溺之者，盖自溺也。

《夜雨秋灯录》续集卷四

金竹寺

余髫龄即闻扬州地下有金竹寺，不得其源。前岁，晤屯田司马杨慧生姻丈，偶话及，云："明季某甲子有皖人萧灵威，年少任侠，追踪鲁仲连、郭解之为人，屡屡睚眦兴怨。后遭仇家，几毙毒手。逋至他县，匿迹韬声者二载。偶步月，闻茅屋中有哭声。探询之，有里豪魏姓名虎者，强娶孀母女，愤不从，欲自戕者屡矣，其孀母朝夕逻守。然虎已诹吉，行将来攫娶，故对泣耳。萧闻之，归旅店，袖刃出访虎居确，跃登其垣，垣尽登屋，脱履步鸳瓦，行无声，视灯光多处，睨虎坐绣阁中，拥艳姬，陪狎客，昵饮甚豪。闻狎客笑曰："东邻女，假惺惺，尚啼哭，明日销金帐中，一尝异味，恐麾之不肯去矣。"虎曰："倘倔强，当投诸冰窖，寒冻杀。"客曰："虎郎惜玉，情甚旖旎，岂故作险语，破鬼胆耶？"曰："嘻！"萧审之确，即跃之地，挥刃奔虎，遽斩之。姬惊晕若毙。客张皇，萧又斩之。仆僮闻声来，又斩二，而逃其一。视案有酒，立饮三大白，指溅血书壁曰："杀人者萧灵威也。"书已，仍跃登屋荒窜。四顾不知所之，忽昏黑中，有白衣人执莲花灯前引，随之，行如飞。比明，视所抵已五百里。欲寻白衣人，不可得，惟灯弃荒草中，孤焰摇摇若将灭者。趋视之，非灯，竟朱提一锭，量之约四十两，俯拾即

以为资斧。日处旅馆，渐闻风声促，恐为捕者踪迹得，急易装更姓名过江。闻浙省天竺山菩萨最灵显，虔往焚香求忏悔。至则士女如云，比邱如蚁。然皆妆模做样，无一真善知识。焚香毕，即小住山寺，发愿改悔，默求庇佑，学优婆讽诵，至虔至诚。偶游山岭破寂，视石洞中有老瞿昙趺坐，目若瞑。见萧来，遽唱曰："富豪强娶，何预汝事！"萧蓦听，如冰沃顶，恐泄其事，心意欲击毙瞿昙以灭口。僧大喝曰："咄！白衣持灯接引汝，尚为仇耶？"萧骇且感，遽伏地，曰："弟子知罪！大菩萨法力宏深，定能始终解我厄。"曰："此处非容身地。盍为我寄书扬州金竹寺与铁方丈，彼处潜身三日，难即已。"因袖出一函，封甚固，曰："速去，毋回头。"萧崩角数百，持函即行。十日过江，抵扬州，遍寻无金竹寺。心甚忧虑。不敢居城中，潜寓乡村。夜夕步月东关浮桥上，忽一衲打包来，僧雏携灯前引，灯上大书曰：金竹寺禅院。略凝睇，神灯飘忽已东去。急趋而尾，四五里，始追及，已在山谷中。僧问曰："男子何所见闻而逐我？"萧喘息道天竺遇老瞿昙事，并示以函。僧曰："我当谁，原是白衣豁棘尊者。居士既远作寄书邮，盍随我归去来！"须臾，达一大丛林，月色昏黄中，视钟楼经阁，瑰伟嵯峨。司夜行者，已行梆唱佛歌，声凄心肺。打包僧入白方丈，萧拱候丛竹旁。风篁烟篆，文秀琤琮。僧出白："方丈已禅定，留书案头，止客就寮房宿，明当晤叙耳。"引萧之一斗室，雅洁无比，旋出夜膳，亦极精良。明日，并不闻传唤，往来缁侣，古貌古心，老稚妍媸，其类各别。然较之天竺皈依之大众，则似觉不同。住三日，是夜，忽闻钟鱼梵呗声，若开大道场。潜披衣趿履，拟往瞻视。及至正殿，则其声顿寂，惟见满堂无佛

像，满地铺毹氍，灯烛辉煌，男女裸体横陈，绸缪交媾，妍与妍偶，媸与媸偶，老与老、稚与稚者偶。大骇，略转瞬，则又妍媸老稚，互更互为之偶，或鸾颠，或凤倒，或背成峰，或侧成岭，其态既浓，其声更昵。萧阅之，始骇，继怒，不禁大呼曰："如此昏昏，成何世界！"忽闻背后一人大喝曰："咄！六合之中，六合之外，六合所成，男欢女爱。俗子无知，大声惊怪！"萧视其人，紫衣科头，面如满月。打包僧侍侧，呼曰："此铁方丈也，萧居士其稽首！"萧心虽怒，而体不克自主，玉山遽颓，和南伏地。方丈挽起，携入所居，略略问瞿昙踪迹，谓萧曰："顷子所见，乃佛家之幻景耳。智者见之，大澈大悟，愚者见之，可兴可起，无足惊诧。"萧不敢言。旋谕打包僧曰："盍携去，重瞻水晶域，当发菩提心。"萧辞出，见殿上灯火全无，人物亦杳，惟三世佛像，龛灯明灭而已。忽听鸡唱，传语"送客"，打包僧手采竹叶一丛与之，曰："以此卿为居士壮行色。"萧领而藏于袖。送出门外，则迥非旧途，踯躅奔驰，明始辨路径，则已在甘泉山下。回顾袖中，竹叶已堕去其半，视所存者，金竹叶也。再入城询之，瞬已三年，而寺中仅三日耳。遂出竹叶货之，小负贩，大获。设骨董肆，家渐裕。一日，晤一女丐，携女行于途，见萧伏叩，曰："恩公尚在耶？"萧审视，为当日难中人。急携回密室，详询。云："魏殒后，其子告官，捕得凶手，如公状，斩之，首落地，而尸不见。妾义而盗首葬，甫破土，其首忽成荷花灯。官闻其事，亦不深诘。妾义恐株累，挈女逃，丐于此者已三年。"萧更为述遇僧事，互感诧。遂以其女为室，事外母如母。旋投行伍，得功勋，仍以所易贾姓登剡章，官崇明守备。夫妇事佛甚虔。萧每怒，夫人低呼

曰："金竹寺。"辄敛怒为笑。见人温婉，如处女。后外母死，盛礼斋奠，送至殡宫，策马呵导归。忽于人丛中，睹魏家仆，急携夫人不知所之。

懊侬氏曰：路见不平，拔刀相救，佛菩萨赏其义侠，故远导幻境以生之，且诡托秘戏以悟之。盖镜中之镜，瞳中之瞳，岂真地下有逋逃之薮，世外有曲躬之树哉？至满堂须陀洹，齐化鸳鸯偶，是耶，非耶？幸勿当作火宅梵嫂一例看也。

石郎蓑笠墓

崇明濒海处，烟波浩渺，仙灵往来。有大石郎者，幼孤，年十六，无恒产，为人家牧牛。青笠戴月，绿蓑织烟，时以短笛自娱。意则闲适，顾嬉且勇，与群牧斗，无能胜者。然遇介属随潮以至，辄扫而投之，不忍戕其生。所主之田翁某，颇赏其仁厚。日卓午，与群牧徜徉于绿树间，或捉迷藏，或赌樗蒲，郎独抽尺八，坐避潮墩，吹无腔之韵，偷关山杨柳，指村舍桃花，自以为乐。少顷潮怒涌，天地皆青，大蚌随一线来，游泳不去，宛为笛韵所羁。潮顿落，即胶滞沙际，屡翕辟露光芒。群牧知中有夜光珠，议劈而取之。郎恐害神物不利，诡云："海物通灵，刀斧必斫，盍渥以沸汤则自开。"众善其言，竞起拾薪汲水，寻田家假灶突。郎待其去远，潜起推蚌行就海，祝曰："苍茫贝阙，不少汗漫之游，幸勿再登陆，为若辈觊觎。"蚌得水，圉圉焉，洋洋焉，忽挟巨浪

如山，俯仰作稽首状，海风忽狂，飒然遂逝。迨群牧以汤至，郎正假寐，物已子虚。叱起问何往，故佯惊作懊丧语曰："神物化去矣，奈何！"众恍然，知为所赚，唾其面，亦不较。明年夏，时有青色牛，伤海边稻田，貌颇似郎之所牧。问之不服，白眼争，遂告其所主，诮让之，郎嘿不辨。惟思所牧从未轻纵逸，何得蹊人田。会复有来告者，郎忿极，暮往其处，隐身以伺。翌日黎明，果一牛自海岸出，毛色极纯，与已牧却仿佛，惟顶生一角稍异。既而游戏沟塍，大肆蹂躏。郎暴起，将擒之，以塞人口。牛惊觉，反身遁入海，郎忘其为洪涛巨浪，尾而逐视。两旁之水皆壁立，牛所过成一白平坦道。里许，抵一处，峨峨府第，金碧辉煌。牛跃入，郎亦入。听管弦哀怨，内正开筵。执事者皇皇奔走，无暇他窥。庑下有隙地，乃掩身穷异观。视座上一客，类王者，佩陆离之剑，颔下飘白须。一客类大夫，古衣冠，沉静缄默，似抱烦忧。一客类儒士，然星冠羽衣，英致洒然，亦极尊贵。一美人类天女，明珰翠羽，貌虽艳，而凛凛若冰霜。主位殷殷劝酬者，则一少年郎，被服都丽。阶下歌吴歌，舞楚舞，轻能在掌，高可遏云。客询"何节奏"，对以《水殿抛球》新续第二曲也。白须人亦扣剑作歌曰："鞭平王兮，吾非不臣；云黯黯兮，奇冤莫伸。吴市吹，箫欲裂，潮怒不可折，心死不可说。"古衣冠者曰："相国尚有余怒哉！"亦攒眉蹙额而作歌曰："天之险不可升，地险山川与邱陵；人心之险更叵测，朝为变兮夕为更。珠宫在水兮何其晶莹，坦荡荡兮日月自明；龙伯召我兮，珮菊与之兰襟。吊汨罗之万丈兮，臣心同清。"儒士笑曰："大夫变新声，却骚韵，然亦哀而艳矣。某请和以巴里。"歌曰："当年臣本寄书邮，谁幸三生

结并头；怜煞秀才康了辈，水天飘泊几沙鸥。”群起酌以巨觥，曰：“洞庭艳福，诚可羡也。然尚有袍泽之情乎？”言已，视美人无一言，咸询：“贞姑，可否按律吕、赐新声？”对云：“请以珊管瑶笺，书二十八字，命乐工歌之如何？”众曰：“善。”须臾书就，阶下人歌之曰：“蓬莱清浅几成尘，门外野风愁煞人；三十六湖凉月里，珠光长照女儿身。”郎聆之，情不自禁，失口大呼曰：“美哉！凛凛之风，何其婉而厉也！”咸愕眙诧：“俗子何得犯宫禁！”少年郎呼缚付鳖丞惩治。武士出索反接其手，将行，呼曰：“缚太急。”既而大笑曰：“不图石大郎死于此处，大奇！”少年瞪视，良久，曰：“君海壖牧牛之石大郎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然则我恩人也，何得作阶下囚！”叱解其缚，亲自降阶，执礼甚恭，曰：“仆非君早为儿童戕矣！此龙宫也，某王世子也。前化蚌出游，听君雅韵，险遭不测者，即某是也。盛德浓情，久未能报，顷能不速，颇惬素心。”即引之登堂，遍与诸客揖，曰：“此伍相也，此屈大夫也，此洞庭柳真君也，此露筋真妃也。”郎茫然不辨云何。伍相云：“是子本天上水星之精，好与农丈人斗，得牵牛救解，旋以劾堕劫，归元之期，世子尚宜调护。”客皆告别，郎亦兴辞，世子阻之曰：“君宜少安。”送客回，重与入座。问：“君何能来？”以实告。曰：“能来不能去矣。适君所逐者，分水犀也。子非犀，则出门一步即死。”郎窘急，几堕泪。曰：“容请命于家君，或有法。”遂去。俄顷持一大珠如龙眼者：“此辟水珠也，家君感子救某，故持赠。有此入水可无濡首之虞，幸勿示人，恐有焚身之祸。子行矣，珍重此身，报德正未艾也。”殷勤送之出门外，果无投足地。试挥珠对水，奔腾浩瀚中，忽露一通衢，

且平直，犹如犀之在前。瞬登彼岸，群牧咸惊。然大郎终不自慎，恒握珠走狂澜，既欲炫田畯以吓愚氓，不禁驾冯夷而驱海若。一日抱一古铎出，上刻篆词曰："大禹驱山之铃"。又一古玉，上刊奇字云："秦皇塞海之宝"。他如鉴魑魅之铜，斫蛟鼍之剑，珊瑚树真有高六七尺者。人谓售之碧眼贾，富可跨石崇。郎哑然笑曰："吾不能为龙宫之贼。"乘观者不意，悉举而投之。人皆恶其痴，尝有巨鼋出海，翘首，目睒闪，即随之下。少刻醉饱出。人询何往，曰："世子悬弧之辰，遣介士招饮耳。"众谋攫其宝。偶吹笛，倦而眠。六七辈蓦集，搜腰缠。大郎惊醒，惧失信于世子，因吸珠入口，奋与众斗。众虽辟易，而珠亦滑入喉际，吞吐两难，遂鲠而死。乡人怜之，殓以桐棺，置海畔。是夕，风雷震震，翌已成一巨坟。明年海涨，复于坟下拥一沙冈。凡斥卤之地，多坍塌，大郎坟独无恙。而潮亦至此止。死后且时著灵异。即坟为祠，百里外浏河素多海患，居民避波臣者纷然。时梦一神人，卤簿赫赫，冠冕峨峨，自云："我石大郎也，悯此处没于海，急迁棺，或可免厄。"同日而梦者百人，咸惊异。询崇明，果有大郎坟。请于土人，不可。欲盗其骨，更不可。祷者宿神座下，夜闻天乐大作，大郎车骑而至，呼其人而告之曰："我有一簑一笠，尚悬所主田翁家，迎而瘗之，亦可免冲突。"翌起，往恳某翁。视东壁后有小舍，数堆破败物，拨灰尘寻之，果得风雨具，为大郎旧制。遂鼓乐迎归瘗海口，如古名臣之衣冠墓，且筑如崇明之庙。工甫竣，水至，即遽退。两处春秋赛会，士女如蚁，香火如云，均称福荫。每至月白风清，居民犹仿佛大郎笛声与海潮相呜咽也。

懊侬氏曰：犀牛逃遁，即耸身蹈海擒之，是何等气焰！

海藏宝物，取而炫人，旋复弃之，是何等廉介！辟水珠至死不肯轻掷，是何等信实！豪哉石大郎！何待捍潮御患，兼及浏河，始为之神耶？噫！冠裳中且不可多得，况牧竖乎？诗云：“牧人乃梦”，吾知其不为鱼而为龙。

马　姓

金陵有林茂才。寇至，陷城中，羁某馆，胁授伪书记。夜阑，听刁斗四起，悲从中来，不知此身作何究竟，又不知眷属有无存没，爰默诵《金经》不辍。久之，觉遍体清凉。一夕，正诵经，闻窗外一叟呼曰：“林生林生，此时尚不随我三更耶？”“三更”者，贼语逋逃者名色也。生出户觇之，一白发叟，布衣冠，古须眉，素昧平生，不敢多语。叟凝视生，曰：“尔病痴耶？”言已，径前揽生袖急走，飘飘若御风行。时城闉阛阓，鸣钲击柝，贼令森严。而叟所至，巡逻者无闻见。至狮子山，挈生猛跳城下，若履平地。生私揣：“江口若何飞渡？”突一满江红大船停泊下关口，登之。叟急解缆挂帆，风瑟瑟，直指江北。盖叟即弄船人也。生入舱，见一男一女，已先在。男，生之同窗友也；女，生之邻家娃，素艳之而未能销魂者也。略寒温，生即瞑目坐。女频视生，秋波盈盈，宛是心许，若碍友不敢言耳。时夜色昏黑，山月堕江，闻友与邻女，时有调笑声，渐有媟亵声。闻之，心大动，急敛神掩耳，危坐默诵《金刚经》。闻叟在后梢鼓楫高歌，歌曰：“天风浪浪兮，江水粼粼。刀山剑树兮，雪窖火

坑。蠕蠕蠢蠢兮，虫虫憒憒。何者因何者果兮，絮絮萍萍。夜何其，夜向晨。人鬼有关兮，祸福无门。”生听之，益悚。远村鸡唱，曙色摇波，叟曰：“到矣！”林生出。“此真州界也，尔由此至扬州东乡，得生路，好自为之。”袖出一函与之，曰：“尔行十余里，可开看。”生崩角在地，泣求姓名，叟笑而不答。起视帆影如驶，顷刻若逾金焦，出海门外矣。急至仙女庙，果遇旧雨，挈赴淮安，团眷属焉。视其书，曰：“余本马姓，生平喜于苦海救人。尔能端正，不负吾意。两个小痴虫，故态复萌，可恶。已将他带赴东海去也。”生后入袁端敏公临淮大营，以军功保二千石。时以叟书示人。一夕，忽随风飘去，如叶，如蝶，如纸鸢，顷刻不见。

离 垢 园

离垢园者，东浙贾氏园也。贾名云章，字天孙，少颖敏。游庠后，累不第。遂治园囿，植花树以自娱。久之，癖于洁，屋宇几榻无纤尘，即藩溷亦时时湔涤。以“离垢”名园，以“襄云”命馆。联云：“米襄阳爱洁成癖，倪云林嫉俗如仇。”凡鼎彝书画，花鸟虫鱼，无不珍惜，破产觅之，亦所不顾。至戚属邻里，以急难告者，则闭门不纳。生子一，名浑，字许桥，弃儒学贾。每进几谏，不听。乃泣祷于神曰：“父有洁癖，百折不回，见嫉于世，恐生祸灾。伏乞神灵默佑，感甚。”贾知之大怒，始詈继挞，乔梓寡恩。一日晨起，督僮拂几，帚过，碎定陶磁尊。怒鞭之，僮负痛，钻几下，几翻

而砚山又碎。贾愤懆，索刃。僮遂夺刃自戕。其父告于官，许桥上下賫缘，私献秦凤爵，且厚殓僮，养其父，始罢讼。一夕，与妻蓝氏酌，婢献羹，碗炙手，堕地碎。贾怒曰："此供春制也，尔断吾命根耶。"呼杖。婢惧，而投诸井。许桥厚殓之，且召僧讽经超荐。无何，有同学友来访，询及收藏。贾出宋眉子砚以炫之。友呵气试润，贾恶其秽，剌剌不休。友稍讽之，怒，以砚击友，几碎其颅。又以炙炭煮汉玉珮，火起，蔓延邻舍，风号焰烈，顷刻数家。许桥背父，婉谢厚偿，始无恙。妻蓝婉劝曰："古人以洁为束身之范，君以洁为缠身之魔。若不改悟，恐随身皆荆棘场也。尚得为离垢园哉！"贾怒批其颊，妻痛哭。贾恒独眠，每欲敦伦，必看河魁，蓄温水。事毕，澡身更衣，熏香，作种种恶态。是夕，哀啼至夜。有美妇人自外来，曰："姊姊，冤杀哉！个男儿毫无一点情，侬见之，几欲堕唾。"蓝漫应之。又曰："我与若游花园，倒好耍子。"袖出一圈示蓝曰："此中大有佳处。"视之，果有楼台花木，金碧陆离。逐对镜匀粉黛，整衣衫。妇以罗带系梁上，对妻再拜。回视案上灯光如豆，户外鼾息甚酣，万种凄凉，逡巡自缢。婢觉，急告许桥，已不能救，抚尸号痛，死而后苏。贾知之，犹以衣袖擦宣炉，聊滴清泪而已。讣岳，蓝叟告宰，县役到门，汹汹如虎，呼号咴嚼。邻人来观，乱摘花果。贾目睹蹂躏，痛极失声。叟疑渠尚有遗袿之悲，又以许桥重贿，始忍而罢讼。然家道亦从此中落矣。烂铜碎玉，昔以重价购来，顷以廉资售去。炊烟渐断，仅剩荒园。贾鳏而子未婚，时作楚囚之泣。忽有客携短童来谒，仙风道骨，翩翩在门。迓入与谈。自云："张姓无字，人呼为张老相公。"渊博古今，麈谈霏屑。贾恨相见

晚。许桥思留以慰父，以敝裘付质库，贯酒篝灯，且留下榻。自贾之好洁也，君子恶之，小人诳之，富易为贫，朋侪绝迹。顷得张，不禁狂喜。久之，张唾落於壁，必怒于心，遗屙于庭，必怒于色。一日，勉与坐，张之僮又弄毙架上鹦鹉。怒遂不可忍。张曰："莫怒莫怒，吾携君游一胜境，以赎罪何如？"不觉随之假山后，遇一石洞，偻而入，蛇行数十步。洞渐宽，路渐平，达一园。豁然开朗，苍松夹道，流水涓涓，白玉为梁，幽芳作帧，两壁磨崖，上镌蝌蚪奇字，似秦汉以上书。逾岭一重，又得古洞，薜荔五色，彩丝下垂。入其室，则插架牙签，间以丝竹，炉香犹篆，帘波有纹。几上横琴，古锦为橐。贾欲解视之，张曰："不可，此吾师所弹也。指误弦，必有天神下降，风雨疾雷。君既到此，不可不作东道主。"向内一呼，美人四集，琼筵甫设，醴酒已温，品味既佳，器具尤古。张以巨觥劝客曰："较君家园亭何如？"吃吃而对曰："远甚！"须臾美人歌舞，荡魄柔魂。张亦抽古剑示贾，曰："此鹿卢七星剑也，君能舞乎？"曰："不能。"张逡巡敛袖，左盘右旋，寒光闪灼。美人更鼓冰丝，顿挫应节。忽闻剥啄声甚厉，一美人自门隙窥之，曰："师长回矣。"众艳惊散。张变色曰："君速随我后户出。"缭曲迴环，绝非来路。视楼阁最多处，曰："琅环秘府"；藏金石处，曰"证古斋"；藏经史处，曰"辨理窟"；藏诗词处，曰"游艺轩"；藏书画处，曰"怡情馆"。又一楼，峨峨三层，上矗霄汉，第一层曰"与天为徒"，第二层曰"与古为徒"，第三层曰"与今为徒"。有小村落，畎亩参差，一曰"情田"，二曰"心田"，三曰"福田"。开富贵花，种吉祥草，沃功德水，培乾净土。行逾数十高岭，峰峦叠翠，径坦且平，曰

“心头方寸地”、“欢喜园”、“水晶域”、“光明藏”。金碧楼台，奇景炫目。突转一径，景物全非。凝神端祥，已在自家园中。盖未尝出门一步耳。张曰：“今日之游乐乎?”曰：“空中幻景耶？”曰：“何者为真？何者为幻？以为真即真，以为幻即幻，真幻皆根于心，而不限以地也。”由是贾奉张如神明，家中所有秘玩，皆质之于张。张均鄙薄，一无许可。贾以为太过，曰：“君如不信，目前架上古铜像高六尺者，君以为何物？”曰：“满身铜翠，斑剥陆离，形制既工，雕镂亦古，的真秦铜也。”曰：“秦则真秦。君知秦人造此何用呼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曰：“女子溺器耳。尚高高供养，不几污秽杀人！”曰：“有何凭证？”曰：“象脊有铜盖掀下，象四足皆有小洞，以火炙之，必有骚臭气。”已而验之，果然。张云：“阿房宫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门首皆设此物，足下即通阴沟。宫人欲溺，即揭盖解裤，骑而溺之。否则重楼霄汉，嫔嫱如云，何有此许多溺器？惟得此始便耳。”贾由是稍悟，视收藏皆若粪土。一日谓张曰:“洞中风景绝佳，迥异尘世。然楼阁已稍寓目，而钟鼎琳琅，必多而且富。未知能许俗子一饱馋眸否？”曰：“不难。”嘱小饮。曰：“当与君再往一游！”甫三爵，贾沉沉思卧，张忽拉之急走，曰：“前由正门进，后户出，今适旁门开，机不可失，盍急趋可进！”果达一处，日色惨淡，道路亦歧。张忽遇一故人，话良久，告贾曰：“君且略散步，仆随故人行。”行愈远，径愈窄，偶一失足，堕土窟中。鬼物钻集，曰：“贾某来耶？”挈之游地狱，泥犁十八层，宛然吴道子所画者，丝毫不爽。见妻蓝项拖罗带，舌吐唇外二寸许。婢仆被磨折死者亦踯躅至，齐声索命。贾正危急，忽闻王者召

鬼卒，引入伏案下，略讯三两句。王拍案大骂曰：“狗彘奴，外风雅而内刻薄，假清洁而污秽，所谓狂、伪、鄙、俚、痴、荡、惑者，此也。”即命两傍牛头，押付畜生道中去。鬼卒驱出，至一小园内，颇清雅，遍地芭蕉，茅屋如斗，内有红妆女子，捧心娇啼。贾略凝神，鬼卒自后一推，惊醒，则身已变作小猪。众小猪同卧粪汁中，闻人语呼云：“猪产豕雏矣，其数六。”贾心中了了。即以头触壁，狂呼不已。闻耳畔低唤曰：“醒醒！白日瞰瞰，大人即梦魔耶？”张目四顾，身犹在座，客与僮已杳，惟其子与病奴守于侧，架上鹦鹉如故，曰：“茶来，主人醒也。”乃泣告子，使人侦之。邻家栅中，果生六豕，一颠痫蘧篨。所谓芭蕉者，庭中白菜一畦也。曰：“地狱已在眼前，奈何不悟？”遂以家政委于子，已则长斋绣佛，日诵金经，哀号忏悔。许桥娶恽氏，美而贤，能内助。生子二，皆聪颖。阅四载，家渐复。旋得窖金，力行善事，建种种功德，二十年勿替。两孙举于乡，泥金到门，贾犹捻珠讽诵。孙之同年辈，争市花草玩好以媚之，皆却而不受。是时，座客满堂，冠裳云集，贾忽扶杖而出，唏嘘曰：“吾一回头，尔侪始有今日。吾不忘张公德也。拟于离垢园中肖张公像，子孙奉祀，尔等愿否？”众嗷应之。乃鸠工营造，不日告成。偶偕孙辈扶乩，张忽临坛，与贾叙旧好。请示名姓，乩旋转而大书曰：“张邋遢”。

懊侬氏曰：仙人之邋遢，正仙人之清净；仙人之游戏，正仙人之慈悲。不肖儿回头猛省，正不肖儿能寻快活、能讨便宜处。

陶　庄

天长龙兴集之北，有感荡湖，烟波浩渺，水禽咯啁，颇称佳景。湖中央有土邱一坯，广可十亩。东为贝冈，蜿蜒起伏，田水四达，涓涓由东之西，入湖，必经土邱过。登邱一望，视横冶诸山，宛在几席。而后面又有数十小培塿，可为靠厢。城郭台榭，遥为西屏；双桥彩虹，如张旗鼓。是真吉壤，惜向无人知，仅为耕农散牧之所。忽有客自江西来，毛姓峤名，方壶其字，自云堪舆家，馆于卢龙陶宅，宾主投洽。为人寡言笑，爱趺坐。间言休咎，无不奇中。然每午餐后，必芒鞋竹笠，放浪子山巅水涯，茕茕来去，至夕方归。又自弄小艇游湖上，必穷极烟水深处而后返。忽微疾，陶翁亲为侍汤药。瞬西风起，陶翁立制新衣赠之，不受。翁俟其寝熟，潜易其敝者。毛无奈，始衣之。婢仆伺役，礼或稍疏，翁必加杖责。毛感极，忽谓翁曰："旅人飘泊承盛德，思有以报，未知翁意所在，欲贵乎？欲富乎？乞示我。"翁曰："能富即贵耳。"曰："湖中有佳处，可为阳宅，子孙徙而居之，可富数百甲子。"翌日，偕翁放船去，为指示，即是邱也。翁归，即以重资购成四围，水田亦在其内。呼工庀材，倩毛诹吉点向。毛蹙额曰："翁知鄙人毛遂之意乎？"曰"不知。"曰："仆自知命宫，往后有三十六年磨蝎运，恶曜所照，数不可逃。若家居，尤颠沛。顷为翁小筑瀛第，成则翁富，富则地灵怒，鄙人必丧明，终日黑摸索，谁为给衣

食？翁长者，能谕子孙不失信乎？”曰：“是何言？仆即瞑目，当立遗命，违者堕泥犁。”毛喜，即为营造。上梁日，毛犹与翁闲话，曰：“若为竹径，若为荷亭，便不负诗情画意也。”言未已，忽睹日边有黑子如弹，声铮铮自西来，倏忽大如鹰隼，遽扑眉宇。毛大呼倒地，扶起视之，二目已盲。由是坐卧行动，常在一室，饮食供养，精于平时。翁长子次子，均于是秋文武同中式。翁益信毛，时于柴门倚杖，看湖天水月，翛然出尘。忽睹前岸有光，若青燐之乱舞。然火有焰，而光有芒。问毛。曰：“试往掘之，必有得。”如言携畚往，果得窖朱提十二瓮，遂大富。长次两君，欲赴京兆试，毛颇阻挠，不听。公车北上，竟中进士归。翁犹如故，而其子竟不能不心焉疑之。长君旋以太守，次君亦以都司，出任五六载。翁病笃，呼两子弃官回籍，宦橐甚丰，陈骡纲于庭。翁唏嘘曰：“尔辈知从何始有今日耶？”曰：“大人德荫也。”曰：“非也，此毛君之功。我死，尔辈积德累功，以报毛君，更事之如父，较重于寻常父执，则地利可坚。倘礼衰节，以不孝论。”两人泣受教。翁更托孤于毛，宾主嗟叹。翁卒。二子守制于家，颇事声色，作威福。毛谏之，不听，即亦不再言。而礼竟从此缺。毛枯坐团瓢中，闻厅事酣歌快舞声，詈挞奴仆声，颇不耐。忽又闻两三小童唱曰：“瞎子瞎零丁，吃了多少死苍蝇；瞎子瞎鹿渎，吃了多少钻蛆肉。”心更厌恶。一日，有斗鸡误落藩溷淹毙，次子谕即弃去，长君立命以陶器就火燔熟，为毛午餐。餐已，雏婢来问曰：“先生食鸡汁甘乎？”曰：“味犹是也。”曰：“得味外味乎？”毛知有异，婉询婢。婢缕述。知大郎之恶作剧，嘱勿语，收七鬯去。由是毛心顿寒，而辞色不露。惟命环第四围多种桑，询何所

取，曰："寻常青鸟，只知此处为横冶入湖正脉，沙岸迴环，辅山道向，不知此名龟趺穴。植以树则绿荫参天，如龟盖之生绿毛，贵不可言。"两人信而从之。植甫年余，地忽震动，举宅惶恐。手抚匡床，呼曰："误矣。"询之，曰："吾妄言，言非公子所深信。盍掘中堂地二尺，可得一断碣。"如言掘，果得，文曰："形则龟，体则瓢，葬者汉将军，破者江西毛。"字隶体，苔花绣涩，短石如砖。述于毛。曰："公子无恐，有仆在禳之，尚未晚矣。"遂扶杖步第左右，口嚼土花，辨味而定穴者四。曰："盍急穿深井！"又于第后植杖画地如人字，曰："盍急浚小沼！如是则老元绪当长相守，富贵可万年。"工甫竣，毛之双瞳突开朗。遂揖别曰："廿余年坐承豢养，心甚不安。幸天佑盲瞳复明，从此天涯海角，或有晤时。"欲挽之，已飘然徒步。毛去茕茕一身，资斧断绝。行至来安山中，有小庙，距郭近，神佛抛露，众丐居之。毛谓丐曰："尔等能供养我，我能为尔等造命。"众丐争应曰："诺。"即洁后殿一笏地以居毛，各出乞于村市，归以洁者奉毛，甚殷勤。年余，丐中有黄耳小犬病瘠毙。毛命醵钱市小棺并小衣冠殓犬，各披麻执杖，号泣如生。毛于庙后点一穴，穴瘗犬。讵瘗后众丐心顿明，渐知愧耻。忽泣曰："呼蹴嗟来，何其难堪乎！遂改习织蒲，或小负贩，渐得利。不二年，丐俱化为小康，各于近村营家室。不忘毛德，争供养之。毛曰："尔曹曩以庙败，渎神已甚，盍再醵资略修葺，吾能使庙兴。"众曰："诺。"毛为之开巨牖二，接南山秀；开土窟一，泄北阴煞；置签筒，集签诗。而神亦灵显，车马纷纷来报赛，买茶买香烛者环居成村落。又来高僧主席，缁衣白足，不下百人。画栋雕梁，晨钟暮鼓，

成大精蓝。是日，正集众善信，开道场，毛亦合掌念佛。忽有香客云自龙兴集来，凝视诧曰：“公其陶庄之毛先生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客遂缕述陶庄事。陶自毛去后，不两年，被盗，遭祝融，罹冤狱，家业顿倾。两君削职，已物故。庄仍废为邱墟。子孙式微，不知何往。毛泣曰：“吾以一念愤，不几负吾死友乎？”众益审毛之术神。富家大室，争来邀致，而毛已杳矣。至今陶庄一抔土，尚无居人。四井亦湮没。耕者掘地，常得古砖，上有古钱文凸出，并造砖工人名。细玩之，果墓砖。噫！术人之神，正术人之可畏也。陶君忘父遗命，凭天理亦不克昌，岂待术人之穿凿而后败与！

十丈莲

余乱后售书卖画，时客于古淮阴市上。每聆里巷妇孺，啧啧道吴贞女事。顷又幕游嵫水，晤胡君少瑜上舍，详述贞女之生死崖略，辄口凿凿、泪涔涔焉。吴贞女清河人，其父讳慎裕公，儒士也。贫为当道佣书。母夫人素敦坤范，夜梦口吞莲花而生贞女。父殁，女方髫龄，终日寡言笑，操刀尺习女工。幼许字同里徐氏子，念父殁而夫家亦贫，且构家难，以致女年二十有八，尚未行亲迎礼。徐氏子旋以瘵殁，撇堂上白头。母素谂贞女贤，闷不以讣。女晨起，忽哭告母曰：“徐家郎其殒谢已乎？”问：“语何不祥？”曰：“梦有儒衣冠拜于门外者，非耶？”母已审噩耗，不禁失声，泣曰：“诚如儿言，奈何奈何！”女自起更縗衣，走哭于徐氏之门。

母不忍锢禁，听其去。姑见之，益凄惋惶惑，不知云何。女先拜其姑，始哭其婿，周旋中折，哀毁莫生。行路者过门闻哭声，莫不步为止而涕为坠也。姑俟其哭竟，忍泪告之曰："吾无福，负此贤妇，天也命也，夫复何言！然儿之哀衷已申，其即遄回瀛第乎？"女大声曰："儿无状，未克侍亡者，供含殓，罪戾滋深。今既登其堂，奠其主，妾身分明矣，更何归焉！"姑曰："吾亦贫也，未亡人行将为殍，再添新妇，能吸风为活耶？"曰："儿不敢以口腹累母，十指尚可谋生活。诚以亡者遽凋落，失温凊，抱罪九京下，儿既延残喘，敢不代厥职补幽恨乎？"姑又曰："儿诚贤矣，其如母夫人者亦嫡孤无依何？"曰："是惟赖吾姑之慈悲耳。"于是体贞女乌私，使往来朝夕，兼定省焉。女刺绣雕绘，宛转如生人；得其佩囊等物，辄珍袭之以为宝。有怜而与以倍值者，女必却之，曰："吾不幸为女人身，又失所天，是前生因，尚敢取非分之财贻罪戾乎？"人益义之。求手制者，门外踵为接。然由此劳悴，目几失明。一夜梦天女，冉冉降中庭，以丹授之，曰："吾天孙也。怜子贞孝且有疾，携奉神丹，子其吞之。"女视丹，圆如珠，灿若火，再拜敛衽而后服。神女去，女自觉心遽安而疴若失。翌，再买丝挑线，功倍往时。逾数年，姑又病，女衣不解带者数月。姑弥留时，笑谓女曰："吾不幸有殇子，何幸而有贞妇耶？吾年来得汝调养，胜于若在时也。今已矣，行将告尔舅尔夫于地下矣！吾儿幸依阿母活，毋以我为念。"言已，目遽瞑。女毁瘠号痛，泪坠成冰。其母恐女殉，预往防闲之。女泣邀四邻坐堂上，奉母坐屋隅，稽首曰："吾夫死，吾姑又死矣。族无接续之绪，家无期功之亲，留此数椽，下及什物，何所用乎？拟乞诸长

者代为全售，为吾姑敛葬费用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遂尽以其资营斋奠，就窀穸。事蒇，女向母拜别，意将雉经。母急抱而止之，曰：“儿无姑，尚有母也。儿再死，则我之数根穷饿骨交付伊谁耶？”由是女始大归，永作依母计。清明寒食，辄以一盂麦饭哭于徐氏墓道。女每号恸，长河之水辄呜咽不流。其族叔某，时劝女再适，女大声屏逐之，不容其刺刺语。旧居老屋，为秋风所破，修葺殊难。时河北中大王庙比邱尼某，亦以名媛披薙，素精戒律，永谢俗尘者。女与谂熟。且先有嫠妇刘妪，亦因前妻子不孝，携已生一幼子、一幼女居焉，素多苦行，遂奉母行侨寄。尼曰：“一食清斋，颇为不乏。且踵余忏悔可乎？”诸女伴针黹之余，更习讽诵，双柴静掩，灯花寂然。至咸丰十一年，捻匪猖狂，由东鲁席卷而至。时正上元节，大府方衔杯看鳌山灯，听《钧天》曲，不为防。万骑沓至，官吏始鸟兽散。邑之民，遭焚掠虏，杀惨何可言。越三日，贞女辈尚闭户不深悉。会里有被胁者，登垣告之。尼出，果旗帜遍山谷，鼓角作哀音。归急扃其扉，曰：“贼至矣，奈何！”女从容整衣履，跪求母训。母瞠视良久，曰：“若辈犬羊，肆淫毒，我且不忍见，况汝乎？行行，吾其从汝志！”刘闻之，亦携女出，已同至浅水，见幼子方徘徊岸侧，刘呼之曰：“儿来儿来！儿生必虏，即免，兄嫂亦不可久居，盍相从地下？”儿果奔至。尼见之，抚掌曰：“善哉善哉，是方不愧清净优婆夷也。”于是六人一齐投水死。此胁从者所亲见也。贼飏，邑之人士闻之，虽未请旌，莫不曰“贞女贞女”云。又数年，一皖南士人偶至贞女死所，临流瞻眺，忽见一美女子，哭立水面。风鬟雾鬓，仪态万方，手捧赤莲花，冉冉行且歌。歌曰：“采莲复采叶，

骨似寒冰心似铁；犹记湘累毕命时，鱼不敢吞龙不齧。采莲复采根，生为贞体死贞魂；既与茕独又寇乱，生之杀之天地恩。采莲复采藕，缨络垂珠大如斗；精卫衔冤不敢啼，犹向重泉携母手。采莲复采干，苦海苦海有彼岸；生亦死兮死亦生，太息重呼诸女伴。采莲复采花，彩云一片映朝霞；金银珠贝有宫阙，帝许贞魂去作家。”士人方痴听，忽土人有素识女者，遽呼曰：“此吴贞女耶？”女遗花而杳。亭亭植水面，长可十丈，光烛云霄，移时方乌有。

懊侬氏曰：莲者根劲直而污泥不染，子倒垂而苦心实多，净品也。非九死不回之贞女，谁克当之而无愧也乎？歌虽近幻，而辞则甚悲，作泡影可也，作诔辞亦可也。当其月帔风裳，亭亭出水，岂自炫与？亦以愧夫世之为人臣子，驽恋其位，橐饱其禄，大变当前而贪生怕死者！

古泗州城

吾乡泗州城，沦为洪泽湖久矣。土人云：“为大禹命庚辰所系水怪巫支祈逸出为害。”此无稽也。州城之沉乃明末事，其时画士恽南田正寓僧伽禅寺，门前一水环绕，出入须楫。时已四十五日雨，淮流七十二道山溪之水，全归于此。童谣早有“石龟滴血泪，要命上东山”之语，恽甚忧之。夜静，偶闻神鬼满堂私议曰：“时已至矣，乞施行。”神曰：“尚有一僧一道未归，一主一仆未出，姑须臾。”恽披衣起，殿黑无人，知水厄至，急呼仆起，携随身文具，仓皇拔关出

走。过渡，见庙僧携杖打包归，曰："先生何往？"曰："吾有急，须登第一山耳。"所谓第一山者，盱山也。主仆踯躅甫逾岭，天遽明，回头一眺，则白茫茫一片水国，成巨浸矣。由明季至昭代，沉沦已数百年，从未出现。惟阴雨中，时有雉堞排水上，台榭人物，如蜃气嘿成，盖幻象也。咸丰六年大旱，湖涸而城基出。好事者舣舟步入，则官廨庙宇基址，尚觉依稀；路石女墙，犹存其半。又有半塔矗高处，罄缺非常，闻即僧伽禅寺塔，南将军乞师贺兰时所射者。人取其砖琢砚，甚古朴有致，惜砖质不能细腻耳。有陕客乘舟经此，天暮，见有大滩，即系而止宿，实不知其为古泗州也。夜静月如昼，客舍舟登岸，独行破寂。忽见高处有城垣，门半掩，悄睨之，中有灯火，人物往来贸易若夜市。客本贾人，见之心喜，掩入，随步所之。见各家门户，悬有灯彩，阛阓生涯，尤为纷攘。然已掩其旁，人若不之见。试攫其物，人亦如不见。大骇。视茧布贵重者，攫而怀之，急向西。又睹一家门微启，孤檠若灭，潜入视之，则一家男妇皆支颐卧，唤不应。视妇貌酷似其妇，男子貌又酷似已。以为貌偶同，不之异。睹架椟藏银处，并无封志。启之，则朱提满焉。心艳之，急取二百金置怀袖间，余仍闭诸椟，并代掩双扉出。见人家灯火渐阑，市渐散，恐闭城，不敢逗留，趋出登舟，倚枕骇异，旋入黑甜。比醒，则舟子已先起，晨抵盱眙矣。视所攘茧布，已成泥淤，杂芹藻成饼。视所怀朱提，则翘边细纹，的真宝物，惟其色黯淡，水花苔几满。私以昨宵宿处询舟子。约略言之，云："其中绝无人烟。"心更惊惕，不知所云。秋后回陕，偶与其妻言之，妻曰："大奇！妾于某月日夜梦至一城，与君一处卧，甫交睫，君忽起开椟怀银出。妾惊异，尾

之行，君忽不见，妾心汗涔涔不已。”盖其妻入梦之夜，即此客入城之时。默忆旧游，丝毫不爽。又盱眙向无大圣庙，大圣者即僧伽也。粤匪窜后，当道者谕，捐修考院。工竣，尚余三千金，公议建大圣庙。上梁日，适朱学使考毕，亲诣拈香，鼓吹喧阗，冠盖云集。忽一渔人捧一古铜鼎送庙来供养，云昨宵见湖心有光，一网举出者。洗涤审视，口内有篆文，盖唐时僧伽庙中物也。学使大喜，亲为其文纪其事。

懊侬氏曰：俗云："钱财通性命"。此公隔世，犹重到故居，亲携阿堵而出。观此，益信其言之不诬也。而蜃余沙碛，市井何来？眼底烟云，门庭依旧，又何故与？佛云："如梦幻泡形，如露亦如电"。明白了当而言之，惜世人不悟耳。

独角兽

兴化有丐者，乞食市廛间，观者围之如堵墙。余曾亦趋视，盖其人顶生一角，矗正中，根束短发如蝟毛，角首微锐，而稍朽如蠹啮。人争问讯，泫然曰："余非生而戴角者。幼不肖，动辄忤双亲，攫资宿妓，家贫，双亲啜粃糠而已，犹携酒肴就妓家食。尤喜食煎炒脆炸，浓汁厚味。亲死以芦包瘗东郭。甫归家，正遭回禄，屋宇什物，一时煨烬，贫不能耐，辄于亲族友党中唆是非，挑械斗，兴辞讼，己则假为调停，攫鹬蚌利。是年，年三十有二，忽病，自分必死。数日，颅肉痒甚，抓挠肤裂，紫血涔涔，突一角出，如笋掀泥，自顾镜中，已似神羊，而奇痛不可忍，呼号床笫间。十余日，

忽梦一神人告之曰：'尔思病从何来？角从何生？昌言其故，痛自已。'寐而自省，试以己之罪恶于人前姑言之，痛果已。顷年已六十，如故，一日不言，一日便痛。"言已唏嘘，泪下如雨。人怜之，多施一文钱，由是得无馁。乡中小儿，偶摩挲其角而动摇之，便哀呼诵佛号。自云："兴化东乡人，无名氏，惟号独角兽。"余戏为摹小像，赞云："彼何人斯？乞于东郭。身未披毛，首先戴角。春笋怒芽，上指寥廓。其身犹人，其心则兽。兽耶人耶？峨峨穿透。地狱人间，黄泉白昼。非獬廌冠，亦非角端。谗鼎不铸，山经不刊。好角逐者，蓦见心寒。"

《夜雨秋灯录》三集卷一

先觉僧

朔平陆太守，浙人也。其恭人好佛，得一玉大士像，至诚供奉，持诵大悲咒甚虔。中年举一子，自幼茹素。三四岁，随母礼拜诵咒则喜，使之入塾，则瞑目枯坐。父师以其幼也，未之责备。八岁时，太守强其食肉，大呕尽吐，即心厌尘凡矣。窃母白金八十，望五台而逸。相距不远，竟日而至，向僧礼拜，求为剃度。僧不知来历，何敢收之！乃遍拜坐禅者。内有游方和尚，同乡人也，悯其幼小无依，愿为带回故里。苦求为僧。相携至天台，求善知识，为之摹顶授记，赐予法名曰“先觉”。师问之曰：“浮屠之学，不出教禅二端。所谓教者，唯识宗旨，即三藏佛经九千五百卷，以持诵而论证果者也。所谓禅者，东来初祖达摩大师，宏教外别传之旨，不立文字，而见性成佛，其后派虽分五宗，不出静定而已。汝愿何学？”先觉曰：“弟子不识字，何必受文字之障，愿归禅门。”乃授以秘密法旨，守之无失，惟精惟勤。至十八岁，能入定数十日。历受三道戒，得衣钵度牒，别师外出云游。至武林之灵隐寺，遇异僧溷迹于火工者，遇人不言不笑，见先觉，邀之入室。自言系大唐时人，历今千余岁矣，立愿食亿万僧，而后圆正果，是以在香积厨作食。且曰：“我与汝有前缘，故告汝。此非栖息之地，以北去为善。”先觉求

其指示，则曰："我除执爨外，无法可传。"乃别去。先觉遵其教，欲去，突遇旧仆再拜曰："公子何往？先太尊与太夫人自失公子后，悲痛甚，四处招寻，逾五六载，相继而逝。大公子扶榇旋里。缘先太尊在日曾为公子聘冯御史女，今已及笄，催完姻者屡矣。大公子遣奴辈多人相觅，小人幸遇，必请公子同归。"先觉知父母已过，大恸几绝。随家人回见乃兄，劝之易服毕姻。谓新妇曰："我与汝了此一段因缘，数乃前定。但我已证罗汉果，不通人道，留此无益。我从此行矣，去留由汝。"新妇亦不挽留，曰："我知之已久。"亦留归依佛法，先觉授之以禅。乃携母遗之玉大士像，不别而行。北走之燕山之西域寺，爱其岩洞幽寂，扶藤而下，面溪背壁，趺坐于中。日有寺内人来给食。坐逾两载，功益精进。忽闻车轰雷吼之声，山谷震动，见大蟒探首欲相食。先觉凝神静摄，听之而已，顷刻无蟒。次日复然。自忖此地缘满，故妖魔起，遂入都。经历各寺，未遇高人，终日静定而已。其眉目间，光华灿烂，迥别凡流。诸王与公卿，见而异之，共保举入万寿寺方丈。坐年余，复布施万余金。曰："此势利地，非修真所也，不可堕落。"乃封其金于库而夜遁。爰朝五台，出嘉峪关，历西域，寻访佛迹，到人所罕到之处，无所遇而还。游终南山，遍拜诸寺，佥云在山之阳。其山阴，相隔黄流，望之树木阴森，无敢入者。即有好事之人，去亦不返。相传为栖真之所。先觉欣然愿往。或阻之，不听，携带干粮，渡河而入。见古木万株，参天覆地，高皆数寻，枝叶相接。其下朦朦胧胧，微可辨路而已。先觉由之，日则攀葛结藤，夜则调息入定。约行七八日，始出树林，则现奇峰叠障，千态万状，或宠嵸以高，或崭岬而削，或嵚崟以幽，

或崎岖而险。径路盘曲，似有人行者。复数日，出山坳，则势更嵖岈，莫穷莫尽。然皆秀色可餐，无虎狼恶兽患。遥望山腰，时见石龛，隐隐有人趺坐。第四面峭壁，无路可通，不知从何处登也。先觉呼之不应，膜拜之，亦不答。又无水可饮，虽闻潺湲之声，而溪皆深邃不得下。乃有退心。迎面一古衣冠道人来，先觉欢欣相接，牵其衣裾而拜，尊之曰"大仙"。其人笑曰："予凡夫耳，焉得仙，仙人肯使汝见耶？"相与就石磴共坐。叩所从来，其人曰："予世居越国，徐姓，秦皇时为役夫。是楚汉分争，投楚为卒，乌江之败，逃入此山，不复出矣。"先觉告以渴甚。乃身解佩匙，即于石山挖之，得水与饮，清凉渗膏，连给二匙，收藏欲去。先觉曰："弟子尚未足也。"其人曰："不但汝渴已已，即不食亦无碍矣。何必多饮！"先觉犹执裾不释，哀求超度。其人曰："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我非汝师，汝必欲度，不见前山又有人来耶？"先觉回首间，一阵清风，绝裾而去，手中仅留青蓝布一握，其人不知何往。乃以布裹所携之玉大士像。自饮石髓后，觉身体益轻健，不食不饥，日行四五百里。遂出终南，游山左，不复返。或曰：在青莱之间，山深不知处耳。

华 疯 子

江右华三祝，幼名多官。其父母晚年得之，溺爱过甚，听其所为，读书不就，亦不事别业，终日游荡而已。听鸣钲开道者过，随之入衙，观其升堂理事，詈人挞人，皆不敢违

拗，心甚艳之。于是归家演习，亲友俱以疯子目之。逢人则问："官何来？"有诳之者曰："官易事耳，但须北京去见皇帝，求之即得。"乃窃其父金数两，往北逸去。至浦口，一无所有矣。遇官舫之赴楚者，觅纤手，昧然应募。日行百里，惟问"北京何时可到"。众知其疯，皆玩戏之。惟官舫中一叟，屡目顾之，周其衣食。一日，遇飓风，停泊河畔，华在小庙簷下坐卧。忽叟来邀之入庙，密语之曰："舫内之官，是吾子张某，其貌与汝无异，即至亲亦难辨认，以吏员铨得楚县尉，至楚赴任，不意咋得暴疾卒矣。我与眷属，贫不能回家。依我计议，可将汝衣与我子互易，汝承我子职，官中所得，割半均分，则两全其事矣。"华如其所愿，疯疾顿愈。是夜潜相易换。明日，舟子唤疯子，则见其倒毙于路矣。叟为买棺厝之。遂赴任，分衙署为两宅，与眷属各居，嫂事张妻。叟为经理出入，荏苒三年，各分得千金。忽闻新太守莅任，探知为龚姓，系华氏姑母之子，以科甲由部曹出守是邦者，难与相见。然在其属下，不敢不谒。是日，以张姓职名入见，太守睹状其貌，核其履历，心甚疑之。入见太夫人言其故。太夫人泣曰："尔舅父仅有一子，不知何往；吾亦欲观其貌，纵非真者，藉以解渴想耳。"太守"唯唯"，立命传见。华俯首攒眉，置身无地，惟有叩首而已。太夫人命仆扶之起，详加体察，曰："是吾侄也，奈何勿认？"华益惶恐，曰："野鸟何敢冒凤？貌相似者，自古有之。孔子阳货，圣狂不类耳。"即告退。太夫人未能挽留，目送之，将出门，忽呼其幼名曰："多官儿安在耶？"华闻之，不觉回顾。太夫人即使仆婢群拥之入，作色视之，曰："汝是吾侄华三祝也，何得背父母、瞒亲戚、好官自为耶？"华窘极叩首，曰："非也。"

太夫人曰："吾自呼多官儿，何劳汝回首？再欲强辩，吾命汝表兄以官法治汝矣。"华至是无奈，直陈始末。太守骇曰："此事性命相关，弟奈何为之？其速回乃任，与张叟交割。我以公事参革弟，即嘱张叟代报病故，潜回家乡，我为弟以真姓名别纳一官可也。"华从之，得以父子团聚，保其首领以殁。

补 骗 子十二则

京师某王，因公受罚，缘是致贫，众所知也。时值创建大寺，布施已成，惟乏殿材，匠人各处构求。乃有随官服食者，登大匠之门，告曰："我为某王府四品护卫，今王当窘急之际，欲货其殿廷旧料，易以轻巧之木，冀得余资，以济急需。"匠知王为开国勋裔，其府第皆梓楠为之，欣然愿售，约日往观，其人以亲王名柬至王府，告门官曰："我为某亲王护卫，今王欲新殿廷，慕府内规模宏大，谕我带同匠人观之，以便如式构造。"王许之。乃邀匠人入，指点其梁楹，筹度其丈尺，详细阅毕，偕至匠寓评价。其人曰："先王成此殿，费十万金。汝愿以若干售之，不妨明言。"匠曰："材料已旧，大而无当，将必改为小用，不过万金而已。"其人故作不愿，往来数次，曰："王今无奈，姑以售汝，当在某庄立券，汝先往俟之。"是日朱轮华毂，王果至庄，其人为前驱，带匠人入庄，王南面坐，匠跽请书券。王颔之，命从官书就，亲笔佥押，先索定契银三千两，余俟折换之日准算。其人偕匠入城交银，并索费，亦先给三百，药日而散。至日，

大匠带人往拆殿廷，门官拒之。匠告以故，门官入白王，王召匠入，仰视王貌，非前日之人也。知为拐骗，无言而退。

有衣冠华丽者，乘车带仆至质库，脱金手镯二，以质钱。掌柜人细阅之，黄赤无伪，称各重五两。问需京钱五百贯，掌柜人还之。其人让至三百贯。北地尚钱帖，如数给之而去。旁一丐者，脱其破袄质二十贯，掌柜人叱之，丐笑曰："假金镯当钱三百贯，我袄虽破烂，尚非赝物，何不值二十贯耶？"掌柜人心疑，复阅其镯，则已被易包金者。问丐何以知之，丐曰："此有名骗子手，我知其寓处。"掌柜人愿给丐钱两贯，偕往寻之。至寓，果见其车在外，丐遥指其人，得钱脱身去矣。掌柜人入寓，则见其与显者共饮。未敢喧哗，因寓主通其仆，唤之出，与之辩论。其人曰："物既伪何以质钱如此之多？明是汝换我也。"互相争执。显者闻声邀二人入，笑谓其人曰："我辈宁吃亏，毋占便宜，不可与市井之徒较量，有失官体。足下钱尚未用，何不还之？"其人似不得已，委屈听命，乃以原钱帖赎还二镯。掌柜人欣然领去。至晚至钱局取钱，则已取去；出其帖比对后帖，系好手描摹者。复至寓，则去已久矣，丐亦不知所往。

有京卿恶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。其子不知所之。后京卿出为方伯，入庙行香。其时府县以下，伺应者数十员；士庶环观者数百人。突有衣冠破烂者，至方伯前，长跪号哭曰："儿情愿改过，任凭父亲处治，再不敢稍有违犯，伏望收留！"叩首无算。方伯细察之，非其子也。大怒叱曰："何处匪徒，敢冒吾子？殊属大胆！"饬役加以缧绁，面交首府

问罪。首府带署讯之，其人供称：前因不好读书，不受训饬，偶有触犯，被逐在外，只求为之挽回，情愿奋勉用功，不敢稍堕，有负恩隆。首府诘之家世，言之凿凿。且察其神色悲惨，语言明爽，似非作伪者。试以学问，亦能成文。信其为方伯之逐子也，留之府署，易其衣冠，公余为方伯委婉导之。方伯曰："实非我子，若无为匪情事，任君遣去可也。"方伯归与众官议之，众皆请见其人，问其志向。则凭拜涕泣，曰："父性严厉，己实不才，帷有回籍应试，倘得功名，以赎前愆，恨无旅资，奈何？"众怜其志，而哀其遇，遂为资助数百金，送之去，而以责逐覆方伯也。后闻家人言，始知伪而非方伯子也。

越人倪某，世习申韩，由幕而官，去官复幕，在保阳待聘，住旅寓有时矣。迫切钻营，无微不至。是年冬，寓中内厅宅，有人来住，章服华焕，仆从趋跄，往来之客，络绎不绝，似皆宪司之纪纲也。倪询其仆，知为大名府总司阍，奉本官命，来省置办衣饰，为少君完姻，并延访善于刑名钱谷之士，以辞旧友者。倪探得其情，即具衣冠往拜。其人稍闲，即与盘桓，竟成莫逆。知其性情慷爽，而目不识丁。一夜漏已三下，突有役来，传本官谕帖，催其人归去。其人得信，叩倪寝门而告之曰："请先生起，烦为一读来书，有役守候，不能待旦矣！"倪起而诵之，不过"因办公乏人，谕令迅将什物置妥即去，并旧友辞定，所访之新友，必须于开篆以前到署"等语。其人踟躕曰："办物不难，访友非易，先生意中有信托之人乎？"倪遂自述其历就州县，勖其东人升迁者不一。其人笑曰："吾以先生为记室耳，畴知申韩妙手，近在

邻居，而犹外求人耶？即请代某禀覆云。”以千金订倪先生，俟各物办齐即回，不敢逗留也。倪为书就，交役竟去。次日，其人送关书聘仪来，请安，侍立，不敢抗礼。其仆从咸来叩喜。倪大悦，扯其人入坐，曰：“相好在前，既承不弃，断不可以常情拘也。”其人称谢侧坐，告以首饰尚未造完，俟工竣先归，当遣车奉迓耳。又数日见倪，似有不豫之色。倪惶然叩故。其人曰：“贵乡亲某号缎局内，看定货物，不过偶挂数百金耳，艰持不舍，何其吝也！”倪曰：“市侩恒情，何足怪者！吾与素识，代为作保，虽千金亦不靳矣。”其人曰：“如此固好，恐先生未之真信耳。”倪曰：“忝在同署，尚何可疑？是足下多心矣！”即偕赴缎局，所定之物，实千余金，仅付百两，余皆挂欠，故未肯与。然局主已访得大名，确有姻事，及倪就其幕。故倪至，殷勤劝接。其人笑曰：“尔铺主不我信耶？请以先生为质，明年来请先生时，其价原本带到，决无贻误！”倪亦言其就事之故，愿力任之。局主欣然交其货物，给其人满载而去。次年，俟至春仲，无车来接。局主怀疑，邀倪同往大名，问司阍，并无其人，亦无易幕事。倪归，货其行李以偿铺账，悔恨无及。

江右某宰相，保举其门人某为江南中丞者。某感恩戴德，思有以报之。适相之次公子以书来干谒，中丞见之，其人少年俶傥，应对如流。缘书中有告助意，问其所需，以二千金为请，中丞允之。请与盘桓，则以父命迫促为辞。及回拜，则见其巨舫悬旂，行李仆从，莫不眩耀。中丞意师相素尚俭朴，而其子不类，心有所疑。其幕中有同门某孝廉，以疑质之。孝廉曰：“某公子予幼曾见之，今相隔有年矣。”出其

所书与扇，中丞观之，楷法挺秀，笑谓孝廉曰："明日我宴公子，屈阁下作陪，面索其书，则真伪立辨矣。"乃设席请公子，公子来见孝廉，先呼曰："兄台相隔多年，尚识鄙人否？"孝廉不能辨，"唯唯"而已。中丞出纸求书，公子欣然允诺，命仆研墨。其仆面赤手战，目视公子。公子吟哦联句，提笔欲书，忽掷笔叱仆曰："盍去诸！彼慢我矣。乘我所干求之际，故索我书，彼乃以卖字之文丐视我耶？"扬长出外，登舆而去。中丞追送之，亦不回顾。中丞自悔卤莽，具黄金二百，至其舟中谢罪，强之收受而去。未几，又一中堂之幼子来，与前人名柬相同，并无书礼。见之，则朴素暗淡，恂恂儒雅。使孝廉相客，客不认识。留之入署，亦愿住。索其书法，亦勿辞。中丞狐疑莫解，使捷足入都探之，始知前者入骗子手矣。

浙有洋商金姓者，送其子侄应童子试，寓学院之东辕外。有人叩门请见，金见之，衣冠华焕，仆从甚都。访问书生陈某有无。先是金与陈系中表，知其向在江南游幕者，其时实未回藉，乃告以故，叩其来访之意。其人踌躇曰："陈君不来，事不谐矣。我施姓，江南某科乙榜，与陈君至好。我为学使所聘来此阅卷者。"遂告别而出。门有肩舆，施登舆，由东辕直入仪门去矣。金闻学使向有货取之名，疑来人与陈必有勾串事，然亦无从进门矣，姑置之。一日，偕亲友遨游西子湖，于圣因寺前遇施。同行两客，皆翩翩少年，从事辈三四人，随有舆马。遥见金来，施出队趋迎，握手道故，指一衣秋香绉袄带盘金便帽者曰："此学使之大公子也。"又指一卵色纺衫者曰："此某孝廉，我同年同事也。"又谓

二人曰："此金长者，系我至友。"遂问金同行亲友之姓名，互相揖让。施大笑曰："难得英俊多人，不期而会，我合作东道主畅叙一日矣。"邀入五柳居，登楼列坐。酒家以木版来，指点酒肴之精妙者，次第供应。施与孝廉，纵谈古人，议论文墨，公子殷勤劝金浮大白。酒正酣，苍头飞马而来曰："大人有命，请公子归。"金暗起给资，酒家曰："上座之客入门时已先付讫。"金踽踌不安。施等皆下楼谓金曰："三生有幸，始得订交。如蒙相思，只须告把门张老，我自来耳。"作别乘舆乘马，纷纷而散。金归与子侄言之，金参赞作报琼之举，以申敬意。遂于旅邸盛设，具柬交张老以邀三君子。次日，施来赴宴："大公子与孝廉皆为公事所羁，不能共酌，心甚歉然，嘱某致谢。"遂入席，请金之子侄皆出，索窗课阅之，曰："佳则佳矣，但与学使风气尚不甚合。就文论之，即如某篇某处，应提，某处，应顿结以大尾，则投学使之好，无不命中矣。"咸服其论。金乃重伸陈君之说，究为何事。施曰："尔我既成相好，不妨实告。学使之大公子好与人相接，嘱我辈为之介绍。陈君前约贵处之某侄，通邑富豪，欲与公子纳交。不意陈君逗留不至，实为缺兴。"金曰："如我子侄，不识可以充数乎？"施曰："无不可者。但缟纻之费，各需千金，能乎否乎？"金曰："得半之道，尚可勉力。"施难之。金再三恳切。既而曰："幸有我在，或可商办。"言未已，有二役以提督学院大灯来迎，金送出门。见其由中道入，文武巡官皆中立候进；金深信不疑。翌晨施来，曰："关防在迩，迟恐不得出。兹大公子以我故，屈允所请。须面封礼物，榜发来取。"相与同赴钱局，如数兑银，公封而回，给以关节。未几试毕，金之子侄皆落

孙山外，始疑之。赴局开兑，则原封不动，而易以砖石矣。内有一纸书云：“大宗师如此清正，汝曹妄想功名，理应重罚！所封千金，权借济急，销汝罪愆。以佛法论之，或者来世有奉还之日，未可知也。不必冤曲好人。此嘱。”金大怒，纳交巡官，以访其事。始知学使幕中，实无施姓，即大公子亦年貌不符。细揣其故，系骗子先冒杂役，放水菜时入内。其时号舍无人，藏匿其中，易衣冠而出。巡官见其华焕，且自内出，则拱候之，其入亦然。入则仍易破衣，由杂役中出矣。至把门张老及灯笼夫，皆其党役充者，榜后俱逸。所骗，亦不仅金姓一处也。

有贵公子挟重资游姑苏以买妾者，官媒唤来数十人，皆不合意。一老妪随舆而来曰：“郎君法眼过高，此等人皆不中选，非我姨家瑶仙大姑不能如愿，惜身价过高耳！”公子闻之曰：“如果真正佳人，何妨重价！第恐有名无实耳。汝姑带来一观。”妪笑曰：“我知郎君只好看瘦马婢耳！清白人家，即穷至不吃饭，何肯将娇女送与人看耶？”公子谢过，愿同往访之。妪曰：“我试言之，不知人家愿否？”公子许重给媒资。妪请姑探之。隔五六日，公子望眼几穿，妪始欣欣然来曰：“凭我一片舌，煞费苦心，肯与郎君一面矣。”遂往观之。其女一拜而退，娉婷之态，秀丽之容，公子已神魂欲堕。旋闻琴韵铿然，和以燕语莺声，长吟度曲，公子几入痴魔。亟问值价，妪忙掩其口，扯之出曰：“郎君几自误！此女不可唐突，当云聘作亚妻，则其父贪而好名，或可动之。既至尔家，则任分嫡庶矣。”又言：“聘只千金，女须衣饰，尚须彩舆迎之，缺一不能成也。”公子已心醉，无不从

命。乃立婚书，纳聘约吉迎娶。公子雇巨舫作洞房，欲仿范蠡载西子游五湖故事，先买一婢以俟。至日，彩舆迎来，妪与婢扶新人入舱坐，妪乘闹逸去。公子揭去新人面巾，神色焕然，惟不言不动。爰设席遣婢，公子亲手扶之，新人失跌，其声秃然。以火照之，乃庙中木偶耳。急遣人追至女家，则门锁闭，访诸邻，曰："是家偶赁此宅以嫁女，兹已送女去，不知所之。"问诸官媒，无识妪者。计花费千余金，仅载二粗婢索然而归。

姑苏阊门外，通衢大道，百货交集之区，而人参行尤盛。间有空宅，亦甚宽广。时有服四品衣冠者，迁于空宅，门悬候补府陈姓封条。其司阍、司账、司厨及侍从之仆数十人。出入乘四人舆，张红盖。现任之府州厅县，金鸣钲开道来拜。时亦宴客，舆马盈门，参行人见之屡矣。一日，有二仆衣履鲜华，相率至各参行，阅货问价。行主叩其主，则曰："西人也，为陈天官之长公子，以荫生加纳太守，分发江苏候补者。家资亿万，举家皆嗜人参，以代茶饮。前带来参将尽矣，主人命我等选择公平之家，以便长可交易。"于是行主争趋其仆，而仆游十余家，皆不合意。是时，参业中专有陪宾之伙，已遍传各行，故二仆远至一里之外，行主皆知之，情愿许二仆重扣。仆喜，行主遣伙持参同去其寓，先秤一两试尝之，价值三百，余即与宝银七提。其伙回，侈张公馆内之华丽。且探知其太夫人每日须服参三钱，一年有十数万金交易。其眷属不日到矣。行主甚悦。未几，其主艳服乘舆而来，谓行主曰："尔家货真价实。我太夫人已到，常吃好参，须至佳者。"行主奉以顶上参，秤四十两，命一伙携参去兑

银，且曰："兑齐后遣工人抬送银封可也。"二伙相从至馆舍，登堂入室，旋达后楼。其主以后楼为房，房内罗帐高悬，锦衾绣缛，洋表时钟之属，陈设焕然。其箱箧以四为式，自床东直至窗前数十号。乃命仆开第五排、二十号贴地一箱。正拆银封秤兑，忽楼下有人操西音，大呼而来，曰："今日虎邱之东，奈何不赴？我寻将来也！"其主谓二伙曰："客且坐，此我乡亲某刺史也。其向我借贷屡矣，不可使彼登楼，见如许物，则更扰累不清矣。"使仆以参及银皆归箱内锁之，匆匆下楼。闻彼来客强拉之行，仆来送茶，传其主命曰："烦客略坐守，去即来矣。"乃反扣楼门而去。旋闻幼仆数人，在楼下戏谑，始而喧哗，继而揪斗。有老苍头来吆喝，不应，鞭挞从之。幼仆不服，哭声震耳。久之寂然。至晚，无一人来，二伙馁甚。推窗望楼下，适行主同伙伴持灯唤入。二伙应曰："毋庸着慌，人参与银俱在此。"行主登楼，去扣入门，以火照之。二伙指此箱曰："参银都在内也。"行主曰："予自大门至楼，人物一空，似已迁去。不妨开其箱。"遂共观之，洞见楼下。细揣其箱底与地板凿通，触机运转。遍举各物，无甚贵重者。除罗帐外，其衾褥系高丽纸印洋花者。钟表仅有外面，中空无物。箱皆纸糊，中藏石块数包而已。始悟诸仆叫唤争斗时，正转运箱内之物，以人声嘈杂混之，俾不觉。行主鸣诸官，且问与骗子往来之故。官曰："以都中枢密信来，不能不答。"乃为缉捕，毫无影踪。

有耆而聋者，在武大关陵乞丐。关前来一官舫，扬旗鸣钲而泊。舱中有五品官，探首见丐，使从者扶之登舟。官细察之曰："汝非某长者乎？前曾继我为义子，我因回藉求功

名去，今幸选得是邦官，不意义父一贫至此。儿之罪也！”丐知其误，姑应之曰：“我年老糊涂，前事如梦矣。”官曰：“虽系风尘面目，骨格犹存，儿识之无误。”饬从者请封翁先赴浴堂沐浴更衣，移舟至僻静处所，颐养月余，为之节理须发，暗以胶粉染之，皤然一叟。谓曰：“儿衣不称父身，将入市买金串，为父修饰，以便同赴任所。但父曾在此行乞，恐城中有议者，碍儿颜面。至铺内阅货时，合意，只须摇首，不可多言。”丐允之。放舟入城，唤肩舆二乘，随带二仆，父子皆服五品衣冠，招摇过市。入银楼换金约臂，每个重四两者两对，谓铺主曰：“我将赴缎局，偕往兑银可也。”铺主从之。入缎局以单与局主观之，须三千余金货物。邀入厅堂，殷勤款接。私叩其仆，知少者为严州二府，老者是其封翁。因二尹之妹与首郡太尊之子结亲，送至会垣完姻，置办赠嫁物耳。局主分外趋承，设席宴之。官并邀金铺主同坐，曰：“是我好友。”铺主唯唯听命，方自以为荣。局主乃出绉缎洋泥各物，先奉封翁目之。封翁皆摇首。局主曰：“此皆上等货也，可以入贡，岂不堪服用耶？”官曰：“既不合父意，可与我妹观之。”饬舆夫扛抬货物，一仆押去。良久未回。又饬一仆往催，舆夫先回，曰：“舟中人嘱我禀官，曰‘绸缎经姑娘目，俱合意，不知应用何号平色银两，请官自去检点’。”官谓局主曰：“烦侍父暂坐，我去兑银即回。”乃乘舆去，至舟，多给舆夫钱文，曰：“尔等往来劳苦，先吃饭去。”舆夫走而舟开行矣。丐坐局中，俟至深更不来。局主与金铺主皆惶急，不得不追问封翁。丐亦情虚，语言闪烁。群拥之鸣官，大令究其实情，亦无可如何，不过踩缉而已。释丐出，众褫其衣服。惟靴帽不合时宜，众皆不服，此丐尚

戴五品冠、著朝靴、赤体叫化，见者大笑。

蒋中丞抚浙时，察访官民之不法者重惩之。温郡某太守，簠簋不饬，闻风而惧。突有外来三人操北音者，寓府廨侧，不言所事。凡太守升堂，必往观之。暇则与馆人辩论太守之是非曲直。馆人怪之，密报府县。太守瞷俟三人出，据收其行李，得中丞访牌一道。凡太守私事俱在内，宛然紫印。又首县致永嘉令一函，尚未缄封，有云："蒋厅尊奉大宪命，探事贵治，诸祈照察云云。"太守益惧。密与永嘉令商酌，拟重赂之。三人归，见箱箧俱乱，唤馆人诘之。馆人曰："阁下去后，太尊来拜，必欲面晤，在房中坐俟半日方去。动阁下之行李者，其太尊乎？"三人默然。既而曰："机事泄矣，盍去诸？"遂买舟行。馆人飞报太守，转令永嘉令往拜之。至舟中，仅有二人，令问："蒋司马何在？"二人曰："我主驰回省垣去矣，留函奉呈。"令收阅，一系首县原函，一系司马自致云："公事匆促，不及谋面，深致抱歉之意。"令白太守，修书馈柑橘，中藏白物，因其仆追赠之。未几太守至省，晤蒋司马，讯无赴温事。知前物已入骗子手，而不敢言。

有乘舟携仆访亲者，舟抵岸。谓其仆曰："我先赴亲戚家，汝将行李收拾，迁至头舱，我着人协同起去。"仆如命坐于舟首俟之。有一人来，手携竹篮，内存大米数升，至河溪淘洗者，笑谓其仆曰："此处泊舟，须要小心。昨日我目睹一舟，亦如是停泊，一贼如是登舟。"其人即跃上，曰："舟中亦有如是一卷行李，贼如是窃取。"其人即背负之，

曰："如是登岸竟去。"仆方笑曰："此人何其呆也？自弃其米，为人负重粧点何为耶？"舟人曰："此人一去不顾，恐是骗子！"仆悟急追，不知所之矣。

有儒生赴岁试者，舟抵岸，行李迁起，尚未议定脚价，姑坐行李上守之。忽有衣冠而来者，对之长揖，曰："兄台何自来耶？"生忙回揖，细认，彼此皆不识。来人曰："误矣！"揖谢不安而别。生退坐，仰后倒地，方知行李已为人抽去。

芗厈曰：龙有嗜，可豢之；物先腐，虫生之。诸公皆有隙可乘，故入其玄中。然东坡云："回视人间世，了无一事真。"诚哉是言也。无论阛阓中百货杂伪，试问医者充市，畴为张长沙、刘河间耶？星者盈街，畴为李虚中、袁天罡耶？当今入幕之宾，名为习申韩者，不知申韩是一是二，是何代人，何曾读不害、非子之书耶？或者谓九流杂技，固不足道，甚至科甲遍宇内，何者为班、马、屈、宋之词华，何者为周、程、张、朱之理学，叩之茫然者居多，不过以八股时文骗功名耳。嗟呼！纷纷一大世界，人骗己，己骗人，有时己也骗己，何怪乎骗子手耶？

方幼撂云：一片婆心，唤醒世间多少自欺欺人之辈。笔亦古秀而健。

某广文

某学广文耄而贪，诸生皆恶之。适有少年科甲之学使来，最恶白髯，见之辄曰："汝已老大，好让后生矣。"必罢之。故斑白者皆闻声而惧。此广文须发浩然，遍求乌药，又不肯解囊，勒派诸生代觅。有生谓之："门生之戚，宦于东粤，有好乌药，名透骨丹，初染色红，三复之，则黑如明漆，泽润有光，真无价之宝也。门生感恩师恩，仅分得少许，敬以奉赠。"广文大悦，谢而受之。如法试验，一染而红，再染而绛，三染而紫赤色。愈洗则愈鲜明，俨如道院中所塑之祝融像。见者大笑。寻其门人，不知所往。竟不敢赴试，致任归去。生始告人，某药以龟溺熬紫草为之，即染鬃缨之法，岂能改色乎？此广文者，俾终身为红胡子矣。

三官救劫

吾邑陈氏，有仆，年逾六旬，职司田庄。夏月，随主收租回，至城外，仆渴欲饮水，就岸滩伏河面吸之。其主在后，水中照见仆身影，背插长旗，朱书"饬雷霆诛击恶犯一名某"，即其仆姓名。其主骇甚，问仆有所见否？仆亦睹之。起跪主前曰："老奴自幼无欺心事，近亦持经修善，更无为

非，其为前世耶？天命不可逃也。请主速回，将奴所司之簿籍，检点收藏。二子不可信托，命其以棕来收殓奴尸，奴死此树下矣，不敢入城惊众也。”其主恋恋不忍，然疾风暴云旋起，不得不奔。及家，雨至，闻轰击之声甚厉。立唤仆之妻子，告以故，皆号泣，欲往护之，其主不允。未几晴霁，老仆欣然归。妻子见之，方讶其主之言谬妄，仆曰：“主去后雨即来，我跪树下，瞑目受死，心无杂念，惟口诵素习之《三官经》。闻雷声下击，及树而回。我张目视之，见一大道士，可与树倍，身坐树颠，以袍幅垂护我。正探首仰观间，谅必雷神见我，霹雳骤下，道士挥之以肱，雷始收声。道士亦不知所往。我幸免于难，将告主人，虔城祀之，以蒙其庥耳！”故吾邑崇奉三官菩萨者，至今甚盛。

或曰：扶灾危而救苦难，神之功德大矣。芗厈曰：然非也，亦视其人何如耳。以人道论，天君犹皇帝，三官犹宪司，雷神犹缇骑耳。帝使戮人，宪司历陈其人生平之善，德可掩眚，帝必赦之。使其人凶恶，宪司执奏，以为能奉事臣躬，请曲宥之，则谴谪立加，何能回天听乎？然则福善祸淫，彼苍之定理也，谄渎何为哉！

雷　神

《笔谈》载：宋治平中，雷震天王寺柱，倒书十一字。《耳谈》载：姑苏韩姓，堂中暴雷，绕击砌石，上绘梅花一枝，纹理精研。是雷神善书画，见于记载久矣。吾邻查氏

宅，暑雨中，暴雷绕垣奋击。后视垣面一砖，去粉琢磨，朱书“令”字，径四寸余，秀健如赵文敏笔法。查氏抽换其砖，以治邪疟，砖到即痊。吾邑有安国寺，夏月雷绕大殿，其左边柱作旋螺文，伽蓝神后墙上，绘一鸟迹，四趾带爪，阔大盈尺，作鹰拿状，入砖三分。僧以石灰补之，数日复现。吾戚金氏，楼居。炎暑之际，以幼孩卧床上，已酣，其父母皆下楼去。大雨如注，霹雳一声，穿楼而过，在室之人，莫不惊悸丧神。其父母忆及幼孩在床，谅必惊毙矣。登楼视之，前后窗俱辟，帐亦高卷，不见幼孩。觅之，以席卷横置于床下。取出观之，儿睡犹未醒也。席面朱书一字，非篆非符，无识之者。又郑孝廉暑月赴乡，遇雨，避于房簷下，雷声甚厉。忽见云中坠一火球，后有数十神将，体为云护，惟足著尖靴，相随电光疾下，大震一声，半里外田间击死一人，背有古篆，不知所云。然则雷书恒有之，不足异，所可异者，自古有方履无尖靴；神亦从时，其为今之神欤？

汤 文 正

苏郡社会，甲于全省。暮春之际，举国若狂。其会首绅耆，咸集神庙，公议公坊敛资置办彩衣，务极鲜艳，搬演古事则翻新出奇，争奢阅富。即如寿星之袍，以珍珠满缀寿星；《百蛮进宝》，以经尺翡翠盘，盛金叶火齐珠；《钟进士送妹》，以二尺余之白玉瓶，内插珊瑚，枝上站云拥美人，随小鬼执绣盖。此之谓“抬阁”。一座之价，使人不能估测，

不仅以金玉镯结阑干而已。如是者数十座。又有所谓肩阁、兜干、彩龙、马道等类，不计其数。以是故，远近来观者千万人。凡临街之楼，招集妇女，皆凭栏俯瞩，粉白黛绿，迷眩一时。故少壮之徒，争睹目力，百十成群，随会来往，评定美人。今年以某处某人为状元，必覆之四五日，众议佥同，则探其父母夫家，皆有垂涎之意。时有赵五官者，年十七八，已订婚孙姓，在钱局作伙。是日，随众纵观，知众所定之元，系及笄女。访之，即孙姓，赵五官之未婚妻也。五官意乱神迷，惟欲速娶为快。第岁俸十余千钱，不足奉母，何以为婚？与母谋之。母告以父在日有钱会，应得一百余千，或可敷用。但须摇点，未能操必得之权。五官忆及大五圣堂，其神甚灵，有求必应。至摇会之日，以香烛往告，云："如得会，完娶之后，夫妇偕来叩谢。"祝毕赴会，举骰摇之，得三十六点，如愿而归。遣媒订期，纳采迎娶，花烛之下，妇果艳丽倾城，五官不禁狂喜。惟新妇似憎夫貌丑，然亦无词。三朝后，具牲醴同酬五圣而回。妇已卸妆矣，至晚，忽又盛饰端坐。五官入房，妇正色拒之，曰："我非汝家妇矣，五圣将迎我为夫人，法驾将临，汝其速退，勿干神怒也！"五官疑其有疯疾，即出延医。医至而妇已僵，异香满室，遥闻音乐之声。五官大恸，殡敛后，以神夺民妇，讼于邑宰。官斥其诬妄，不准。奔告于府。太守视其人神色悲忿，姑纳其词。五官赴虎邱问卜。有某瞽子，名重一时，为之卦成，骇曰："异哉！汝欲与神讼耶？讼果胜。今夜子时听审，勿远离也。"五官欣然归寓。是时，汤文正公抚江南，正直之声，震于遐迩，神亦畏之，故暗随五官来。知太守已收呈状，寅夜入藩库，缘库内有三金宝，系守藏之物，五圣盗之，

穿库楼而出，神光烛天。巡守者皆误为火起，鸣钲高叫，方伯亲临，吏役俱集。开库检点，惟金宝三不知所之矣。五圣以宝入抚院内宅，示梦于夫人曰："予为吴江之五圣神，被顽民妄控于府，求为庇佑。愿以金宝为餽。"乃掷之于妆台。夫人闻震声而觉，则金宝三枚俨在。爰命婢女请文正入，语以是事。言未毕，而门外传点，请公升坐。文正出，则两司百官咸聚，方伯以失宝事告。文正笑曰："盗易传，勿张惶也。"问首府曰："昨有人控神夺民妇者乎？以其词来。"太守曰："有之。"饬从者取到。立传赵五官，文正面鞫之，得实。归宝于库，具狱，牒正一真人府，请殛之。真人复文曰："神虽不正，妇亦淫邪，憎其夫而悦神貌，致启奸图，孽由自作。然阴阳道隔，虽和同强，申革圣神之号，遣发幽都，长为饿鬼，以正其罪可也。"文正命地方官扑五圣像，居民争毁之。今改为总官堂矣。

卜者梁翁

海昌张端林，父为云南尉，卒于任。端林迎父榇归。道由湖广，米价甚廉，以宦囊所有，籴八百石，舟运入豫江。值大风，望船多处收泊。至一村落，面面皆河，客舟环泊中。有一大家，高其闬闳，厚其墙垣，门前停舟更密，端林登岸散步，偶入酒肆，沽饮独酌。闻人议论：卜者梁翁，知人过去未来事，言休咎，其应如响。端林就客问之，始知即大宅内之人，遇异人传大六壬，著名问卜，无须开口，即知所事，

因此起家巨万。近已年老，每日只卖十二课，须黎明至其家，与挂号者清钱百文、课金一两，得列簿内，则得占；迟则挂号不及，即不得与人争。趋之，有不远千里而来候教者，故门前舟常满也。端林亦起意问卜，次日，赍银钱入其家，门房内设柜，掌柜者系其亲戚，收仪登号。及端林去，十二数已满，强之增添，则曰："非翁自主，不敢有加也。"乃持簿邀十二客入内，端林随入观之。登堂入室，室中陈设精雅。有老翁年近八旬，带四品冠，据案上坐，前列牙筹一个。两旁设四小几，各具笔砚，其徒四人，伺应书单。前后坐椅环列。客入，翁起让坐，客各就位。掌柜人开簿唱号曰："第一号某客，请抽筹。"客抽送翁前，翁观筹掐指，谓其徒曰："某客得某时，以某事问课，主何凶吉。"徒举笔照录，所断皆合来意，无一爽者。十二课次第毕，客亦陆续退出。端林目注神凝，忘其进退。翁忽谓曰："远客不及入号，老朽合送一课，以尽地主之谊。足下姓张，从滇南来耶？"端林曰："然。何以知之？"翁曰："足下坐于离宫，正时属午，度值张宿，我故知之。今日乙卯，三传申酉戌为日之财官，值贵神太常玄武白虎凶神同官爻，为有官之尊属，舟中合有父棺。戌为地狱，生前曾为司狱之官。太常为米麦，附酉金而兼连茹，当带有稻米，两金重四，其八百石乎？寅申一冲，箕心动矣，明日寅时，转西北风大顺。末传为地足，与卯作合，应十二月之卯日到籍。其米不但不得价，且颗粒全无，缘财入玄武耗散之手，尽化为三传之鬼矣。足下其慎之！"端林得课，回舟，果于五鼓得顺风扬帆而进，于腊月二十六日己卯，抵邑之王家桥。改岁之际，无暇安葬，泊舟处。有姊夫陆某，米客也，借其闲地权厝父棺。

因思米运入家，宗族强借可虞，不如近就姊家，以寄于栈。端林奉母回城度岁。岁朝，往贺姊家，叩关而入，其姊对之号泣，曰：“尔姊夫亏客货千余金，上年尔所寄之米，被客强起去；姊夫无以对尔，今不知遁于何处。”端林忆及梁翁之课，慨然曰：“数已前定，果无可逃。姊毋惶急，忝在至亲，米价不定计论矣，我为寻访姊夫归家可也。”

小 王 子

江左徐君，知医道，开设药肆为业。门临官河，栽柳成荫。有美荫，一丐者小艇，恒泊于下。有二妇操异音，日与其夫荡桨行乞。盛暑之际，忽闻二妇大放悲声，徐往观之，丐已欲毙，气存一息。发恻隐心，谓其妇曰：“尔夫当是痧症，我取药来，或可救也。”遂与蟾酥丸，用童便灌之，大醒。越日大愈。丐登门叩首，谢活命恩。自此放舟一去，不复返矣。历十余年，徐积得百数金，与亲友合本，渡海赴关东贩豆。遇狂风，飘入大洋，舟不能为力。砍桅去帆，任其播扬，不知几日夜，亦不知几千百里，遇岛触矶而舟碎，财物俱沉。所幸人无伤损，聚哭于沙屿而已。此岛内系大镇市，朝鲜所辖。有了望者，见舟破人存，咸来问讯，备录名单，飞报所司。值小王子巡边，闻报见单，亲临检点。至徐君，审视其行业，曰：“先生门前垂柳尚存乎？”徐不知所以，谨以实对。王子乃命司官，以诸客就餐于馆舍，厚给其饩廪，曰：“遇便送还天朝可也。”命备法驾，肃徐登辇，

王自乘骑前导，白旄黄钺，禁尉传呼，行人跪道。徐怦怦然，如梦如痴，听之而已。越两日，及大城，百官郊迎，添卤簿，易銮舆，称跸而入。城中三市六街，人烟辐凑。至宫门，王子挽徐手，升殿交拜，分宾主西东对坐。传命后宫选妃主夫人见客。乃有彩娥贵嫔，翼二夫人出。法衣象服，佩玉鸣珰，向徐盈盈再拜。徐答拜不迭，长跪于地，曰："小人何德何能，敢受我王殊礼？请明明告我，志异数。"王子亦跪，告曰："先生忘十年前，柳荫下，小艇中之病丐乎？即寡人也。我国法，凡贵者得异症，必远丐三年，以伸忏悔。寡人二十余岁时，忽得眩疾，发则眩晕即死，过日而苏。前王命太史占之，须乞丐中华沿海之区，必有奇遇，疾以痊也。"乃指二妃曰："寡人带渠行乞，得遇先生，以仙丹救治寡人，自此即愈，逮今十余年，不复发矣。昔年王父崩，寡人即位，国服甫满，尚未朝贡请封，故国人犹以小王子称寡人耳。今天幸先生来此，俾寡人有以报德。先生欲贵乎？欲贵则特设宾师之位，以奉先生；欲富则珍宝货财，惟先生命。"徐曰："小人远方医士，无奇才异能，敢妄玷宾师，以速官谤！无已，本为运豆而来，请假以资本，送之关东，则感戴无既矣。"王子笑曰："关青豆不及小邦者，不意中华贵至此。异日，请先生观我仓贮何如？"乃开大醵，毕，馆徐于天使行宫，命大臣之善华言者陪侍，娱之以本国杂乐，王子日往朝之。居数月，徐思家欲归，辞，留数四，不得已，王子命开太仓，请往观豆。则一颗之大，约重四五分，果胜于关青数倍。徐欲之，王子举仓以赠，载海舶数十艘，奉徐与诸客。以王大船送之观国。徐货豆得十余万金，改药肆为质库矣。

或曰：惜哉徐君，不取珍宝，而惓惓于豆！芗厈曰：偉哉徐君，不贪珍宝，而仅仅以豆，不失我中华体统，其市侩之豪杰哉！

《夜雨秋灯录》三集卷二

科　场 五则

吴生，浙之槜李人。儒而兼贾，不预科场久矣。是年，梦其父祖催令入闱。生自知此道荒疏，无可侥幸之处，置之勿论。嗣又梦父祖厉色督责之，曰："汝若不去，场中缺一孝廉矣！是为违天，违天不祥，必有后祸。"生乃述其无文，何遇？父笑曰："易耳！今科头题为'乡人皆好之'一节，本家兰陔先生有此文，汝入闱时，访而录之可也。"生始欣然温故入闱，访问兰陔先生所在。夫吴兰陔者，时文中之名手也。其门下从学之徒数百人，发科甲入词林者甚众。惟先生落笔高古，屡困场屋，时年已五旬外矣，功名之念甚切。生访得之，致其景仰之意，曰："闻先生窗下有《乡人皆好之》一节题文，为士林传诵，小子与先生居隔百里，未由亲炙，今日尚闲，务求赐教。"兰陔见其殷勤难却，录出与观，生曰："容小子携回号舍，细细揣摩，可乎？"兰陔颔之。生欢喜捧去。未几兰陔亦往生号内答之。见其在卷上挥毫疾书，讶曰："尚未出题，何得有文？"生笑曰："小子读先生文，不忍释手，恭缮试卷，以志钦佩。即文不对题，不过被黜而已，亦所甘心！"兰陔曰："我累足下矣，奈何奈何！"遂别去，逢相识者告之。一时传作新闻。是夜试题出，果对。兰陔不胜悔恨，曰："得意之作，既被录去，谅

天意，终身不得售矣！”遂信笔一挥，交卷而出。二三场为门人苦劝讫事，是科竟中。兰陔以旧作入见座主，曰：“门生薄有微名，闱中之作，聊以塞责，不堪为多士寓目，请以此文易之。”座主曰：“可。虽然，此文若在场中，未必中式。盖阅卷时，走马看花，气机流走者，易于动目，此文非反复数过，不知其佳处，试官有此闲情乎？故无益也。”兰陔悟，遂有《读墨一隅》之选。先是吴生归，不作第二人想，整顿衣冠，预备筵宴，思作新孝廉之乐，若登天然。瞬过重阳，闱榜发而好音竟绝。觅得《题名录》观之，兰陔高捷矣。怨恨之极，怒其父祖，曰：“何为诓骗子孙耶？”欲毁木主。夜复梦父祖来，怒责之，曰：“不肖子！何知此中自有天命？汝若不抄袭兰陔之文，彼必自录，又不得中式矣。”生曰：“彼之中与不中，与我何干耶？”父曰：“闱中饭食皆出帑项，即为天禄，非生时注籍，岂易得哉！汝命中尚有一次，不完，总不得安静也。”生悟，次科仍入闱。其友曰：“前此得极妙文章，尚不入彀，今何为耶？”生曰：“公等皆抡元夺魁手，我自来领钦赐食，以了公案耳。”

北闱大学士某公，典试题为《回也，闻一以知十》二句，所取文内有用《易经》“天一地二”及“七日来复，八月有凶”等语，不慊士心。好事者撰新戏云：玉帝巡守，忽见怨气上冲阻驾。问于太白星官。奏曰：“此时人间乡试，士子有不才而遇、才而不遇者，不安义命，故有此怨毒之气，致干圣驾。”帝曰：“乡试取士，皆有定额，本属善法，若二教中仙佛，漫无定数，致有弄法欺人、兴妖作怪之辈，朕甚虑之，亦将仿照人间举行乡试，可乎？”太白曰：“善哉

善哉！不可缓矣。”爰命文昌历举文理优长之神仙，以充试官，如儒童菩萨、文殊菩萨及地下修文郎辈，皆命往洞天福地纷纷去矣。惟玉京尚无典试者。帝问太白星官，太白曰："此处应位尊爵显者为之。”乃举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帝曰："尊矣显矣，奈其不通文墨乎？”太白曰："天下试官，未必尽通。况猴子最灵，奉命之后，自能设法延请高明相助，无可虑矣。”爰召悟空命之主试，不得推辞。悟空不敢违命，入文昌宫，请友为助。文昌曰："我宫内天聋地哑二童，俱为人聘去矣，焉有余人！”悟空退，思吕纯阳系大唐进士，必通文理，往商之。吕祖曰："我已奉命典试琅环福地，何暇相助？无已，或访知命之士，以命取人，亦不为屈。”悟空往访鬼谷先生。行抵北天门，与玄天上帝晤，问知来意，上帝笑曰："若须知命者，不必远求，我座下龟灵圣母为当今第一能手。”悟空悦。乃召圣母见之。曰："蠢然一物，请入闱中，未免不雅。”圣母曰："我之法身能大能小，能现能隐，请缩为金钱龟，藏于大圣袖中，则人皆不觉；及阅文时，我知其命应中试者，以我八卦衣在大圣前显之，大圣取之无误也。”悟空从之。故是科多取八卦者。戏为皇上所闻，罚试官俸，而停用泛词者三科会试。

江右召贡生，有三子，皆举业。长为廪膳生，次为增广生，其三应童试，十余年不售，长为老童生矣。其父厌恶之，谪在厨房司爨，故“烧火三相公”之名，噪于戚里。值开科年，长、次二子高列优等。将届入闱，父命三相公同往会垣，供奔走之役。三相公欣然应命。入见其妻，呜咽悲泣，三相公叩其故，妻曰："二伯人也，汝亦人也，何二伯若座

上客，汝为灶下养耶？已属无耻，今乐为送考之下走，为汝妻者，何颜立于妯娌间耶？”三相公曰：“我岂乐为？父命难违耳！”妻曰：“我何敢教汝违父命？汝若有志，亦得进场，我与有荣施矣。”三相公曰：“童生焉得与大试，奈我命何！”妻曰：“汝此去必谒丈人，是为方伯管库之吏，捐纳省监，系属专司。我有金珠在，汝以质与丈人，捐一监生，亦可观光闱屋矣。”三相公欢然从之。偕父兄赴会垣，谒妻父，纳监讫，归谓父曰：“丈人强与儿监，欲儿就试也。”父曰：“遗才不取，或贴出墙东，看汝何颜见丈人耶？”及录遗，公然附取，得随两兄入闱。因三相公食量甚宏，其父为之备酒，金蹄烧鸭熏鹅之类，满足一挑。三相公领卷入号舍，见其左右邻，皆武林寒士，三相公慷慨食之。邻士皆悦，是夜题来“譬如为山”四句。至次日之下午，三相公仍大烹以延邻士。皆议论名人作法，三相公默然。邻士叩其故，三相公实告，以初次观光，遇大题敷衍难成，奈何？邻士笑曰：“若欲完篇，何难有之！十三经中不乏山字话头，莫管议论，填砌成文，则洋洋数千言，尚引用不完也。”三相公亦实告以腹内空虚之故。邻士争为写书，且教以连用之法。三相公大悟，挥洒自如，千言立就。试毕，其长、次二兄皆录文呈父。父乃举酒阅文，恬吟密咏，推为必售之作。三相公亦技痒，以其稿恭呈父前，其父拍案大呼曰：“浮泛至此，亦可以见人乎？不知愧恧，至汝极矣！”其兄碎其文，喝令速退，毋触父怒也。三相公抱头鼠窜而去。是科主试者，非邓奇即帅怪，此二公者，生性偏僻，好为诡异，十五日例设抡元宴，隔帘相叙，内则正副二主试，带同十八房考官，外则监临中丞，相率提调各官合宴。此夜公请主试，宣明题义，

应取何等文字，以定元魁。大主试笑曰："文无定法，惟真山真水者中。"此戏言也，中丞不觉失声而笑，众官和之，哄堂一粲。大主试怒，拂袖而起，曰："我欲云云，谁敢尔尔？"竟罢宴入内。众官不欢而散，皆私议，特觅此等浮泛之作以玩之。幸有三相公之文在，一房官得之，笑不可遏。众官闻声趋视，曰："有此不通主试，即有此不通举子，可谓千古奇遇！"众曰："何不荐之？"此房官曰："无乃过谑？"众曰："我等公荐如何？"皆首肯。于是十八官相率呈堂，曰："职等自奉命后，在九千六百余卷中，仅搜求得'真山真水'者一本，用敢公呈电鉴。"大主试阅之，明知众官谑己，拍案而起曰："如此典博之文，不合抡九元耶？"举墨笔于填书之处，密密圈之，标定第一名。众官面面相觑，不敢作声。幸副主试闻声而来，持此卷且读且笑，谓大主试曰："博则博矣，无乃稍涉浮泛乎？"大主试曰："此元我定，与阁下无干。放榜后，我自挂弹章，请皇上处分可也。"咸知其固执之性，倔强难挽，皆无言而退。三相公居然发解矣。是时召公率其三子，移寓西湖之麓。至龙虎日，高会亲友，开宴以俟捷音，各出文互相赞诵。三相公举碗擎杯，往来应酬。或索其文阅，复为父兄诟谇。或怒曰："渠既入场，何至不堪如此！"携三相公手，踏月湖堤，以销不平之气。值报捷者飞舆而来，问之，有召姓。三相公喜曰："我兄中矣！"共拥至父前，众称非常之喜，先索报资，不与名条阅视。召曰："我大儿合中久矣，今发已迟，不足奇也。"众曰："否！""然则我次儿正应中式。"众亦曰："否！"召曰："否则误矣，岂有'烧火三相公'得中举人耶？"众曰："然。"召曰："果有之，已属万幸，不过副车，好则

榜尾耳。”众曰：“请定赏例，自观明条可知也。”召曰：“副举十金，正榜倍之。”众曰：“元魁如何？”召曰：“魁则五十，元可百金。决无此理。”众使书券讫，攫其百金一纸，而与之报条，公然第一。召骇曰：“文风之变迁，至于此极，今而后不敢论文矣。”

有朱解元者，眇一目，时人呼为朱瞎子，亦曰“朱半仙”，时文中之能手也，名噪一时。其未发解之前一科，偕友赴试，八月初七日，夜梦见二青衣相邀入一殿廷，有冕旒王者，降阶相迎，曰：“闻先生文名籍甚，今有尔浙闱墨，请先生为之润饰。”朱唯唯。延入后殿，朱衣神以卷送阅，王者命置笔砚于几而退。朱见元作格法高超，惟稍有未圆融处，为之易数字，已尽善矣。王者复来，谓朱曰：“先生且停笔墨。今科解元，文才尚好，不意该县城隍神来奏，此生近有奸人室女事，阴德有亏，应削其籍。予已追取下科解元文到，请先生正之。”朱阅其文，曰：“此必童子之作，质地虽佳，功夫未到，何以冠多士？”王者曰：“且请就文整顿，资格所限，不能易他人也。”朱大加删削，鍊作老境笔路，以呈王者。王者许可，命梦神飞传与之，然后次第阅竟，亦大费经营矣。王者大悦曰：“先生在后科之元也。今以阅卷功，拔补下科元缺，以酬劳瘁。至所黜之元，系山阴某生，奸其邻女，幸未破败，然而神目如电，已为所司执奏。先生归去，访其人，劝之改过，将来尚可登科也。至新解元，诚如先生所云，系新进童子，其父兄皆为词林，仁和人，祖宗功德甚厚，子孙科第未有艾也。然此子拔早一科，阴律应减阳寿五年。先生亦为之劝勉，俾绳其祖武，不但寿可免

减，禄且日增矣。”遂命青衣仍送朱回寓。而梦觉已高卧三日。其仆守之，见朱忽醒，曰：“何病耶？头场将毕，自误功名奈何？”朱曰：“倦耳，无病。”遣仆往接其友，录出两元作。俟友回，出门访见山阴生及仁和童子，告以神语，以文为证。皆惶悚受教。朱归，视亲友之文，一读破题，即知其中第几名。有佳文，曰：“惜哉不售，其伤阴骘耶！”初不之信，后皆不爽，遂有“半仙”之称。

吾乡有刘君者，应童试不售，去而习申韩业，公然宪幕。丁卯岁朝，梦迎天榜，伊名列第一。不觉技痒，复理故业，纳监入闱。头场犯规被贴，居然第一。此鬼神揶揄之耶？抑若吴生之命有天录耶？必居一于此矣。

姚 幕 府

台逆之乱，制军已飞章入告，集百官议策守计，连日未决。忽有严旨下，值制军筵宴时也。客皆退避，制军接读之间，目定口呆，神魂失据，颓乎座上矣。仆皆惶急，奔告公子。公子来，先捧谕旨，与幕友姚先生阅之。骇曰：“殆矣！上意切责其怠缓，限十日内平定！为今之计，惟有刻即进兵，以副庙谟。”公子曰：“父病垂危，焉能进剿？”姚公曰：“我与尊公宾主相投，久而无间，今日之事，不得不出身赞襄。姑将尊公抬送大堂，我当代为发令。”公子不得已，从之。乃命文武员弁，俱集辕门听令，鸣炮升堂，连坐抬制军于暖

阁，垂其帏幕，若避风然。姚服从者衣冠，以令箭出入传谕。先命水师立备战舰，命水军总戎为先行，五鼓放洋，直取鹿门耳。左军从左，右军从右，张两翼，以助先行。中军披甲执械，齐集海门，以候本督部征进。命藩司速运军需，并拣选文职之可以参赞军谋者，随后军听用。移请中丞督率臬、道、府、县保守城垣，以备非常。是时文自制军以下，畏葸不前，武自千把以上，争先欲战，以致内外惑惶。兹闻制军忽然振作，号令井井有条，军弁莫不踊跃从事。抬制军入内，以安神丸与参汤灌之，渐苏，见妻子环伺，失声悲泣曰："吾命休矣！"公子以姚先生所为告之，益骇，曰："如此，则尸骨不得存矣！"请姚先生商之。姚曰："此事无可再议者，不进，则圣怒莫测，难保自家；进则虽死犹荣，况生还可必乎矣。"制军思之，跃然而起，曰："先生之言，胜于良药，吾无病矣。惟有求先生偕度重洋，始终其事。"姚曰："诺，兵贵神速，请即启行！"挽制军手而出。文武官弁，群以升舆。至海门，前军已发，两翼犹留，讯其故，缘艨艟不足。姚传制军令于海口，曰："有能以商舟济我师者，予五品官。"有舟子来试投之，立给水师守备札。于是群舟争集，五军毕登，扬帆冲浪而前，海神呵护，一昼夜直抵鹿门，攻其无备，前军已入，两翼从之。制军统全师进围台城，出逆意外。贼党掳掠未回，皆散还村落间，守御单弱。姚与制军巡督，见城以竹木为之，伏两翼于后道，夜使前军纵大声喊，缺后道以逸之。贼出遇伏，一鼓成擒，招降余党，分派内地，不旬日而全台俱平。飞骑报捷，帝大悦，召制军入觐，曰："朕视尔畏葸犹昔，此举何其奋勇？必有能干赞之者！"制军不能隐，奏知姚幕友之事，特此召见，欲予一官。

姚顿首曰："草莽之臣，敢因圣训而自居功！且赞襄助顺，即所以报效朝廷，与有官等耳，敢辞。"帝嘉其刚直，锡四品卿衔，命永镇闽督幕府。

芗厈曰：才如姚君，方不愧为入幕之宾。不然，庸庸者流，奚啻书吏之头目，臧获之首领耶？乌足道哉！

周 封 翁

蜀之周老人，八旬外，樵于山，而得宝藏。娶卖浆者女，生二子，此见于记载久矣。更有异者，其长子目有真光，察人无错。生子煌，少年入词林，故其父皆以封翁尊之。有楚人某进士，煌同年也。人本俶傥，貌亦魁梧，与煌友善，因归班候选，急欲自効，谋捐分发，素稔周氏多财，与煌借银两千。煌曰："我祖年届百有二十，我将告假上寿，兄其偕我回籍，与父商之，谅无不慨允也。"归告乃翁。翁出见客。款接殷勤，入室谓煌曰："如数与银，还否听之。但此后务宜疏远，以防后患。"某得银援例，分发江南，旋补巨邑，专丁备银赍银付还，致书感谢，并达思慕之忱。翁使记室答之，以司总列名，厚给使者盘费，嘱告乃主，以翁父子俱未能作书，因病故也。不久某以赃败身戮，是时甫定寄顿者罪例，富室被诬，往往有之。是以究其家人，词连周氏。煌时在馆，即以与某虽系同年，并无音信往来为辩。上司检查无据，宥释不问。又程老实者，质库中之立柜伙也。其库主以游荡败，欲举十万金之资本，愿八折速售。程每对人嗟叹曰：

"焉得八万金，则先发加二财也。"或绐之曰："周氏以数百万举债，汝往贷八万金，有何难哉？"程信以为然，乃假伙伴衣冠往周宅，请见封翁。翁见之。陈其来意，翁笑曰："八万金似非容易，姑缓图之。"程自觉卤莽，踢蹐告退，翁送之出。值阴沈欲雨，客去翁回而水渐大。翁思山路难行。程已年高，恐其失跌，使家人追之，去逾时而客始返。翁密询家人，云："客出门遇雨，在树林下，去其衣履，包裹而行，小人追回，复在大门内重着衣冠方入。是以迟迟。"翁乃问程曰："足下衣冠自有之乎？抑假于人乎？请从实告。"程忸怩曰："借诸同伙，数人凑合者。"翁曰；"善。今天雨泥泞，勿损人之物，姑止一宿，明日我与足下偕往城中，检点质库，再商行止可耳。"程唯唯。次日，翁果与程车马仆从而去。质库中人见之，深讶其事。翁历内外，检阅一过，谓程曰；"足下之言不谬。"竟与八万金接续。且平分余资，使之司总。程感激图报，克俭克勤，是以岁入之利，较他处为优。或问于翁曰："某进士品格相貌，人人所愿交者，而翁必欲拒之，后果败，几被其累。程掌柜贸然而来，人人所讥诮者，而翁毅然从之，至今深得其力。是何道也？"翁曰："道在目前，人自不察耳。某身为进士，入仕有途，何必欲速？其贪可知矣，贪以败官，古之训也。程掌柜假人衣履，尚知保惜爱护，矧巨万财物乎？故知其受托不苟也。"

陬邑官亲

西域之变，大将军福公奉命进剿，统领巴图鲁及吉林健旅，声势赫奕。所过州县，以办差不善，登白简者不一。传檄至陬邑，缺既清苦，官亦疲惫。闻前途才干之员，每有失误，心切惶恐，日惟涕泣而已。其官亲某，向司征比，默默无闻，今见其戚官将败矣，不忍坐视，乃谓之曰："库中有二三百金乎？"令曰："有之，不敷所用。"曰："既有之，尚可为也。尽以与我，不问出入，或者无碍前程乎？"大令无可如何之际，姑以听之。时值盛暑炎炎，几至流金烁石。官亲乃与工房相度馆舍，极其宽敞，染古色纸以表糊之，字画皆用旧物。其椅桌以油核桃仁，薰作乌木色。以人家用旧之藤竹席片蒸洗一色，按其大小形象，制为引枕靠垫，蓝缎为边，以玫瑰杂杨花代扎实之。其帘帐，用深绿色，鰕须竹为之。其天棚，自村口直接至上房，长有里许；因借买多席，仅敷一层，恐透暑气，加以盐包杂松毛盖之。其陈设，则山中购小松柏，栽数百盆，夹道而列。所有茉莉花、夜来香之属，列在其后，只觉芳馥，而不见形影。公馆后，及左右墙外，三面环列水桶，以竹截作喷筒，伏民夫数百人，各持一筒吸水，向上细细喷之，俾房上棚间，不干不湿，润泽而已。西瓜为汁，以绢沥之，稍加冰糖薄荷水相和，其凉沁腹。茶用兰芽雪瑞，木系北产，气香味厚，色亦清烈，用沙瓯烹熟，坐于水筒铺，以取温和。陈甫毕，大将军至矣。令出远迓。

将军由皎日之下而来，舆入村口，已觉阴凉。至公馆内，两旁松柏阴森，更觉沈静古穆，并无结彩悬灯耀目增光之物，心地一爽。坐其铺垫，皆软滑清香，不觉大乐曰："天仙界，水晶宫，不是过矣。不意僻陋小邑，竟有是耶。可见人以才能为贵也。"及进西瓜汤，饮兰雪茶，莫名其妙。唤从官入，曰："此系尖站，并非住宿之所。然我自出都以来，日夜不得偃息，讵肯舍此清凉地而就火焰山耶？汝等弹压兵役，前往宿站，只须留数人伺应，我五鼓启程来也。"传令入曰："我食不甘味，睡不贴席者久矣。贤大令造此福地，我今夜宿此，已分外挠扰，毋多备酒席，毋多赏从人银钱，有强索，即告我处置。汝以长才屈于下邑，上司之过也。我当保奏。"令叩谢出。及进酒席，则雪雁冰参，囟鸭糟鸡之类，只觉香鲜配口，无一毫肥腻气味。亦大醉饱。乐甚，以二千金与令，以赏其费。及起马，令来道谢，叩送将军，赞叹不绝而去。令后此果膺保荐，仕至宪司，皆一官亲力也。

或曰：才能之士，湮没无闻，惜乎！芗厈曰：此其小焉者也。古来救君主于垂危，转覆败于俄顷，而史不列其名姓者，如赵之厮养卒，金之两书生。功高不赏，是以名没不彰。其怨恸于九泉耶？抑不屑不洁，如遗逸辈之特隐其名耶？东坡云："但愿我儿愚且鲁，无灾无害到公卿。"由此观之，是卒与书生，固不屑为公卿也。

同胞三鼎甲

明季之乱，盗贼纵横，畿内几无完邑。有某翁者，乡居而巨富，好行善事，平日造桥修路，给药施棺，无不踊跃从事。及饥馑之年，助赈外，独赡其乡邻者非一次。故遐迩称善人，莫不感激。虽流贼之暴，戕官劫库，亦不忍犯翁家。时有草寇之中伪大将军，掳掠妇女千余人，肆其淫乐。忽奉伪王调取赴敌。伪将不能携带妇女，贼伙商令寄存翁家，因其闲房宽大，而有养赡也。翁不敢辞，受而舍之，给与饮食。贼去后，夜闻妇女悲恸声，翁不忍，欲纵之。入问妇女："有所归否？"众皆曰："愿死于道路，不愿生为贼妻也。"翁各给银米，夜使远飏已，遣仆广收生畜骨殖，散布各屋内，纵火以焚，嘱邻里勿泄。未几贼归，翁垂涕而告以失火故。贼见瓦砾场上，焦骼残骸无算，信之不疑。旋清兵入，戡定大难，圣主即真，人民复业，翁家三子，皆读书入泮。其大郎娶王氏女，旧族也，得时文真传，能决科第。于归后，索夫窗课阅之，曰："郎君笔下，超超元箸，惜法脉未清，词华杂凑，师之过也。妾为郎君一点窜间，即入彀矣。"大郎心悦诚服，录示法家，佥曰："数日不见，学业骤长至此，其入生花之梦异？"于是二郎三郎，闻嫂氏能，各以文呈教。王夫人曰："两叔皆天才，文虽不及乃兄，二气混沦，然偏师先济，皆科甲中人耳。"亦尽心指导。三郎甚颖悟，数月间，卓然入妙。旋中式，连捷南宫，探花及第。欲于中门悬匾额，

王夫人阻之，曰："是不能越分，应俟两兄，命悬于门右。"众皆窃笑之，然不敢不从。二郎奋志功名，逾年，亦发榜眼及第。王夫人命悬额于门左。是时大郎犹诸生也。对其妻泣曰："两弟皆飞腾而去，我恐没世无闻矣。"王夫人笑曰："偏师先济，妾预言之。郎君无灰厥志，龙头属老成，自古云然。俟元气充沛，自当超两弟而上之。"是科仅得榜尾。又越三年，果状元及第。泥金报至，戚里无不佩服王夫人者。翁大悦，谓之曰："是皆儿妇之力也。今尚有女未婚，我欲得一传胪婿。则尽善尽美矣。"王夫人曰："文笔之发与不发，妇能决之。两叔鼎甲，亦偶然耳。何能预定传胪耶？虽然，姑请试之。"议开文会，凡邑中之生童未婚者皆延之，不论贫富。三复而得一生，甚寒苦，翁赘之于家，使王夫人督课之，果得传胪及第。翁自为门联曰："一婿传胪今世有，三儿鼎甲古来无。"

芗厈曰：幼时闻吾父吾兄言之凿凿，久而忘其姓氏，姑缺俟补。书曰：作善降祥，天之定理。第以年少而决科如神，远于男子，似言者过矣。殊不知翁之所活妇女千余，其精华萃王氏一身，英灵敏妙，如握宝鉴，如持玉尺，自然大胜凡庸。且冥冥中示果报之功，为善人劝，其何疑耶！

义　猫

武林金氏，望族也，代有闻人。有某翁者，救死恤生，利人爱物，至诚恻怛，人皆仰之。然厄于命，年逾强壮，家

中落拓。夏日纳凉院中，有饥猫倾侧将毙，翁睹之，恻然自起饲之。从此猫不他往，日恋恋依翁侧。翁每饭必食以腥，即外出必嘱家人尽心爱养。由是猫渐肥健，能捕鼠，而粮无耗失。是年秋涝，粒米无收，翁家乏食，借贷无门，典质已尽，搔首踟蹰，牛衣对泣而已。猫更无从得食，嗷嗷于侧。小女子责之曰："人尚无食，汝欲食耶？主人困穷至此，心烦意乱，汝不念平日养育恩勤，何以报德，而反嗷嗷取憎耶？"猫呦然似诺，一跃登屋去，人皆异之。翁亦破涕为笑。未几，猫衔一物掷翁怀中，视之，妇女旧抹额也。上缀东珠廿余，光明圆正，大如芡实，值千金。翁惊讶失色，一喜一惧，曰："猫虽通灵，但窃取之物，不但污我品行，且恐失物之家，冤及婢仆，性命攸关，奈何？"其妻女曰："翁言虽是，但井上之李，岂无至者？廉士尚且取之，所谓饥不择食也。况此物自至，必天神怜翁，假手以济，岂尽狸奴力耶？无已，姑先质资度岁，暗访物主，明告其故而归以质券，似亦无伤。"翁不得已，姑从之。次年遍访，无失物家。或曰："此巨家殉葬物，年久墓崩，家贫棺坏，则猫取之矣。"或曰："有心计妇，家有荡子，藏此物于复壁承尘中，为子女谋，未及交代，猝病而亡，猫故取之无碍。""皆是也。要之，以神天赏善之说为正。"翁闻人议论近理，乃赎而货之。缘是起家，子孙发甲。世承祖训，爱畜猫，食必以腥。有仕至宪司者，署中猫且数十头，出入随从，专有饲猫之职，至今不衰。

芗厈闻而叹曰：人生世上，财可忽乎哉！不但饮食起居，以之自奉，即庭帏行孝，棣萼情联，莫不藉此。甚且至爵可得而鬻也，刑可得而赎焉。以之救济，仁名顿起，以之施与，

传为美谈。信乎金圣叹曰："名以银成，无别术也。"彼猫乌知之？亦以此取义，且永锡尔类，岂不异哉！

李　老

恒山李老，农家者流，有地数顷，称小康。中年生一子，名曰壹。稍长附学读书，督课极严。壹时年十二，游嬉误学，畏父师训责，窃资逃去。李老夫妇情急，悬金以购，搜索无所不至，迄无影响。其母哀痛迫切，几致轻身。李老犹以年齿正强，可望生育慰之。然妇已思子成疾，屡劝置妾延嗣，李老不忍。光阴迅速，瞬逾十年，年将古稀，仍无所出。宗族之贫苦，咸思争缀，哓哓不休，益厌苦之。自度精力尚强，且值旱涝不匀之岁，闻韩魏间售子女者值甚廉，李老携百金往，投人牙，以清钱五十贯，择得端庄小女子，大称心怀。女叩以姓名籍贯，翁实告之。讶曰："妾乃与翁同姓同乡，异哉！"李老曰："同姓或有之，乡则路隔五百里，难言同也。"女曰："幼闻吾父言，悉矣。云系李姓，名壹，恒山人，因逃学出，为人义子，亲父母在乎否乎，念诵涕泣。妾与母时慰之。"李老亦讶曰："据汝言，确是我子矣。汝当为我孙女，幸言之早。速赴尔家验之。虽相隔十余年，声音笑貌，应不改也。"遂偕女至村，呼其父出，果是李老子也。哭述所由，云："逃出后，惘惘南奔，资用告尽，乞食此村，有老父同姓，蓄为义子，为我娶妻，连生四丁二女，义父相继殁，逢此歉岁，故卖女度日耳。"李老大悦，命子货其家具，

携其子孙男女八人归。其妻孤苦零丁，抱病而卧，闻夫归，忽然子孙满堂，不觉跃然而起。

丁养虚

吾师丁养虚先生，奇伟人也。学围棋于施湘霞，传瑶琴于郭去非，皆国手也。先生入其堂奥，且精于奇门禽遁之学，能以拳石筑小山，为桥梁亭榭，栽径寸松柏，郁郁茸茸，有天然之致；山巅悬瀑布一道，穿桥曲折泻落，承以磁盆，水流循环，昼夜不绝。有欲窃其机巧者，拔起观之，不得，仍置盆内，水止不流。经先生拨弄，依然洋溢。殆按八门生死法耳。好事者愿重价购之，不肯售。问其故。曰："入他手，不过旬日，水法不灵矣。人必以我为欺，我不愿贻人口实也。"一日谓家人曰："盗将入我室，宜慎防之。"至晚，以椅凳十余，纵横排列院中。遥望之，似有烟雾涨漫。先生嘱闭门，许在窗隙默窥。夜深人静，见一壮者持械越墙下，潜入凳内，钻爬逾跃，费尽伎俩，现诸身段。家人不禁大笑，盗似侧耳，欲遁，至天明不能出。先生去其一椅，突于缺处逃，为众擒缚。先生曰："休矣！彼一夜辛勤，未得一物，而供我玩戏，勿复苦之。"乃释缚。先生呼食啖之，问其故。曰："吾侪三人，小人技最精，故先入。见宅门内，房屋壮丽。跃入，四面皆墙，或逾之，或穴之。愈进墙愈多。但闻人声，难觅出路。正惶恐间，忽见门开，冲突被擒。小人知罪矣。"问："彼二人何不入？"对曰：

"闻宅内嗤嗤不绝，知有备，先遁矣。"先生笑曰："归语尔曹，勿再至我家，恐墙多，一夜爬不尽矣。"盗不解其故，"唯唯"谢去。时二子皆冠，尚未婚娶，计非千金，不能毕事。无已，乃藉新春设酒肆，用法择吉。凡奇门家验正时到，必天地人三才皆应，斯无谬误。先生择某月日寅时，应天微雪，地色白，先有一人，青衣红带持壶沽饮，后有文武二官星过门，即刻开张大吉。至日五鼓，起呼家人，备祀神物，先生率二子悬灯开炉。果微风飘雪，有皂隶着色服，持锡壶，叩关入，曰："冷甚！幸汝店早开，藉得御寒，甚善！"先生询其夜深应差故，役曰："都督阅边，舟抵马头，从本官往迎耳。"问知总制系文殿撰出身，所随中军参将系武状元，始悟即二星官也。役去未几，仪卫八驺，呼拥而过，先生即陈祭礼，鸣爆竹，开市。从此，沽饮者虽倍于前，千金究难骤至也。因自开烧锅，价廉而味美，贩客厚获赢余，远近争趋之，每晨停其门者，肩挑百十。期月得利千余金，势不能止。风闻入邑宰耳。当是时烧锅之禁甚严，将搜索酿具而罪之。幸族人为吏得信，急为之备。其蒸甑所制铜壶，式甚高大，重百余斤。或谋埋之，或谋毁之，先生曰："否否！势不及，必致败露。"率家人共举其壶置厅事众目共睹之地。妻孥方疑讶间，宰已入搜，先生进内宅叱穷搜，甚至掘地发墙，毫无踪影。宰出坐厅事，侍从吏役百余，壶明明在案间，无一睹者。宰去，集家人，从容捶碎，熔化灭迹。或问："何以官不能见？"先生曰："搜远不搜近，偶然耳。"予知先生不肯泄机，必用六戊藏形法也。遂为子毕姻。改酒坊为钱局，俾二子掌之。先生以琴棋自娱，不与俗事矣。其妻父朱氏，为邑名医，子四人，或继业，或设肆，因此起家。无赖

之徒，觊其有肆，欺诬讹诈。四子苦累，教子读书应试，凡入庠者，可支门户，盼望綦切。时朱翁考终，将葬。舅以葬期谋于先生曰："姊夫明晰阴阳，能为人福，使我子侄一人入泮，举家感甚！"先生敬诺。择冬月某日未时，应天微雨，二狗衔花戏墓侧，一男子戴铁帽，一孝妇索取石灰，此正时也，举棺封壤，孙必游庠。诸舅皆诧曰："冬月惟有梅花，品甚贵重，狗乌能得？铁帽惟军中有之，太平之世，谁敢戴此？恐未必如所算。"先生正容曰："我亦不能预知，不过依书为断。我尽心为岳推选，恐未至大谬。"至日果小雨，舅已奇其言。舆榇入室，停待正时安穴，见两小犬争芦花一枝来墓间。有农夫买得一锅，戴于首上，以代雨具。孝妇亦至。诸舅大悦，推棺闭冢。次年一孙入泮。

芗厈曰：先生以琴棋名噪一时，当道富室，重聘争迎，不应，高士也。其术数之学，老益韬晦，有求之者，曰："我亦犹夫人耳，从宪书指与一黄道日而已。"予从学琴，见案头《奇门》，谨请指教。先生卜曰："孺子尚可。"随指示奇壬布局法，不以术告也。叩之，曰："此在自己研究，非师可授也。况以此眩人，恐有杀身之祸，何苦乃尔？予不敢渎。"今先生逝矣，惜秘学失传，谅下愚无德以承受之耳。

阮封翁

翁，江南仪征人。性恻隐，好义。壮为鹾伙，岁八百余金。往往赒邺亲友，一挥数十金。贫不能赡妻子，泊如也。

一日至广陵，转远鹾务，市不戒于火，被焚千余家，赤贫者无力赁屋，男妇老幼皆露处。忽澍雨滂沱，立泥淖中，相向而哭。翁触目伤心，计极穷人不过百十，费无多，思有以援之。亟趋至商家，谋所安置之法。商人以翁人微言轻，志大妄举，相与讪笑之，无肯为筹画者。翁忿且愧曰："诸君既不顾乡谊，我虽非郡人，亦当独任。"咸笑曰："汝大才有力，愿好为之，弗累我等。此功德无量也。"翁去，向居停作秦庭之哭，求预假薪俸数十金，呼匠为席棚百十间，俾贫民避风雨。欢呼感激，祈天为善士降祥。是年翁应得劳金，俱预支费讫，徒手归，几不能卒岁。幸其子为诸生，肄业书院，聪明才知，为当道所器重，均有赠遗藉以苦度。未几乡会俱捷，入词林，大试皆前列，简在帝心，典试学差，旋畀以封疆重任，巡抚浙江。翁受二品封而殁。服阕后，节制两粤，入赞黄扉，晋封太傅。天道福善，有以也夫！

或曰：吾子持福善祸淫之说，每遇封翁，无不啧啧称叹，似矣。然如颜子渊德行，首列四科，宜其身膺显爵，子孙昌盛，何以身前屡空，且夭殁，又无贤裔？是天道不可问久矣。芗厈曰：否否！圣贤虽不可以常理论，然颜子独善其身，不屑兼善天下故也。尝读《韩诗外传》，孔子谓回曰："家贫居卑，胡不仕乎？"对曰："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，足以给饘粥；郭内之田四十亩，足以为丝麻；鼓琴足以自娱；学于夫子者，足以自乐。回不愿仕也。"由此观之，品则高矣，而无益于苍生，天故报以配享圣殿，俎豆千秋，又世袭博士以奉之，正所以酬其德也。吾屡验天道，总以泽及于人者，因之速得美报。所述诸封翁，德未必如颜子，而膏泽下于民，更觉难能而可贵也。

赵 甲

晋人李某，在京师佐典商，岁入俸钱三百缗。有同乡赵甲者，与相识，无事业，谋欲设杂货肆而无资，商于李。慨然以百金付之。曰："姑以此试，得意后，与吾合作可也。"一言为约，并无文券，无人知。未几，李以疾卒。典主呼其子来，扶榇而返。适赵甲置货他出，归后，李已卒。为位哭奠。由是兴旺，不十年业隆数万。李子家中落，衣食不充，亲党咸劝外出营谋。卜之大吉。适有人入都者，相伴而去。至旧典主处，与父执求引。都有人知赵与李父故交，今赵业大兴，往求之，谅可录用。浼友往说。赵闻李子来，欣然款接，曰："我因尔父，得有今日，我觅子久矣！奈无音耗，今日来投，若有神使。"纳为主帐，而不议劳金。李子安于初学，亦不计较，尽心竭力，随同营运。赵见其辛勤刻苦，出入无私，顾而乐之，曰："子已弱冠，能自成家，应议婚娶，为嗣续计。"李子曰："侄依伯父为生，尚无进益，何敢娶妇自取累乎？"赵曰："姑缓亦是。但尔既为主帐，应将我所有总计之，现存若干。"李子唯唯，数日查毕，现资并货物合计六万余。赵曰："与剖之。我与子应得其半。"李子骇曰："伯父何出戏言？侄在此数年，伯父周给衣食，感无既矣。矧在小郎之列，本不应得劳金，纵伯父怜而恤之，不过年例数十贯钱而已，何若是之多耶？伯父子孙振振，非无人承受者。侄何敢越分！"敬辞！赵笑曰："子无却也。

我自有法！”乃设盛宴，邀其荐主，及乡里长者咸集，李子亦在坐。三杯后，赵谓众曰：“某昔落魄京师，人皆明白。李故友虽与我素交，并无瓜葛，一言之下，慨然助以百金，不立契券，是诚信我也。我由此起家，而李兄已逝。当时有与我合群之说；既有此语，获利理应均分。我初晤李侄时，本欲表白，恐少不更事，入手挥霍去也。今见其勤俭，能自经营，我何敢负李兄于地下乎？”乃出李子所开单目，曰：“请诸公作主匀分。”众顾李子曰：“赵伯世所难得，君有福哉！窭人顿成巨室，吾等借酒以贺。”李子曰：“诸公且止，听我一言，赵伯所云，并无凭证，是欲为义士耳。侄虽年幼，亦不敢取非义财。即亡父果存百千钱，以远年债，一本一利，取二百贯足矣。多即非义，何敢自污！”赵笑而入。命群仆以三万数百金出，曰：“今日交清，卸吾重肩，惟子所欲。”李子取其百金而出。追之，遁矣。赵乃邀众作证，呈报城坊，求访恩主。有司异其事，行文山右，唤李子至，质明判给。李子曰：“吾侪小人，实无功德，不劳而得多金，暴富不祥，故不敢纳也。”官曰：“无已，今某庙久圮，汝其葺之，非功德乎？”二人叩谢去，争出布施，庙貌焕然一新。官易庙额，号曰“双义”，而颁赵甲以额曰：“重义轻财”。

芗厈曰：晚近之世，至亲分家不均，甚至争讼，从未闻让财而逃，官访恩主者。不意市井小民，竟超出乎世家之上。忆《成案》载：雍正六年，豫民崔世有拾秦太遗银一百七十两，访归原主，毫不受谢。制军田文镜入奏，奉旨予七品顶戴，赏银百两，以旌其善。赵甲之事在后，当事者宜援此例官之，以昭盛世之典，而示天下以法。惜乎未及此也！

转女为男二则

吾乡史苕楣明经，壮年博学，功名未遂，改业钱谷，为袁简斋明府所识拔，因入其幕。终任后，在八闽为历任方伯所倚重，修脯丰厚。慷慨好施，济贫拔蹇，极一时之雄豪，坐上食客常满。及其老也，望孙念切，子妇怀孕，未卜男女。时有精岐黄之道，不屑以医名者。苕楣延诊，其人曰："脉主得女。然吾翁之善，可回天意，请竭吾术，使转为男，以报知己。第阳茎须移一肢改造，得男必缺一肢，翁愿之否？"苕楣诧曰："先生之学，素所敬佩，不意竟能化女为男！无已，请移其足指，无碍观瞻，更妙。"其人曰："不能。上可移下，下不能上。"再三筹度，惟两手小指无用，可以挪借。苕楣欣然诺谢。遂设炉炼药，佩服兼行。及期，果产男，手仅八指。见客靦覥，宛若闺阁中人。及长，羞啬更甚。有欲验其指者，则啼而匿，为同人所噱。昔苕楣与吾师父王公交善，方其归也，王谓之曰："阁下与当世名公友，而仅诸生；修资至巨万，而仍寒士，依然故我，徒劳无功，窃为君不取也。"苕楣大笑曰："吾之出也，一肩行李，笔墨而外无他物。不数年，出入公卿间，推贤让能，有为予拔置身青云者，有赖予仰事俯蓄裕衣食者，各若干人。畴不企史善人之号？亦可以自豪矣。足下欲予坐拥万镒，纳此为郎，方谓吐寒士气耶？此守钱虏所为，卑卑者何足道！"其胸襟之阔达如是，宜其遇转女为男之奇士，此其中盖有天道也。

姑苏有老翁，富而无嗣，仅生一女。及笄病笃，医皆束手。翁不惜重资，聘名医叶天士诊之。笑曰："是非病也，肯以若女为我女，且从我游，百日后，还阁下以壮健者，非复娇弱之态矣。如迟疑不决，是翁自杀之，死非正命，良可哀也。"翁诧曰："诚如是，愿以千金送阁下。"天士携归，另洁密室，选婢之美而艳者使伴女宿，嘱曰："此汝姑也，终身依倚在是，顺姑无违，稍有拂逆，致增其病，惟汝是问！"于是日给药饵，恒往瞰之。见女体渐壮，容渐舒，与婢情好日密，形影相随。知事已遂，遽入其室，迫喝婢曰："汝与姑所作何事？我窥觇洞彻，必尽言之！如敢隐讳，将以刑求，毋自苦也！"婢视女而泣。女忸怩曰："婢之伴我，翁之严命，如违应责，顺何罪耶？"婢因曰："是主陷奴耳，以郎君伪称义女，而使奴同衾枕，违既不敢，从又获咎，置身何地！"天士大笑曰："已顺从姑夫耶？方为汝喜，岂汝责耶！"速女改装，去发而辫之，以药展其弓足，衣冠履舄，居然美男子。延其父至，告曰："阁下以子为女，伪疾诳我，误使义女伴之，今为其所乱，将如之何？"翁愕然不解所谓。乃使小夫妇出拜，翁顾而大乐，愿以婢为儿妇，与天士结为姻娅，往来无间。

芗厈曰：变女为男之法，见于医经。史以盛德，而遇良医，理所应得，无足怪者。惟叶所治之女，其医经所载之五不男耶？名曰"天揵妒变半"。任冲不盛，宗筋不成曰"天"；值男即女，值女即男曰"揵"；男根不满，似有似无曰"妒"；半月能男，半月能女曰"变"；虽有男根，不能交媾曰"半"。此五等人，状貌血气，本具男形，惟任冲二脉不足，似男而

不成其男，为父母者误认作女。年至十六，气足神旺，阳事兴矣，郁不得发，是以病笃。幸遇名医，充以妙药，诱以所欲，自然阳茎突出，不复女矣。吾意五不男中，惟天阉外，皆可以药救也，故见于医经，奈世鲜精其技者。叶天士医药名家，固其宜也。而史公所遇之人，其学亦不亚于叶，名远不传，惜哉！由是推之，天下之抱绝技而隐没者，不知凡几，岂仅学医之道为然哉？

《夜雨秋灯录》三集卷三

妓笃故谊

黄沙陈星堂，近从安南归帆，客囊充溢。善居奇，所获已累数千金矣。陈于归装后，朋辈为其洗尘，设花酌矣。座客有劝其挟妓者。陈叙前因曰："仆尝于此三出三入，非此无由落魄，然亦非此无从有今日。"众请其说，陈曰："话本太长，言之缕缕，恐阻诸君酒兴，不如且理觞政，俟酒阑灯烬时细言之，为诸君醒酒。"其后获闻详细者，皆叹妓丽春之于陈，实生死而肉骨也。先是陈固千金子，然以渔花柳，沃产悉售于人，遂至孑然一身，几等于丐。丽春者，前所识之妓也，陈尝助百数十金为其削籍。嗣别数载，杳不相闻，忽觏之于新桥市，时陈已落魄如鬼矣。乍睹丽春，讶为面善，而苦无由忆。丽春忽停步询之，陈蓦然心动，始忆为春。春问其近况何如，胡为至此？陈曰："风流落魄，羞见故人。"春曰："此非深谈地。"乃导至贤思里，一室中陈设颇丽，婢媪参前。盖春前已从良，夫殂丧，颇有所积。然孤影无依，一遇陈，不觉前情在念。嗣审其流落之故，叹曰："君痴于情者，然日夕置身爱河中以为事，安得不罹灭顶乎？今日知悔乎？且君向所厚者，曾有能为君地者乎？"陈曰："此辈身不由己，况亦不足责报，我于前事，视之若水流花谢耳。但今春梦已觉，倘获立足境，当视此为畏途矣。"春曰："君

能改辙，亦何忧无立足地。”乃露自荐意，拟重寻啮臂之盟。陈闻之，如从九幽十八狱再睹人世，然不敢直应，乃嗫嚅曰：“此固三生幸事，但恐为卿辱耳。”春乃叙前事，言良人已死，历两载，不敢妄意从人，君固旧好也，况曾受露覆，今岂容坐视漂溺乎？于是与陈同处，誓以后事。迨审其持重，乃以数百金使陈从友行贾于安南，兹果发迹。

破镜重圆

何明达，粤西桂林人。前岁商于岭南，挟资数千，频年亏折，所存者千金以下耳。何因旅况无聊，偶随朋友作曲巷游。过眼烟花，何本不甚着意。不料于柳絮沾泥之际，卒复莲花并蒂之结。先是何随友辈在新堪地买醉，花天酒地，骚兴悠然。座客陈某，谓此地过于征逐，虽金迷粉醉，究不合雅人幽会，不若暗里平康之得静中乐趣也。众谓其迂腐，嗤之曰：“君素不履莺花庭院，只合于罗刹鬼窟，独拥母夜叉作人髓饮局耳。”陈曰：“君等滥矢风流，实花月场中饕餮。但士各有见，君等不见静中之趣，犹余不见闹中之乐也。自今往，请扬镳分道。”陈与何颇相莫逆，嗣遂招之作游侣。偶憩于仙城巢云别馆，即私倡院也。陈所契者，名翠莲，颇风韵，略知染翰，镇日于碧桐窗下，作茂猗书法，见之者颇许为香国翘楚。是日陈何踵院，何见翠莲，颇具林下风姿，隐相倾羡。倏见有淡妆素服丽人，从帘外过。莲瓣纤小，逼近吴寸趾。其举止哀艳，又若江采蘋楼东独步焉。陈指以问

翠莲，莲曰："此求售者，以其选择良苛，尚未经有主顾。"陈请荐诸何，倩翠先容。翠曰："事必无成。"陈曰："女元龙太过高自位置，岂欲得王孙贵价耶？"翠曰："非也！伊有隐衷，难以尽说。"何曰："请道其略。"翠谓："伊遭家难，鬻身至此，然不屑作柳絮随风。院主怜其幽淑，听其备价自赎。苟有作泥中援拾者，伊宁委身事之。若作道傍花相视，伊不愿也。"陈曰："伊肯与人接谈否？"翠曰："与予颇相倾慕，谓予能知其苦也。"何曰："伊果系遭难堕溷，复能卓然自立，此有志节女也。如可赎，愿倾囊相助。"莲走告之，携入见何等，告诉苦衷。据言："本姓谭氏，某宅之育女也。夫隶西粤，姓王名基，客游至此，于前岁娶妾。以事被递于官，客囊耗去，需百金始能出狱。妾念夫妻大义，鬻身以成之。迨夫脱狱，妾遂堕火坑矣。又念身本清白，以为夫故，不惜自鬻，但不能作章台柳，攀折由人。蒙院主深怜，许我自赎。苟能脱妾于苦，当作婢以图报耳。"何闻之，不胜慨曰："尊夫与吾同籍，不忍见其家属流落，如可赎，即措资相助，但不知尊夫已西旋否？"妇曰："半月前闻伊尚逗留司院街。"何曰："待吾访确，使复团圆何如？"妇闻，崩角在地。曰："皇天后土，实闻此言！粤海冤禽，复逢比翼，非君之力不至此！"迨何果于司院街访得妇原夫，为道其故，助资使往赎妇。夫妻重会，不啻破镜重圆。此癸酉三月事也。吁！何本客途失意，而竟于狎游中作此义举，诚可谓高谊薄云矣。该妇缘夫自鬻，已分生离。然能脱却陷阱，则虽琵琶另抱，犹胜作倚门倡也。不谓偶遇黄衫，遂使红颜复归故主。妇之大幸，亦事之罕见欤。

珠妓情殉

区容阶，楚产也，厥祖作贾穗城，遂家焉。父某，生三子，容生越七日而父丧，母抚三子成立。长子弱冠而殀，次子行贾，往来楚粤间。惟容习举子业，思以诗书起家。讵所与游者，多非益友，酒食游戏相征逐者，趾错于途。纵有二三老成持重者，施以针砭，而一曝十寒，终归无益。容遂与此狎邪游辈，相依为命。眷珠江花舫九娘，每一留醉，累旦连宵。凡得九娘一言，辄挥金如土，不少靳也。月圆之夜，偕友开筵珠海，作团圆会。花满，酒满，月满，无殊极乐世界也。岂期乐极生悲，容于酒阑灯灺，未免有情，芙蓉帐里，竟犯不治之症。甫晓，以肩舆归。亭午，神魂遂返极乐世界。母妻儿女，恸哭殊常。检其所佩绣囊，有并命鸳鸯金钱，知系花柳场中缔盟所得者。将访诸其友，欲识容所与缔好者系属何人。殊九娘一闻容殒命消息，悲不欲生，追思情况，神思如醉。其母思所以慰之，拉诸姊妹设筵作解愁会。九娘以酒洒沥江中曰："一滴何曾到九泉！念及死者，何忍下咽！"语毕，清泪双垂。诸姊妹叹其情深，皆为堕泪。筵撤后，九娘五内无主，不止鱼元机"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"之叹也。其母虑其有变，刻意防闲。九娘寸心已定，遂欢容笑黛如平时。至十七夜，欲觅洋药自裁，而防范过严，杳不得行。遂检奁间，偶得鸦片灰数钱，以茶和饮之。比母知而救之，已无及矣。九娘遗言：愿得附葬容墓，俾得泉下相依，免令

孤魂无主。其母以九娘系属亲生，勉从其志，告诸容友，至双鸳之冢，其成否未遽定也。呜呼！九娘能以身殉情人，亦可一洗青楼薄幸之丑。然为士者以有用之身，而漫置诸无用之地，识者尤谓不可，矧殉之以命哉。昔人咏云："二十四友金谷宴，三千里外石城游。人间无此繁华乐，无此繁华无此愁。"此言石崇宴饮，动费数万金，炀帝出游，随行数万众，乃一则亡家，一则亡国，其乐将安在哉？是知贪快活者，必招烦恼，极闹热者，必变凄凉。故君子以安享和平为福。画阁红灯，不如山头月白；华筵扇乱，不如林下风清。眼界放开，自有天然真景。彼沾沾于歌舞场中，恣意钗裙，适情弦管，自谓得无上趣矣，沈石田尚书一语道破曰："脂粉两般迷眼药，笙歌一路败家声。"

四川某贾轶事

蜀商某者，受主人托，代为营运，红花白蜡，贩负来申，计资八十金。讵料某自抵申后，被玉餐珠，花天酒地，俨然贵介弟，来作狎邪游也。昵某姬，有白头约，具千金脱其籍。将谋金屋，倾想吴门，遂偕乡人郑某，买棹姑苏，营宅虎阜，盖已尽其资矣。川中得耗，乃东间关而至，冀收桑榆。乃燕去鸿来，中途相左，茫茫前路，惟有涕泗滂沱而已。某则摒挡既毕，复来申迎姬，将图偕老。至则有酒食征逐者流，以情告某。某乃匿迹姬家，料量衣饰，急拟赴苏潜避。日者舣船江岸，某与姬肩舆二乘，鱼贯而出，某之车不下帘钩，防

人识面也。当路出宝善街，适丹桂园演剧将散之际，车马拥挤，久不得前。而某之帘衣已堕，真面已呈。某方肆漫骂，而乃东正厕足其间，跂而望之，伊人宛在。于是挽以下车。某曰："事已至此，请从我登舟榷算耳。"将抵吴门，某以阿芙蓉膏毕命。姬念前因后果，一旦成空，不觉泪下沾衣，于是夕亦仰药舟中，合欢地下云。乃东将其衣饰变卖，以为收敛之费，而八千金则飞去无迹矣。方乃东之来也，时值炎暑，人皆纱罗，而彼犹大布为裳，则平日之俭朴可想。乃以己之节啬，而供人之挥霍，守钱虏其亦何以为情哉？

记瘦腰生眷粤妓莲真事

瘦腰生，鉴湖旧家子也。随父宦粤，眷一姬名莲真，弱不胜衣，使舞向掌上，当不减汉宫飞燕也。而双翘之瘦小，仅若红菱一角，更足令人魂销。姬有母，恃姬为钱树子。而生又簪缨门第，不知稼穑之艰。举凡火齐木难，为姬取给，半年而资用不支。惧见责于亲庭，来沪上游，作避地计。繁华如梦，回首都非，虽不能屏绝路柳墙花，而曾经沧海，除却巫山，月下花前，常有抚今追昔之感。姬亦念生无虚日。适珠海有花丛之禁，风月无边，瞬作烟霞过眼，姬言于母曰："郁郁处此，何以为生？曷迁地为良耶？"实则意不忘生也。航海来沪，僦居老旗昌之遇祥楼，日候楼头，而生杳无音耗。一日夜漏二下，生有友邀饮其家，赌酒斗歌，声传户外。姬审听之，曰："意中人固在斯也，何其声之相似耶？"搴帘

一睇，遽倒生怀，掩泣不能成语，良久始曰："前情具在，君竟水流花谢，置身月地花天耶？曾一念及莲真尚在风尘沦落否？"慰藉良久，破涕为欢，洗盏更酌，留宿姬家。如是半月余，生不言归，姬亦未以缠头相索。会生有族叔赴京陛见，欲挈生偕行。生语姬，姬曰："宴安鸩毒，不可怀也。妾洞悉君今非昔比，恐君以妾贫富易心，故半月以来，伴君岑寂，以表妾心。勾栏中岂妙手空空儿久居之所？妾不加索，其如姊妹行白眼何？君行矣！毋以妾为念。如富贵逼人，未必无相见期也。"嗣后悲欢离合，南北东西，生北上时，已徐娘半老。别生数年，门前车马愈形冷落不堪，渐至不能自存。扁舟返粤，改名歧凤，杜门谢客，以待生归。今秋，生援例得半通黄绶，两翅乌纱，归里，而姬于两月前已逝。白头未遂，红粉已埋。生曰："黄伯舆为情而死，我宁从卿于地下矣。所难堪者，薛涛坟上，已落桃花，关盼楼头，空归燕子耳。"奠墓毕，哭失声而扑，为从人灌救，方苏。生殆深于情者，而红颜薄命，振古如兹。为志端睨，俾天下有情人咸为青衫之湿也。

崇川侠妓

余谱香，湘乡名士也。年少多情，翩翩有致，惟家不中资。故每橐笔出游，藉衣食于奔走焉。时有某太守者，方以厘务于役崇川，慕余名，为聘于幕中，而与之偕。余抵崇川后，公余之暇，偕二三友人联袂香街，闲情风月。眷一所欢，

曰“春林”，本广陵人也。貌仅中人，而饶有情韵。余与之过，搴帷觌面，欢若三生。自春徂秋，几及半载有余，凡除酒局应分之外，缠头所需，辄不妄费余一文。且款接之间，实有逾于琴瑟者。余因赠以联云：“秋月春风，毕竟在杨柳楼台，枇杷门巷；山中林下，好记取美人低唱，高士狂吟。”会某太守以他事交卸，余亦辞去。客况萧条，几无以为归计，日夕踌躇，致废寝食。春林已窥知真情，谓余曰：“是处岂子所得久居者耶？当速整行装，别图安砚之所，庶免关山失路，致贻笑于友朋也。”乃潜搜所积，仅得十金，计不敷，复私卸臂上条脱，为质十余金授余，曰：“以此赠别，藉表寸心。”余感愧交并，至于泥首。遂即日束装起程，致声“珍重”，为订后日之永好，洒涕而别。嗟呼！寒士值天涯沦落之时，虽戚友亦鲜有过问者，而况其为青楼卖笑之人哉！吁！若春林者，诚可谓妓中之侠矣。

冶游遇故妻

宝钗再合，漳浦奇闻，破镜重圆，洛昌幸事。顾聚无不散，眼前即是短长亭；会甚于离，身后尚余花酒梦。此则遗恨巾帼，气尽须眉者矣。某生，宦裔也。藉本芜湖，家侨穗石，少孤，母氏溺爱。操举业，罔就。乃复荒坟鬼唱，久伤椿树之长凋，宝帨人遥，更痛萱花之暗萎。盖岁庚午而母氏见背。生嗣是益不检，书画鼎彝，皆充市鬻。尤可慨者，家无宿储，妻常缘外氏为活。生素渔花柳，遂致久疏琴瑟。至

此无以为家，则一身之外，更无复撄念者。是岁秋后，竟不知所往。其妻惯依母家，有传某死耗，说其改适者，而女不顾也。于是楼空而春风自惜，不绝啼鸦；镜破而明月难圆，暗辞野鹊。思芟红豆，永绝情缘；悲检青衫，都余旧泪，其志亦可哀矣。讵意其兄浮梁作贾，女以与嫂咀唔，不能安于其室。遂为浮言所感，适媒家以为再嫁地。其嫂若已死，不复与闻。迨岁辛未，兄浮梁归，问妹消息。嫂言："姑少寡难守，我不能作主，遂任其意，在媒家，适一贾人，后闻媒媪说，该贾已携之反籍矣。姑以我不能体其意，于未嫁日已成枘凿，比改嫁，绝不通问，故不及详知其家世也。"兄闻默然，良久，出访之，杳无影响。如是者已历二年。讵料嫁者不成为嫁，死者亦不成为死。癸酉年三月，某生客帆归省，行李焕然。卸装后，抵岳家视妻，则妻不获面。妻兄作贾，妻嫂亦已下世，只余小舅小姨辈。问及其妻，小舅言已经改嫁。叩其究竟，亦不能详。生遂辞出。未几妻兄自贾所归，弟妹告以妹丈固未死，妻兄闻，亟访见某生，告以前后根因。且谓因已不在家，致妹如此，向生告罪。生亦无语。妻兄去后，或劝生讼之，生曰："我不能自立，以致家变若此，于彼何尤哉！"闻者服其有度。先是生以无计谋生，自拚绝望。后闻有戚作宦江西，颇居显要，生欲往而艰于川资。嗣有相识作客南雄，生恳附舟同往。至雄，所识略赠资斧，生遂如江西，获见其戚南昌知府某公。以生无甚长才，难授以重任，姑使之管帐。迨任满，出署居馆。生以颇有所获，暂辞戚，旋省墓。至是以客游初返，孤寂如鸶，不觉顿触旧好，游于谷埠花船。心厌波涛撼梦，改游蟠龙南某别院。生甫入幽房，即魂飞天外，盖所见丽者，即结缡人焉。生颇有镇静意，致

言“俟无人，细谈衷曲”。妻会意，遂不语。迄乎酒阑灯烬，话及当年事，相对如梦寐焉。盖生妻为贾人赚娶，转货于娼家，后遂转徙至此。生叹曰：“此我之罪，与卿无干。顾卿何以自处？”妻曰：“覆水难收，君即不见责，然势难再合。”乃相与坐叹。至晚，生暂别，归思所以策其后者。临别时，妻曰：“君于午后须再至，作此生终见之缘。”生以抱恨成，猝病，不能如约。迨相隔七八日再往，则已玉暗香消。询其死由，鸨母含涕，谓乃仰洋药以死者。且言伊无欠负人家债目，又非有所格而不能遂，实未审其致命之故也。某惊惶无语，惟问其葬所。鸨言草草殡殓，俟问土匠，始知之。生归，叹人世情缘，甚于梦幻泡影，拟挥慧剑，断烦恼丝。现未审果否。噫！三生难问，一切达观，但愿有酒浇愁，任歌得意，若以无稽诮我，宛在斯人。

阿 韩 传

阿韩者，鸳湖荡桨女也。风发云鬓，绰约多姿。禾中裙屐少年，殷商大贾，爱坐其船。每当春夏之交，放棹于烟雨楼前，杨柳风和，藕花香送，人面与波光相掩映。而性尤能解人颐，秋波一转，娇态动情。所得买笑钱，钗簪装饰而外，积有余资。有某生者，才能倚马，隔食无粮，与韩缱绻最深，而韩亦不以寒素薄之。解香奁以佐膏火资，无虚夕也。迨生桂籍登名，而韩辄欣然自诩，以巾帼识英豪矣，遂愿抱衾与裯也。成婚之夕，女貌郎才，人称双绝云。呜呼！寒士值寥落之秋，

即戚族亦鲜有顾问，而韩能于风尘中独具慧眼，女侠也，亦天缘也。不然，当其名噪一时，意中人岂少哉？何必眷恋此牢落青衫之人也哉？

九月桃花记

春申浦之滨，有桃花一株，九月盛放，时人以为灾异，或谓天时恒燠所至。天河生曰："皆非也。桃花根浮而寿短，自古以为红颜薄命之喻。上海城北，为桃花最盛之场，阴气所钟，故有九月复开之异。"一日，偶与友人语及，而未尝播诸众人也。是夕就枕，闻门外舆马倥偬，使者二人进谒曰："主人敬遣相迓。"生茫然，问："主人为谁？"使者曰："桃花仙馆夫人也。"生曰："素昧生平，何事见招？"迁延不欲往。使者致意殷勤，敦迫就道。生不得已许之。约行十数里，见郭门隐约，云霞变灭，望如锦城，香气沁人，心神怅惘。生问："何郡邑？"使者曰："君日处青城中，而不知耶？此亦一青城也。为东皇渡海行宫，群芳之吏，萃于是焉。"生既入城，见绿萼红苞，奇葩异卉，秾纤丰约，五色迷离。每过一门，各有题额，曰"芍药宫"、"芙渠苑"与夫"梨园""柳衙"之属。树木掩映，楼阁周迴转折。久之，忽见宫关巍然，朱门碧瓦，鳞次栉比，非复人间，则所称"桃花仙馆"者也。使者引入，嘱生暂憩廊庑间，而自复命于夫人。时重门内外，韶艳女郎，不下百余。华妆靓饰，窥客而嬉。少顷，使者出，传命请见。生肃容而入，门阒洞启，珠

帘乍钩。堂以上，嫔从如云，环佩纷沓。夫人方升坐，神光霞艳，丽若天人。生及阶而揖，不敢仰视。夫人曰："奉劳玉趾，愿达一言，今人谐媚成风，事无定论。譬如秋斋供菊，冬岭寻梅，自命风流，清寒常态。所异者，文人墨客咏及秋容，往往轻薄春光，以桃李为凡姿俗艳。不思天生万物，菀枯递嬗，各擅胜于一时。桃李不借力于东风，而春色必叨荣于桃李。藉以增辉万物，黼黻河山也。设使气转鸿钧，东君命驾，而乾坤冷落，风日萧条，何以挽回寒瘦之观，敷畅阳和之气哉？况夫夭桃之姿，更不同于杏李；王母瑶池之树，元都仙观之珍；春官则门第争夸，风化则室家兴咏，曼卿抛去，五百岁而始花；方朔偷来，三千年而一实。而先生以为根浮寿短，何所见之疏也？吾不揣冒昧，请于东皇，特于重阳之后，小春之前，命彼花神，择人烟辐辏之区，点缀一株，为世俗一新耳目。俾知秾华之质，亦足以寄傲风霜；艳丽之姿，何不可争芳松竹。置夔龙于叔世，岂无逆鲠之忠；嫁钟郝于蓬门，讵少摩笄之节。桃花之不与菊梅比烈者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，时不同也。若谓化工嘘拂，亦其福命使然。彼寂寞空山，凄凉篱下者，时运之不逮，又何忮乎他人哉？悠然之言，初无足责。先生灵根未泯，慧果犹存，慎勿以褊见迂词，令彼名花报恨也。"生闻言，惶愧无地，如梦初醒，一灯荧然，瓶花犹弄影也。

记珠江韵事

羊城每当士子云集之时，珠江风景，分外清娱。其往游谷埠，呼妓侑酒者，纷如也。有某生狎一妓，名阿云，甚为眷爱，形影不离。阿云明眸善睐，肤如凝脂，殆江淹赋所云“气柔色靡”者也。颇能识字，解诵风词，每一掉文，几如匡说解颐，不数郑家婢“泥中”之对也。某生赠以词曰：“帘前记执纤手，堂中细酌盈盈酒。语软情温，惆怅巫山一段云。背人特地留侬住，惊风又拂衣衫去。无闷无愁，万唤千呼不转头。”又云：“惊春正滞珠江櫂，悲秋始返云山道。此日相逢，疑是飞琼下碧空。绣裙半掩名花饰，云鬟低亚胭脂赤。相对多情，只少些儿画不成。”某生拟娶之为侧室，以千金为之脱乐籍，惟须待鹿鸣宴罢，然后乃商之堂上也。然二词盛传于勾阑中。

得新忘旧

楚客述武昌胡建中获报事，殊可发人猛省。胡贸易于闽，近年复商于粤，赎名娼作大室。所谓娼者名宝琴，谷埠楼船翘楚也。胡邂逅遇之，刻不能忘，捐重金削其籍，置之朱楼绣阁间，几以为得神仙福矣。胡中表郑少岩，年少逸才，皎若

临风玉树，虽随胡作贾。而雅无市廛气。胡以通家懿亲，不复嫌疑，故郑至，宝琴每不避。或觞酒品风月，仍命宝琴侑罇，以符四美。顾宝虽曾隶乐籍，而丰怀洒脱，无胭粉习气。且流丽中寓以端庄，无因之笑，有令人不敢倾吐于前。郑尝至建中所，建中不在，宝出应之。郑见其花眸，似有泪意，讶之。宝不能自隐，曰："君知表兄有新宠否？"郑曰："不知也。"宝谓："此非今日事，去秋向侬索金钗去，此即其时也。自有此宠后，神意即淡然，偶有酬对，亦只貌合神离耳。"郑曰："嫂何知之确？我虽与之共处，然此节则俨在梦中，非惟未见，且不及闻也。"因遂别去。迨胡竟以新间旧，而弛宝之宠。宝虽不怨遇人不淑，而良宵风月，幽恨时形。胡视之俨如赘，不惟不贵之，且欲去之也。郑知此事，不复往其家。去冬，宝沾疾，胡医治之，不三日遽殁。且殡葬皆从简。郑见其随地移情，心弗善也，而亦未能测宝致死之由。本年五月，胡之新置爱妾，名爱云，病热，每怔忡时，如有所见。胡叱为谬。一日从昏迷中，叹气曰："我病何得以寒凉之剂，速我生命？"胡叱曰："尔真昏谬，尔病大热，非此品毋得奏功！"爱云曰："我不谬，尔亦非谬，但其新孔嘉，遂令其旧者可厌耳。"胡闻言，遂如冷水浇背。盖宝琴之死，胡实有不可告人之处，遂疑爱云此日乱语，系宝琴冤魂所凭也。爱自尔日后，寝疾不安，言皆涉宝琴。因延巫者解禳，铙鼓喧嚣时，爱即批颊自挝，狼籍廿余日遂死。胡自爱死，寸衷忧惧不惶。去月偶病，召中表郑至，嘱曰："汝可看先人面上，为我善办后事。"郑惊曰："君偶病，何遂至此？"胡摇首曰："非汝所知也。"郑亦隐其事，遍为安慰。初四日延医投方后，胡忽检视曰："似

此缓药，何日可愈？”乃从袐箧中出方一纸，则极凉之剂也。速命合二剂，次第煎饮毕，蒙被而卧。郑至榻问之，则已垂绝，言语不明。幸生意籍中，夙昔曾交托明白。郑问其家人：“服何药，何遽至此？”及呈药方，郑曰：“此乃旧方，谁命服此？”家人曰：“此主人所命者也。”郑知其不久人世，急为经理后事，翌日遂殁。建中至死，所谈并无不经事，而郑则深明其致死之由。录之以戒轻于爱憎者。

仙女降乩词

前在西湖太和坛扶乩，有女仙降坛，书《醉太平》词一阕云：“风来露凉，云归月茫。银河界破秋光，堕飞星过墙。蕉阴半窗，藤阴半廊。回头悄问檀郎：是情长梦长？”请仙姓氏，则乩已寂然矣。绎其词旨，轻倩清圆，宛似弹丸脱手。吾杭蘋香女史，以词名。成庙、宣庙时，为赵秋舲大令入室弟子。所著《蘋香词》若干卷，《神似香消酒消》一编，为词中别开生面。此词风致颇为近之。岂蘋香精灵不昧，尚来往于六桥三竺间乎？顾以姓氏请，则终不应，何也？吾闻蘋香所适非天，大有淑真断肠之戚。常画《饮酒读骚》乔影，自谱北曲一套题之，慷慨淋漓，铜琶铁板，每以豪纵为解嘲。而词中则呢呢私语，韵致凄凉，竟判然如出两手。岂尚不忘绮语之结习耶？抑洊遭兵火，另有才女抑郁以死，而不能自阏其情耶？姑具所见，以俟知者云。

船女奇缘

网船女子阿巧者，故小家女也。始生时，父母不欲举之，为网船某妪气归抚养，以为童媳云尔。乃阿巧至十一二龄时，姿容即明媚可喜，某媪颇钟爱之，不令作船上生活，凡拖篙打桨诸务，皆不问也。阿巧性尤慧，能得媪之欢心。又数年，媪稍裕，另置一艇，使阿巧守之。而日与其子驾旧船出谋食，盖以其子亦将弱冠，故令远之也。网船之泊于鸳湖也，有定所。女之船适泊在东门，东门为人烟繁盛之地。有西泠某生者，风神楚楚，有灵和张绪之风。少尝学书，中更丧乱，遂弃儒而贾，设肆于禾地之东郭。每当清晨，市未集时，则踞楼槛而读。水鸟惊飞，渔人皆起，盖日以为常矣。女之船适在某生楼下，闻生晨读则亦起，临波掠鬓，照水更衣。生亦见之，未为奇也。一日方盛暑，生散步河干柳荫之下，则见女方依篷刺绣，着白苎衫，不加妆饰，而冰肌无汗，艳绝天然。始大惊异，停足凝眸，女亦仰目注视，素颊微赤，梨涡浅晕。生揖而前，似欲有白。女輾然曰："君非楼头晨诵者耶？"生曰："然，久托比邻，未经拜访，今得一面，亦三生之幸也。"女怒之以目，曰："此岂君咬文嚼字之地耶？往来人杂，宁无多露之畏耶？"生遂登其舟，自隐于芦箔之内，长跪而请，愿自附于婚姻。女笑曰："君真妄想者！侬为船妪童媳，宁不知哉？"生哀之再四，但求一促臂，得亲香泽，死自不憾。女不忍固拂其意，以手引之使

起。生乘势跃起狎抱之，遂共为野鸳鸳矣。过数月，女忽召生至舟中，泣而告曰：“君害侬矣！谁知竟种孽根哉？今将奈何！不告亦死，告亦死耳！不告则死迟，告则死速耳。今将奈何！”生亦相持泣。既而曰：“无已，其亟以情告母乎？倘母肯舍卿一人，则其子娶妇之事，我当任之。”女以为不可，曰：“此惟有走为上着耳。老姆之前，侬何能自达于前耶？”生因赁宅于岳庙之村中，迎女而居焉。媪觅女不得，生因使人微告之故，而赂以重金。媪叹曰：“吾固疑此儿太艳，乃尤物，非舟人子所能堪也。一接而孕，岂非天乎？”受其金，而仍令以母女往还焉。

情　死

语曰：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此王伯伦为情而死也。然苟非其人，则等一死如鸿毛矣。前岁阅香港《新报》，载有梁某与某妓，恋奸情密，为妓所卖。迨妓因厌其盘桓不去，赴政务司衙门，控其凶恶，差提质讯，忿极自戕一案，亦为情死。不想无独有偶，睽隔数千里，竟有遥遥相对者。如法租界兴圣里，有吴人名阿桂者，失其姓，向在宝兴戏馆门前，摆水果摊度日者也。姘识同乡某妇，迄今九载，鳏夫寡妇，已同结发，皆图唱随偕老计。岂料妇女水性杨花，近日竟别有情人，从前恩爱，一笔勾消，妇之视夫，早若眼中之钉矣。初尚稍知避嫌，继则毫无顾忌。前日阿桂因事出外，野鸳鸯正当交颈之际，为阿桂于奸所双双捉获。妇本无

媒，遂议异离。及至阿桂检点家中所有，早被某妇运之一空。虽属小本经营，而数年之积蓄，一旦弃之他人，未免愤郁难舒，遂自闭户服紫霞膏毕命。呜呼哀哉！作不醒之黄粱矣。其死也，不动声色，先自剃头洗浴，衣服穿整，皆莫之能防。可谓视死如归。可惜死非其所，亦愚矣哉！噫！

记邗江张素琴校书毕命事

珠娘声价，邗江最重。薛涛院内，关盼楼头，每喜风月清谈，一洗烟花习气。现虽江流日下，大不如前，然自爱者，犹金玉其身，不为阿堵所动，非若寻常流俗，见金夫不有躬也。张素琴，本良家女。结褵半载，琴瑟颇谐。无奈家室贫寒，牛衣对泣，计无所出。适有鸨母，蛊惑其夫，遂至枭鸱入室，平康误落，非其志也。忽适狂且，逼以势利。琴盖心焉许者钱生。至是宿愿难偿，竟誓以死。一日钱偕友腊屐过院，张筵小叙。琴艳妆劝酒，坐钱膝上曰："妾生不辰，流光荏苒，轻尘弱草，于今十七年矣。又不幸中道睽违，事难如意，今已矣，花残月缺矣！君如惠顾前好，葬妾蜀冈之上；并有六龄弱弟，惠而教之，死瞑目矣。"钱与友诧异不已。慰藉间，而琴力不支，气绝死。盖已仰药而未以告人也。钱出数百金，为情埋玉，并恤其弟。噫！九原可作，同怜薄命红颜；百折不回，为认荒丘黄土。芙蓉诔召，荳蔻香消，红粉内竟有斯人，青楼中又增佳话矣！

记钱姬假途脱籍事

天下情人，终成眷属，世间好事，每至多磨。故情之所萃，意果独钟，不惜委曲以将，婉转以赴，正不止如马盼盼借大腹贾为彼岸慈航，安得谓青楼自古无情地哉？然得于此，必失于彼，苟非其人，万勿醉生梦死于裙带中而不一悟，为他人作嫁衣裳，亦殊不值得耳。钱丽君者，吴门校书也。莲性虽胎，不遭泥染；杨枝无力，偶宕风前。虽处章台，固非随波逐浪之女子也。与陈生善，有啮臂盟。陈有怀依玉，无屋营金。不敢以妙手空空儿，蹈红绡故智，而事竟不集。万不得已，无可奈何，任其光阴荏苒，送旧迎新而已。有某者，蜀中大贾也，旅于吴，慕姬名，备蜀锦十端，踵门请见。丽姗姗来迟，贾恨相见晚，逾于所欢。由此雨夜雪宵，花晨月旦，某非姬不乐，姬去某难欢。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固不必身入侯门，而前此之陈生，固已早同陌路矣。一日谓某曰："昔人以勾阑为香粉地狱，君能使火坑内现出莲花否耶？情好如君，若终作露水夫妻，路墙花柳，岂不徒呼负负？出桎梏而登衽席，君有意乎？"某曰："惟卿所命！文姬归汉，千金之义，岂让曹瞒？所不可知者，恐卿心匪石耳。"丽曰："山移谷变，矢死靡他，石烂海枯，钟情不易。君肯一为援手，妾且生死惟命。"于是某商于鸨，以八百金脱其籍。将有成议，丽曰："青楼龟鸨，千古无情，一出此门，则寸缕尺丝，均非我有，妾将以蛮头秃袖入乎？"

某曰："微子言我已筹之烂熟。"于是吴绫蜀锦，为作嫁衣，缕金箱子，摺折其中，并以畀女。择期雇轿，迎娶以归，僦居于吴。琼华仙子，下嫁蓬莱，不阅月，而衫痕眉黛，云影风声，销归乌有。然衣裳在笥，犹不疑其有他也。急启葳蕤，而已空诸所有。盖以为云神女，已同奔月嫦娥，侦骑四出，渺无影响矣。或曰：此桓、伊假途之故智也。丽以陈生为心上人，而陈实格于资，不能举手。适逢其偶某之贸贸然来，于是与陈欲即反离，求亲姑疏，假手于某，以为从陈地步。初本疑信参半，有识陈者，见陈于数日前曾过姬室，故知其从陈而去，略无疑议云。我闻如是，人云亦云。情波变幻，欲海迷离，月地花天，过于蜃楼海市。走马王孙，坠鞭公子，尚无错于用情，而为彼美之播弄也。

记紫蓉女奇逢

秀才望榜，心怦怦然，恒情也。而不谓属望殷殷者之出于青楼则已奇。登贤书，纳宠姬，育鳞儿，乐事也。而不谓纷至沓来者之集于弥月间，则尤奇。若吴门陈生之事可纪焉。生，名士也。少孤力学，丸熊画荻，皆母氏所陶成。弱冠补博士弟子员，每试辄列优等。师友各以伟器目之，而生亦毅然不作第二人想。顾负才自许，脱落不羁，二三朋侪，时作狎邪之游。白纻征歌，红牙按拍，酒绿灯红之地，时复相与流连。母亦不之禁也。春间，以就试故僦居省门。悦李绣蓉女校书，因与定情。荳蔻稍头，不知春风几度。绣蓉貌

故端好，楚楚自怜。其妹紫蓉，姿态尤艳，双翘瘦不盈指，凌波欲渡，翾风疑仙。鸨母尤爱怜之。会当破瓜之年，每欲为之选婿。生于酒酣耳热之际，许以金屋贮之。紫蓉私幸得人，遂杜门谢客，筵席无生，不复侑酒，非生至亦不出户。四月间，遂作眠香会矣。昵枕低帷，情好益笃，流连往返，学业遂荒。无何紫以孕告，促登箧室。生故非素封，而又夙秉慈训，未敢遽以告，进退维谷，渐至积愁成疾，梦魂相唤，举止失常。母知之而无如何。惟诫以勤揣摩，励精进，苟秋风得意，则虽为之脱籍，不汝靳也。无如生痼疾已深，狂游如昔，试期将届，置若罔闻。母训之而如故，紫规之而亦如故，而时已七月矣。紫知其不可以言虚勖也，使之下帷于己院，为攻苦地。青灯佐读，红袖添香。复为之考勤惰，课功拙，操业少怠，即白眼相加，将以青楼作绛帐焉。鸨欲夺其志，矢不沦，强嬲之，辄与咀唔，之死靡他之志，百折而不回。比生入闱，则又长斋绣佛，朝夕焚香顶祝，属望之切，盖较诸生及生母尤甚焉。揭晓之夕，四出侦探，徬徨中夜，杳无好音。则手合鸩药一刀圭，持谓生曰："若不得志，则足为妾道地者，赖有此耳。"生亦为之泫然。漏四下，忽喧声达户外，盖报捷者知生匿姬院，而踪迹之也。生闻捷之下，惊喜欲狂，归家摒挡。旬余，遂议践前约。鸨复故索千金值以靳之。生无如之何，姬以好事多磨，濒于死者再。鸨知其不可夺也，请以二百金归生。生母以爱怜少子故，复如数出藏镪畀之，始得迎登箧室。往返筹议，盖至是已小阳月矣。归生未逾月，举一子。戚里之赴汤饼会者，咸以阿侯绝类其母，咸请见之，辄惊为天人，而各艳生之遭际，争相传述。因泚笔而为之记，以见天下有情人之终成眷属云尔。

记珠江才妓事

客有谈珠江才妓者，询其名，则汪蟾辉也。汪本南海良家女，秉性温和，吐词隽雅，幼时母授以书，辄能记诵。稍长，爱作小诗，颇有风致。及笄，误嫁娼家，深以为恨，然亦无可如何，惟时时背人饮泣而已。姑亦怜其俊慧，俗客造访，概勿与通。遇文人词客，始令接见。所居小楼半间，窗明几净，法帖奇书，杂陈左右；笙笛之类，不屑置也。客至焚香煮茗，相对清谈，不杂淫亵语。逢二三知已，或飞觞月下，或分韵花前，兴亦不浅。与番禺徐生菊仙性情最洽，几于无日不至。常持葵扇乞诗，生戏题二绝云："不须蝉噪画来工，已得常持素手中；好向小亭花影裹，扑来萤火一星红。欲锡嘉名定合欢，暑消三伏胜裁纨；只愁约赴黄昏后，故障娇容不许看。"既而生父闻之，严加防范，欲寻旧好，不得其便。汪犹未之知也，以书招之不至，因缄诗以寄云："情书昨已倩鳞鸿，满拟西窗话旧衷；不意近来踪迹阔，仍将离恨寄丝桐。记否当年月下时？双携素手步迟迟；总然未定三生约，合向春风忆旧知。半缕情丝表热肠，更裁诗句问平康：倘无别院娇姿恋，妾拟邀君共一觞。君如许妾卜佳期，宜惜流光若马驰；春去苦留留不住，及今犹有好花枝。"生读之，感念昔游，亦寄诗以谢云："初度相逢卿忆否？嫩凉天气近中秋；凭栏共玩西楼月，残夜疏帘半下钩。醉月评花兴一般，每逢佳日共追欢；怜余抱恙秋风下，药检奇方手自

丸。舟从邻郡乍归时，即寄鱼笺报我知；无限离情浑不诉，先持葵扇乞新诗。裁将佳句诉情浓，更剪香云密寄侬；良会渐稀无别故，只缘仆性近疏慵。”及秋，生赴试羊城，竟寓其家，缠绵甚挚。闻生拟以金赠其姑，迎置别馆。想姻缘簿必能为其如意珠也。

蚌　精

何元者，姓氏莫详，亦不知其何许人。乔寓佛镇，以扮蚌精得名，人皆呼之为“蚌精”。元美丰姿，清眝传盼，神彩秀发，虽古之宋朝弥瑕，不是过也。前镇中有好事者，庆演秋景会，以多金延之作蚌精。于时浩月呈辉，红灯射彩，夜影迷离之下，愈觉娬美异常，体态绰约。观者果已忘其为童男，更疑其为仙女，飘然霞举，离碧落而至红尘也。于是元之名噪于一时。及陈村有盛会，出数十金延之往，所演春色，亦推第一。其为人亦如玉树临风，琼林映月，镇中闺阁诸女子有不愿作纨袴妻，而愿为蚌精奉箕帚者无数。特以月下老人，未为摄合，故坦腹东床之选，未能及之。今月，元竟不费一钱，而得美妇。盖其妇固再醮者也。先是妇为某甲妻，姿容妖冶，态度风流。而裙底莲钩，又复峭如菱角。轻躯鹤立，艳影鸿翩，见之者无不色授魂飞。不意红颜薄命，归甲未一载，而甲以消渴病遽殒。其姑劝其勿嫁，盖冀暮年有所倚也。妇亦知姑意，聊应之。然缞绖之中，不忘涂泽，志在择对从人。一日天付奇缘，元适经其门外，妇适偕某妪

倚门小立，见元来，注目视之，不转一睫。元见之，亦为神夺，不觉行步踯躅，徘徊不进。斯时觌面相逢，只隔银河一水耳。某媪见妇神情若失，戏之曰："娘子亦识此人为'蚌精'？元固以艳名著遐迩者也。渠虽男子，乃如弁而钗者，其一种温柔，无异于女子也。娘子若得嫁渠，诚为三生有幸矣。"妇红潮上颊，沈吟不语。某媪遂为之作撮合山，于上巳后三日，竟系红丝，归于元焉。花烛之夕，极尽燕婉，虽鸳鸳之戏水，鸾凤之迴风，无以喻其乐也。元之诸友，皆集资贺其得佳妇。元设宴款之。于是飞斝传觞，正尔欢洽。忽有叩门索债者，正妇之姑也。盖妇之嫁元，乘姑扫墓，而窃奔者也。其姑见元，百端凌诟。元诸友为之排解 。元曰："是非余钻穴逾墙所得，乃妇自从我，于我何尤！即至官亦无惧也。"媪为语塞。元诸友出数金，纳其袖使去。于是元遂拥妇安居焉。今僦屋于佛山潘巷。一对璧人，一时佳话，记之以博一轩渠。

品花剩语

打狗桥至老北门口，路几半里，列屋而居者，江北流娼，动千百计。至夜，门外皆缀一灯，从打狗桥一望无际，如繁星然。然牛鬼蛇神，皆作夜叉形状，夕阳西坠，排列门前，粗脂坌粉中，求一略似人形者，渺不可得。盖彼处俗名花烟间，真所谓香粉地狱也。鞭丝帽影，固不屑勾留；舞扇歌衫，尤不甘俯就。人云：因不敢于粗头乱服中，以求佳丽，

如九方皋之相马，赏识于牝牡骊黄外也。秋思方深，散步豫园，茶罢出城，道经是地，于花妖木贼中，忽有翩若惊鸿，矫若游龙者。虽裙布钗荆而妩媚天然，如孟德曜，不失大家风范。始叹何地无材，固不能拘于俗见也。惜其门户丛杂，屋宇龌龊，难于插足。还望于日斜风定后，斜倚门前，仆于散武时，庶几遇之，勿如人面桃花，则幸甚矣。因叹浆家饼肆，狗屠钓客，怀才未遇者，不知几何，论才者慎勿眼光如豆，拘于俗见也哉。

李芸小记

白门，妓薮也。板桥旧迹，芜草皆香。有校书李芸，年齿稍长，风韵超其侪。偶僦屋莫愁湖畔，编竹为篱，泊然雅素，抚琴洗研，晏如也。初未知名，吴门秦子钟吾，过江访艳，赠之以诗，书于冷金笺上，黏于围屏，以碧纱笼之。于是名倾白下。惟性极高傲，若不当意，虽贵客大贾不纳也。当时江左章台，竞尚华丽。芸虽负盛名，独莳花种竹，非文酒之宴不预。有妹曰绿媛，姿容慧丽，较芸尤艳。善为酒纠，并善诙谐，词意之间，翩翩有致。兼工箫笛，发声清越，足以怡情。士林称为双绝。芸后归黄吏部公子，宠之专房。喜画梅，埽枝图花，顷刻数幅，老干纷披，间作媚态。绿媛年二十，误适匪人，河东狮子，日吼数声，未一年，抑郁而死，《广陵散》亦遂绝矣。岂顿老琵琶，小文琴韵，只应天上有乎？录之以补余澹翁《板桥杂记》之缺。

《夜雨秋灯录》三集卷四

吴门张少卿校书《花烛词》并序

吴门名校书张少卿者，系出毗陵间，小家之碧玉。身依慧水，托雅集于黄绝听雨僧庐，梦云禅榻，深情款曲，绮语缠绵，早已游侣瞰名，痴人逐队矣。无何迹附鸾灯，歌传雀舫，虎邱春暖，荡鸳梦而低昂；鹤市宵深，听鹍弦而掩仰。嗣以金吾禁切，玉女藏踪，深潜于桃李园中，久匿于芰荷丛里。琵琶小拨，檀板轻敲，卷花之鲸浪虽狂，荫叶之莺身自稳。迨夫风姨威息，月姊恩多，结小社于红楼，试新联于翠帖（自注：有巨公赠以联曰：少之时，不亦乐乎？卿以下，何足算也！）。门前车马，巷里笙歌，时盖居干将坊巷也。灯红酒绿之场，非卿不乐；月地花天之下，与子为欢。断三生杜牧之场，名流倾倒；作一夕秦宫之梦，我辈勾留。乃有张小尹观察者，筮仕滇池，羁身沪渎。近复以奉催军糈，解橐吴阊，问柳章台，品花吴市。缘深一面，遽尔魂销；梦结连宵，翕然意满。词托微波之达，好债蹇修；鉴忘祸水之临，敢称副室。爰访委禽之礼，用图比翼之欢。遂于月之十六日，迎归于曹家巷寓庐，红毹交拜，金盏同倾，礼也。蓝桥重度，看蝉鬓之斜欹，玉札谁缄，顾鸾弦之再奏。聊疏短引，兼附新诗。藉佐奇谈，以供一噱云尔。词云：

卸却黄冠画翠眉，靓妆顾影弄娇姿。无端一夕东君力，

博得雍容象服宜。妹妹常时共倚楼，尊前老大各生愁。红颜毕竟多浓福，夫婿居然在上头。　七宝香车锦作堆，彩旗绣帜两行开。旁人休与争迟疾，八座巍然命妇来。　黄纸新缄御笔封，入门便荷宠光隆。而今休说梁红玉，合向先生拜下风。　旧日栖迟王谢堂，新巢京兆有雕梁。不须更说乌衣巷，飞入高枝变凤凰。　记得欢场手共携，女床鸾凤换巢栖。琵琶还向江心弄，笑尔浔阳估客妻。　大弦急迫小弦舒，合卺青庐事不虚。愿得多情似关盼，深楼常伴老尚书。浓艳凝妆倚晚霞，一枝移植到仙家。苏台春色知何许，多少王孙不看花。（此梦芜庵主稿也。叙事周详，言情婉约，而弦外传音，更觉有余不尽，是真得风人之旨者矣。）

接录和张少卿《花烛词》

（读梦芜庵主赋滇南张小伊观察娶吴门张少卿，校书《花烛词》，感成七言绝句八首，聊以记事）

六郎自昔擅佳名，佳话而今倍有情。一续鸾胶传盛事，从教四海艳卿卿。　象服辉煌稳称身，花冠掩映面罗新。烂然珠履盈门客，一笑新人是故人。　阿母今春新嫁娘，归来料简女儿装。红毹蟒绣双双拜，如此东床喜欲狂。（少卿之母白发垂矣，今春挟厚资别择嫁，亦异闻也。）明珠不费丽姝来，天假奇缘却自媒。妾骤贵时郎骤富，缠头金翠满妆台。檀板金尊旧侣携，下风羞涩判云泥。自今十倍青楼价，不肯从人作小妻。　好好原来是一家，钟情底事说闲邪？愿今

永比鹣鹣翼，莫踵前人怨落花。 曾闻金屋旧藏娇，蓬梗无端断复飘。料得华堂花烛夜，有人珠泪泣鲛绡。 郎若官贵锦衣游，万里鸳鸯得自由。太息滇南征戍士，几时解甲问衾裯？

张少卿题虎阜寺壁四绝

风逼蓬窗秋杪天，连宵支枕不成眠。阿侬已作征人妇，谢却歌衫舞袖缘。 稽首慈悲大士前，桃花命薄愿垂怜。难忘旧日情如海，濡墨留题泉石边。 诗写荒园墨未浓，船头津鼓促行踪。孙郎若问真消息，已隔云山一万重。 迢迢驿路已凄惶，旧事回思倍断肠。缘结玉箫期再世，好将鸿雪证山塘。

玉峰樵客后游虎阜拂拭新题殊为惆怅而芳迹莫可追矣因和四绝

瑟瑟西风欲暮天，夕阳衰柳恼人眠。何堪更读秋娘句，许结来生未了缘。 何事留题古寺前，万千情绪亦堪怜。行云踪迹原无定，欲寄相思何处边。 粉香虽淡墨香浓，遥想伊人去后踪。我已忏除情旖旎，为卿翻惹恨千重。 兰思蕙怨两凄惶，念及当初欲断肠。诗和涛笺留艳笔，从今深怕过山塘。

和张少卿女史虎阜寺题壁诗原韵

今春小住金阊，友人道及少卿校书，津津有味，因偕往访之。欢生却扇，韵度绕梁，遂深悦其丰姿，并倾倒其谈吐。沈复弦歌之下，又工吟咏，近日吴下名姝，殆无其匹也。仆以徘徊未久，惜又言旋，复读申报，知清和之多情，喜云英之早嫁，窃为少卿幸也。今见虎阜题壁诗，并玉峰樵客和作，始知身虽跨凤，却又未能忘情于野鸳鸯。然与种情者，固应如是。而于薄幸者，又当何如耶？仆之用情，虽较异于玉峰樵客，然不忍其独枨触于怀，爰和原韵四章：

薄游犹记暮春天，拥髻联吟夜未眠。谁料消魂真个后，行云何处认良缘。　想见诗题画壁前，慈云大士定相怜。珍珠字比相思子，红豆丛生佛座边。不道吟情尔许浓，转来萧寺记芳踪。十郎薄幸孙郎密，一样蓬山隔万重。别时无语最悽惶，料得秋娘亦断肠。他日吴门重返棹，满腔愁绪在横塘。

和张少卿题虎阜寺壁绝句并序

吴门张少卿校书者，风情月貌，倾倒一时，蕙质兰心，流传七字。余初未见其笔墨也，及读十月上旬申报，有题虎阜寺壁四绝句，意甚凄婉，语极温存。虽使苏小复生，亦当

首肯。并读玉峰樵客和韵，音节悲凉，令人呜咽。可知名士倾城，难于遇合，千载如一辙也。特少卿既捐旧好，用博新欢，今秋为清和观察携之归里。彼时芜香馆主，曾作花烛词八首，至拟以红玉之归韩元帅，盼盼之，适张尚书，以志倾慕。想为观察者，自应白首相偕，不逾终始矣。兹又闻梦醒樊川，依然薄倖。则一寸眉峰，更不知愁添几许矣。余既爱其才，又惜其过，因和原韵，以当长门之赋云：

娲皇无计补情天，剩得花枝伴月眠。惆怅题诗分彩笔，当初一面竟无缘。　拟嫁张星路不前，新怀旧梦总相怜。那堪回首长堤柳，万绪情丝馆两边。　虎阜清凉蠡水浓，画桡一去渺无踪。不知此后门如海，望断蓬山又几重。　画眉无意更凄惶，令我同回九曲肠。一样天涯悲冷落，潇潇暮雨听横塘。

虎阜名妹与榕城生逸事

榕城瞿生某，美丰姿。少聪颖，读书过目辄成诵。能琴，尤工绘事。以贫故。弃书学贾，往来吴越，间有年矣。吴下故繁华之区，花柳之盛，甲于天下。珠帘十里，箫鼓三更，入其中者，鲜不目迷心醉。故凡巨商大贾，至止是邦，虽较利尽锱铢，而缠头锦则一掷千金而不吝也。瞿生素谨愿，居吴下日久，而未尝作狎邪游。同辈辄非笑之，谓其有道学气，生谢曰："仆非不好此也，仆素情重，而若辈多无情者，仆恐为情所累，故不愿耳。"一日有巨绅某招生饮，乘生醉挟之往青楼中。有妓名张若涛者，字薛仙，丰貌闲雅，吐属

温柔，弹琴赋词，敲棋度曲，无一不臻精妙。书法尤工，簪花小格，秀骨天成，为闺阁中之仅见也。以是名噪一时，王孙贵戚，慕名求见者，踵相接。而若涛意殊落落，少所许可。是时生乘醉而来，举眸四顾，于两行红粉中，有乞取紫云之意。某绅见生情景，笑曰："某呆甫入温柔乡，便真个销魂耶？昔日之假惺惺胡为者？"因命置酒，为生与若涛合欢。迨漏三下，某等皆扶醉归，生独留焉。若涛初见生，颇不满意，乃伪醉而假寐。生徬徨室中，见其布置精洁，图书满架，壁间悬古琴一张，不觉触所素好，思一奏技，又恐惊其清梦，屏息枯坐，夜已将阑矣。少顷若涛始醒。生笑曰："美哉睡乎？"若涛不答，从容对镜理鬓讫，即以炉焚香，向壁间抱琴下，从容抚之，极目送手挥之妙。弹未半，忽为变征之音，凄凄切切，如泣如诉。生听之，不觉凄然欲泪。所弹盖《胡笳十八拍》也。若涛见生如此，罢弹问生曰："君亦能此乎？何所感之深耶？"生曰："卿以此自寓冷落之感，仆亦同此情者。入耳惊心，能不悲从中来耶？"若涛闻言，默然久之。谓生曰："试更为君弹一曲可乎？"于是重理旧弦，别翻新调，生倾听之际，愈加感叹，曰："伯牙、钟期，千载难遇，卿弹此《高山流水之操》，而以知音许我，我何敢当！然如卿者，亦未始非青楼中之伯牙也。"若涛自是始有喜色，与生剪烛，窗前娓娓谈家事。东方既白，亦无暇作巫山之梦矣。生归寓后，魂梦颠倒，颇不自持。次日若涛遣人来赠生瑶琴一张、玄笛一支、玉佩二事、诗扇一握，扇为若涛亲笔所书诗，亦近作也。生得之狂喜，思为琼瑶之报。适有人携周昉《汉宫春晓图》求售，生以白金双柏易之。复购得汉玉连环一件，自绘梅花帐沿一幅，翡翠管紫颖一床，亲携之往。谓若涛曰：

“明珰翠羽，卿固有之，仆亦不敢以俗物溷卿清赏。此区区者，虽不足贵，然亦非寻常绣闺中所能解识者。风雅如卿，当留作红闺雅伴也。”若涛欣然曰：“妾以弱质，溷落红尘，君独不视为章台柳，而宠异之若此。妾当悬佩终身，不啻如太真之金钗钿合矣。特未知君子之心，固何如耳？”自是往来益密。一日，若涛告生曰：“明晨花朝，妾等姊妹为盒子会，画船箫鼓，于虎邱山塘间，作竟日清游。但须各奏一技，琴棋书画，惟其所能。君盍同往一游，为绘图以志胜会何如？”生许之。翌日，生与若涛偕往。于是众美毕集，或拈毫觅句，或对局弹棋，或抚冰弦，或摹晋帖。须臾酒炙杂陈，云璈竞奏，生于其间，左顾右盼，目眩神移，恍置身蕊珠宫，亲按宾云小队矣。酒酣伸纸作图，点染工致，并以八分书题其图曰《斗红一舸》。诸美人喜，竞以巨觞为寿。若涛曰：“如此雅集，有图不可无诗。”因援笔赋诗二绝，诗曰：“春波潋滟绿湔裙，夹岸花枝点鬓云；难得花朝天气好，酒船归去趁斜曛。点拍飞觥事事宜，群花貌出影迷离；一奁合受薰香供，知否凝眸吮笔时。”题毕，生大加叹赏，命酒复酌。少也红日衔山，乃命榜人理归棹，兰桡桂楫，缓缓游来，生与诸美均凭舱延眺，兴致幽然，迨至家已月上矣。生家本寒素，适来以居积，稍有盈余，然碌碌依人，自叹殊非长策。若涛知之甚谂，颇以为忧，而未形于外也。一夕忽谓生曰：“妾甚思食茯苓糕，君明日可向市中购来。然须亲交妾手，毋令他人知也。”生诺之，心窃怀疑，不解其意。次日，姑买之携往。甫至门，若涛已于楼后窥见，急迎至楼下，生甫出舆，若涛亟以手捧茯苓，伛偻登楼，若携重物者，入室，即纳之柜中，迄无他语。次晨欲去，若涛乃启椟取糕出，仍交生

曰："君可将去矣，妾不须此。"生愈不解，然持携之，似觉甚重。贸然归来，开而视之，则其中黄光灿烂，与雪粉颜色相掩映。盖皆永昌赤金叶也。衡之约有五镒云。生惊疑愈甚，即往询若涛曰："卿岂以云鬓助妆之品，尚须添置数色耶？果尔，仆当为卿购之，奚用此阿堵物为者？"若涛曰："君远客异乡，阮囊之羞涩，可想而知。聊以此为君客中买酒之资，想不以为辱金而挥之不顾也。"生固辞不受。若涛乃曰："妾日来亦无所需，此者君为妾暂存之可乎？"生始诺之。若涛虽生长娼家，然志气甚傲，每思脱籍从良，顾见来往青楼者，非龌龊之金夫，即浮逸之浪子，但解黄金买笑，未能白首相依。以是郁郁不自得，遂成心疾，时发时止。自识生后，见生举止大方，于温柔乡中，颇能用情体贴，即拟为终身之托，而未言也。一日旧疾复发，生往视疾，询其症之由来。若涛具以告，词气之间，微露生死相依之意。生感其情，因谓之曰："卿之心事，仆固知之。但仆上有老母，须禀命而行。且糟糠在室，倘一旦河东狮吼能堪乎？"若涛曰："抱衾与裯，实命不犹，小星之分，妾固甘之。君宜急作书，禀命慈母，妾实不能久居此火坑中也。"言已泪簌簌下，生亦相向悲泣。后月余，生母书来，责生以大义，言瞿氏从无纳妓女者，切毋败坏家风，且命生还家，勿久恋此邦云云。生得书，持以示若涛曰："非仆不欲，其如老母见责何！白头之约，期以来生，卿善自为计可耳。"若涛见书，痴绝良久，及闻生言，不觉失声哭曰："命也如斯，夫复何言！自今以往，妾无意于人世矣。"遂绝粒不食，生慰藉再三，始强进糜粥。然自此心疾愈甚，面庞消瘦，言语支离，病已入膏肓矣，生在前，尚稍稍作笑语，否则日以眼泪洗面

也。会生母又有书来，促生速归。生不得已，束装南旋。若涛知生归，送生至垂虹桥畔，问生再来期。生答以来年春初。若涛泣曰："妾病已深，旦暮将作泉下人，君明年来，倘念旧情，能至邓尉陈墓间，酹妾一杯酒，九原有知，当笑倚梅花，来拜君贶也。"生亦掩泣。移时，挂帆去。明年，生来吴，再往访之，则若涛化去久矣。闻其属纊时，尚连呼生字者三。何情之所钟，竟一至于此哉！生于是为之营奠营斋，並至墓下，浇以百花酿酒，曰："不到刘伶坟下土，今日之奠，卿果有知耶？无知耶？"遂痛哭而去，终身不复作青楼梦云。

西泠太瘦生偶记

余自庚申仲春，遭粤寇后，饥来驱我，始作客游。其间问渡申江，航海岭表，萍踪转徙，历有年所。追溯往来赠答，与骚人韵士，兴酣握管，分韵拈题，殊数数也。惟粤东为众香国，名花如林，花天酒地之中，檀板金尊之会，丰姿绰约者容或有之，吐词温雅者曾不一睹焉，又遑问藏钩射覆，读曲填词，此中人能乎否乎？癸亥秋，宁薾园太尊奉檄端州，延余入幕。以落落庸材，作翩翩书记。端溪校艺，试院衡文，鄙陋荒芜，深以为愧。暇时偕二三同事，访美河干，连袿椅裳，闲寻风月。而蛮衣窄袖，抹脂涂红，温柔乡无异罗刹国也。洎全浙肃清，补行秋试，余亦理装，将赋归与。同人为余祖饯，半月来殆无虚夕。月明映水，灯彩摇波，鬓影衣香，

不酒而醉。乃主宾交错，男女杂坐。有云娘者，意态娴雅，貌亦娟秀。与之接谈，语尤绝俗，见扇头诗喃喃作诵。问："卿能此？"掩口微笑。由此目成心许，意拳拳也。启行之前数日，向余索送别诗。爰曲绘离情，即席率成三绝曰："岭海饥驱秋复春，青衫憔悴老风尘。生平毕竟畸知己，第一珠帘半卷人。好花过眼尽云烟，惆怅今宵又别筵。蜡炬未残更向尽，笔花和泪记良缘。话别分离声暗吞，一腔愁绪一灯昏。生憎鹦鹉偷传语，漏泄春光不敢言（姬有婢每于鸨母前播弄唇舌）。"云娘朗吟数四，意亦良会。尔时苍茫夜色，几报更筹。云娘意余归署，乃凭肩小语曰："蒙君知爱，虽一面缘，尚尔前定，岂往还数日，而三生石上独无前缘在耶？请君留此，妾将以和诗为媒。"裁笺拭砚，信笔吟成，诗曰："狼籍烟花十七春，不堪回首堕红尘。郎真爱我还知我，青眼从今有几人。剧怜故土尽烽烟，情我良朋列绮筵。妾是解人劝慰藉，三生石上一宵缘。隔溪桃李总无因（河西为潘氏桃李园），脉脉相思泪欲吞。侬不逢辰郎不遇，一般萧瑟坐黄昏。"诗尚清真，意亦凄惋，殊恨相见晚而相睽太速耳。余归后，来游沪上，七载于兹，时往过访，冀复一遇。彼牛鬼变相，不辨之无者，无论矣。乃有声名藉甚，举止渊雅，亦不识斯文为何物，则又何也？是殆为豪华之所颠倒，日受金银尘俗气，遂使聪明固闭，无由开其奥窍耶？余不敏，请质斯人之日游其中者。

情种轻生

汉镇友人言娼女屈大姑一节，虽其事极鄙秽不足道，而情之所种，至于如此，亦可矜矣。先是新火路上边地方，有私娼一户，名为住家妓，止一二人。客来无摆酒听曲之事。惟月上花梢，则紧闭洞房，高会巫山之梦。妓如是，客亦可知。殆温柔乡中之黑暗狱也。大姑者屈姓，年在十八，貌不过中材，而有媚态。父业屠，以年迈不堪操持，而又无子，即将大姑堕入此中，藉其夜合之资以为食。是亦老屠多杀之报也。大姑于去年秋后与孝感县之令吏有交，令吏每解税来省，必从大姑小住数日。嗣后往来既稠，情好愈密。然而大姑迫于其父，欲嫁而不能。此吏本无多金，又惧妻妬而不敢。二人辗转计之，总难为比翼之鹣矣。因易同心之结，而为同穴之期。七月望后日向晚，相与涕泣私语，忽又沐浴更衣。其鸨乍疑之，而又为暑天常事，要终惊其耳目焉。夜分置酒对酌，盈盈相视，大有悲惨之色，迨闭户而穴隙窥之，二人者始则饮泣，继则无声，竟以洋烟倾入茶瓯扰匀之，将永除了此生烦恼矣。然后鸨乃大声疾呼，破扉而入，急先摔其毒饮。细诘根由，知为情种之深也。再三慰劝，并亟语其父，为之格外防闲。而友人书中之所述如此，亦不尽悉其余。于是情魔子闻而叹曰：夫情者，尽人所具，臣死忠，子死孝，皆情也。自夫人为利所溺，而情薄矣，大姑之为妓，妓中之下乘，是甘于利而为此也。令吏身不择术，而充县吏，又贪

于利而为此也。一旦因色欲所感，儿致亡身以殉。是以弃利如敝屣，而结情如胶漆。以视见利忘情者，相去几何。特是事甚鄙秽，转致其情为不足道，要不得谓非情种也。情魔子既矜其情，而又惜其情之误用，著此说以辨明之。俾用情之正者，勿让此二人之轻利也。

双龄小传

双龄，邗江村僻女也，年十六七，秀骨丰肌，眉目如画，望之若神仙中人。家固贫，纺绩自劬，依母为活。偶有龌龊隶见而悦之，欲娶为妇，逼胁再四。女乃引刀自刺其臂，血溢襟袖，哭甚悲。有某绅怜其志，诉邑宰而惩是隶焉。时有越人张秋十者，游毗陵太守幕，过维扬，客中无以自遣，偕二三友人出郭翔步。野花蓬勃，好鸟勾辀，略一瞻顾，有女郎掩映竹篱芳舍。凝睇之，玉蕊琼英，未足方喻。盖女郎非他，即双龄也。生乃叹曰："玉人如可购，何吝明珠一斛哉？"遽请邻媪，以意示其母。其母曰："老身衣食，皆赖女十指，嫁之，则残朽何以自存？如郎君果欲得而甘心，非五百金不可。"生检点囊资，十不及一。然思无术，嗒焉若丧。女知之，谓母曰："睹郎君器宇不凡，必非长于贫贱者，儿若得所，母无忧矣。何求重值耶？"母不忍拂，廉其价而遣之。生遂献囊，载美而归。夫人贤且勤，见双龄妩媚可人，顿生怜爱。即典质钗钏，为女制衣履。令生抚么弦也。女事夫人亦良谨。不苟言笑，米盐琐屑，能代夫人经纪。夫人曰：

“向道是画中人，不能操井臼，今若此，吾何虑焉！”田百亩，桑五十株，女缫丝织绢，光洁无匹，贾人踵门争购之，得其值，纳太平之赋有余。生由是名花相对，无志功名，亦不复出。游吴会，尝有一绝句云：“琴剑飘零久惜身，温柔乡里作齐人。功名二字休提问，常对名花悟夙因。”亦可想其闺房之趣矣。

滦阳女子题壁诗

滦阳女子雪侬，与西溪生有白头之约。西溪生固文士，因饥驱，橐笔出游幕府，日久未归。其母海盟，鬻于豫客，客挟以偕。时寓中和店，临行，题诗于壁云：“征鞍欲上泣无声，意里连环绾不成。此去生死悲异路，他年魂梦逐归程。琵琶有怨嗟鸳侣，翡翠无温听雁更。试问天涯久游客，黄金何日赎残生。”词旨哀怨，恻恻可怜。惜乎胡笳蔡女，未知其果返汉关；而赵郡美人，亲见其拥归叱利。西溪生闻之，正不知何以为情也。

一度风流千贯钱

月老姻缘簿上，一曰缘，二曰貌，三曰财。有一于此，须天下之红粉青衫，无不可作有情眷属。然缘尽则止，虽白首曾盟，绿窗已字，成陌路也。试举一事以实之。浙宁望京门，

有某氏女者，芙蓉出水，杨柳临风，阿环之苗裔也。芳龄十八，待字闺中。东李西张，肥钱瘦赵，得婿良难，迄无成说。一日宁之西门外，天宝社演剧，菊部大佳，观剧者如火如荼，几几乎万人空巷斗新妆也。女椿萱并茂，弟已成童，日罄室往，门加钥焉。场有纨袴少年某，睹之，以为惊鸿游龙，不足喻也。眼溜眉波，色授神与，就女傍木立向女。有飧女者，女出柔荑，春葱不啻。少年更魂魄都酥。女啖饼饵，腻流袖上，举手向后，舌舐油污，余食固犹然在玉指中也。少年见手泽口泽，惊喜欲狂，见其持饵向后肩，以为与已，因诵“匪汝之为美，美人之贻”句，接而啖之。女回顾，红潮涨颊，怏怏特甚。于是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挽母归。母兴高彩烈，不能舍去，遣弟送姊。弟犹有童心，到门即去，不忘优孟衣冠也。少年尾。启钥，弟去，窃喜。知屋内阒无其人，披帏入曰：“蒙卿惠赐，食德饮和，敬从鱼轩，乞卿教我。”女惊魄不定，半向无言。少年拥女求欢，女又愤又羞，乍惊乍喜。盖以少年似曾相识，固宁城之多金李子也。卿须怜我我怜卿，半推半就间，已谐好事。嗣江上峰青，曲终人散，母拔关入，女正与少年酣睡未醒。殆两军对垒，主客皆疲，嗣息鼓偃旗，再图接战，不图为母氏所觉。时伊父尚道途仆仆也。少停返，母迎问曰：“日之夕矣，亦作知还之鸟乎？倘女室有人，作韩寿之偷香，将何以处？”女父以语无伦次，姑漫应之曰：“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。如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字之而已。”即告以情节，唤女起，跪自投。备审少年邦族，知中馈犹虚，即妻以女，曰：“始乱之，终成之，惟子而已。吾不忍使中郎弱息，作春风别嫁也。虽然，必有以报我。”着少年书券三纸，共

钱一千贯，俾作嫁资，一俟清偿，央媒行聘，三星在户，即妆女出阁时也。少年急于践约，今秋，已全行归楚，央媒作撮合山，则以齐大非偶，已别字乡人矣。某随得心疾，每咄咄书空，曰："风流一度，出资千贯。"语不绝口。嗟乎！十年待字，缘深五百年前；一梦曾酣，缘了三生石上。前则交无一面，凤翥鸾翔；后而缔有百年，鸾离鹊别。主姻缘簿者，何尝不愿有情人成眷属，须天下士无别离也。然而各有前缘，不能强也。是则缘之一字，为不可诬矣。

天缘巧合

严子卿乔居宝华坊，琴瑟情重。妻王氏，结褵两载，罹娩难。严不忍续娶，鳏厥居者六年。季夏，仲兄某自汉阳贾所归，谓之曰："予飘泊半生，虽略有所弋获，而嗣续之计杳然。弟既丧偶，胡不早为胶续，虚此韶年？且情之所钟，原不在此。即《雉朝飞》曲，操之终身，而谓泉下人知之乎？又况舍宗祐大计，以尽闺房燕婉之私，泉下人有知，将必愀然不安其所。为子计，实宜早作后图。"严思先代只传弟兄两人，兄久客无子，己苟不立继室，恐所谓百年未尽之计者，及身而见其尽也。乃寻媒氏露以意。媒陈媪，积年老滑也，而貌洵洵然如愚妇，今严命为之采访，骤无合式者。严促之曰："婆子作媒半生，直尔如许柔缓！"陈媪曰："君无噪也。卤莽而耕者，亦卤莽而报。君即责以精选，而又促之以时日，天下容有是理乎？君能为市井子者娶半截回头人，则

老身早有以应命矣。”严笑曰：“此又不必拘也。八珍甫备而厨者先膏；大厦未成，而匠人先坐。予只求人物中选耳，再醮何害！”媪曰：“君既不厌此，老身当为谋之。然不必另起炉灶矣。”严曰：“何如？”媪言：“南门里司后街，有新寡卓氏女，王姓子托老身执柯，男女业相会面，王子已中肯綮，而彼女嫌其不飏，且性近佻，遂不就。君若及早媒之，事可图也。”严闻言，姑请媪引导一会。媪暗失笑，盖明知彼女高自位置，贵为富商，多不入其目，何有于区区贾竖，特逗之以为戏耳。讵意缘之所在，一撮而露合机，引与相会，而女若甚殷殷著意者。嘱媪访其家世，媪诡言以应，且谓“此不过据彼言之，是否有参虚实，仍请察核。”女曰：“家资可不必论，只访其人耳。”媪虽不知女底细，而闻其颇有所蓄，又不意于严骤有垂成也。乃妬之，言于严曰：“此举若成，君之后福，实属不浅，君当何以报我？”严曰：“薄具钗金五两何如？”媪曰：“富家人出手忒俭，质言之，聘礼多寡，尚可不拘，媒礼则非五十金不可。君能不靳此，老身与效奔走，即折胫曳踵所不计耳。”严言：“汝何索之重。”媪曰：“君勿靳此，亦抛砖引玉耳。彼女所拥，诚不可以数计，君亦何所靳而不与老身乎？”严思其意装乔，不知葫芦中实卖何药，遂一笑置之。至七月初旬，严婚事仍复低昂不就。有友人拟娶再醮妇，七月初五日，往丛桂南相阅，邀严为陪客。严初谢之，友曰：“闻君亦欲行此道，胡不同行，藉资法眼？或者天缘所在，我不就而君就，未可知也。”严笑诺之。比至，玉人缓步出，严讶为神女凌波，甫却扇，严惊不置，盖即前者司后街相阅之女。缘女以探访亲眷，就媒氏宅，为婚姻地也。女见严，亦错愕不已，旋入室，

使佣妇出问严曰："前既有约，胡久无音?"友不知其绪也，穷问之，严告以前曾相阅之故，且托佣妇覆女，言前媒媪，勒索媒礼，且料其必无成意，故置之。女闻，复出帘下谓严曰："彼妇诈殊甚，彼前言复我，谓君无意采菲，讵知彼因诈君不遂，因而诈复耳。今无意见君，始知前者，流水落花，均非无意，但为撮合山所阻耳。"友聆言深讶前谊，赞成之。十二日完娶。陈妇见严无意作合，不胜妒恚。使人播扬于严，谓女前夫以疯疾下世。严闻，归而叩女，女曰："此必妒君者之造言也。妾前夫乃豫章人，娶妾为路头妻，彼以年老返籍，薄有所遗，任我所适。妾以稚齿无依，故为择木计。"因出妆资示严。嗣密访，始悉谗言实始陈氏之口。遂亦一笑置之。观此可知天缘所定者，人事难阻其成，小人实枉作小人耳。

珠江风月

珠江风月，谈者艳之。独仓山一老，来此作狎邪游，大不满意。其门下士亦以为一样春色。其丑诋痛斥，可为不遗余力矣。我友某太史，偶来粤中，登临之暇，偕二三裙屐，买醉谷埠，到眼莺花，绝无当意。惟赏识一雏妓，年近十四五，绮龄玉貌，绰约可怜。酒罢宵阑，赠以四绝句，为写之团扇，此亦珠江一段佳话也。诗云："饮罢葡萄尽醉归，画船红烛映斜晖。巫云入夜浓如许，漫向劳人梦里飞。良宵风月快清谈，十里波光色蔚蓝。座倚雏鬟嘲暂解，返教人笑宝儿憨。玉笛风生谱落梅，珠江锦绣枉成堆。垂髻人唱黄河远，艳绝

旂亭第二回。仿佛湖州看水嬉，三生杜牧本情痴。他年领郡来宜早，莫待成阴子满枝。”

记李三三逸事

“醉倚朱栏带异香，娇羞欲语对斜阳。人间第一风流种，不让西施巧样妆。”

李三三，逸其本姓，浙宦某之孙女也。生长金阊，习于富贵。灵椿秋冷，大树飘零，母不能持家，暇辄招女妓来家，开筵取乐。时而出游，寄宿妓院。家资数万，不几年，挥霍殆尽。嗣以三吴守吏，禁止烟花，其母以不堪寂寞，一叶扁舟，来游海上，租寓于大亭客栈，邻近娼寮，个中人时相过从。于是入茶楼，登酒馆，谈笑于稠人广众之中，遨游乎雪月风花之地。掌上明珠，则固朝随夕侍焉。耳濡目染，絮为泥黏。惟是长安居大不易，乃知囊内钱空，始觉旧游如梦。一家待哺，半策莫筹。时姬已当二八芳年，艳若一枝红杏，姿容绰约，宛似唐环；体态轻盈，几疑赵燕；婷娉轶众，袅娜动人。乃有校字名娼，分香妙伎，巧言哄劝，婉女相商，欲从骥尾附蝇，敢向佛头着粪。倘莺花肯入队，许汝管领春风。姬母惑于口巧如簧，遂使掌珠为饵，就华堂作曲院。筵开玳瑁，客来珠履三十；曲唱懊侬，踏破软红十丈。于是黄歇宾朋，谢安子侄，争相问津，艳声大噪。壬午花朝，艳榜以第二名入选。奖曰：“兰心蕙质，大雅不群。”余以牡丹评之。仓山旧主，赏识之，首为提倡，名播士林，有《三三

词》六十首，择其善者，摘录于后。姬初居祥春里，芳声传颂，遐迩皆闻。继居西合兴里，更名张韫玉，门前车马，依旧喧阗。癸未春始后，某公子仍返吴中，寻芳者多有崔护刘郎之感。余尝数饮其家，故悉其始末较详。其词曰："此邦风月冠江南，万紫千红任客探。行过章台三十里，无人不道李三三。寻春心事十分酣，醉入花间蛱蝶憨。阅遍环肥兼燕瘦，风情都逊李三三。容光四射暗香含，压到群芳定不惭。愿把金铃营十万，深深重护李三三。记从江北到江南，不数名花信手探。瘦较清癯肥较俗，姿容谁似李三三？银灯斜背酒初酣，半带娇羞半带憨。醉后消魂醒后忆，多情谁似李三三？眉如欲语意犹含，偶话前情便自惭。同倚薰笼呵冻笔，唱酬谁似李三三？谪仙游戏到江南，北里花名着意探。除却怜才殷七七，深情又付李三三。好花初放酒初酣，半露娇羞半露憨。一样梅花枝上月，二分已照李三三。笋怜新粉箨犹含，消受髯苏句不惭。读到清平三绝句，瑶台应属李三三。一枝秾艳表江南，忍舍名花不细探。除却姚黄能绝代，更无人可敌三三。不辞绿醑十分酣，拼对红妆一味憨。日者算侬饶晚福，岂真消受到三三？怜才一念两心含，未报私恩每自惭。与月同圆筹七七，愿花常好祝三三。"

姚倩卿小传

"蕙兰心性玉丰姿，能占东风第一枝。修到几生香梦里，不教轻薄蝶蜂知。"

倩卿，即吴门百艳图中姚小七也。春色一枝，移来海上，居普庆里。为二爱仙人李芋仙所赏识。授以吟咏，有知己之感。芋仙病于寓邸，姬遣侍儿迭问，并馈绨袍。芋仙有句云："半旬小极旷招寻，青鸟频来探好音。传语一言三致意，善调眠食善安心。绨袍风味女儿箱，罗绮丛中侠骨香。能使美人怜到底，只须一副好心肠。"常品名花十友，以姬为"梅花清友"，赠句云："绰约一处子，见之汾水阳。人间堪独立，海上对孤芳。兰有同心语，梅无媚世妆。频年知已少，天使遇南湘。"七绝云："推解高风不可寻，恰从闺阁遇知音。一缣漫说区区意，终是怜才念旧心。搜残黄竹女儿箱，隐隐犹余百和香。蜀缬他年同此爱，莫教秋雨断柔肠。此情深比水千寻，难得蛾眉属赏音。愧煞一般豪贵客，寒暄不问托知心。解衣亲启缕金箱，博得风尘姓氏香。秋雨秋风凉已遍，那知独热美人肠。"司香旧尉赠云："不是娇羞不是狂，一般酬应寸心量。风尘独创怜才格，红拂偏教识李郎。修来颜色自倾城，百艳园中早列名。怪底大家推重甚，不怜豪杰则怜卿。露蕊含苞茁一枝，盈盈浅笑泥人知。生成眉眼天然好，况是垂髫十五时。"池莲居士选句云："琴川女郎年十七，绰约如花真艳绝。有人花府学秦宫，飞上枝头变蝴蝶。眼波一转秋水清，眉黛一扫春山横。尊前替谱临春乐，琼树森森碧水明。一轮壁月终宵满，手拨檀板声缓缓。自怜一串好歌喉，那知座中肠欲断。忆昔侬来北里游，宝儿弦索巧儿讴。而今身价千斤重，不与寻常一例俦。"辛已花榜，列居二甲第一名，品云："清新隽永。"壬午花朝艳榜，首冠群芳，奖曰："侠骨仙心，高立尘表。"姬性孤高，颇以声价自矜，遇寻常客，大有燕叱莺嗔之态。余尝数饮其家，室中陈设棐

几、猊鼎、墨宝、笔床，诗书数卷，拓碑几本，盖芋仙为之位置也。吁嗟！自古名妓，必得文人为之标榜，庶可享盛名，傲侪辈，美人词客，共著芳声。芋仙之于倩卿，可谓至矣。犹记其临别句云："未知后会从何地，且结来生未了因。"自芋仙去后，倩卿系铃乏人，未免门前冷落，车马稀疏，余不禁感慨系之。癸未冬季，花榜评云："清歌妙曲，丰度翩翩。"

郑素琴小记

"梨园别梦最悲辛，花谢春归证夙因。莫道殿春春事了，伤心更有倚楼人。"

郑素琴，苏州人。即上海之名校书袁云仙也。于甲午，委身某大令。怜卿怜我，闻者艳之。大令以娶姬故，为上游所闻，因之撤委闲居。姬甘为食贫，常作女红，以助日用。双栖玳瑁，几及十年。讵意好事多磨，彩云易散。辛巳夏，大令襄办海运，覆舟遇拯，而二竖灾侵，三灵降谴，良医束手，药石无功，竟捐馆于沪江旅次。客囊如洗，宦态炎凉，衔悲称贷，竭力摒挡，一块黄土，旅榇得埋。死则已矣，生何以堪？天壤茫茫，欲归何之？且以积累故，避债无台。不得已，风尘复堕。犹喜昔日艳名，犹噪人耳，虽浔阳征妇，老去秋娘，当其淡妆素服，姗姗而来，丰韵尚存。且四弦入抱，一曲登场，破香唇而吐莺声，尚有铿金裂竹之妙，能使躁者静心，狂者摄气。座客莫不意畅神舒，故趋之若鹜。更

有愿入门墙，作女弟子者。得雏鬟四人，贽币千金。依然名重花城，为风月场领袖。湖人某，最爱昵之。壬午花榜评云："剸傷能兼，顽艳均感。"龙湫旧隐为赋《琵琶歌》以赠云："江楼夜半烧红烛，聒耳声多压丝竹。忽听琵琶叹绝奇，当筵肠断秋娘曲。秋娘昔日擅丰姿，名艳司花袁宝儿。水上洛妃来渺渺，云中仙子步迟迟。破瓜年纪娇无比，家本苏台儿迁徒。一顾能空冀北群，十年小住城南里。琵琶巷中卜芳居，不让桥边旧校书。深深春风藏绣幕，当门终日满香车。登场偶把新声赌，唱到黄河谁与伍。莺语间关试晓晴，鹍弦嘹亮惊宵雨，此时身价重连城，此际风华一座倾。赢得五陵年少子，无人不愿识卿卿。识卿之心早有属，一枝欲自依乔木。小玉何缘嫁十郎，红颜命薄终非福，叹息郎君遽弃官，居贫十载又离鸾。飘零身世谁堪托，重抱檀槽掩泪弹。一弹一泪声凄切，盘内明珠抛瑟瑟。落花江南鸟自啼，雪飞塞北人长别。我亦当年识面人，闲歇不觉暗伤神。江州泪渍衫痕旧，杜牧诗添鬓影新。相逢今已更名字，缟素妆成有深意。老大空教作技师，妖韶犹是余风致。听残我独动悲歌，自古须眉失节多。燕子楼中人有几，莫将负义责青蛾。"梁溪瘦鹤词人赠句云："好因缘是恶因缘，容易欢喜是少年。况是徐娘悲老大，何堪重理四条弦。生成薄命奈天何，往事思量眼欲波。红袖青衫同一辙，人间大半寡恩多。一曲收场恨欲深，玉颜肮脏可怜春。而今世局翻新样，真个多情有几人？又抱琵琶过别舟，更谁青眼识风流？飘零我类商人妇，两样遭逢一样愁。"姬初居西公兴，迁兆荣里，旧时蜂蝶，争相问津，门前车马，蚁聚蜂屯。癸未中秋后三日，鉴湖韫玉生又作藏娇之主，从此护花有幨，正不必江州司马泪湿青衫也。

马双珠传

“粉黛三分淡着肤，自怜身小倩郎扶。莫嫌缘绝天台路，洞里春光也可娱。”

马双珠，东乡人。初居曲江里，其母秀卿，姊凤珠，皆工串剧。自沈仲复方伯分巡沪滨时禁止女剧后，以朱为紫，事本甚易，拔帜易帜，遂以女优改女闾。时凤珠嫁去，姬与张小宝同时称瑜亮焉，年十五，貌清秀，秋波俏转，春意融然。余友咏梅子，素号端谨，于姬独垂青眼。癸未冬季花榜奖云：“步步娇”，赠联云：”双髻云蟠，豁开冀野空群目；珠楼月堕，暂忏扬州薄幸身。”雾里看花容赏饮其室，当筵赠句云：“画楼今夜启琼筵，碧玉盈盈正妙年。听到东乡花鼓调，始知卿自有家传。凤珠已嫁巧珠小，惟有双珠最可人。看遍沪滨花万朵，红红绿绿不成春。”饯春客赠云：“菱花清微映水壶，螺黛轻描付玉奴。多少画眉京兆笔，春山合让马双珠。徐陵架上旧珊瑚，西抹东涂兴不孤。题遍春江花共月，吟怀时系马双珠。”五茸南阳生和韵云：“琵琶斜倚唱巴歈，胜似当筵处士芋。品到沪滨花万朵，芳名总让马双珠。芙蓉为脸玉为肤，遍体凝脂润若酥。暂落红尘遭小劫，泥途谁出马双珠。”现住兆富里，有妹巧珠，颇惹人怜，其后来之秀欤？

胡宝玉小记

"不随群卉斗芳妍，墨点绯衣楚楚怜。君子好逑侬好合，合成百美续新编。"

胡宝玉，初名林黛玉。居新公兴，桃花颊浅，柳叶眉浓，环资琼质，佚态横生。好作靓妆，性又放诞，于浓烟艳粉中，别树一帜。先是伶人某者，天津旦中好身手也。一见心倾。昔人所谓"郎如六月莲，妾似三年艾"，彼此爱恋，情逾胶漆。既而伶人因事返赵，姬则一日三秋，梦魂飞越。于是不惮重详，惟挈一仆，千里航海，亲赴燕都，毋烦灵鹊填桥，而天孙自就于牵牛。彼都人士，一时传述，新闻纸上，曾为记之。流连数月，极朝朝暮暮之欢。忽焉梦醒长安，飘零北望，魂消短景，侘傺南归。乘轮舶而归来，僦玳梁兮营垒，香坛重整，艳曲三宣，车马填门，游人满座。锁雪仙侣赠句云："玉箫声里步迟迟，南国佳人系我思。不分相逢花下语，镜边双锁远山眉。闻说年时忏绮怀，等闲不肯下香阶。春风难解鸳鸯佩，夜月羞簪玳瑁钗。别却红儿半载余，庸脂俗粉斗妆梳。得卿领袖团云坠，始信春江茁玉渠。报道迷香洞再开，游蜂浪蝶费疑猜。相如消渴年来惯，莫遣乌龙作妒媒。"二爱仙人花榜特科，评为"玉质金相"，赠句云："斯人端合住红楼，旧梦依稀在枕头。依样葫芦真即假，珊珊仙骨几生修。"蠡湖小隐昵爱之，赏宴其家，室中牙签玉轴，宝鼎金炉，冷玉一枰，图书四壁，华丽而兼风雅。盖有人为之位

置也。另辟精室一间，洁无纤尘，其中陈设，尽是西洋器具，以银光纸糊壁，地铺五彩绒毡，夏则西洋风扇，悬挂空中，凉生一室，冬则置外国火炉，奇燠异常。床亦系西式，不用帐幔，穷极奢华。姬虽年近季隗，而彼媚色艺依然姣好，殆今之尤物欤？买雏鬟数辈，衣以锦绣，教之歌舞，有名秀林者。癸未秋季，余友柘湖渔郎春申二十四鬟花榜，用殿一军，评为崔科，实后起之秀云。

书号：10379 · 23

定价： 1.55 元